新以短篇小說一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MG
3246.7
403



靳以短篇小說一集


3 2173 7605 6

目次

第一編

第二編

第三編

第一編



傷往

皮瓦西洛太太在五年前成爲一個寡婦。她的丈夫留給她一所華美的房子，栽滿丁香樹的花園；還有一大筆存款。她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二十五歲的瑪克沁，十七歲的梨達，十一歲的費得。她今年四十九歲，從她的面貌上看這年歲是太大了，可是從她那神態上看，這年歲又像是太小了。她平日總是穿着暗色的衣裳，她的臉上雖然有皺紋，可是很輕微。她的眼睛，生了長睫毛的，深沉而又明亮地，可以告訴出來她那往日的儀態。而她那最好看的嘴，更可以使人確定她年青的時候是美麗的，是能使男人們着迷的。但是她是沉默的了，在現在新的朋友們一定要說在她年青的時候也不會是輕狂，佻㒓的。她說起話來聲音是低的，一個字一個字地，好像她是永遠在傷感着，爲了她一個人殘留在這世上。瑪克沁是一個鐵路工程師，常時住在外站，只有梨達和費得是隨她居住，有時候——當她煩悶的時候，給她一點點慰藉。

她原是最看重自在，舒適和放縱的生活的一個人，可是將近三十年了，她是眞的高高興興地活過來的麼？雖然她所希冀的已經完全得到了，她的憂鬱卻是從心中發出，更沉著，更痛苦；同時她也沒有一個可以告白的人。她的丈夫，她的兒女，都不是可以把胸中所有的話說出來的人。她只能深蘊在

心底，因之這憂鬱就漸漸地滋生，成爲更大的，更使她心痛的了。

一想到過去，過去的好時光，靈魂是快慰着的時候，她的眼就濕潤起來。

「媽，您又想起爸爸來了。」費得定然會這樣說。

她怎樣說呢，她能把他抱在懷中和他說：「不是的，孩子，我想起了我的彼得，他是比你爸爸好上不知多少的！」她自己就知道這是不能說的，而她也覺得沒有什麼好說。她只有擦擦眼眶裏的淚，向他微笑着。

她故意地走到丈夫的遺像之前，那是一個胖胖的長了豬一樣眼睛的人，她好像在瞻仰着，思慕着，可是她更覺得傷心。幻覺地像看到在她眼前是一個年青的，結了紫領巾十分健壯的一個人。他有藍玉一樣的眼，他的臉是她所看到最完美的面型，騎在一匹黑斑點的馬上，在向她招着手。突然地她叫出來：

「我的彼得，我是在等着你呢！」

她立刻意識到這是不該的，雖然把兩個手指放在脣際，可是說出去的話呢，是無論如何也收不回來了。她偸偸地望着孩子驚愕地睜大了的眼睛。

「媽，您叫錯了，我的名字不是費得麼？」

「是的，孩子，我也許是錯了。」她茫然地回答着。

這並不是假的，她的心中常是想着她自己是「錯了」。而她這一生，就將在這錯誤之中完全過去。從深心裏發出的追悔對於事實上沒有補救，只更加重胸中的疚痛。爲了一時的衝動，一時把物質生活與舒適的日子看重，就捨去了眞心愛着的人，使他陷於絕望孤苦無依的情況中；等到情感的泡沫漸漸靜下些去，自自然然地就要自己喃喃地說着：「我是錯了！」

還能有用麽？太晚了！想着爲了二人生活的奔波之後，看到她的留言，他該是怎麽樣呢？他決不能回到家中去，他該流落了。可是她呢，遲了好容貌，就嫁給一個有錢的人。雖然說是滿足了心願，可是爲了對他的思念，一切均陷入於黯然的情緒之中。那出名的演奏動人心魄的琴音，在她的耳中像是他的呼喚，他那絕望的聲音。紅色的美味的酒，像是她的彼得的血，爲了她所流出的。於是她想着：「我的彼得在哪裏了呢？他是很好麽？他也想得到我在念着他麽？」等到她的丈夫來擁抱她，她就把眼睛閉起來。

「我愛你的，我是永遠愛你的，信我吧，這是我心裏的話。」

但是那氣粗如牛的呼吸，立刻使她的幻想飛散，她的臉微微紅起來，正在抱着她的人，正是那個只能給她物質上滿足的人呵！現在他是有這權利的，他是她的丈夫。

「親愛的，你是很滿意麽？」

「是的，你對我很好。」

「我眞愛你，我的小鳥，除開我的職業，我對你是最關心了。」

「呵，我眞感謝你，你給我很多錢用，我可以買我所願意要的東西。」

「錢實在是最有用的，是不是？」他哈哈地，很大聲地笑着，十足的得意，使他那一雙猪樣的眼睛成爲兩條細線。

「還不能買到我的心呢！」她並沒有說出來，只是她在心中這樣想着。

她的心成爲寂寞的，荒蕪的，往日的愉歡只留下空的脚印。追憶那些過去的，徒自增加了無限的煩憂。去忘掉麼，是死也不可能的。她能忘卻每一個年青時所認識的男人，可是他是她眞心愛過的，也知道他是愛過她的，若是他仍然在這世上，還會愛着她的；正和影子一樣地親切的。雖然他沒有在她的跟前，和她生活着；對他的思念卻永遠籠罩着她的心。一年年的日子過去了，不但不能減少，反而覺得更爲殷切。自從和他離開之後，就收斂了能使男人們瘋狂的那愛嬌，那活潑；成爲幽靜的可尊敬的主婦，她不是故意想爲人所尊敬，實在是她的心冷落如古老的城堡。在靜寂中的心裏描畫着他的容顏，想着他的言笑；雖是空幻的，也還能得着一點小小的安慰。在不眠的夜中，月亮把肥大的樹葉的影子照到牆上，她就想着：

「他是瘦了麼？是不是仍然結了那紫領巾？他必是老了，而他這一生，是在哀愁中渡過。這罪愆是我一人的，……」

於是她傷感地啜泣着了，她轉又想着：

「假使我們能有相見的一天，我就該跪在他的眼前贖罪，承受他任性的責罵。這樣我或者尙能在他的面前擡起頭來，那時我的心一定是跳着的，高興的；我還能使我的眼睛恢復了從前的輝耀，我跳躍着，唱着他最喜歡的歌，我們要偎倚着，像以前在那株丁香下面。我們可以擁抱，可以親嘴……」

可是她想到自己也是四十歲的人了，身軀已經微微胖起來，皮膚也粗糙起來，還怎樣能陪襯出好的過往呢？於是她又黯然了，就是如何地悔恨，好的日子是已經飛去了！她望到她的丈夫，他那禿亮的腦袋正反映着月亮光。她像被侮辱一樣地又哭起來。

他醒了，很費力的把肥胖身子轉過來向她問着：

「你有什麼痛苦麼，親愛的？」

他好像以爲是他的責任，該把他那粗壯的手來撫摸她的身軀，他就這樣做了。

「我不，我不」她想躲開他，可是立刻她知道他們中間的關係而把自己陷入這無味的生活中，原是自己一個人的過失，她只能用了懇求的語調說：

「讓我一個人吧，不要來理我。我很對不起你，打攪了你的安眠，因爲我，……我想起了我最親愛的——」

「我知道你一定是想起了你最親愛的母親。」他很以爲聰明地替他說。

「唔，是的，我想起她，我就哭起來。」她也就順着他的話說下去。

「不要再想了，親愛的，不是我在愛着你，使你高興麼？」

她不再說話了，眼淚是更多地流到枕上。她閉起眼來，她的丈夫就又轉過身去繼續他的好夢。

正因爲不是由相愛而成的夫妻，他們的中間纔是很平靜的。她在物質上的要求，永遠能得到滿足，她也就不再有其他的欲望。可是想起從前呢，常常因爲忌妒，或是一種不知名的情緒使她的彼得和她的中間發生着含了甜味的不歡。設若他是在約定的時間來遲了或是他的頭髮沒有梳成她所願意看的樣子；她一定把不快的臉色給他看。她常時覺得生生氣也是頗有味的，在每一次小的波折之後呢，他們的情感也會更亢進一些，更覺得兩人是不可分開的了。

所以當着這樣的丈夫死了，她並沒有感覺到悲哀，反而更自慶幸着能過一個人的生活。適屬於她的，這好環境，只要她還有她的青春，只要彼得還在她的身旁……

春之尾，丁香發狂似地燦爛着了，整個的園子漾滿了紫色的波浪，馥郁的香氣酒一樣地在空中潑遍，使每一個人感到沉醉的滋味。她呢，她是更敏銳的感覺到。她打開了窗子，使這氣味流滿了房子；於是她就把沙發放在近窗的地方，她舒適地坐着，眼睛微微閉攏了，冥想着這丁香的花味，和這花味同時印在她腦子裏的那些事。

她好像聽見由遠而近的蹄聲，她也好像聽見那用以替代呼喚的歌唱在窗下起來；她的心又像

從前一樣地跳着，於是她惘然地站起來，從窗口望出去。

在她眼前展開了的是一片紫，穿着淺綠色短衣的梨達正在那裏摘花枝。看到了自己的女兒；那不着邊際的幻想倏然地破了。

「我的女兒都將要到那好時候的年齡了！」她傷感地低語着。

她神往着梨達在夕陽中閃耀的金黃色的頭髮，和她那健而美的身材；當梨達的頭回過來的時候，於是一個爲陽光煨得紅紅的微笑的面龐在向着她了。

「媽，您該出來散散步纔好呢。」梨達也有很好的聲音，是含了天眞的一種柔媚。

「這裏也是好的，香氣也是很濃。」

「總不會如外面好，我想這不是還有柔和的晚陽麼？」

「近晚的陽光是不會持久的，乖，它就要沒有了，就要沉到地下去，雖然它是惹人愛，惹人留連的。」

她情感地說出來，她知道她的眼睛潮潤了，就微微低下頭來。

梨達正有一點驚訝，覺得忽然跑過來，露出驚喜的樣子，扯了她去看他捉到的垂死的小鳥。

她是已經離開了窗子，走到柔輭的長椅上躺下，她似乎是沉入半睡的境地。

正在這時候，突然間梨達露了張惶的樣子，跑進來叫着：

「媽，覺得打傷了人！」

「什麽？」她驚異地，立刻坐起身來。她看見梨達的臉色有點異樣。

「費得把一塊圓石拋到一個人的頭上，血都流出來了。」梨達仍然不能鎮靜的樣子，「是一個老年人，很窮苦的。」

「費得是無心的麽？」

「我不以爲是這樣，他還以爲他所做的事是應該的呢。」

「你應該去和費得把受傷的人請進來。」

「是的，媽。」

梨達又跑出去，她也站起來，走到窗前。她看到被請進來的人，是結了紫領巾的。她的心怦然地動了一下。那是一個年老的人，至少看起來總是的，傷在偏左的額上，他用了自己沒有手指的手掩着，血還是滴下來。他的面型還是好的，可是爲歲月與風霜留下了無數的痕跡。他的臉上露了莫可奈何的苦笑，他的眼睛好像永遠在那裏懇求着什麽另外，梨達爲他抱了一個三絃琴。

雖然是將近三十年，可是她仍然能立刻看出他是誰，她的心突然猛烈地跳着，爲欣悅與憂傷層層地裹住了。

她像是太興奮了，她知道自己需要一點休息，就又躺到那長椅上去。她的心在反複地念着：

「這遇合終於來了，這遇合終於來了。」

她聽到道謝的聲音，是較她所熟習的蒼老了。

梨達又進來告訴她：

「媽，已經把他請進來了。」

「要他們去請薄赤闊夫醫生來，快一點！」她吩咐着「再把費得叫到我這裏來。」

費得來了，沒有一點點追悔的樣子。

「費得你做了一件錯事，你不該傷了一個年老的人。」她莊重地說。

「媽，他觸怒了我所以我纔打他的。」孩子還像不平似地。

「他能有什麼事情得罪了你？他一定是一個好心的正直的老人。」

「他偷去了我們的丁香，而且他——」

「還有什麼事呢？」

「媽，他侮辱了你！」

「他怎麼能來侮辱我？說出來吧，有什麼事一齊說出來吧。」

「他唱着一隻歌，他在叫着媽的名字。『我的琴娜！』」費得提起來仍然像是忿忿然的。

「那有什麼關係呢？」她忍住了心中的酸楚，她的心已經什麼都很清楚了。

「因爲我聽到一句是：『我是愛你的，琴娜，從年青到年老。』」

「也許他是有過戀人叫着翠娜，」她低低地說，靜一靜之後她又說：「老年人就是可尊敬的，你不該傷害他，你應該立刻到他面前去賠罪。」

「是的，媽。」

「回來，費得！」

當費得纔要走出去的時候她又叫回他來。

「你該問他的住處，你也可以留他住在我們的家中。我覺得有點頭痛，不願意見客人，你記住了麼？」

「記住了。」費得答應着出去。

她把椅子放到近門的地方去，輕輕地把門拉開，於是她就可以看清楚了那房裏的情形，好像費得把抱歉的話已經說過，就聽見他說：

「這不算什麼事，更大的苦難我都受過的，你們看我的手——」

於是他把手完全顯出來，那樣子很醜，很蠢；她的心中打着冷戰。

「還有我的耳朵，不是都沒有了麼？這是生生凍下去的，你們想這是爲了尋找我所愛的人，迷了路，生生凍下去的呵！」

她很想把頭轉過去，可是又好像不能那樣做。她想不去看，可是又時時望過去。

這時候醫生請進來了除去關於傷痛的短問答之外沒有什麼話說。醫生爲他洗了創口，塗上膏藥，包紮好了；就告訴他這是不關重要的，一個星期之內定可復原。

他像是覺得一點疲憊，閉攏了眼睛，把頭倚在天鵝絨的靠墊上。

她的眼爲淚包滿了，往日所深愛的人，所思念的人就在她的眼前，而且她現在有着自在的身子，可以和他相見，留他過些好日子；但是她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力量阻撓了她，使她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雖然他仍然是和以前有些相同的樣子，可是他的手，他的耳朵：好像使着她的心有一點發麻，於是她只能深蘊了悲哀，獨自地流着淚了。

「——我的住處麼？」她又聽到他那聲音說着：「我是沒有家的。我到處漂泊已有三十年，呵，姑娘！我謝謝你，還給我一杯熱茶！姑娘，你眞是漂亮的，你也愛丁香麼？」

「當我年青的時候，我的愛人也長得像你這樣漂亮的，她也愛丁香花。我愛她過於愛我自己的生命。可是她終於離開我了，我不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我常是想只要我能再看她一眼，只要聽見她說一句話，我就覺得我的奔波是值得的了；可是三十年都將過去，死亡將要在我的身邊周旋着了！」

她的心像爲毒箭一支支地刺着，淚已經由眼角癢癢地流下來，她的心在抖着，她的手和脚都是冰一樣的冷。

「你要我唱那支歌麼？不要顧我，我的傷很輕，而且我每次提到她的名字，我就覺得像我這樣活

下去不是完全沒有意味的。」

那和她頗熟習的三絃琴音起來了，她想到從前偎倚在水邊的樹下，只爲兩人間的愛戀牽引着，唱着不知愁的情歌，而今呢，他那蒼邁的歌聲孤單的唱出：

「爲追尋你，琴—娜，我的鬍鬚花白了，
我是愛你的，琴—娜，從年青到年老；
我說我對你的心是永遠不變的，
我唱着使你厭倦了的舊調。」

「明知道我們就是再相見了，
你仍然要說：『你的樣子不是那樣好。』
可是我的癡情是深厚的在想着：
曾經使你愉快過，忘記過煩惱。」

「就許沒有一個人肯來信我，我若是我
告訴他們，琴—娜，我是愛過你的，

你是花樣的嬌，花樣的好；
而我也有過青春的年少。」

「過去像雲烟一樣的飄渺，
誰還記起開着丁香花的春宵。
可是我對你是忠實的，石一樣地，
琴娜，你該知道，你眞該知道！」

她想着就和他相見，對他說：「我是在愛着你的，彼得，我沒有一天不在想念你。我知道你爲我所受的苦，可是你也想想，在這三十年之中我是眞的愉快的過着麼？信我，我的彼得，我還是在愛你，你就住在這裏吧，讓我們痛痛快快消磨我們的老年。把一切傷心的事都忘去，像從前一樣快樂地活着。我們有錢，我們有一園的丁香；我也並不厭倦你的歌唱！我不是很愛聽它麼？來吧，讓我們擁抱吧，沒有什麼顧慮！我們可以把我們年青時候的事告訴他們，是不是？告訴他們我們從前的戀愛……」

但是她只能在想着更多的時候多流些淚，她還是沒有那力量站起身來走到他的面前，把所想說的話都傾吐出來。

「要我喫飯，住在你們這裏，好意是該謝謝的；可是我不能這樣做。在我不能和她相見之前，任何

舒適我都感覺不到的街頭是我的好棲身之地，而且我又能到酒館裏去買個醉。

「記住，孩子，酒不是好的，我自從認識了我的琴娜——，曾經寸滴不沾過；可是現在呢，我不是忘記了她，我想能沉在醉中世界，可以免去不少現實的苦痛。」

「我就要走了！我該繼續我的尋求；也許我能見着她。我想着她或者不致於躲避我，因爲我們是有過好的過去的。到那時候，姑娘，我能和我的琴娜——來看你，那時你知道她眞是和你有些相肖呢！」

「再見了，上天之神保佑你們。」

她聽到那沉重而遲緩的脚步的聲音，她自己用手抹抹流滿了淚的臉，就又站到窗前去。

深沉的暮色已經包緊了這世界，豔麗的顏色也成爲一片模糊的黑影，不得不使人憂慮着光輝的「來日」是不是還有的。不怕是只差了一瞬的過去，不也是捉不回來了麼？而無數「片刻」的堆積，消磨了白晝與黑夜，又渡盡了人的一生。到此時留在她眼前的，只是蒼茫的景色；在這景色之中呢，她所看到的又只是一個稍稍曲了背的一個老人身形，邁着遲頓的脚步，孤獨而淒涼地走出了門，消失於無盡的夜色中。

她看着他走了，她又有一番追悔，可是她只默默地凝視着；看着些什麼呢，連自己也不知道了。

「我不是不愛你，彼得——，要一直到你死了，也許我纔能顯出來呢！」

她喃喃地說着，頹然地把臉又埋在手掌裏。

青的花

「你說不願意看我皺眉的樣子麼？好，我答應你，我笑，我能笑，我還能笑的，……

「怎麼，這笑聲也使你厭煩了，天呵，我還有什麼法子呢？你看，我不是聽你的話麼，爲什麼仍然不能如你的意呢！說什麼，你說這不是眞心的笑？要怎麼樣纔算是眞心的笑呢？你說我笑得聲音太大，是麼？還有什麼使你不高興了？呵，我的嘴角向一面拉着，你說我狡滑；好，隨小姐的便吧。你現在又以爲我笑得眼睛裏流出淚來是惡意的，那麼你不記得從前我們談起可笑的事來，就笑得四隻眼睛裏都裏着淚，因——和君——就故意逗着我們？現在呢，你卻以爲我是惡意的了，我想我還是不用分辯的好。就是我現在成爲一個狂人，一個沒有情感的人；那麼是誰使我如此的呢？

「我知道你是不願意見我的，從你的信中我早已知道。不用多說，把理由說得更堂皇些我也早就知道一切的背景。要我承你的情，我就承受好了。總之世界原是建築在虛僞的上面，只有我是大笨人，而你呢，你很可以稱爲『世界的女王』的。你說什麼話，我都好好聽着；你要說：『你應該服從我，信我，』我就答應你。我不是不信過你的，我不是不服從你的；這我想你該承認的。

「你說你還是愛我的，我點點頭，這句話在你的信中看到了不只一次。可是，從我這笨人的觀察

中，我能說這只是聰明人的策略麼？每次你嘴裏這樣說一回，或是筆在紙上寫一回；我就知道事實上你是更深一步地把我忘掉。不必氣急，我也決不用沒有根據的話使人不滿，把自己的心靜靜想一下，只當是曾經是你的依——不是在你的眼前。

「好了，是不是？怎麼，又氣起來？我不是責罵你，也不來埋怨你，不過把事情說出而已。

「那個人是好的，這話我並不反對；對你是更好，我也不是不知道。我不是說過麼，在這世界上我是最笨，最沒有用的人。每一個人都比我好也是事實。我記得我從前和你說過，『涓每次我看你去，那個人就顯着很不高興的樣子。』於是你說：『你總是疑心太重，他為什麼不高興？』我更直率地說：『眞的！我覺得他一定要有什麼的。』你就微慍地說：『難說你還信不住涓的心麼？』呵，涓的心，涓的心，涓的心。

「我寃屈你了麼？我想不是吧！把頭抬起來，省得過些時又要頭痛。雖然你對我已經到了這樣地步，我對你仍然是和從前一樣關心的。先放下這些沒有大關係的話，說說從前的事吧。你還能記得我們怎樣計劃着將來麼？你以為是戀愛而受苦是值不得的；我以為該有忍耐的力量就是苦中也有甜味的。對我的話你大大地反對過，可是現在呢，你是成功了，你將有一個有錢的，有才學的可愛的聰明人成為你的丈夫。

「眞也是天給你一個好機會，一個時期中我離開了你。在我還在夢想着證實在什麼一本書上

看到的話：『離別在少男少女中是需要的，因爲可以看出來是眞的愛戀，或是一時的衝動。』我還以爲在三年超於一切的關係中，你是眞的愛我；可是實質上說，你是和另外一個人好起來，甚至於急遽地答應了和那個人相伴至死。

「不用你說，我知道他對你是殷懃的。他送你往返，而且帶你到你所喜歡的地方去。這是每一個有小聰明的人就知道的；只有我是笨人，我率直地說話，坦然地把心顯給你。我還能說像你那樣聰明的，漂亮的人，使每一個男人都想到你眼前獻殷懃的。你說你是不忍於回拒了，那麼從前那些爲你發狂的人，爲什麼你就忍於回拒了呢？你也忍於捨棄了你愛過三年的人。我想起來，我該把你繡在我枕面上Robert Burns的一節詩讀給你聽一次吧：

『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
I will love thee still, 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

「你記得麼，這是你自己選出的一節，用白線繡在白色的絲綢上。在這四行詩的下面，繡了你自己的名字：Juliet.

「你還說這不是空的誓言麼？你若是眞心愛我，愛我至死的，那麼你就可以離開那個人，和我走

到任何的地方去。在錢的那一面，現在對我也不是像從前那樣困難了。而我現在也是一個自由自在的人了，沒有什麼可以變心的。

「你說是不能立刻下這決心，哈哈，就想想看，你還有正直地站在我眼前的資格麼？我自己早就說過我們相互間的愛是不同的——那就是你愛我不如我愛你深。我記得你每次聽到這話就氣了，自然生氣撒嬌是女人的特長，尤其是我這罕人，更沒有法子對付。可是，時間可以告訴我們一切，告訴你，告訴我，告訴知道我們的人。

「你說這事情全是我的錯處，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我最大的錯處就是從來沒有用過一點手腕。而我對你幾年來有着如一的忠實，把你看做自己一樣的。朋友和我說過：『不要那樣呀女人不哄哄是不可以的，至少你不該把你自己心中所有的和所想到的都使她知道。』那時候你知道我如何回答我，我說：『我的涓不是和其他的女人一樣，我不願意有一件我知道而她不知道的事。』我把信心完全給你，雖然有時候也會起着小小的疑惑，可是只要你自己爲我解釋過，我就再也不記在心中。但是這卻是使我失去你最大的原因。

「常常想到爲求我們共同生活的幸福而必需先決的幾件事，心中就在焦慮着。那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完全全成功的，我自己以爲最重要的是要有失敗後的準備。好的朋友說：『快點吧，就是你所愛的人不會變心，你也應該吝惜你們的青春。』在你也不是沒給過我暗示，可是無論如何我也想

不到有這麼一天；因為始終我沒有想到這樣的變化。這雖然可以說是我的不是，但是卻為了我對你太信任了。

「你何必一定要說是不愛他呢？我現在是什麼都看得很清楚。也不必把責任都推到社會上去，就是社會仍然是值得我們信仰的，愛了一個人再另外去愛上一個人也是不大應該的吧！還說是未曾愛過麼？自從我這次到上海來第一次和你們同時相見我就看出來你們的關係，何況我的朋友也在說：『她待這個人和從前待你一樣。』不得已而去結婚，我是一句話也沒有說的，因為在你家裏老早我就是一個浪子；但是去愛了另外的人，而背叛了舊有的愛，卻是不能寬恕的呵！你不要以為我過於用情感，把我們的處境換一換，然後你自己想一想這件事是否可忍？

「在這件事漸漸地在我的朋友中知道了，於是我就不能再在他們的眼前仰起頭來，我是永遠也沒有這勇氣了！

「愛戀講起來原不是勉強的。好的過去，已經隨了時日而消逝，現在想起來從前也是過於親暱了。有的人就說了：『不要這樣呵，怕厭煩會在你們中間滋生出來的。』可是我總想着你不是和凡人一樣，而自己也總以為是知道你的心。『沒有關係，我是可以說到死也不離開她的，她也不會不愛我的。』

「你要我暫時休息一下麼？好，聽你的話，是不是你看到我的臉太紅漲了？呵，真謝謝你，勞你沖來

一杯菊花現在我也習慣了，你不記得從前你強着我喫，我說過是最不喜歡它的氣味麽？但是當我已經習慣於從苦澀之中尋出一絲的甜味來，現實的鐵鉸又把一切都剪斷了。

「有什麽話和我說出來吧，要知道這就是我們最後的相會。我的精神也是這樣了。你說還是有些異樣？不如從前了麽？這也不是假的。任憑是鐵打的漢子，只要還有一顆人心，就不能仍然毫無其事地活下去。

「你埋怨我不該從前對你過於嚴厲，是不是這個意思？沒有什麽關係，就放心說出來好了。這話是一點也不錯，我曾極力禁止你放縱於近代女人無意義的享樂，甚至於一點也不許你接近這種癖好。我是固執的，我的心是狹小的，而我決不是自私。爲一般年青人所喜愛而我不許你沾染的我自己也決不違犯。我自己不也是常和你說『依是沒有一點值得人愛的，除開一點點的正直。』譬如說我不願意你大量地抽烟；就和你說：『若是再如此，就是忘記了我們的愛情』所以如此地嚴重地說出來，是想着你能看重了愛情，就可以改正我認爲不大好的習慣。可是你呢，一次兩次，三次四次地違犯了。也有時候被我申斥得羞愧了，流着眼淚；可是你的心中對我的不滿，是一天一天地深起來。是不是這樣？現在我纔能說有一點懂得女人，可是已經晚了！

「於是漸漸地你不愛我了，同時更有了一個明白女人的男人，他也就漸漸地成爲能給你幸福的對手，在短短的時期中，你也就以他爲你理想中的一個好男人。

「不要說你的舉動是爲你的父母；爲你的家庭；說這樣的話你應該覺得恥辱，因爲你不是沒有較高知識的人，也不能把這責任完全推到社會上去，若以爲有這制度，就不得不扮演一番絕不能得到同情。而且你眞心在愛着他，成爲不可磨滅的事實。何必又氣根了呢？是我又說錯了麼？爲敷衍以前的舊情而故意裝做如此，那我倒應當感激你的。不是你也和我說過你們熱烈地親過嘴，把給依的一點特殊恩惠也照樣地給了他；而且我也看見過你們偎在一張椅子上，你們也一些時不相見就覺得有無限的歉意？呵，算了吧，不用多說，在心中你對於一切事總是很清楚的。

「想起過去的三年，想起刻在心中的空的誓語，想起兩夜爲黯淡的前途而相抱痛哭的情景；沒有一件事在我心中不是活現的。可是你，我知道你是能忘記這些的，你也告訴過我在極度的享樂之中想把我也忘記，你說你是成功的，因爲你沒有感覺到一點煩惱。到現在我眞的不敢說女人的心像什麼，因爲我自己在你的意志中生活着，如最愚笨的人一樣。

「不要擔心，我答應着離開你，到什麼地方去？將來是如何？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不想結婚——或者說是不想到戀愛，眞若是不得已要找一個女人，那麼我只有一個標準：就是要求着美貌。此外什麼都無關。這並不是反感，我記得好像在一本書上看到，上帝造女人的時候就沒有給她們靈魂；從我的經歷上，我也知道這話是不錯的。孔雀樣的美麗，只是悅目就可以，另外什麼也不多管。我對她不能如馴良的羊，我要如獅子樣的兇猛。要嫁我的女人先要知道我是沒有錢的，將來也沒有大希望，懶惰，沒

有用的人。而且在我的面前她要服從我，聽我的話。

「又氣惱了麼？因爲我侮辱了你？或是你以爲我也是對於愛情不忠實的？你想想看哪一個女人肯嫁這樣的男子？那一個女人不貪圖安逸，想她的丈夫成爲最有名最有錢的人，而又馴服得如她所玩弄的金絲鳥？

「把愛情在嘴上說着總是沒有什麼大用，時日能給我們好證明。不必一定說自然是愛着我，愛我到老死，只濕嘴不是太空洞麼？像我這樣不成器的人，你早一天捨棄也是你的福氣，若是能成爲我的妻也許我就不知道如何使你高興，況且我對於你認爲最沒有用的工作又是如此地愛好。到那時候，有了什麼不如意，追悔不也有點晚了麼？我的話是麼？

「我知道我的話是頗有道理的，你的心一定也覺得輕鬆了。我從你的神態就能看出你的性情來，也不必故意去收斂，我還願意像我們從前相愛的時候一樣，把眞實的心相互地顯出來。我不會因爲你對我不好了我就怪你的，再說我也沒有這權利。男人們有時總是過於柔弱，同伴間也可以因爲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可是一遇到女人，就一點用也沒有。你也很知道如何利用這特點，用盡了腦力來玩弄，來擒縱，使男人忘記了自己；於是就可以任意取捨，任意宰割。許多有好前途，有好將來的男子銷沉了一向的雄志，甚至於做了一個比平常人還平庸的人。每個一身輕鬆的男人，都知道這中間的玄奧；可是當着自己沉入女人的手掌之中，雖然對於這些事仍是很明白，實際上也是無所爲力。說起

我不是一個好例子麼？在我們之間，已經有了第三個人走進來，在一些地方也明知道你是在欺騙我，但是我直到現在還沒有當着你的面，說出我心中所想要說的話。我並不是一個大量的人。這你是早知道的；可是我這次的容忍力連自己也覺得很可驚訝。在你說：『依，你該回去了，他說過今天九點鐘想來見我的。』若是從前，你試想想我該怎樣呢？現在我也知道他在你的心中是多麼重，我就決不會和你說：『我不管，我要在這裏，他儘管來好了。』我變爲一個絕對順從你的人，就默默地出去，晚風中把自己的淚吹到心中兩滴去。

「不要以爲我說到這些話是要你可憐我，我是想要你知道在男子的心中愛情的重量是多少。哼，談到女人們的愛情，談到你——

「請你原諒我，因爲我不願意多說下去，

「你一定要我說麼？那也好，說說自己吧，假使我要是一個女人，我就情願去做一個娼妓。因爲若是一個女人就和一切的女人相同，那麼我絕不引正直的理由用上帝給我的特殊容貌，以求安逸舒適的生活。我不是陰險的，也不是玩弄人的，我是以相宜的代價出賣我的身體。

「你又憤怒了，你以爲我侮辱了你，是不是？可是現在我不預備在你的情感之下支配了，我要成爲自己的人。也不想受另外的影響，憑着自己的見解與判斷活下去。所以從前你用以使我低聲下氣的策略也可以不必再拿出來，我將堅強地站在我自己的腳跟上。

「你在冷笑麼？我不是來干涉你，那是你的自由；可是你該知道冷笑該用到那一個的生活上。這不是我一個人空空地在這裏說，認識你的人早就在暗中給你惡毒的冷笑，而且我還可以告訴你，你的好友也將不認你爲她們的友人。

「我知道你決不在意這些的，只要自己有力量就什麼事都可以去做；可是先要自己知道所做不是錯誤的。自然『錯誤』這兩個字也很難說，爲了不同的標準，不同的觀點，以致有極大的差別。能知道一件事的錯誤，而知道如何去補救，也是很難的事情呢！

「我知道你將要成爲有福氣有錢的太太，過着順風的生活，能得着一般女人的欽羨，自然這轉折在你是應當的。將來在得意之中也可以自己默然地想着，或是在近友中談論着；說是眼前的幸福，就是濕着現在能捨開我的魄力所換來。在一個人的時候，你該不自主地漾出微笑來；若是有另外的人，你也該在他們讚揚之中感到身心俱適。那時候的我呢，也可以供給你暢談的資料：我一定沒有作爲，決不會有錢，甚至於流落在街頭，你就可以給一個好結論：『我就知道他是一個沒有用的人！』

「哭了麼，哭什麼呢？沒有什麼難過的必要呵！快用手絹擦擦吧，你不是說今天晚上還同他去Majestic？眼睛若是紅腫了不是笑話麼！也不要過於強忍，你的抽噎太急了，那麼，就爽爽快快地哭吧，能把淚都流盡了也好。你的手涼了，在抖着！我呢，天呵，怎麼也流下淚來了？人眞是沒有用，怎麼一直地在淌着淚呢？你是要我抱着你麼，好，讓洗過的良心能貼近一點吧！

「好，止住吧，我想我的心臟病就要發了。你呢，你怎麼樣？頭有點暈？先靜靜心慢慢就會好的。我睡下去？你還記得麼，想起那次在月光下盡量地哭過一次，於是心臟病就幾乎引起來。你要我躺在地下，拿了我的手，頻頻地來親我。我記得好像就用那次的事，寫了一篇小說題爲『霧』的。現在，我想不要緊，眞的能死了，能死在你的眼前也頗是一件有運氣的事。

「無論如何你的情感總是平靜些下去，你的心一定也比方纔爽暢。若是有不舒愉的情緒壓在心上，是比什麼都難受的，想說到的事情呢，就可以繼續地說下去。

「我決定了離開你，一點也不給你驚擾，也不給你可怕的刺激。本來我有我的打算，我想你也信我不是一個怯漢；可是我答應了你，我答應着平靜地離開你。在你是正有着新的夢，充滿了幸福與快樂，而我呢，雖然你是不愛我，仍然是在愛着你的。如果你眞的能得着好生活，在無奈中也覺得是很可慶幸的。所以我願意離開你，一個人靜悄悄地。

「我自己的生活麼！不要管好了，能過一天就是一天，反正我知道有無窮盡悽苦冷淸的日子在等着我，沒有幻想，沒有希望，自自然然地任之老下去，一直面對着死亡。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不能在這世界上活得久的，我的病成爲終身脫不開的惡友。也許一月，兩月，或是五年，十年就要告別了最後的一次也說不定。

「用不着惦記我，再相見麼，就不要多想。成爲一個潦倒的人的過去的友人，不是很沾汚你的身

分麼？——我是太多想，你就不會記着我。我就說前幾天，我住在H市，因為江水氾濫全市水淹，你不是一個字也沒有麼？雖然是郵政不通，而電報仍然是可以來的。弟弟的來了，住在北平的石的也來了，可是你的卻始終也沒有。若是你所住的地方被災了，你該想想我會如何焦急，如何設法探詢！從這裏我就可以多知道一點你的心。

「有一件事卻是容易辦到的，而且也不會發生意外，那就是當我死了，在你的方便之中到我的墓上來看一下。看一看掩在亂草之下的是你曾經愛過的人，懷了一腔的哀怨葬在這荒野的地方。假使我的靈魂若是仍然能在的，我就很覺得滿足，又非常感激你，我將在幽冥之中為你及你的兒女們祝福。

「唉，人是沒有用了，謝謝你替我擦乾了眼淚。太『兒女態』了總是不中用的呵！答應我好好地親你一回吧：我親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耳朵，你的嘴，你的下顎，你的頰，還有你的上額。真謝謝你，因為你給我機會和這些舊的友人道別。

「讓我們再合唱一次好麼？那隻歌，就是青春已經失去了的兩個舊情人，所聽到正在愛着的青年所唱着的調子，感到另外的一種淒迷的滋味，我們是看到過，聽到過；曾經流過淚，也常常地哼着的。我們就起始唱吧，我們做這最後的一次合唱吧！

「很好，也應該感激你的。在我臨別之前，我願意讀出來我所寫的兩句詩：

『夢中，你來了，給我一朵。

小小的青青的花！』

「我們再見了！我——我該走了！」

古龍

在馬爾斯咖啡館裏誰都知道古龍先生的壞脾氣，僕役和侍女，肥胖而長着紅鼻子的經理，甚至在廚房裏的糕餅師。他的樣子是和他的脾氣一樣古怪，有個大腦袋，長了稀稀疏疏的幾根頭髮——可是永遠塗了油，像黏在他那發亮的頭皮上。他的眉毛卻很濃，下面是一對佈着紅色絲絡的眼睛。他的前額和兩個顴骨，都像是不甘心服服貼貼地長在臉上，一齊向前面突出來。在他說話的時候，他那廣東型的厚嘴唇翻起來，便露出了黃金光輝的假牙。他的手是異常的大，長了毛的；在他忿怒的時候，能把桌子打得出色的響。

他是這咖啡館裏的好主顧，四五年來他總是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一個人來了。他永遠坐在最裏面的座位，面向着糊了柏林花紙的牆壁。因爲是熟習了，那座位在他要來的時候，從來是空給他的。他喝點咖啡，喫一點點心，有時候也喝點兒酒。每次到客人多起來的時候，伴舞的音樂起來了，他就站起身來出去，他還是用着那麼沉重的脚步走路，昂了頭，任憑別人在好奇地望着他，他也不在意。

在這裏十次中之九次他總是要吵鬧一番的。他要說點心太酸或是太甜，咖啡又煑得太老，或是給他倒來了副號的酒。在他極不高興的時候，他用拳頭敲着桌子，會把杯子和碟子震破：這時候經理

就該走了出來，低聲下氣地說着抱歉的話，他還要大聲地申斥着。他的氣平了，又邁着大步走出去，經理就計算着告訴了記帳員，把一切的損失都加到他的賬上。每個月底付款的時候，他卻從來也沒有少付過一文的。可是在他高興了的時候，他會在走的時候用手在褲袋裏掏出一把鈔票算是小賞，連數也不數就付給僕役。到門口，那個專事收存衣服的侍女就會趕了他的高興替他在衣領上簪上一朵花；於是他就又掏了一把錢，給這個女子。

古龍先生有錢是誰都知道的，他的學問也是爲人所欽佩。他自己說過只有中文他是弄不通的，其餘他都懂，而且懂得很多。他自己住在梅子街的那所大房子裏，除開他，就都是一些傭人們。他喜歡賭，可是賭運總是壞的。

有一次，一個賭友和他玩笑地說：

「古龍先生的賭運不好，講愛情的運氣一定是好的。」

他聽到了這句話，臉立刻變了色，拿出小手鎗來，把說話人的腿打穿了。要不是另外的人勸住他，或者那個人要喪失性命。雖然做了違法的事，他不怕，他願意拿出罰金和醫藥費來。

有時候是被請出去做學術演講，他先要有離奇的附件，那就是說他不允許女人是他的聽衆。曾經因爲被他發現有了女人，他就突然中止，逕直地回到他自己的家中去的事情也是有過的。

傳言中說他的財產，是由他一個沒有子嗣的姑母遺留給他的，那個孤單的女人到死的時候也

沒有見過他。還有說他在青年時候是非常窮困，得到了這筆錢，他去外國住了有十五年，看起來像是將近五十歲，其實他還不過是三十六七歲的一個中年人。

一天，古龍先生穿了深褐色的衣服到這店裏來了，時間恰巧是壁鐘上的兩隻針在三點與四點之間合成一隻針的樣子。他拖了笨大的橡木手杖，嘴裏啣着雪茄煙，一步步地在走向日常所坐的座位上去。僕役像一隻白的蛾子，悄悄地隨了他走。

他坐下來的時節，翻起眼睛來望着這個僕役，隨後低下頭去，寫着他所要的食品。那僕役纔把他寫完的條子拿起來轉過身去要走的時候，他忽然在叫着：

「喂，boy，稍停一歇。」

僕役立刻停住了纔要邁出去的脚，把臉又轉向了他。

「先生，您還有什麼事？」

「有一個你們的夥伴，長着高鼻子的，」他一面說一面像從他的記憶中來尋出適當的句子來描畫他所說到的那麼一個人，「他的身材很好，又年青，又漂亮，很像一個外交官……」

「我知道了，您是說林方那個人麼？」

「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他的頭髮很光，說得一口流利的英國話。」

「那就是他，您看他不是捧了橘子水到那位穿了黑紗衣服的太太那邊去麼？」

這個僕役用手指點着他看過去，果然是他所問到的那個人。

「您知道那位太太還是一個寡婦呢」站在他身旁的僕役，微微彎下了身子，用較低的聲音來向他說。

「那我管不着，我要你立刻把他找到我這裏來。」

「可以的，先生，我立時就遵照您的話去做。」

這個僕役走了，他把夾在手指間的煙，在煙碟上輕輕敲着；煙灰落了下去，露出來紅的火亮。

被找着的人，用好看的行姿，走向他這裏來。

「古龍先生，您是找我麼？」

「我是找你來的，坐在那裏吧。」突然，像奇蹟似地，在他的臉上露出了笑容。

「有您在這裏，我那裏能坐下呢；而且——」

「沒有什麼，我要你坐你就坐好了。我要有許多話和你說。你的名字是——」

「林方，這還是我自己選的名字呢。」

叫做林方的人，不敢再違拗他的話，就在他的對面坐下來。

「你的父母呢？」

「在我很小的時候他們就死了，我是隨了哥哥長大起來。一

「你的家呢？」

「我沒有家，我的哥哥死去了，我的嫂嫂嫁了人。」

「你沒有太太麼？」

「我沒有，窮人是難得成家的。」

「唔唔，可是你每月不是也能得着不少錢麼？」

「那剛夠我的用度，我沒有積存過一分錢。您，——您還有什麼話麼？我想我該走開去。」

「我還有話和你說的，你要喫點冷飲麼？」

「謝謝您，我不要。也沒有什麼大關係，就是怕經理看到了不大高興。」

「他不高興算得了什麼，」他把咖啡送到嘴邊喝了一大口，然後掏出手絹來擦着嘴。「我要你辭去這職業。」

「那可不行，先生，您不知道這年頭做事眞不容易；我這份兒事，又是惹許多人眼紅的。」

「那有什麼，你不是依仗這收入來使你生活着麼？我可以供給你一切的用度，你要用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你也住到我那所大房子裏，成爲房子裏的主人。」

林方愕然地坐在那裏諦聽，以爲古龍先生在說着囈語。

「可是你要依從我，我要你做什麼你都不能違背——」

他看到他露了懷疑的眼睛望着他，於是古龍先生立刻加着解釋：

「你不必擔心，我以我的資產和人格擔保，我決不會要你做卑污的事；這一點，你可以放心。我是要你到高等社會之中，多半是和女子接觸。你不是能說很流利的英國話麼？」

「也不過眼前所說的。」

「那就行，也能跳舞？」

「是的。」

「這再好也沒有，你明天就可以到我那裏去，現在我就可以簽給你一張支票。」

他拿出支票簿來，寫上五百圓的數目，在寫完的時候他又問着：

「你情願麼？」

林方點了點頭，他就把那支票遞給他。

「用這錢去買幾身漂亮的衣服，到我家的時候，就說是我的姪子，纔從歐洲回來。」

「好，就這麼辦。」

林方接過去那支票。

「你記住了麼？」

「記住了。」

「你去吧，你就到經理那面去告退吧。」

林方說着道謝的話，就立起身來走向前面去，他在看着那好身材，英挺而可愛的步伐，他自己覺着所想着的已經成功，就高興着露了微笑。

由於古龍先生精心的訓練，在一年後林方就全然成爲一個漂亮的，懂禮貌的青年紳士。甚至於有許多女人在崇拜着林方所寫的一筆好字，信裏纏綿的句子，和他那文雅的談吐。這些，確是使古龍先生不知費去多少心血，問着他每個所認識女人的個性，以爲該有一封信的時候就寫去一封信，連信裏的一朵乾玫瑰或是薔薇都沒有忘記預備；而且在知道了和某一個女人，已經好到什麼地步，該說什麼話，古龍先生都爲他想出來，要他記住了，在晚間回來的時候，他還要把他所說過的和那女人所說過的話，在古龍先生之前重述一次。若是有了什麼錯誤，他是要領受責罵的。所以，女人在他這樣一個男人的身上所尋出來的缺陷，由古龍先生精巧地爲他補全了。

他也很快樂，他每天和各樣的女人纏，在那裏面也有四十歲左右爲社會尊崇爲女人模範的太太；他可以自由地用錢，穿了最新式的衣服；他明白了關於女人不同臉相的古怪字眼，他也分別得出不同的粉和口紅；他知道了女人們喜歡他把嘴唇印在她們的那一處；他也知道到那時候女人們該如何緩緩地閉上了眼睛，兩隻手緊緊地抱住了他的頸子，或是身子。他的英文說得更熟練，會叫那些溫柔的字。每個女人見了他就驚訝，從那時她們的魂靈就輕輕地貼到他的身上來；然後是羨慕，懸想

着，惦記着，終於瘋狂地愛戀着。

醜陋的古龍先生，能有這樣出色的姪兒，也像故事一樣地在人們的嘴間傳說着了。

因爲不是眞情愛，他自己也明白不過是演戲的人，古龍先生對於他行動上的一切囑咐，從來也沒有違背過。要他斷情的時候也沒有一點顧惜，在平常人的眼睛裏看着以爲是極不近情理的事，只要是古龍先生要他做的，那他必不遲疑。古龍先生告訴他如何來抓破女人的尊嚴，如何應付一個哭着的女人，如何把一個熱情的女人丟到冰雪之中；而經驗上使他佩服着古龍先生的見解。

有一次，一個有了三個子女的太太來到古龍先生的寓所，整天地守候着他。可是他呢，那幾天正和一個全城中最好看最尊貴的女人相識，把活着的時間全放在這個女人的身上，第一天，這個守候着的婦人等到午夜，因爲他還沒有回來，就快快地去了。第二天早晨天纔亮的時候她就來了，可是那時候他纔睡了兩個鐘頭。婦人流着淚，懇求着叫他起來，說是有一句半句話就完的。到見了他的時節，哭着告訴他如何她活不下去，她情願拋棄她的丈夫和兒女，就是來做他的奴僕也情願。說是如果他不答應，她就暗示着將走上自殺之途。雖然他的心已經驚惶着，可是他的樣子卻非常鎮靜。他抱了哭着的女人，輕輕地親着她的前額，要她卽時回去，多把這件事在胸中考慮一番。那婦人聽了他的話，和他告別着回去了。

他爲這件事煩惱着，緊緊地皺了眉，把一切的情形仔細地告訴了古龍先生。

古龍先生卻發了震撼山谷的笑聲，

「那你就答應了她的請求吧。」

「怎怎可以，怎怎可以……」

他吶吶地說着，以爲是聰明的古龍先生，也說出這樣沒有深淺的話來。

「要不就送給她這把刀。」

古龍先生拿起來放在桌上的一把純金柄的短刀，在用手指試着它的鋒口。

「送給她一把刀？那是什麽呢，要她自殺麽？」

「說是這樣說的，我可以代你寫一個短簡給她：『這是一柄鋒利的刀，用在自殺是可以免去苦痛；我愛你，所以我怕你苦痛。』」

「那我不就成爲一個罪人？」

他微微地放低了聲音，懷了恐懼的心情在說。

「一小時之後，你就可以得了完滿的回答。」

古龍先生說完，在寫字桌上用一張深紅色的紙寫了剛纔說過的幾個字，也簽了名，然後仔細地用一方殷紅的綢子包了，再放在一個錦盒之中。古龍先生用電鈴喊來了僕人，告訴送到××街××號，親交××太太，是要等回信的。

古龍先生又沉到椅子裏，抽着烟，就不說一句話，任憑他坐在一旁不知道在說些什麼。甚至於他幻想到那個婦人眞就用了這柄刀自殺，線索牽到他這裏，他就要關在那有高大的牆的監獄裏，從這裏他想到古龍先生對他本身是沒有良好的動機。

可是送信的人果然在一小時後把她的回信帶回來了，裏面寫着想不到他是如此無情的人，寫着對他深厚的眷戀立時變成深厚的怨恨，寫着爲了如此自私的男人而自殺是太不值得，寫着從此後她將再不見他，也決不會想他，寫着很感謝有這樣精緻的一柄刀送來，因爲她家中用的水菓刀恰巧在頭一天失去了。

古龍先生把這信讀給他聽，他的心漸漸地放下來了，他又不知道爲着什麼笑了一笑。

「我的猜想沒有錯吧？」

他沒有回答，反而像有一點失望似地在望了古龍先生的臉。

「算了，這件事翻過去吧，你認識了那位×小姐了麽？」

「前五天纔由×太太介紹着認識了。」

「順手麽？」

「這樣的女人，太短的時候總是不中用吧；可是我們昨天跳了一夜舞。」

「是你們兩個人麽？」

「那裏有十幾個呢」

「唔唔……」古龍先生在用手抓着下頦上冒出來的髭尖，突然想起了些什麼問着：「那個當你面前剪斷頭髮的女人呢？」

「是說那個把頭髮全剪下來的×小姐麼？禿禿的像一隻麻雀？」

「是她，我記得她和你說過要到杭州的尼菴去。」

「前天我還遇着她，在×太太的茶舞會上。她的頭髮已經長起一些來，梳成男人的式樣，她還爲我介紹和她同來的×先生。

「呵，是這樣麼？她和你說了些什麼？」

「什麼也沒有提，在別人的眼裏我們極像最平常的朋友。」

「那個×太太呢，她還是喊你做她的兒子麼？」

「是那樣，我眞討厭她，見面的時候她總說兒子該和母親來親嘴的；可是她卻完全採了和情人接吻的樣式，像一片膠黏在我的嘴上。時候不早了，我該赴一個約會。」

他抬起頭來望着鐘，於是站起身來，走了含有美妙舞意的步子，用嘴脣還在噓着巧麗的歌，向着他的臥室走去。

古龍先生望着想着，覺到無上的滿意。雖然這些女人不是親自來到他的身前聽從他的話；可是

說起來這些心碎與得意，都是支配在他的意志之下。所差異的只是有這麼一個好看的年青人，如着他的意，來侮辱這些自以爲尊貴的女人，也使她們身受無情的慘痛，就是她們都擺脫得開，什麼苦痛也不能使她們的心抖一下；也能使男人們多從迷夢中醒過來，知道女人究竟是些什麼。

在這理想走上了實際的路，古龍先生已經一步步地成功了。一些浮淺的美好已經能握得住女人的心，然後把不近人情的摧殘加到這些女人的身上，漠然地看着她們，於是古龍先生笑了，——在嘴角上浮出得意的笑來。

「是你纔認識的×小姐在等你麼？」古龍先生看到他穿得整整齊齊地出來，就向了他問。

「是，我一定要快點去，只有五分鐘了。」

他忽忽地跑出去，古龍先生在覺得一點驚奇，因爲他周旋在這麼多的女人之中，還一點也不覺到疲倦。

古龍先生獨自地又燃了粗大的雪茄，啣在嘴中了。這時候，僕人捧進來一件郵物，裹着的是一個精緻的錦盒。打開來，有一朵乾萎的花和一縷髮。古龍先生站起來，走到立橱的前面，拉開了一個抽屜，把這縷髮放在裏面。可是他好像想起什麼似的，凝然地望了這些深黑的，淺黃的，還有夾了一兩莖白髮的髮束，有不同顏色和不同香氣的錦帶纏了。他取了出來，點起一根火來燒着，立時就有焦臭的氣息瀰漫了這間房子。古龍先生用手絹掩了鼻子，把殘餘的就丢在地板上。

「若是這些女人知道了她們的美髮遭了這樣的惡運呢？……」

古龍先生自己在想着，像戰勝了一樣地笑出聲來。

這晚上，古龍先生等他到不可再忍下去的時候，也沒有見他回來，像是有什麼話要向他說的，或是有什麼話要向他問的；但是他沒有回來，古龍先生只能自己拖了懶懶的脚步去睡了。

第二天早晨的時節，也沒有見着他，問着僕人，說是他在早晨五點鐘的時候纔回來。那麼他該是正在香甜的睡夢之中了。

說到古龍先生的生活，自從有了這麼一個漂亮的年青人，聽從他的話，性情上就不是像從前那樣暴躁了。那無端發洩的隱衷，由這麼一個因得有好生活同時就如了他的意在活着的人，像自己的肢體一樣聽着中樞神經的指揮，所有的積怨，使他這麼多年像沒有能自由地吐出一口氣來的鬱壘，就有了着落似地飛散了。這些都到了女人的身上，於是如得到大勝利似地，古龍先生在笑着了。現在他所看到的不是女人苦痛的忍受，就是浮淺的個性的暴露。任是如何高貴的女人，古龍先生都能像弄猴者在玩弄猴子一樣的戲耍着了。

那個年青人，臉上殘留了昨夜的好夢境的微笑，穿了絲質的睡衣，在十一點鐘的時候，纔在古龍先生所坐着的客廳裏出現。那時候古龍先生正在佇望着一隻花貓，跳躍着在戲玩窗帘上垂下來的絨球。他那拖鞋擦着地板的聲音，纔使古龍先生把眼抬起來。

「我知道你很得手，很順心，是不是？」

古龍先生站起來，拍着他的肩頭，而那粗大的笑聲，像海濤一樣地在這房子裏衝擊着。

「我的話是不會錯的，我從你的臉上把什麽都看得出來。」

古龍先生在顯露着絕大的自信，可是他並沒有加以反駁和否認，只是滿意地微笑着。

「坐下談談吧，這一次我以爲是最可慶幸的，因爲這麽一個女人和其他的女人有大不同的地方。——」

說到這裏的時候，古龍先生暫時停止了，用手扶了自己的前額，在思索着什麽。

「好像她在外國也很住上幾年？」

「是，她說得漂亮的法國話，她跳舞跳得極好。」

他說完拿起了一支紙烟在抽着，他的眼睛在注視了升上去的烟圈，好像在那裏面可以看到那個女人的臉，或是容易引着他去思想昨晚的情景，不自主地，微笑又在他的頰間滾出來了。

「她和你說過了些什麽？」

「她告訴着她愛我，愛我到老死的一天。」

「這麽短的日子就可以說出這樣的話來了麽！」

「她說是第一次和我相見就愛上我了的。」

「這眞是一見鍾情了呢！你沒有問到她在愛你的什麼嗎？」

「她愛我這麼整個兒的一個人，——」

他的頭微微仰起來，舒適地靠在沙發的背上，像追想着那個女人在說這句話時候的樣子。

「偉大的戀愛呵，了不得的奇蹟呵！……」

古龍先生像是有一點感嘆地在搖着他那難看的腦袋說，而突然間，響起了高大，充滿了譏諷的笑聲來。他愣然地坐挺了身子，稍稍用手臂支了身子，莫明其妙地在聽着。他的眼睛像是在問着：「你爲什麼發着這不近情的狂笑呢？」

「我想——」

「喂，林方，我要你和這個女人再有兩次的相見，就立刻丟開她。」

雖然是短短的一句話，古龍先生說起來卻如同石工在鑿字那樣沉重而有力。

「我要你這樣做，你就應該這樣做。」

「您知道這個女人，她決不像其他的女人一樣。」

「你以爲女人還有例外麼？」

「我，我不是這樣說；可是，可是她眞是一個好女人。她並沒有說愛我的富有，也沒有說愛我的身容；她是說不出什麼來就愛上我了，這不是，這不是和以前的那些女人有顯然的不同麼？而且——」

「我什麼都知道，可是我要你聽從我。」

「而且她已經得着我的心，我知道一時沒有她我也活不下去的。她也告訴我在她的生活中，也不能再少了我。」

愁苦的面容在他的臉上露出來了，他很不安地在絞弄着手指。

但是古龍先生的嚴重性並沒有減輕，一點也沒有被他的話打動。

「無論如何你該聽從我，因爲我們有過這樣的約定。」

「古龍先生，您這一次該原諒我，我眞不忍使這樣好的女人的心也碎了，這事情是過於殘忍了，我自己也忍受不了這苦痛。」

「哼，是鬼在迷了你的腦子吧！」

「我很淸楚，所以我纔看明白她；您簡直猜想不到她是多麼溫柔，多麼好！」

他極力想用好字眼來描說這個女人，他想感動乖僻的古龍先生。

「你定然要依從我的話做，你決不能違反我！」

古龍先生暴發了大憤怒，手掌在拍着面前的桌子，套在手指上的戒指，碰到了硬的桌面之上，鏗然地在響着。

「什麼事我不是都聽過您的話麼？您要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就是這麼一件事，您也不能容我

麽？」他站起身來，像是頗憤慨地在說着。

「我給你錢用，我幫助你如何使一個女人高興，如何使她們愛你；那你就該受我支配，你的身子已經是我的。」

「我總該有我一點點的自由吧！」他的臉變成蒼白的顏色，提高了嗓音在叫出來。

「你要求自由麽？可以的，那你就立刻離開我的房子，那你就可以和任何一個女人去戀愛。」

古龍先生又把聲音低下來了，自然是沉着地在說着每一個字，臉上露了奸狡的笑。

「不要以爲這是不可能的事，我還可以回到原來的地方去，我能得着溫飽。我還可以告訴您，將來總有那一天我和她再到您這兒來。」他停一停，「我也可以就住到她的家裏去，她能一樣地敬重我，愛我。」

「只要是願意這樣做就好，我預祝你的成功。」

古龍先生諷意地微微拱了身子向着他，可是他什麽也沒有顧及，忽忽地回到自己的臥室去穿上了那身釘有銅鈕扣的衣服。

像走進來的時候一樣，他又走出去了。

這以後，古龍先生又成爲馬爾斯咖啡館的每日顧客。隔了兩天，在那裏就看到他又捧了盤子，眞

的又操了舊有的職業。他的臉色沮喪，在看到古龍先生的時候故意避開了。

像瘋了似地古龍先生獨自大聲地笑起來，如夏日的驟雨，連喘一口氣的餘裕也不得有。任憑坐在這咖啡館裏所有的客人都朝他望過來，古龍先生也沒有靜止下去一點。但是突然地像收住了狂奔的馬而停止了笑，古龍先生急遽地站起來，掏出一把錢的小賞放在桌上，用傲然而沉重的行態走出了門。

常時，在我的腦子裏浮起一張臉來，先是像在問着我些什麼，可是我總也不知道該怎樣來回答；我想像得出我那愚笨的樣子；於是我就看到那臉露了無情的獰笑，好像我的耳朵也聽到那如梟鳴的笑聲，我的憤怒立刻起來了，我如野獸一樣地撲過去，我想用我的手撕碎了那張臉；可是我什麼也沒有碰着，我還是要沉到我所坐過的椅子上，用我的手捧了我的頭。……

當着那一次我又來到上海，明瞭了雖然是有不甘孤獨的個性也將只有一個人寂寞地來度過這人生路上的殘餘的一條路在等了我，我就在那一條最繁鬧的南京路上，邁了大步緩行。我看看我的心是不是能沉下去，我想來知道這一點注定的孤寂是不是就能把我一點活着的力量也剝奪去？那時候人是多的，因爲我是用了少有的從容心情在走着路，所以更在受着另外的人的擁擠，但是我仍然像是很鬆閒地，雖然我也用着力量來抵抗着旁人。我從西藏路口一直到了江邊，就是在春天，也有汗從我的臉上流下來。但是我很滿意，一路上汽車和電車的喧鬧，還有在商店樓上做廣告的吹擂，甚至於有一列救火車，響着鑽天的哨子飛過去，都沒有分去一點我的注意。我站在南京路口，脫下了帽子，用手絹擦着汗，風吹着身子，飄飄然地有無上的適意。在這時候我聽見江海關的鐘報着四點三

刻，這使我想起點什麽來，我的心又稍稍露了一點倉皇；我知道從前從電車上跳下來走多少步就可以到那轉角的地方，於是我再走到一所舊而大的建築裏，我上了永遠像地震的電梯，就懷了欣歎在那麽一個角落裏等候。當我聽到敲着五點鐘的聲音，我又重生一樣的高興，我聽着一起一伏的鞋聲，在一兩次小的玄想及破滅之後，她就姍姍的出來了。她的臉有一點紅漲，露了不敢爲人所見的微笑，而那麽一對如被殺前不知如何表示出怒恐來的豬眼，也將烱烱地落在我的和她的身上……

我走到江邊的鐵欄前，我的頭低下去，我看着翻流的爲近代文明而混入煤屑和汽油的江水，突然間我又看見那張臉，那就是在我的眼前，末了是露了使我更不能忍耐的笑相。我想跨過了那鐵欄，可是我纔過去了一條腿就有一隻手握了我的手臂。

這時候那張臉是又消滅了。

「喂，你是要跳江麽？」

「我沒有那意思。」

「那末你跨到鐵欄外去做什麽。」

「我，我——那你不能明白。」

我搖着頭，我不想告訴他我是看到些什麽。

「若是我不拉着你呢？」

「那我就自己跨回來了。」

巡捕的臉上露了冷笑，無疑地他以爲我是膽怯的自殺者。可是實際上，我可以賭咒，我眞沒有那心思，有一羣人正在圍了我。

「閃開點，有什麽好看。」

巡捕放開了我，揮着手在驅逐那羣停足而觀的人。我就一個人向北進了江邊的公園。

進了公園也不一定以游散爲目的的。每次總是匆匆地走到所熟習的地方去。從前就能有嬌柔的聲音在說：

「脚步放慢一點不好麽？人家一點也隨不上你！」

可是這一次，我用了更快的脚步走到那張椅子那裏，在一棵樹下面對了江水的。獨自一個人我坐到那裏，我沉沉地凝視眼前的景物，我一點也不想記憶也不想追往，可是我好像聞到了女人的髮香，有着杏仁或是野草的氣味，對我是那麽熟識的。但是當我把臉偏過去，我知道這條長長的椅子上只有我一個人，間或我也能想到有着那香氣的女人現在該是在那裏，和什麽樣的人在那裏，……

我等着黃昏像老年人等着死亡，我看着如疏星一樣的船家燈火在水上漂浮，我在春之寒夜裏拉起來外衣的領子，我緩緩地站起來，向回去的路上走。失去了太陽的世界是爲電火照耀着，這大黑暗仍然隱了無盡的罪惡。

到了我所住的地方：我推開門，像是有一個人從裏面衝出來，我立刻轉囘身去，可是什麼也沒有望到，我想着那該是一個精靈，我又想到了常是浮在腦子裏的那張臉，定然是那精靈的魔相。

我的心在抖着，我趕進去明起燈來，如得救一樣地站在那裏，用我的眼睛向四周搜尋，那還只是我那冷落的四壁，一眨眼間就可以什麼都看到的。我的心安下來了，嗒然地坐在我的牀上。

但是那白的牆壁也像在注視着我，那比一張臉更要可怕，而且那牆壁像是要合攏來，把我生生擠在中間。我立刻跑出門去，連頭也不囘又蕩到街上。

我知道星子該是多的，我也知道該有細眉樣的彎月，可是輝煌的燈火，使我什麼都看不見。我仰起頭來尋着，我的脚隨了我的意在前進後退，突然有人拉了我的手，勉強着我走了兩三步。

「當心點，站在那裏不是太危——」

我把頭低下來，身子也轉向和我說話的人，那人就頓住了說過一半的話，用一點愕然的語氣說：

「原來是×先生。」

「呵，是你麼，你什麼時候來的?」

傍在那個男人身旁的女人露了十分驚奇的樣子，還和我握着手。

「我，我忘掉了，我想我總是在昨天之前來到上海。」

這我不是故意說着不關輕重的話，那時候我眞不能想起來是什麼時候來的。

「你始終也沒有給我信，」

女人露了一點含怨的語氣。

我想撒謊了，可是我吶吶地一句話沒有說出來，別人一定早已明瞭了我的意思。

「你到什麽地方去呢？」

「我纔從住的地方出來。」

我想把那牆壁如何注視着我，如何想擠我的話都說出來，可是我只爲懶張口而停止了。

「想到那裏去？」

「我沒有想到，我要看天上的星子。」

女人搖着頭，像可憐我似地和那男人低低地說了幾句話。那時候我想嚷出來：「你們不懂禮貌麽？」可是我一想到她也是女人，我就放過去了。

「到我們的家裏去吧。」

那女人終於這樣說。

「我不去。」

我堅決地說，她不是故意說着「我們」的家在我的眼前來炫耀麽？我知道我所住的地方只能說是我的家，永遠也只能說是我的家，

我好像看見那男人聽了我的回拒露着高興的樣子。

「我們的家裏是有好看的星子和月亮的。」

「是麼？你不騙我？」我認眞地和她說，我答應着可以到他們的家裏去。

我看到那女人的欣悅，也看到那男人黯淡的臉子。

我們跳上了向西行駛的一路電車。

我沒有說一句話，我是最先被安頓到座位上，隨後我的身傍有了一個空位，那女人就坐下來。邊後對面有了兩個位子，那男人坐下去，也要那女人坐到他那邊；可是女人使了一個小性子，還是坐在近我的座位。

這電車是漸漸地走在清靜的路上，在一個轉角的地方我們下來，我隨了他們走進一條鋪了水門汀的巷子裏。

我被引到他們的住處，明了電燈之後，我看到那尙有殘燼的壁爐。

「星子呢，璐？」

我纔解開了外衣的鈕扣，就在問。

「你看，那不是麼！」

她敏捷地推開了窗子，在這沒有大電光的城市之角上，我看到了無數閃着的星子，我走到窗前

去，我凝然地望了，我也望到躲在樹後的一彎月。

我像孩子望了母親一樣的殷切。我大大地吐着氣，我知道我的胸中已經有了無盡的毒質在含蓄着。

「不怕風寒麼？該關上窗子。」

那男人脫去了外衣在說。

「你還是正正經經地拿點木柴來，把壁爐引起火來吧。」

女人有一切女人都有的違拗，向那男人吩咐。

可是這時候我爲他們掩了窗子。爲什麼要這樣做呢，我不大明白，好像那時候我想到我該那樣做的。

男人就是有點不大高興地把木柴取來了，放在壁爐裏，起着燃燒中爆裂的聲音。

那女人在壁爐前安置了長沙發，我們都坐下去，那女人是坐在中間。

「抽烟麼？」

那男人把一支紙烟送給我，我立刻接過來，說着道謝的話。

「我記得你從前是不抽烟的。」

那女人問。

「這是事實。」

我回答着。

「現在呢？」

「那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事麼！」

我巧妙地把烟從嘴裏吐成圈子冒着。

「×，我想還是關了燈有一點味。」

那男人並沒有回答，逕自去關了燈。

紅的火焰像在舐着壁爐的上部，我呆呆地望着，想到那一天，我和她坐在有壁爐的那間房子裏，另外有三個活潑的女孩在爭吵，於是我低低地和她說：

「涓，若是我們將來也有這麼三個活潑而淘氣的孩子——」

但是我好像看見她的臉在火焰中顯出來，漸漸地為烟熏黑，更漸漸成為一張扭屈的，不辨耳目的臉。

「這火夠多麼大！」

我用驚訝的語氣突然震破了這沉默。

「你想起了什麼？」

「什麼也沒有。」

我立刻想到自己的失言，我極力爲自己掩飾着。

「我已經知道了你的事——」

「是麼？也好，沒有什麼大要緊。」

我呵呵地笑起來。

「是認識你們的人告訴我的，我沒有想到你這樣快來到上海。」

「我自己也沒有想到……」

「我想你該有好休息。」

那女人像是很關心地和我說。

「永恆的休息麼？」

說這話的時候我像是很莊重，我的臉像是罩了一層秋霜。

「你想那值得麼？」

「我不知道，我也沒有想過。」

「你是這麼有爲的一個人……」

「我麼？」接着我笑起來，我自己看不起我自己，「你想錯了，璐。」

那男人始終沒有說話，只抽着烟，眼睛望了前面；可是我覺察得出他是靜心地在那裏諦聽。

「自從我認識你，我就看出來你有過人的地方。」

我知道那男人就把烟丟到火裏，他的眼睛裏冒了憤怒的火。

「那你完完全全錯了的，我在女人的眼裏是一點用也沒有。」

「但是我不那樣想。」

「因爲你只是我的友人，還沒看到我那惡根性。」

「我不相信你那惡根性。」

「走去問問涓就知道了，她現在什麼都明白。」

我說完了把頭低下來，我的眼睛落在我自己的手上。

「我不願意看了我的友人沉在憂傷之中。」

我沒有囘答。

「我知道你爲這件事受了大刺激，我不願意一定說要你的心立刻平靜下去，可是我眞在盼望着。——」

「盼望着什麼？」

「盼望不要因此而害及你的健康。」

「留着好身子在這世上受罪麼？」

我有一點憤然地說了，但是我立刻又悟到這憤怒全然是沒有理由，我把笑容不自然地浮到我的臉上來。

「你要在上海住下來麼？」

「我，我要走。」

「到那裏去？」

「遠遠的地方，沒有一個相識者的地方。」

「就不回來了麼？」

「那說不定，若是自以爲可以回來的時候就回來。」

「什麼是那時候呢？」

「我又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活在這世上有沒有那麼一天。」

「你的話說得太過分了。」

「我不以爲，死了之後也許我的魂靈能溜着來一趟。」

「×先生，我看你喝一點白蘭地好麼？」

緘默得許久的男人也說起話來了。

「你以爲我的神經失常麼?」

「也並不是……」

那男人說着在搖着頭，像急劇間找不出適宜的話來。

「×，他不能喫酒，他有心臟病。」

女人有一點兒心地說了。

我看到那女人用眼睛在溫柔地瞟了我，她是那麼含情地，我記起來那麼一回事，在她結婚之夜，給我寫來那麼一封長長的信。現在她又是賣弄着風情坐在我的身旁。好像我覺到她故意把身子擠到我這面來，我覺到罪惡一樣地把眼望着跳躍的火焰。

我看見在火焰裏緩緩升起那張臉來，仍然是來問着我些什麼，可是我不能回答，雖然想着回答的。那臉漸漸地又化成獰笑的樣子，而且我也聽到了那難耐的聲音。

我把手緊緊地掩着耳朵，把眼睛也閉了起來；可是我仍然看到那張臉，那笑聲像是從我自己的腦子裏發出來。

「怎麼，你們聽不見麼，這笑聲多麼可怕，是在笑着我，在笑着我！……」

「×，那裏有什麼聲音，定然是你聽錯了。」

「我能騙你們麼?你看那樣子有多麼可怕，還是在笑着我。」

那男人立刻明起燈來，可是那臉還是在閃着。我知道我的臉定然扭成難看的樣子，我想還是睜開眼，把手也放下來：但是那臉還是浮在我的眼前。

「那不是麼，你們看，你們隨了我的手看，仍然在笑着我，露了可怕的牙齒。」

「你靜靜不好麼，×？你就在這裏睡一睡吧。」

「我不用，他是來和我挑戰的，我不是膽怯的人，你們知道麼？」

「×先生，牀上去躺一躺吧。」

「謝謝你，我是不能這樣就忍受旁人的侮辱，我要讓他知道我……」

我突然地朝了那張臉撲過去，我知道我的頭碰在硬的東西上，我自己也跌下去。

我的腦子裏在轉着我所認識人的臉，漸漸地我分辨不出是誰來，都是那麼白茫茫的，像一張張的白紙。……

到第二天的早上，天纔有一點發亮我就醒轉來，我是睡在柔軟的牀上，我覺得出我的頭部有點疼痛。我的右手摸着前額，我知道那是束了一條手絹在中間有一塊染了血漬的。我把身子微微側過去，我看到睡在地板上的男和女。

天是陰沉的，細雨在窗子上留下窈窕的痕跡，屋簷流下來的雨水在小的天井裏空朗地響着。我知道我該起身了，我不願驚動還在睡着的人，我從牀上下來的時候光着脚走到門那裏，我的鞋在手

裏提着，我取了外衣，悄悄地到了門前，拉開門，在樓梯那裏穿了鞋。我如逃犯一樣地逃出了這間房子。

我在街旁的路上無目的地走着，雨點打在我的帽子上和身上，有時候也飛到我的臉上。馬路上像灑了油一樣地在發着亮，我用閒適的脚步在走着路。

我想到了雨夜裏，在霧氣的燈光下，在她的殷勤叮嚀之後，我就在雨中行走。當我把身子轉過來的時候，我可以看到她那招着手的身形……

那臉又出現了，變成了獰笑的，而我又淸晰地聽到那不可忍耐的笑聲……

我明瞭了每次的失敗，我只能任它：可是我自己也大聲地在笑着，我想用我的狂笑籠罩了這整個的世界。

女難

每個到過哈爾濱的人在中國大街上都能遇見這樣的兩個人：一個是穿了哥薩克軍服，長着大白鬍子，骨瘦如柴的老俄國人；一個是短小的在邊路上瘋瘋顛顛的有三十歲左右的猶太人。他們都常在這條街上走，所以很容易見到，也很容易辨識。

那個老俄國人無論在冬天夏天，下雨或是吹風的日子，總是走着雄壯的步伐，挺着胸。他永遠像站在他舊日所統轄的世界第一等騎兵的前面，他的手裏握着一根粗大的手杖。他不是用它來輔助行路的，他常用它爲武器。他就是那一年在俄帝國時代指揮着軍隊把成千無辜的中國人逼到黑河裏淹死的那個關達基將軍，所以年輕的中國人和蘇聯籍的人有時來襲擊他。他仍然在臉上顯着十足的傲慢，雖然他已經瘦得把鼻子顯得更突出來，皮膚上滿了灰色的斑點。在舊日皇家的紀念日，他更大搖大擺地，胸前掛滿了勳章，得意地在街上走着。

可是現在我要着意寫的卻是那個矮小的猶太人。第一次我在中國大街走着的時候我就看到他，他一面走一面嘴裏不知道在說些什麼，他的手做着莫明其妙的花樣，他有着馬一樣的長臉，兩個大眼睛，穿了不整潔的衣服，他最喜歡和女人纏，追在她們的後面說着不好聽的話。有一次我看見他

跳起來用手指塗了口水在一個很漂亮的女人的臉上劃着，當那個女人憤怒着跳着脚，他就帶了一副可笑的臉相說：

「我不是來侮辱你，小寶貝，我想看看藏在脂粉後面的你的臉。」

這時候，有許多人圍上來了，那些知道他是神經錯亂的，就還故意和他開着玩笑；可是一個和那女人有一點認識的男人，就爲正義而想來懲罰他。當那個男人舉起了拳頭時節他很快又很馴服地倒在地上。大家齊聲地笑起來了。

「笑什麽呢？我不是沒有用麽？我一點也不及人，我愛女人，女人不愛我。」

末了一句他是用乾澀的嗓子唱出來的，然後他大聲的笑。乘了那個男人轉過身去沒有防備的時候，他突然跳起來，照定了他的後背狠狠的一拳，然後鑽到人羣裏，順着紗緩街跑下去。很快很快就看不到他的影子了。

被打的男人雖然憤恨地轉過身來，已經來不及去追趕。

這時我問着同行的朋友，他只告訴了我他是成天在這條街上走，他的父親很有錢，他自己是這樣的一個瘋子。他還告訴我只要不去駡他不去欺侮他，他對男人總是友好的；可是遇上了女人，總要瞎鬧一陣子。

「爲什麽警察不來干涉他呢？」

「雖說，像這樣的人有什麼法子？從六七年前他就在街上的，家裏又有錢，就只好任着他了。」

「那就關他在家裏。」

「有人說他是他父親寵愛的獨子，能捨得像關一隻獸那樣做麼？」

還在夏天的時候，一個休假日的下午，想到江北岸去玩，在排滿了游船的碼頭我又看見他。他看到纔坐到船上去的俄國年輕女人，他就向她們的身上潑一點水，他很忙碌地從這條船跑到那條船停泊的地方。這樣他惹怒了一個很健壯的女人，握了船槳去追他，遙遙的一擲，正打在他的腿上。他倒下來，滾到水灘上，染了一身的泥水。追着的人笑了，也沒有再趕過去；可是他看到那隻船已經離了岸，很快地爬起來，用最粗鄙的話罵着。他還在打着可笑的手勢。所有看着的人，都笑起來了，然後他左顧右盼地又走向中國大街去。

我顯然地觀察到這個人的病症，定然脫不了女人的關係。我想多知道一點，可是我沒有法子；雖然我問到我所認識的朋友們，他們都知道這麼一個人，他們對他的認識，也就和我一樣。

有一天我一個人坐在金鷄點心舖喝着咖啡，把眼從窗間望出去，就看到他坐在面對了這點心舖的一張長椅上。因爲他的腿太短，脚就不能着地。他正和一個穿得很整齊的老年人在那裏不知道說些什麼，他的兩條腿在前後地搖蕩着。驟然他像看到了什麼，他滑稽地向那老人行了舉手禮就跳下來，向着北面跑去了，我好像看見了那老年人嘆息着微微搖着頭。

我就付了錢，走出門，我也坐到那長椅上去。我用右手把帽子舉起一點來，和善地問着：

「老先生，您能告訴我方纔和您談話的那個人的姓名麼，我想您一定和他熟識。」

「呵，是的，我和他的父親就是好朋友，他的名字是洛霍夫·包別遼夫斯基。」

那老年人也很和藹地回答我，說完了用手摸着鬍子。俄國人，大半是沒有英美人那無理的傲慢的。

「我聽很多人說他的家裏很有錢——」

「不錯，他的父親是哈爾濱第一家珠寶皮毛商。他的家就在警察街，一所有花園的房子。我常常到他的家裏去的，他的家裏存有最好的酒。」

「那您一定很知道他的事了。」

「我可以說我是知道最清楚的人，我看着他經過了他的幼年，我看見他走入了男人最危險而最有味的時期，現在我也看見他瘋瘋顛顛地每天在街上混。他所有一切甜的或是苦的遭遇，都是他親自到我面前來說的。」

「那麼，您可以使我知道些麼？」

「好，沒有什麼像他的事每一個年輕人都該知道知道的。先說他幼年吧——」老年人停一停，掏出手絹來擦着眼睛。「他的母親純然是因爲他的出生而死去，從小就是長着這難看的樣子：可是

他的父親，因爲一向總是盼着一個兒子的，所以對他的寵愛並不減下一點去。我總記得像是他從小的時候腦袋就有這麼大，你想他的樣子給人一個多麼不好的印象！他是又醜又淘氣，除去他的父親沒有一個人喜歡的孩子。他在別人的眼前也眞討厭，只有對於我，也不知道那裏來的緣分，卻非常好，也非常肯聽我的話。記得在他八歲的時候，他偸偸的爬上了葡萄棚，他的父親在下面想盡了方法他也不肯下來，有的僕人想上去捉他下來，可是他的父親生怕會因爲重量太大，那棚要倒下來，使他的兒子受傷。他在上面呢，一面吃着一面還摘到手裏丟向僕人的臉上去。可巧在這時候我去了，我就仰起頭來說：

『洛霍夫，我知道你是到上面去給我取些又甜又美的葡萄的。』

他果然高興地答應着，他的父親就小心地要他從梯子那裏下來；可是我卻說可以任他的便。他敏捷地從木柱上溜下來，送來了一叢紫色的葡萄。

因爲沒有人喜歡他，他也沒有和他年歲彷彿的孩子在一起；他的性情更玩皮又有一點乖張。他讀書很笨，雖然他的父親對於他的將來希望得很殷。他一向對於衣服不注意，一身新的要不了三天就可以成爲舊的。到了十幾歲的時候，他還高興在地上滾。有時候我問他：

『洛霍夫，你大了起來想做什麼？』

『我要做國王。』他翻着眼睛回答我。

「『國王有什麼好呢?』

「『我若是國王，我把人民都殺盡了。』

「他露了咬牙切齒的樣子，他早已對於人類就有不可解的忿恨。

「他一年一年地長起來，雖然不使人高興的性情漸漸少去，他也還是孤獨的，沒有朋友。到了發育完全的時候，他的身材還是那麼小，沒有一個生人看見了他不發笑的。在學校裏沒有人和他好，而且他們還編出歌謠來侮辱他，罵他是半截子人。為這原因他常和別人打架，他倒是很勇敢，是一條能爭善鬥的漢子。有的時候被打得流着血，跑到我的家裏來，洗乾淨了紮好再回去。

「讀完了中學，我記得他已經不止二十歲，他沒有意思再求深造，他也不願意去幫他父親的忙，他就整天住在家裏。他那時候很喜歡讀哲學書，我常時看到他一個人像是很用心地捧了書本。因為太寂寞，他有時到我的家裏來。

「說是我的家，那也是很有趣的，我也是沒有妻，我的兒子和女兒都在俄國，只有一個將近六十歲的女僕為我管理房子。他來了，有時候是問着關於哲學上的問題，有時候也說些上下古今的事。

「有一次我問到他有沒有戀愛，他的臉色突然變了，他肯定地搖着頭。好像一提起這樣的事來就引起他心中不可忍的憤懣。那天，他很不快活地和我告別了。

「後來我聽到他的同學說：有一次因為想去親一個女學生的手，被那個女學生恨恨地在臉上

打了一掌，還駡着他是矮脚鬍男同學順勢湧上來打了他一頓，知道去告訴教師也沒有用，就沒有到下課跑回家了。

⑯「有一天，很晚的時候忽然有人來轉着門鈴。我那時很奇怪；我的友人不多，更少在那時候來相訪的。那卻是他來了。我站起來歡迎他，一眼看到了他是穿着異常整潔的禮服。他像有一點不好意思地紅起一陣子臉，就露了不十分自然的樣子坐下了。他的全身都是新的，就是臉上也是特別發着光彩，他時時低下頭注意嶄新的漆皮鞋。他的興致也很好，可是像沒有一定的目標來看我。當我偶然間注視他的臉的時候，就看到他的臉倏然地紅起來。

「『洛霍夫，有什麽高興的事情呀？』

「『沒有，什麽都沒有……』他急促地回答着。

「但是他的臉色背叛了他，我知道他定然有些事的。

「『是不是碰上了可愛的人。』

「『不是，絕對不是的！』他搖着頭，可是他的樣子卻更顯然了。

「我不也是從年輕的時候過來麽？我很明白在某一個時候年輕人的心裏是如何矛盾，想珍祕又想流露出來。他既然如此堅決地否認着，我也不再理他，我任他懷着跳躍的心坐在那裏。

「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地坐了兩個鐘點，我那時是忙於整理文件，我想不到他變成如此嚴重，我

能肯定地猜到了有什麼大的力量在他的心內策動。有時他也低下頭去玩弄着自己的手指，他像是並沒有感覺到如此的枯坐是無味。

「到了我的鐘敲着十二下的時候，他就起身和我告辭。等他握着我的手說過晚安之後，我還又問他一句：

『眞是沒有一點事情麼？』

『沒有，呵——有一點，太小了，明天見吧！』

「他像想立刻避開我地急急握手道別，我不再強留他，任他去了。

「第二天的下午他來了，他先和我說着抱歉的話，因爲昨天打攪得太晚的原因。他還是那麼整齊，他的身上不時地發着香氣。

「這一次我故意不去提他，他就由他自己坐在那裏，我已經得着這經驗，若是再去問他，他自然不能告訴我。

「他自己坐在一邊，時常得意的笑就從心中鑽到臉上來。他用低低的聲音和我說：

『我告訴您，我愛上了一個人。』

「我並不表示驚訝神氣，只把臉朝了他，閒適地問他：

『什麼時候認識的？』

『一個月以前，可是在前三天纔知道她也有點愛我。』

『你怎麽知道呢？』

『那天晚上她爲我簪了一朵花。她的名字是都妮，她長了一雙又大又黑，迷人的眼睛。』

『你的父親知道了麽？』

『我沒有告訴他。』

『爲什麽不告訴呢？』

『因爲她是一個女戲子，所以我不敢告訴他。』

「說到他的父親，對於這件事我看起來比他自己還要注意幾倍。看見兒子的孤獨，不是不愁悶着的，又近了相當的年齡；但是事情的本身是想加以援助也無從入手的。

『嗯，是一個女戲子——』我沉吟着。

「他看到我的疑惑，他就立刻說：

『她有好心腸，她的樣子絕不像一個唱戲的，她的性情也好，她也眞心愛我。』

『就是因爲給你一朵花，你就以爲她是眞心在愛着你麽？』

『不，我忘記告訴您，昨天我送她回家去，她親自說着她是愛我的。』

『呵，她還說着她是愛你的！』

「我說這句話的時候着重着每個字，雖然我已經有一點疑心，可是在他這麼高興的時節，我不便說使他敗興的話，我拍着他的肩，預祝着他的成功。

『明天我可以請您去看看她』

「到那個明天呢，他也並沒有來請我去看看。就是他，他也一個多月沒有影子。我到他的家裏去，也碰不到他，他的父親也和我說好像他近來有點什麼戀愛的事了。

『你沒有問到他過麼？』我故意如此說。

『那關我什麼事，再說年輕人總還有些怕羞，爽性等他要我給他準備結婚衣物的時候再說吧。』他的父親哈哈地笑着。

「有一天，近黃昏的時分，我一個人在花園裏散步，突然有人叫着我。我回過頭去，看見他和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女人走來。他爲我和那個女人介紹着，我知道了這就是他告訴我過的那個女人。

「在我的眼裏，他們是太不襯合，不只在身材長短那一方面，就是樣子相差也太多。而且她全然也不是他所告訴我的那麼一回事，她很妖冶，當着旁人好奇地注視着她的時候，她自自然然地用眼睛說出來：『我是在愚弄着一個大傻瓜。』

「那天的晚間，他又跑到我的家裏去，他問着我對那個女人的印象好不好。可是那時候我該怎麼樣呢，我除去說好之外沒有其他的話。他像是十二分匆忙，聽完了這一句話就走了。

「有一次他的父親到我這裏來，談到他的事，就抱怨着他用錢過多，而且晚間還常在外面過夜。我那時候並沒有說出來他所鍾情的是一個女戲子，可是他的父親好像是都明白，已經對他諒解了。

「『其實我也不反對和戲子戀愛，就是娼妓也可以，只要在愛情那一方面是眞實。』

「我倒很驚訝他的父親的見解也成爲如此豁達，我也附和着說：

「『只要肯眞心相愛的人，可以把醜惡變成聖明的。』

「後來又是許多天見不着他的面，我自己也因爲業務上的煩雜總也沒有到他家裏去。終於他和那女人，在一天的晚間來到我的家中，告訴我一星期就要結婚的消息，他還說着婚後就立刻想到美國去度蜜月。

「我驚嘆着這樣的一個女人居然能和他伏伏貼貼地到了最後這一步。而且看起來也眞像很親密的。我懷疑着我從前的見解，我再不相信我的眼睛和我的心。但是我想到了與其說是和他結婚還不如說是和金錢結婚。無論如何就是能忍耐和他過上一天，已經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到那一天，我正吩咐着女僕去熨我的禮服，門鈴又在急遽地響着。他用着踉蹌的脚步走進來，他的臉是死人一樣的灰白。

「我驚恐着，我立刻請他坐到沙發裏，我替他倒了一杯渥得加，我勸他先靜一靜心。

「他如我的意把酒喝下去，眼淚從眼角流下來。我問着他：

「『什麼事情，孩子，慢慢地說來吧。』」

「他像是想說出來的，可又爲悲傷塞住了喉嚨，他訥訥地沒有吐出一個完全的字來，他把手掩了臉出聲地哭着。

「我想要他發洩出來胸中的悲哀也好，我就任他在那邊哭泣，我告訴女僕不必忙着去熨那禮服了。

「到他擡起頭來，用濕潤潤的眼睛來望着我，我纔又要他告訴我究竟遇見了什麼事。

「『她走了，她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

「『你什麼時候知道的呢？』

「『我昨天晚間還看見她，今天下午我到旅館去，她就已經走了。』

「『沒有什麼話留下來麼？』

「『她給我一封信。』

「『也許那裏有些線索吧？』

「『她在那裏面把一切難聽的話都罵了我，她給我的忠告是這一生不要接近女人，她說連猴子也比我好看。』

「『那麼爲什麼先前和你那樣好呢？』

「『在信裏她也說了，她知道我是有錢的笨蛋。』」

「他的淚又流下來，那一天我護送他回到家裏，我看見他伏在他父親的懷裏痛哭的情形，我也就抹着眼淚回來。

「從那一次的刺激之後，他就成爲這樣子了。他對於所有的女人都懷恨，他成天在街上蕩來蕩去。他極力發揮着深潛的性情，他吃過許多苦，他也過了這七八年的日子。

「所以，要知道，他不是生來就爲人取笑的，這也有可哀傷的遭遇支配着他。現在他是不懂得如何去傷心了，假使他能追想過去的人，悲傷一時不能離開他，生活將成爲更黯淡的了！」

我聽着他耐心的敍述，自己倒引起酸楚來了。我謝着他，和他告辭。

我向着十二道街走去，殘燼的夕陽正柔柔地，紅紅地，無力地照在牆上。那面起着嘈雜的笑聲，我遠遠地看到那個叫做洛霍夫的正在街旁翻着觔斗。

曼陀羅華

Quit, quit, for shame! this will not move,

This cannot take her;

If of herself she will not love,

Nothing can make her;

The D—l take her!

——Suckling

有一個女人時常說，也常在她的信中寫着這樣的一句話：「你以爲我用錢太多麼？我遲早是要歸還給你的！」

可是聽到這話，或是讀到了有這樣句子的信的男人，多是已經失去了站在自己的脚上行路的能力，絕不會那樣爽直地問問她歸還的期日，整付或是分期；也絕不會就爲這原因纔收留了她的信，或記下來她所說的話，要她簽了字，以作日後法律上的根據。自己在自己的心上已經不如那個女人、那樣重，當然只有說一串一堆的話，要說明着她用的錢並不多，還要表白出來是不希望她歸還的，但

是一點也不能想到她的家是沒有錢或是沒有這力量

像這樣的女人我知道一個，而且由於特殊的機緣，我甚至於可以說知道她很清楚。

寫到她，我想起許多人來，在這裏面幾乎沒有性格相同的。可是由於她那好手段，都是被駕馭得很伏貼。在一個時間之中想到她是他的生命。漸漸地，她要走了，她就不知道飛到什麼地方去。

好像她有的是不老的青春，她有長得好看的臉，她能使每個男人在走過去的時候回頭望她兩眼，在這時候她能告訴着和她同行的男人：

「我若是一個妓女，定然有不少傾倒者呵！」

「唔，唔，我想也是的。」

以為是有點過於放蕩的話，就是不大情願聽不也是沒有什麼好法子。

在春日照映着花園的路上，突然遇見了那麼一個年輕而長了微髭的男人，她的心急劇地跳起來又平靜下去，她把挽了同行男人的手臂輕輕的抽回來。

「你回來了！」

「你也回來了！」

「你在法國住了幾年？」

「我不記得，總是一個很長的時期。」

那男人故意地用手摸着下頦好像他那每一根短髭有着一節辛酸或是好的過往的記憶。

同行的男人木然地望了遠處的一隻小山羊。

她聰敏地拍了呆立的人的背後，就說：

「你在看些什麼我來介紹你，我的Cousin——這是×先生。」

那個人有點驚訝Cousin這個字，若是把那個人也叫着Cousin，那麼這個字的用意不是更廣了麼？

但那個人并沒有爲這點事爭論，看着和她同行的中年人點着頭，那個人也點了頭。

「當我在美國的時候我從報紙上知道你的作品選入了沙龍展覽。」

「是有這麼一回事。」

「好像那幅畫的題名叫『Devil's apples』的。」

「你記得一點也不錯。」

那個男人很像順從也很恭敬地在回答着她的話。

「Devil's apples不就是曼陀羅華？」

「是呵，你能記得這麼古僻的字？」

「那是毒草，有什麼好看，畫起來還能引人？」

「我是畫了一個女人的肖像——」

「醜陋的醜得像有那麼兇烈毒質的植物？」

「不是，是漂亮的，我很高興許多友人都來問我從那裏找來的這樣一個姿容絕世的 Model。」

「有我這樣好看麼？」

「差不多吧——一時我是說不出。」

「在法國也能找得到這麼好看的中國女人？」

「那一幅畫，我并沒有請Model，我依照了自己的心在畫的。」

「了不得的天才啊！」

「哼，這是一點也不值得說起來。」

「什麼時候你可以給我看看這幅畫麼？我住在——」

這可該怎麼說呢，她不能和他說出來。她現在是住在同行男人的家中；可是那個男人說：

「那幅畫已經賣了，我只有縮印的小幅，那是可以送給你的。」

「你住在那裏？」

「我是行路人，今晚就要離開。」

「到那裏去？」

「我自己也不知道呀！」

那個男人說完了這句話就轉過身走去了，他的長髮伸在帽子的外面。

同行的中年男人，雖然是在這世界上已經度過了三十個以上的秋天，而且也是濕了才力以手來描繪這社會，明白女人，能用尖銳的筆來分析她們；可是當着他自己已經沈在這麼一個有金魚也有毒蛇的深淵裏，也就很容易如孩子一樣地把氣憤和喜悅很快地流露出來。

這個男人仍然望着些什麼，他雖然是做出來一點也不關心的樣子，可是他像是連她的呼吸都聽得很清楚。他知道那個男人走了，因爲聽見了在那一句話之後，聽到了一起一伏的脚步聲音。他的心輕鬆下去一點了，可是他還是朝了遠地望着。

「喂，你在看些什麼？」

在這句話之後，他就覺出在自己的手臂間又溜來了那麼一隻柔輭的手。他沒有說什麼，笑了笑，實實在在地說，他已經是滿足了。

他們仍然繼續着他們的路。

「我從來也沒有聽你說起過你有這麼一個Cousin。」

「他是我母親的姊姊的兒子。」

「是麼？」

「我能騙你麼，他自然是我的Cousin！」

她立刻板起臉來，一點也不含糊的樣子。

「他和你很熟識。」

「那當然，可是我一點也不喜歡他。」

「他很漂亮，不是麼？」

「那活該，對我沒有關係。」

「我會想到——」

「你在疑心麼，你想想我是不是說謊的人。」

她爽性站住了，把臉成爲如雕刻的面型，甚至於連呼吸也暫時停止。她有那麼紅白勻襯的顏色，她的眼睛露了使人堅信的光，她一點也沒有因爲心虛或是慌張而有的紅臉。

「我並不疑心你，darling，這不是像隨便談談一樣麼。」

男人露了畏縮的樣子，語氣間已經就有了顯然的差異。

「我眞不知道爲什麼男人的心都那麼窄小，又常想到卑汚的那面去。」

她像是仍然有着憤慨，一行走一行說着。

「我懇求你，不要再說下去好麼？我們該囘去了，怕你的身體會着了寒。」

「我不怕，我有時候情願死。」

「那麽我呢，darling」？

「你不是有你的太太，」

「不要提她，我厭惡她。」

「她也不是你所熱戀過的人麽？」

女的呵呵笑起來了。在看到了男人的窘迫之後，她的高興纔能恢復起來。

他們回到了他的家，那一向是只有他這麽一個單身漢，和一個年老的女僕。那女僕高高興興地把一封快信送到他的手裏。從字跡上看，他知道是誰寫來的，他立刻撕得粉碎，如蝴蝶一樣地落在地板的上面。

這使女僕睜了愕然的眼睛，她那請盈的笑；和他那仍然有着怒氣的臉。

「Don't be so excited, I will never be jealous of her!」

她出了聲地在笑。

「這是公司裏送來的，您纔出門不大的工夫。」

女僕又捧了一個紙包進來。

「爲什麽不早拿來呢，眞是沒有用！」

他接過來，就用手指扯着束裹的細繩。斷了的時候，他的手指上也有紅的痕跡。

「這衣服該快點做下次的宴會就可以穿起來。」

「我的心眞覺着不安，總要用你的錢，可是一時間家裏的錢又寄不到，寄到了定然先還你。」

「這算得了什麽，也値得說起來。」

男人露了毫不在意的樣子，他那黃焦焦的胖臉上，有着爲快活而透出的油潤。他掏出手絹來像要擦去一層皮似地在拭着。

女僕雖然是過了五十歲的人，有那麽一點自信是知道這世界上好好壞壞的事情多一些。可是也弄不淸這是怎麽一回事了。鄰家多事的女僕，能用驚奇的語調來問着她是不是先生的太太接了來，這一點，她還淸楚，她可以爽爽快快地囘答着不是。

「是你們先生的妹妹麽？」

「也不是。」

「那你平時怎樣稱呼她。」

「我喊她×小姐的。」

「是不是和你們的先生住在一間房裏。」

問到這句話的時候，聲音是沉了下去。

「阿彌陀佛，還沒有那囘子事」

「你們先生到學校去的時候呢？」

「她就一個人唱唱咧咧，整天不歡喜穿襪子。」

「她有家麽？」

「有的，在××」

「眞不知道是誰家缺了這份德，有這樣的女兒！」

「她還到過外國呢，想見她不是沒有錢的女人。」

「唉，這年頭兒也難說！」

這完完全全局外的人在發着感嘆。

但是他們呢，當着黑夜的脚步踏着黃昏走來，在晚飯後，故意熄了燈，偎倚着坐在沙發裏，有壁爐的光亮照着較小的紅暈。斑蛇皮和漆皮的鞋尖，在反映着那麽一點點小小跳動火焰的縮影。

這是冷靜的春夜，可是人的心呢？……

他們沉默着，都像是在想着些什麽，可是這又都是誰也不能探知的。他們的臉又都是很平板，沒有一點變化，所以就更難知道他們的沉思是落在什麽的上面。那女人突然說：

「我眞不喜歡年青的男人，——」

「爲些什麽？」

「很難說，也許是天性，我以爲他們太不可信。」

「青年人也總是油滑的多。」

男人覺得很高興，在點起了一支紙烟抽着。

「我也不喜歡漂亮的人，我的愛人定然要有強健的膚色，豐美的肌肉。」

「唔，唔，」

「可是我要他有好腦子，這是說他定然要是一個天才。A beautiful soul is better than a beautiful face」

「這話我相信。」

「一個中年人是懂得怎樣體貼他的女人的，而且已經是在他所努力的那一面上，有了相當的地位。」

女人在說話的時候，頻頻用眼角望着身旁的男人，而這男人也有足用的聰明來體會她的含意，就瘋狂地把她抱在懷中，緊緊地把嘴印在她的上面。

「我知道你是愛我，我知道你是愛我！……」

他的話含糊得像睡夢中的囈語。

她緩緩地閉上了那一雙黑亮亮的眼睛。

男人幽幽地嘆息着，

「我知道你所忍受的苦痛，我有這大膽，我願意犧牲我自己……」

「可是怎樣辦呢？」

「從今天起，我就把身體也給你，這是我情願的事，我想你不致於想到我是一個不良的女人。」

「那當然，可是——」。

「沒有什麼可以畏懼，你不是愛我麼，那我就該獻給你所要的。」

想想這樣一個女人使任何男人都迷惑的，在他的心中一向也是那麼重要的，還能有那毅力扳了冰冰的臉，用嘴說了少年們以爲陳腐的話來拒絕麼？他也還不是那樣笨，眼前的收穫總該是最實惠的。

在以後，年老的女僕再爲人問到他們是不是睡在一間房子裏，她就不能那樣快地答着不是；可是爲顧到主人的一點名聲，也只含混地用別的話遮過去。

一個享了名的作者，已經有了幾本驚人的作品在市場中暢銷，又擔任了××大學的文學教授，五六百圓的收入，每月是總能有的。在以前，這數目除開了供給他自己過着安逸的生活之外，總還能有總數的三分之一寄到家鄉去，爲他的妻和兩個兒女的生活費；可是現在呢，連維持着自己也不足了。在那一月的薪金沒有到手之先，手頭的錢也就沒有了。一次兩次到書店裏去通融版稅，爲營業凋

敝的店主，也就在無可如何之中張口回拒了。這侮辱是他所沒有受過，可是靜下心來想的時候，就悟到了店主那面的苦難。

用度如何增高起來，好像是也有一點難以想到。每次她也不是問他來要錢，總是借用的，或是當他自己知道她要錢用，就把錢送給她，而她是那麼認眞。她必然說將來一定要如數歸還。從這裏不是很容易想到，這個女人的增加，並不是用度增加的原因麼？甚至於他還想到，因爲有了她，他不到有舞女的舞場，也不去純然是爲男人解決一點本能上需要的女人那裏，這不都是在支出上減少些的麼？但是入不抵出的事實卻還是很明顯地在每月尾使他感到無法想的苦處。

在女人那一面，雖然無能的父親未曾給她造成爲一切女兒所欽羨的好環境，這麼許多年，她也是過着豪適的日子。就是生在纔足溫飽的家，她居然也能從中學到大學，也到了美國住上兩年。在任何方面說，她不也是一個在社會上有高位置的女人麼？現在她又在成爲有名作家的戀人，無形中，地位是又高着一層了。

由於那個男人的妻之來臨，暫時地她不得不回到相離一百里自己的家中去。她說着怎樣盼着他和他的妻能和好起來，連一切女人認爲最神聖的戀愛也情願犧牲，有時候卻又暗示着捨去了他的妻與子，使他們兩個人的夢想實現。

事實上，當她離開了那個男人，住到家中去，輾轉地就又認識了那麼一個尙在大學讀書，有一點

呆氣的富家子。這個青年人不需要勞動就有無數的錢供他來用，只是那一點呆氣爲一般人所不喜。

沒有她在身旁的那個男人感到像沒有生命那樣的苦痛，已經生了厭惡之感的妻從遙遙的家鄉又追到他的身邊來，橫在眼前的日子是黑漆漆的，總不能引起好興致也不能提起筆來寫一個字。他每日是焦灼地在房裏踱來踱去，瞪着紅紅的眼睛。只有接到她的信，纔能在他的臉上找出一絲的笑來。本來就是暴躁的性情現在是更大量地顯出來，在忿怒的時候居然能不顧惜重價買來的Webster字典，丟到妻的身上。

妻倒在地板上嗚咽着，孩子們伏在她的身上哭號，他高興地穿了整齊的衣服走出門。就是在年老女僕的眼裏，也以爲是莫大的驚奇，想不到那麼文雅的先生，有着更想不到的粗野的性子，漸漸地影響到了相近的鄰居，於是市政負責者也就給他警告，說他是這區域中不受歡迎的居留者。

去辱罵，去叱打，想着妻也能顯出反抗的傾向來，事情纔能稍稍有點眉目；可是妻是那樣能容忍，一句抱怨的話也不說。這是使他更覺得煩惱無由的。

在那個女人的每日來信中，有着如此的話：

「是的，親愛的，使我成爲一個婦人，沒有着落也不能說出來的一個婦人。寫出這樣的話，沒有一點怨你；因爲我愛你，可是想到了自己的將來，就不能不有一點愁着了。我雖然是離開你，我的靈魂卻

永遠在你的身傍縈繞，我一心地盼着有那麼一天我在你的眼前，在遇着死亡之前永遠不離開你」

熱情的句子使他的血更沸騰起來，他想到就丟開了這累人的一羣，也離開這社會，就和所愛的女人逃到荒野遼遠的地方，沒有一個相識者的臉。但是他不能。他想起了她若是沒有進口貨的高跟皮鞋就不能走一步路的話。

「這不怪她，這是時尙所趨呵！……」

他喃喃地說着，在撫摸着下頦的手，覺得出刺人的鬍鬚又都冒出來了。

「像這樣活下去纔眞不是味！」

他默默地如此想着。

這已經是夜半的時間，他想着她該是如何寂寞，他死也想不到她是和那個富家子，在××飯店舞場消磨了兩個鐘頭之後，挽了手在一步步地走上樓梯，到有房間可以住的那一層。

爲濃重的想念所苦着的人呵。臉是漸漸地消瘦下去了！

有着妻的名義的那個女人，也爲疾病所侵襲，睡在牀上呻吟着已經不止兩三天了。

若是不去思想，任粉色的或是灰色的雰圍來包了他，也還能稍稍安下一些心去；可是想到了所處的悲慘境況，和誰是造成了這境況的人，他就該像野獸一樣地從座位上跳起來。

鐘在敲了一個新清晨的一下，外面仍是無盡的黑夜。

「為什麼你們要到我這裏來，給我起來，離開我的房子！」

他用急促的脚步走到臥室去，猛然地把蓋在妻的身上的棉被掀開來，喉裏叫着粗暴的聲音。

只穿有單薄衣服的妻被吵醒了之後，強自支持着坐起身來。

還有蒼白的臉，和抖顫的身子。

「你要我到那裏去呀！」

病困中的人有老人一樣的嗓音說着。

「到那裏去，自然是回家去！是我要你們出來的麼？」

「你慢點說好麼，孩子們睡得好好的。」

「他們也要和你一路走，我受不了，我什麼都受不了，……」

「就是走也要在明天呵，這樣晚那裏來的火車？」

「無論如何我的房子不能要你們。」

「那你要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住旅館，去，快點去！」

睡着的孩子也驚醒了，在用悲切的聲音哭着媽媽，被叫着的人，早自垂了淚。

「你想想這麼晚，我到那裏去叫一輛車？我又是一個病身子。你要是不願意我們來，我們明天就

走，就是你不戀着我。你也看看這可憐的孩子」

說這話的人臉上淌滿了淚。

「你不明白我，你不知道自從你們來了我的房子裏就有了多麼壞的空氣，這使我每時總在忍受。你看我不是瘦下去了麼。你想，你們住在家裏有多麼好，我，我需要淸靜的生活。我知道像這樣的日子再有一整天我就該成爲一個瘋人，那多麼可怕，我就要成爲一個瘋人。你們今天不走，明天就要趁早班車囘去。我自己要住到旅館去，我願意在明天午飯的時候我囘來，我的房子能像你們沒有來的時候那麼好。」他喘了一口氣。「你明白這意思麼？這是說我希望你們明天上午能離開這裏。旅費我想上次交給你的總還足用，家用錢以後再寄給你。」

他說完了，走出門去，用力關上門，想把那悲慘的哭泣，嚴嚴地關在那一間房子裏。

他自己披上了大衣，帶了帽子，提着手杖，如逃難似地跑出去。

有着妻兒也有着戀人的人呵，卻像孤獨者一樣地在靜夜的街上踽踽地行着了。

那一晚上他並沒有睡好，雖然他找到了一家高等旅館，有舒適的牀和華美的陳設。他決不是爲妻兒那淒切的情形所打動，他是在想着離開了他的那個女人。她不是有一星期沒有信來了麼？他想到她的忙碌，想到她在生病，或是想着她會突然間死亡，他的性情和以前大不同，成爲煩躁的了。他立刻明起燈來，披了衣服走到桌子那裏，匆匆地寫成了問她是否平安的電文，就按着電鈴，把值夜的侍

役喊進來。

「把這電報發出去。」

他的焦急可以從他的眼睛上看出來。

「先生，等等到天亮的時候不好麼？」

好像是身分低下的人就該有畏縮的靈魂，說起話來，也就只該有畏縮的語氣。

「你不知道我有急事麼？我是拍急電的。」

「是，先生，等我叫起一個夥伴來，就給您送去。」

「爲什麼你不去呢？」

「我有一份值夜的責任，不能丟下。」

「那你就該快些去辦！」

「是，先生。」

侍役退出去了，他點了紙烟在抽着。在心中他計算着什麼時候可以收到回電，現在他的胸膛像是一片水。那心成爲浮石一樣地在裏面蕩來蕩去，他想着只要能得到一紙安好的回音，他的心就能再沉靜下去了。

爲這情緒他更不能睡了，好像他並不覺得疲困，他想到歐洲中古時代的騎士們爲戀愛所忍受

的苦難，他就覺到自己仍然是很幸福的。

他凝然地坐在那裏，一直到初起的太陽把美麗而柔和的金光從深色窗幔的窄隙中投進來，他纔意識到一夜是在不睡之中過去了。

為着想減少些身體上的倦乏，他爽快地用温水淴浴，他的精神像是不因為缺乏睡眠而顯出不濟來，想着從她那裏來的消息，就在付過了房錢之後，又向了歸家之途行着。

回到住的地方去，纔是七點鐘的時候，正在洗地板的女僕，翻着眼睛向他望了望，可是又低下頭去，繼續她的工作。他的心，一大半是冰結了，身上打了一個寒戰。

他頹然地垂了頭，偶然想起或者女僕遺忘了，他以為不得不這樣問問：

「有什麼信來麼？」

「這麼早，信差還沒有到呢！」

「電報呢？」

「沒有，只有放在桌上的日報。」

怕如此而知道必是如此的回答都來了，他的周身滲出一層冷汗來。

他懶懶地脫去外衣和帽子，放下手杖，就坐到近門的沙發上。他聽到洗着擦地布的水的聲音，他突然像想起了些什麼似地在吩咐着女僕：

「停些時再擦吧，你先出去。」

「只還有一點點的地方。」

「我不要擦了，快些給我出去！」

聽着他的語氣，看看他的臉色，女僕知道沒有說話的餘地，就提了水桶走出門。

這時候他聽到有人在敲着門，他也聽到女僕走出去開門的音響，他的心在跳着，他想着這總該是她的消息來了。

好容易聽見女僕走近他的門來，他分明地看到她的手裏拿了一瓶牛奶。

他的氣憤成爲不可按捺的了，他用粗野的聲音在吩咐着。

「明天不要牛奶了！」

從主人的語氣與神態上看，就知道有了大的不快，所以她只敢用眼睛露了疑惑之光來問詢，卻沒有敢張開嘴。

當女僕又出去了的時候，他的腦子更紛亂了，他想着只有她死了，或是已經病到不可挽救的情形，因爲他想着她是不會不給他電報的。他急匆匆地站起來，像沒有來得及經過腦子就決定了到×城去。

看看時刻，恰巧是可以搭早班車，當他跑進了車站，列車已經如爬蟲一樣地蠕蠕地在動着了。

「還算幸運的，那麼她定然還是健全！」

跳上了車板的時候，他朝了自己說。

到了×城，隨了人羣湧出車站的門，他就一直坐了汽車到那個女人的家中去。纔到×城的時候，他就有了這感想他想到他和她現在是呼吸同一個城市的空氣，他的心就再也不能安定。

他找到了她的家，使他最初覺到驚訝的是那並不是像她所告訴他的那樣。那不是有着小花園的新式建築，也不是可以使行路人在外面就可以看到裏面的青草地；那是兩扇剝落了油漆的門，在緊緊地閉着。

在右角上，顯然地有寫着「×寓」的一方木牌。

他輕輕地敲着門。

一個有着堆滿了皺紋的臉的女僕，把門拉開了一條縫，從那中間用遲鈍的語氣問着：

「你找誰？」

「我來看你們小姐。」

「嘔，您來找她呀！」

「是呢，」

「她到杭州去了。」

「是麽，——？她到杭州去她什麽時候去的」？

「去了七八天了吧。」

「你知道，她，她要什麽時候回來？」

「那我可摸不清，她說是要過什麽米月柴月的。」

「什麽，她結婚了麽？」

他的身子像在北極的寒度下，可是他的頭，像是枕在赤道的上面，那女僕卻沒有能明白他的話，吶吶地不知道該說什麽是好。

「我是問你她嫁了人麽？」

「我也不知道，就是她有一天沒有回來，第二天晚班車就到杭州去——。」

「阿，是了！」

他嗒然地轉過身子來，有着不知道該向那裏一個方向舉步是好的苦處。眼前有芒芒的陽光和黃黃的沙土，是平淡而又空洞的。突然憶起在那個女人的信中曾寫着她是在人間遊戲的話，現在他纔能稍稍明白了這樣的話是指了什麽而說的了。

他記起那一次在公園裏所看到的那個年青男人，還有那幅選入了沙龍以「曼陀羅華」爲名的作品而實際上是畫了一個漂亮女人的肖像。

牽牛花

纔只有十三歲的洛杉，每天在惦記着自己之外，也在思念着一個女人。有時候他覺得很不寧靜，像從前獨自跑跑跳跳的事已經引不起他的興趣，他只是想着去看看她。但是他立刻能想到時候是太早了，就是星期日，她也要在一點鐘纔能有閒空；於是他不得不自己找些事做來消磨這一段時間。

認識了這麼一個叫做瀟姊姊的人，就是一年前當他生痧疹而住到××病院的時候。他是在昏睡的情況中被送到病院來，守了獨子的母親每日用了疲憊的身體和流不盡的眼淚來陪伴他在第四天他醒了，他睜開眼睛，母親有無限的欣悅，嘴裏不停地念着佛號。

「杉哥兒，你的心裏覺得好些麼？」

母親說話的時節聲音在打着抖，眼睛裏還流着為高興而流出的淚。

「媽，我好了，幹什麼您還哭呢？」

他的聲音更變成細微，他是那麼單薄可憐的樣子。

「我不是哭，孩子，」母親說着掏出手絹來在擦着眼睛，「我是歡喜得落淚了。」

他微微地笑着，那笑容卻十分脆弱。

這時候一個穿了素衣的女看護走進來了，她的手裏捧了藥；可是當她關了門，回過身來，她像是有一點呆住了；母親稍稍露了一點張惶，再用力揩着流淚過多而有一點昏花的眼睛，他們同時叫出來：

「姨媽！」

「潞姑兒！」

「你什麼時候來的？」

她很快地把藥放到牀前的藥桌上，到了他的母親的面前，行了禮，也拉過一把椅子坐下。

母親拉了她的手在問着。

「三天前纔從蘇州來，——七年沒有見姨媽的面，怎還能認得我麽？」

「比從前更出落得可愛了，——杉哥兒，你還記得潞姊姊麽？」

他微微地搖着頭。

「這就是杉弟弟呵！也長得這樣大了。我記得您走的時候他是抱在您的懷裏。」

她走過來輕輕地撫着他的前額，他覺到了她那手掌中透過來的微溫。

他望着她那一身潔白的衣裳，他看着她那烏黑的頭髮在帽邊露出一縷來，襯在她淺粉色的臉上。她那自然紅潤的嘴脣，她有聖女一樣的美貌。

「我要是知道您和弟弟在這裏，我早就來了。」

「你母親近來好麼？」

「她老人家比您老得多了，又常常發胃病。」

「唉，病總是討厭的事，杉——哥兒的病，風一陣火一陣來了，你想，要是有一個好歹可該怎麼辦！」

母親說着的時候，眼睛又濕潤起來，接着低低地不知道和她說了一句什麼話。

「您儘管放心吧，——杉弟弟是再也不會有危險的。」

「是麼，——瀟姑兒？」

「姨媽太多心了，您就信我的話吧。」

「那眞該謝天謝地。」

「眞巧，我來的時候、媽還告訴我到這兒去看您，想不到遇上了。」

「那等我們回了家你再去吧。」

「總該少不了去打擾您。」

「自家人還用說客氣話！你今年有二十歲麼？」

「我有二十一歲了。」

「你想，你都有這樣大，我們那裏還能不老呢！」

母親感嘆地說着。

「我還有點旁的事，回頭我再來看您，——」說過她又向着躺在牀上的洛杉：「杉弟弟耐着性養兩天就會好，到那時候我給你好吃的糖。」

她說完翩翩地出去了；他有一點呆了，立刻就盼望她能快些來，或是像母親這樣地終日伴了他。當她來了的時候他幷沒有多少話和她說，病弱的身體沒有那麼多氣力；可是他願意做成要說話的樣子，那時候她定然裝了一點不高興的樣子，把手放在他的唇上，還要說：

「杉弟弟不該不聽話的，壞孩子纔不聽話。」

可是這給了他極大的滿足，他的嘴緊緊地貼了那冷潤的手，有着幽淑的香氣；他的眼睛在她和母親沒有望到的時候貪婪地望着她的臉。

「你要好好養幾天的，不能說話，聽我的話纔是可愛的弟弟呢！」

他聽到她那曼妙的聲音，他的心在打着抖，他聽着用在弟弟上面的兩個字，他像有一點昏迷似的閉起眼睛來。

他木然地在點着頭。

「聽清了麼，杉哥兒？滿姊姊告訴你的話都要記在心裏纔是。」

母親也在叮嚀着。

於是她就把被角拉得整齊些，問着他要不要吃一點橘子水。

醫生每日晨間診治的時候她總是隨了來的。當他看到了她和醫生用那麼熟識的態度在談着話，有一點說不出憤怒的火在他的胸中大大地燃燒起來。他用狠毒的眼睛在望着，若是她也和那醫生一路出去，那他的憤怒將更重。但是她的好心總該是記住的，到他已經能在牀上自由轉動的時候，她給他找來好看的畫片，有時候還依了每幅畫當她有閒空的時節說着動人的故事。她送給他好喫的糖，像母親一樣地撫慰着他。

「瀞姑兒的好心，杉哥兒一生也不該忘的。」

母親絮絮叨叨地說，手裏在數着念珠。

「是，我總也忘不了瀞姊姊！」

他有一點動情地說。

「杉弟弟長大了，娶了親，就再也想不起來我這老姊姊了！」

在聽到這句話之後。他好像是要哭了，他不知道她爲什麼這樣殘忍，他在心中想着：爲什麼要提起娶了親的話呢！在急憤中，突然有兩顆晶瑩的淚珠在眼角滾出來了。

「瀞姑兒寃枉了孩子，」母親半笑地說着，「是不是？」

他說不出一句話來，他把臉伏到枕頭上嗚咽起來了。

「杉弟弟，是和我生氣了麽？我說我的話錯了，好不好呢？——」

她說着用手指弄着他的頭髮，他好像覺到從她指端傳到他髮尖的熱氣，他不敢動，生怕驚走了這一點微細的快情。

「聽我的話，不要把臉伏着，省得停一些頭要昏脹。」

他果然依從了她的話，像獅子聽從着弄獅者的一樣；她用手絹爲他擦乾了頰上狼籍的淚痕。

「眞了不得，小弟弟是這樣歡喜動感情。」

她說完笑了，故意用手指劃着他的臉，他也帶了一點羞澀的樣子笑着。

一個月的臥病之後，他可以依了醫生的囑告走下牀來了。本來就有不健壯的身子，現在雖然是胖起一點來，但是當脚纔站到地板上，就像要跌下去似的。在扶掖着他的漪，多用點力抱住他的身軀，他的腿軟得像棉花一樣，他的眼前冒了金光燦爛的星子；而且他的胃也像是有些不調協。他的臉紅漲着，額上也滲出一點汗來。

「杉哥兒，若是不得力就多休息兩天再下牀吧。」

站在一旁的母親看到他那樣子露了一點焦灼在說着。

「媽，不要緊，纔下牀來總是這樣——」

雖然他自己知道是很難支持了，可是他像貪圖些什麼在暫時地使母親的心安下去。他勉強着走了兩三步，他像是已經用盡了氣力，那一點點興奮抵不住孱弱身軀的疲勞，他的臉突然成了蒼白的顏色。

「怎麼了，——杉哥兒？——瀞姑兒，他是怎麼了？」

母親露了絕大的驚惶在詢問着。

「不要緊，姨媽，睡一睡會好的。」

她把他抱到牀上去，用手輕輕地擦着他的頭部。果然他的臉漸漸紅起來了，他像纔睡醒似地張開了眼睛。

「你怕了麼？」

「我不怕。」

他搖着頭。

「姨媽也不用躭心，過上三兩天就好了。」

到已經能隨意走着的時候，因爲診治的方便，他還要有一星期的停留纔能出院。這時候難耐的冷清與寂寞已經不是無邊無涯的冗長，就是她不來，他所住的病房，他可以溜出去看她在值日室或是她的寢室裏。有時候他看到她進到另外的病房去，他就故意地在那一段做成沒有事的樣子走來

走去。他聽見門響了，可是隨後又是一聲關門的聲音，他想到自己是沒有被注意到。

——她是不願意理我麼？她爲什麼連招呼也不招呼就走過去了呢？

在如此想了的時候，心是怦怦地跳着；可是他極力忍耐了，仍然在那裏躞着。他又聽見開門的聲音，他忍耐了更大的心跳裝成一點也沒有留意的樣子，終於他聽到了他所等待着的話。

「杉弟弟，是來找我麼？」

「呵，瀞姊姊，你到這裏來了麼？我不知道，我是隨便在這裏走走的。」

他像是很驚訝的樣子走到她那裏去，有一點畏怯地牽了她的手。

「我什麼時候可以出去呢？」

「再有四天就好了。」

「那時候你可要到我家裏去玩，我家裏還有三隻大風雞呢！」

「你等我一會兒好麼？我還有一點事，馬上就可以完的。」

她說完了走到另外一間病房裏，他就站在那甬道裏等着，她在急切地盼着她可以立刻再走出來，他總在想着她是在故意地延遲着。再看她走了出來，他用快的步子跑過去。

「你到我房裏去玩玩好麼？」

「我怕媽會等急了。」

「不要緊，我那裏不遠，就是在樓上。不過上樓的時候還是我抱你上去」

「我不，我能走的。」

他們纔走到樓梯那裏，就遇到了一個長了一點鬍鬚的年青醫生。

「×小姐，我纔到你的房裏去過——」

「有事情麽？」

「沒有什麽要緊事，這是你的小朋友麽？」

「不，這是我的 Cousin。」一路到我的房裏去吧。」

「也好。」

那醫生又轉回身去走上樓梯。他不知道爲什麽厭惡那個人，也不高興那個人把朋友的上面加了一個「小」字，他也想不出她說着的那句他所聽不懂的字是有什麽含意。他低低地問了她，她回答着：

「就是說你是我的弟弟。」

可是他不明白姊姊爲什麽一定要那個人也來，她不會說不許他來麽？本來他想問問她的，可是那個人一行走一行在和她說他一點也不能明白的話，他一點也沒有得着機會。

走上樓就到了她的住室，她自己用鑰匙打開門。

那完全是一個很好看的房子，牆上張了些好看的圖畫，桌子上放着一個長着白鬍子穿了紅衣裳的布偶，圓圓的臉，總像是朝他笑。乘了他們談話的時候他熱心地望着；但是他的心中卻極不快活，他聽見他們笑着，他極不舒服地把嘴鼓起一點來。

「杉弟弟，怎麼一句話也不說呢？」

猛然地被驚動了，他像爲她看到心中的隱祕，帶了一點狼狽的神情笑一笑。

「你歡喜這老人麼？我送你，你要不要？」

「我不要，小孩子纔歡喜那個。」

「你不是麼？」

「我不，我是大人了。」

當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那個醫生就笑起來，他的心中有說不出的憤怒，想拿起點什麼丟到他的臉上去；可是他什麼也沒有找到。

「我回去了。怕媽等着我生氣。」

他說完了就跑出來，模模糊糊地聽到她在叮嚀着慢點走，他還是用急促的脚步像跑似地走着，他的心中在想了若是和那個人打起來她是不是來幫他。到了他住的病房，輕輕地推開門，看到母親正坐在沙發裏打瞌睡。因爲關門的聲音稍稍大了點，母親有一點驚恐地醒轉來。

「這半天纔囘來，把臉都跑得紅漲着。」

「我沒有跑，我——」

他只說了半句就停下來。

母親什麼也沒有看出來，只要他快些睡到牀上歇息歇息。

停一些時她來了，他正在睜大着眼睛望了屋頂。母親含笑讓她坐了。

「姨媽，你不知道，我得罪了杉弟弟。」

「有什麼事，我眞也是不知道呢！」

母親帶笑說。

「我說杉弟弟是個孩子，杉弟弟就惱了我。」

她也是笑着坐在他的牀前。

「不是小孩子，還是大人麼？」

他有說不出的話在心裏起伏，他想母親爲什麼也這樣說，他想着她這麼大一個人爲什麼會看不到他的心。

「還生氣麼，杉弟弟？」

「我沒有氣，我不是——」

他想要把話都說出來的；可是不知道爲什麽卻又停住了。

「小弟弟那裏應該和大姊姊生氣！」

母親又在一傍說，這「小」字是那麽不愉快地鑽進了耳朵，像在平坦的路上走，鞋裏有了一粒沙那樣不舒服。

那天晚上他夢見了她溫柔地把嘴貼在他的臉上和他的嘴上。他驚醒了，他立刻閉起眼來追尋那甜的夢境，可是那已經飛得迢迢的了，當他再醒了的時候，窗上灑了滿滿的好陽光。

他珍祕着昨天晚間的夢，到她來的時候，他仔細地望着她的嘴唇，看着有沒有一點熟識。爲着一點方便，他故意告訴她嘴角有一點黑，在她用手絹擦着的時候；他更能任性地望着。

過一天，他獨自一個人跑到她的住室去，使他驚訝的是她正睡在那裏。深色的窗帘已經拉下來，房裏有黃昏一樣的幽黯，他輕輕地關了門，走到她的牀前，他看淸了她含着笑意的睡相。她的頭髮散在潔白的枕上，一隻手橫在胸前。她的呼吸是那麽細微，幾乎是一點也聽不見，她的頰上有稍稍重一點的紅暈。

他追想着那夢景，他也想把嘴印到她的臉上去；可是當他纔這樣想着，心就急劇地跳起來，全身都在顫動。他稍稍湊近了些，他的心像要從他的嘴裏跳出來，立刻他縮回來，他只能呆呆地凝望着她的臉。

這時候她醒來了，她輕輕地打着呵欠，用手掌揉着眼睛。

「杉弟弟什麼時候來的？」

她像纔注意到似地問着。

「我纔進來，看到漪姊姊睡着也沒有敢驚動。」

他說着的時候臉上紅起一點來，

「昨天一夜也沒有睡，一個病人鬧死鬧活的，」她說着順手把窗簾拉起來「呵，今天有這麼好的太陽！」

「早晨落了一陣雨，這是新晴起來的。」

「那纔更可愛了，是不是？」

她伸出一隻手在握了他的，他感到說不出的舒適和溫暖。

「我想我該走了。」

他很不情願地如此說着。

「爲什麼呢？」

「姊姊該起身了。」

「我起身也不怕你的呵，我還要你幫我的忙呢。」她笑着在那裏說，「那麼你就先到衣櫃裏替

我我一雙襪子來。」

她說完指了那方向，他走過去開了櫃門在找着。

「我要一雙淺灰色的。」

「是這雙麼？」

他拿起來一雙問着。

「這是灰的，我要淺灰的。你要是將來替你太太找東西，她一定要罵你不中用了！」

「我不要太太，我不喜歡她們。」

「早晚是該有一位的。」

她把襪子接過去，就坐起身來穿着，他裝了無意的樣子在看看她的脚，他很奇異爲什麼能有這樣好看的脚，他想着若是她吩咐他給她穿襪子該是多麼好的一件事，他就能撫摸着如雲石雕成一樣的脚踝；但是她很快地下了牀，把衣服也穿得整齊了。

「我想是我驚醒了姊姊。」

「那裏，再過一小時我也就該值班。」

說話的時候，她用手搔了搔頭髮，她的一舉一動在他的眼睛中都是這麼好，他眞想痛痛快快地叫出一句什麼話來。

可是他想到那結果該是什麼，她一定以爲他是瘋狂了，或者重重地申斥他，那麼他將連一個好姊姊也要失去了。

他自知只能一個人，默默地，看着她，想着她，愛着她。

但是到了規定出院的日子，他不得不戀戀地走了。除去了那個討厭的醫生，他對這醫院裏的一切都在愛戀，因爲他想到在這裏面住了他那好看又可愛的濤姊姊。

就是回到家中，他也不是過着完全沒有趣味的日子，每星期差不多她總能到他的家裏去，還能在那裏過一夜。那他一定是一夜也不敢安穩睡好，到早晨悄悄地走到她住的那間屋子裏，偸偸地把她的鞋擦亮，等着她，看着她起來穿着衣服。

因爲是想到了心就不能安下去，已經是兩個星期沒有見着她了，他到母親那裏告訴着要去看她的話，母親也說着她上星期沒有來，心中很惦念，怕她生了病。他聽到母親的話心更焦急了，她若是生了病，那眞是一件了不得的事。

他匆匆地跑出去，要車夫拉他到醫院去，到了那裏，他就筆直地跑到她所住的房子。

「您知道×小姐，是生病了麼？」

他推開門，沒有看到她；就問着另外一個看護。

「沒有她正值班，再有半點鐘就能回來。」

這纔使他的心平靜些下去，他又走進她的房子，突然看到了放在桌上的一張男人像片，他的心跳起來。近前去看着，那就是他所厭惡的那個男人，臉上露了諂媚的笑。

他不高興地把那照片轉向着牆壁。

他耐性地等在那裏，一下一下地數着時鐘的擺，他不知道幻想過多少次她纔眞的推開門進來。

「杉弟弟，你來了好久？」

她露了喜悅的樣子向他問着。

「有半個多鐘頭。」

「那爲什麽不找我呢？」

「等等也沒有什麽，母親因爲你上星期沒有去，很惦念你，特意要我來看看你，還說瀠姊姊若是有空，隨我到家裏去。」

「眞不該上星期沒有去，」她雖然這樣說着，臉上幷沒有現出追悔的意思，「今天我想——我還是不能去。」

「有什麽事麽？」

「約定了到北海去划船，你也去，好麽？」

「我——我——好吧。」

他答應着了，他看着窗子，望見了在窗前探着首的白的紫的牽牛花。

「滿姊姊，這花都到樓窗上來了！」

「那麼小的花憑自己的力量是不能爬這樣高的，你不看它是攀着爬山虎麼？」

「到了這麼高總是好玩的。」

她沒有回答他，趕着換了衣服，那衣服像蟬翼一樣薄，很淸晰地看到裏面的襯裙。她纔把衣服換好，就有敲門的聲音。走進來的就是那個醫生，有光光的臉和油亮的頭髮。那個人看到他就伸過手去，還在說着：

「近來好，小朋友？」

他懶懶地把手舉起來，很快地又從那個人的手裏溜回來。

「我請了杉弟弟一路去，——」

「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事！」

可是那個人的興奮不只不能增加他的快感，使他的厭恨更重了。

當他們走出去的時候，她的右臂挽了那個男人，用左手領了他。他立刻覺出來有異樣的東西觸着他的手指，他拉起她的手來，看到一個鑲了鑽石的戒指套在她的手指上。

她低下頭來微微地笑了，和他用低的聲音說：

「杉弟弟，我和×先生在上星期訂婚了。」

他忍受了如驚雷的震恐，他忽然把眼望了那個人，他好像看到那個人在驕矜地笑着。

突然間，連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地眼睛上掛了淚，他全然沒有法子忍住心中的悲痛。

——那個人，那個人！

他的心中在恨恨地叫着，若是瀞姊姊和另外的人訂婚，也許不會使他如此難過吧。

「總還是你的瀞姊姊，杉弟弟。」

她柔柔地說着。

她還是不能明白他一點，可是他又不能說出來；只呆呆地隨了他們走出醫院的門。

「瀞姊姊，我想回去了，媽媽還在等着我。」

「爲什麽忽然不願意去了呢？」

「怕媽媽一定惦記我。」

「那麽你向姨媽替我問好吧。」

他坐上了車子，向他們打過了招呼，向了東面去。他任了眼淚自由地流滿了臉。他回過頭去望着他們並行的背影，像在說着什麽。他想到一定說到他的愚蠢。他連好看的，可愛的瀞姊姊也在恨起來

了

在轉灣就到了家的那條街上，他把眼用手絹擦着，他想着母親問到的時候，就說一粒白沙子迷了眼睛。

糾纏

因爲刁難的房東太太——一個猶太女人——不肯付加上去的房租，就被那個也是猶太籍的房主下了在十日內遷出的通告分租了一間房子的我的姊姊也不得不預備遷居了。

在起初，因爲雜物太多，以爲搬起來過於麻煩，就有着由姊姊自己包租下來的意思。早就知道那個房東太太不是一個好房客，不肯爽快付錢的一個人，房主存了惡印象；姊姊便想自己若是肯全租下來，房主定然是不肯拒絕的。於是我就在一個早晨去拜訪那位住在三層樓上的房主。

我被請到一間長形的客室裏面去，地板上鋪了紅綠色的地毯。在那書架上放置了許多俄文書之外，還有英文和法文書籍。小的寫字桌的上面，有一個嵌了玻璃的木匣裝着不同的礦塊。牆上懸了各樣的相片，還有一張紙畫滿了蚯蚓似的猶太文。

房主進來了，他穿着繡花的睡衣，他是短胖的，我分不出他的頭和頸。

我先用俄文把來意說明了，對於這件事的成否他並沒有一點表示，他只說着一年要納多少錢的捐稅，要用多少修理費，從前的時候這房子租過若干錢；他還提起了一個在美國讀書的兒子一年的用度。他的結尾是：

「如果你們想租下來的話，也就是每月七十圓吧」

「不可以稍省一點了麼，我知道你告訴那個房東也是這個數目的。」我說。

「這是最低的限度了，」他聳着肩，「我可以擔保無論在什麼地方你不能找到這樣，又好又賤的房子。」

「燃料和電燈呢？」

「都是你們的，那要不了多少錢。」

這事情有一點僵了，費了二十分鐘，一點什麼也沒有如願，還可以麼？姊姊已經計算過，就是化七十圓租到五間房子也合得上，但是能少點下去當然是更好一些。

我想到俄國人一種特殊歡喜說法文或是英文的癖性，於是我就和他用英文說，因為收入不大多的關係，最好是請他能減少些。

他沉思了一刻，就用着粗濁的聲音，還用那粗手指打着手勢告訴我：他減少五圓，每月按照六十五圓的房租。

我告訴他我的姊姊願意租這所房子了，就從他所給的最後的期限起始。

我告辭出來，到姊姊那裏，說明白這情形，就把餘屋分租的告白用中文俄文和英文寫好，貼在門前的牆上。

到第二天我去了的時候，就看到那告白被撕下去了。見到姊姊，問她是否有人租定，纔把那告白拿下來；她告訴我她不知道，雖然有人來看過房子，可是並沒有講什麼。我就去找那經管房子的中國人，從他那裏我纔知道房主把房子已經租給一個日本的牧師。

「那眞豈有此理，我是和他說定的每月六十五圓租下來」對於這種無信義的事我很覺得憤慨。

「他現在租了七十五，猶太人就是這樣，雖然手段不同，愛錢和吝嗇總是一樣的。」

原想去質問的，可是那不只是口頭上的約定麼，就是去爭論，也該是徒然的。

「沒有法子，還是決定遷居吧。」我走回去和姊姊說。

正是在六月裏，坐着也要流汗的，去搬運整理這麼些雜物，實在是有點厭人。可是已經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沒有其它法子好想的事。

喫過午飯我正有一點倦意地坐在圈手椅上閉了眼睛，就聽到輕微敲門的聲音。

我站起來，開了門，看到站在那裏的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俄國男人。他是高大而肥胖的，紅紅的臉，頭髮已經全是白色。他看見我就問着我好，伸出手來和我握手，頗和善地笑着。他的左手拿了草帽，臉上的汗淌下來。

「我介紹我自己，我的名字是費也金·郭洛夫司基。和你同住的我的友人，告訴我你現在需要

一間房子——」

「不是我，是我的姊姊和她的丈夫。先請到裏面坐吧。」我的心裏在想着：「天呵，又是一個猶太人！」

「謝謝你，我正有一間房子，所以我特意請你和你的姊姊去看一看。」

「我的姊姊到街上去了。」

「那麼你也可以去的。」他好像很急迫似地。

「不是我租房子，還是等一等我的姊姊吧。」

「她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呢？」

「我不知道她回來的時候，我定然會告訴她。」

「我先請你去看看吧，我的房子是好的，在二樓上的比這一間又大又寬，有好陽光，離這裏很近，你不要擔心。」

看他這樣的誠意便覺得不好拒絕，拿了草帽隨他出去。

太陽是白芒芒的，照在地上的影子卻短小得可憐。

他引導我穿過了一個旅館，然後走上木質的扶梯，先經過他的廚房，再走上去纔是一間很精緻的起坐室，說是出租的房子，是向了街的一大間和一小間。

「這兩間隨你的意你的姊姊可以在這走廊上納凉你再來看——」

他把我領到浴室去，他說：

「這浴室一定能使他們滿意的，我的廚房他們也一樣可以用。」

他的熱心，很使我覺得過意不去，在我纔進去的時候，他就替我拿了我的草帽；引了我察看各處的時候，又是流着汗喘着氣。他又說：

「我的朋友告訴我說你的姊姊是最好的人，不和一切中國人一樣，所以我纔願意分給她一間房子住。還有我的女僕，可以替她做事，她是一個勤勞誠實的人。」

他指着纔從外面回來的赤着脚，長着突起一點的嘴唇的女人。

「這價錢呢？」

「大的三十日金，小的二十五就好了。」

那時候日金還是五二的好行市，許多俄國人向來是迷信着日金的。

「我回去告訴我的姊姊吧。」我想走回去。

「明天可以得到消息麽？」

「她若是願意，我自然就領了他們來看。」

「那也好，再見。」

因爲對於路徑不熟習的關係，他把我從前門送出來，還告訴我從中央大街或是炮隊街都可以走到我姊姊的住處。

我回去的時候，姊姊正巧也回來，我把這事說給她，她除去以爲價錢太高一些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可是我以爲該離猶太人遠一點，因爲從經驗上說實在是怕再和他們纏不淸了。

姊姊也頗以我的話爲然，可是第二天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他又來了。他堅持着請姊姊和澤哥到那裏去看，還說價錢方面雖然已經是很低，仍然還可以商量的。又被他打動了，就隨着他去。

又看了一次，他們都覺得很滿意，只有在價錢方面還不能調協。這時候他的太太回來了，是低而肥的一個老女人，胸前和臀部都是厚厚地突出來，那樣子像一隻火雞。她也加進了談話。

最後，我們是失望地告辭了，因爲他只允許少一圓下去，而我姊姊的意思是二十圓纔可以的。

雖然是有着這樣的結局，後兩三天中，他到我姊姊的家中去了五六次。說到最後的價錢，他像是忍痛地從牙縫裏鑽出來二十三圓的數目，電燈以及燃料沸水都在內。

因爲澤哥是沒有時候去找房子，我又是纔到這裏來，路徑也不十分熟，同時這房子的價錢也不算太高，就以這個價目說定了。多加一句的是：無論日金漲落，這價錢不能上下。

搬過去那一天的晚上，他送過來一束花，還請我們喫茶。他在誇獎我姊姊的能幹，還說澤哥將來一定然會發財。他指了懸在牆上的他的中年肖像，像是很傷感地說：

「我那時候是有錢的，現在可是窮了。我的朋友告訴我你的父親是有錢的，是麽？」

「也是從前有錢的，現在沒有了。」我學着他的話說。

他問我爲什麽沒有一個太太。我告訴他我或者要獨身。他擺着手，連着說不好。他說我很漂亮，可以娶一個俄國太太。他告訴我俄國女人是世界上最漂亮。可是他突然又說一句：

「女人是最麻煩的。」

那天晚上我在九點多鐘纔告辭出來，我玩味着他最後的一句話，我是踏了自己的影子走着路。這不是眞的麽，因爲一個女人，我纔過了凄迷的日子。不但破了腦中好女人的幻想，也儘有無限愁苦寂寞的日子在等着我。

在這裏我是沒有家，我是孤獨的，再也沒有牽念着的人，在一點輕的工作之後到姊姊的家中去，卻成爲慣常的事了。

在第一個月裏，他們都很相安，並沒有什麽糾紛出來，後來漸漸地因爲僕人的事，或是燒飯也起着爭執了。這些事都是由他的太太出來吵鬧，他總是在後來說着道歉的話。他在重複着的話，就是「女人是最麻煩的。」可是一件由他發生出來的事呢，卻是因爲日金跌到七六，就想着把租錢改成哈洋。

「不是你說過無論如何也是不變更的麽？」

「請你原諒我，因爲我付房主的租價也改成哈洋了：若是像從前的話，我絕不爭執，我可以請你住我的房子。可是現在，眞是沒有法子了。」他嘆息着，用手指搓弄着鬍子。

看着他眞像很窘迫的樣子，就不忍再固執了。合成哈洋的數目，是和纔進來折合哈洋的房價相差無幾。

對於他那麽一個人，早就引起我的興趣來，說是他有過富有的時候，那絕不至於是不可信的。可是他現在的職業呢，卻有點令我捉摸不淸了。我常看到他愁眉苦臉的坐在那裏，或是手托着下頦在思索着的樣子。但是在飲食方面他卻很考究，常有許多討債的人來，就是麵包的債也積到三十圓了。

我知道他是蘇俄國籍，可是像他這樣的人是被稱爲「羅薊黨」的。他不是主義上的信徒，也從來不想回到他的國家去。他絕口不和我談到主義，他告訴我他的兒子在革命的時候被殺了。

「爲什麽呢？」

「我不知道爲什麽，也不知道是誰殺的。可是我的兒子是死了。所以我恨革命，我非常恨革命！」

他的拳頭在桌上敲打着。

「俄國現在不是已經很平靜，你可以回去，你能離開貧困。」

「我不能回去，我不能作工，我不能受苦，沒有肉喫的飯我不能飽。而且我還常在想着恢復以前有錢的時候，在俄國，我這個希望永遠也不能有實現的一天。」

從他的衣服上和高貴的用具，我也就可以知道他不是說謊的。現在他的貧窮也是眞確，有時候就兩圓三圓地向着姊姊來借。但是他們幾乎沒有一天不殺鷄，牛肉更是不用說。只有在被水淹的那幾天，我走去的時候，他就和我喪氣着說：

「我不能活下去了！」

「有什麼事情？」

「因爲我已經兩天沒有喫肉。」

我聽到他的原因，我笑起來了，我答應着若是有的時候，我買來送他些。

他好像很感激我，說着費心謝謝的話。

爲了他常來在錢財上的糾纏，姊姊就想好了一個對策，無論什麼時候，只在錢包裏留着很少的數目，也要和他說着窮困的話。有的時候他也就來說：

「你有錢麼，若是沒有的話從我這裏用吧。」

他就從褲袋裏掏出一把鈔票來，很慷慨地送到姊姊的眼前。

「謝謝你，我有，今天我有。」姊姊就向他說着。

他一有了錢的時候，就顯出很富裕的樣子，他做衣服，買食用品，在水菓上市的時節，他的太太每天在廚房裏流着汗做果醬。對於欠旁人債的事，他像一點也沒有想到。

姊姊有一次告訴我，因爲欠債的事，他曾經被打得頭部流了許多血。

在十月十八日，哈爾濱初雪的那一天，我到姊姊的家去，她就告訴我那個男人兩天沒有回來。因爲他是一向沒有工作的人，纔覺着有點奇異。

「他的太太告訴我到外站去了，總是說明天可以回來；可是她總是愁眉不展的樣子。」

「呵，怪不得我今天看到她在哭呢。」

「她哭了麼？我想着這裏面一定有事。」

隔一天我再去的時候，姊姊就告訴我說是那個女僕告訴她，她的主人被拘留了。

「就是欠債，那裏能拘留起來？」

「是呵，我也是這樣想，你看他已經被拘留之後，還有傳票來呢。」

「外國人眞是和中國人有不同的地方。」

我們不能完全明瞭外國人，正如同外國人不能完全明瞭我們一樣。我記得他有一次問我，爲什麼澤哥只有一個太太。他還說他以爲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兩個太太的。對於他呢，我只是疑惑着他那裏來的收入維持着生活。

幾天來他的太太總是憂愁着，也不按着時候喫飯，有時候就奔波到夜半纔回家。十天的日子就這樣地過去了。

有一天，姊姊請我到她那裏喫晚飯，我陪着她在廚房裏，我看到他的太太也在忙碌地做菜。她用長鍋子煑了一條魚，還烤着鷄和牛肉，在一個小鍋裏煨着乾果子。向例晚飯他們是不動火的，這一次不知又是什麽原因。

「你不知道麽，她的丈夫明天回來。」姊姊告訴我。

「是釋放了麽？」

「那裏，明天從九點到十點，只有一小時的探望。就是這樣也費了很大的周折。」

「究竟是什麽罪呢？」

「欺詐罪，原告說他是一個大光棍，大騙子。」

「這倒是想不到的，這些天我想他一定有些改變。」

「一定有酸心的一節，我不願意看，明天我想去道外看朋友。」

「我還特意想來看看呢。」

「你眞成爲一個古怪的人！」姊姊指點着我。

第二天的早晨八點鐘我就到了那裏，姊姊果然出去了。我脫下外衣，在書架上找了一本纔出版的××雜誌看着。到我把注意力放到時間上去，已經是九點過一刻了。

這房子裏仍然是靜靜的，除去平時也有的幾次開門的聲音。我就走下去問那個女僕。

「已經來了，」她告訴我，「正在那大間的房子裏和親友們談着。」

「他的太太呢？」

「也在那裏，她來告訴過我，法警已經答應了三小時的停留。」

這對我的想像是不同了，我以爲他們是要流淚，要像下雨一樣地親着嘴；到末了該像電影一樣的半瘋狂的表情，事實上這房子裏仍然是如常的沉靜。

這時候他的太太匆匆地從樓梯上下來了。她起始爲她的丈夫預備食物，除去把昨天做好了的之外，她在煎着小牛肉餅。

當我走上去，我就看到他坐在起坐間的沙發上，一個穿了制服的中國人在椅子上坐着。他是淸瘦得多了，鬍鬚長長的，頭髮也不是平時那樣整齊。

他見了我。顯出更親熱的樣子和我握手，他還笑着；但是看起來他是太勉強了。

「我聽到你不幸的事情——」我只說了這一句話，就不知道該怎樣說下去纔好。

「把世界上各樣滋味的事都嘗嘗也好，多方面的人生是要多方面去過呵！」

他笑着的聲音更大了。他請我坐下，他替我倒了一杯茶，還有一小盤維謝涅克果醬。

「人窮了就是這樣，」他說過這半句話，送到嘴裏一匙果醬，大大地呷了兩口茶，「我沒有錢，還不了債，所以他們說是騙子。『騙子，』『騙子』這兩個字該有多麽不好聽！」他興奮着，把拳頭打着桌子，「但

是我不是沒有錢麽，我沒有法子，我要住到獄裏去，錢實在是不可以沒有，萬能的錢可以使人得着一切他所要的！」

可是在我心裏想着他是太自私，若是在有錢的時候肯少用點，不是就可以漸漸還清了麽？雖然我的心中如此想，眼見的淒黯情況也引起我重大的同情。

烤好的牛肉送上來了，他貪婪地喫着，有時還向我說：「沒有肉是不能飽的。」

他的太太也上樓來，臉上流着汗，有一點點驚奇和一點點欣悅在望他。

我站起來走回姊姊的房子。過一些時，我聽到他和他的太太走進自己臥室的聲音。

突然間高亢而急促的女人的哭聲起來了，我聽見他在說着：

「尼奇渥，尼奇渥，尼奇渥。」●

他的大聲音是有一點打着戰的，他太太的哭聲仍然沒有止。

法警敲着他們的門，時間已經到了。他走出來，他的太太還是用手掩了面。他和所有的人告別，也來和我說着再見。他有一點煩惱的樣子，比纔來時有些不同了。末了他抱了他的太太，親着她的臉，然後默默地隨着出去。他的太太立刻回到臥室，伏到牀上，如秋雨似地無休無止地哭着。

這事情是完了，我呆呆地想着，不能決定他是一個該受懲罰或是尚可以給一點同情的人。

●（尼奇渥俄語沒有關係。）

林莎

在洪水來洗刷這整個的城市的前一天，住在我樓下的一個叫做林莎的女人被人殺害了。最初發現的是送牛奶的那個老婦人，她看見門開着，林莎已經仰臥在那裏，身上和臉上有許多利器的傷痕。她大叫了一聲暈過去，鄰居爲她的聲音從夢中驚醒，都跑到那邊去，我也是其中的一個。甬道中躺了那老婦人，白色的牛奶倒在地上和她的衣服上；她在輕微地哼着：可是在門檻內，林莎是睡在血泊之中。她的臉已經傷得不大容易辨識得出，身上穿了繡着金花的黑綢睡衣，她的脚赤露着，一柄染滿血跡的短斧在她的身旁。流在地上的血已經變成紫色，從傷口涓涓流出來卻是鮮紅的。一個壯年人把那老婦人扶起來，給她一杯開水。來看的人除開了我都在畫着十字，孩子們因爲怕就哭起來。但是這時候，江邊的堤是將近破了，大街上的陰溝口，像泉口一樣地冒上水來。在防備上已經沒有一點法子，全城的汽笛都在放警告的哨子。爲這慘景所打動的人們，也都露了慌張的樣子，跑回自己的房裏去檢着貴重的物件，跑入街上逃難的人潮中。那水是漸漸地漲起來：一寸，兩寸，上了台階，進了房子；激蕩着這全城市的汚穢。雖然我已經離開那裏；可是我想得到那水定然可以沖淡地上的血跡，浮起她的屍身來，流出去，流到不可知的地方。

林莎長得很好看，她原是一個人住在那裏的。她有好嗓子，她唱起歌來很動人。我因爲看到她纔知道金黃色的頭髮也能使人覺得漂亮。她喜歡穿極暗鬱或是極鮮豔的衣服，她的頭髮上總是簪着一朵花。她有許多朋友，男的女的，老的和年青的。我在住到這房子的頭一天就認識了她。那是極偶然的事，風把我的窗子吹開了，把堆在近窗的報紙也吹到下面去。我跑到樓下，看見一個穿了深紫色衣服的女人坐在椅子裏正在翻看那報紙。她看到我，像已經知道我爲什麼匆匆跑下樓來，就向我問：

「您是來找這報紙的麼？」

「是的，我很感謝您爲我拾起來。」

我走到近前去，她就把報紙給回我。

「新住來的麼？」

「早晨我纔搬進來。」

「您的俄文說得這樣好！」

她像是很驚訝地對我說。其實那時候，我說得並不好，我每說一句話的時候，都很費心；所以她的讚賞，是只使我臉紅的。

「我的名字是波那林莎，可是您可以叫我林莎，您的名字是……」

「我姓李——」

「呵，李先生，我盼望我們成為好鄰居。」

她把手伸出來，我們匆忙地握過了手。

「您會說英國話麼？」

和她說俄國話實在給我極大的苦惱，所以終於我向她這樣問着。

「我會一點，可是不大多。」

「稍為等一等吧，把房子收拾清楚一下再和你來談。」

這句話我是用英語說的，她微笑着，我就又跑到樓上去。

像她那樣的女人，卻是令人容易起着疑心。她是孤身住在哈爾濱，沒有固定職業，也並不顯得如何貧困。其他住在我相近的俄國女人，到了四十歲左右年紀的，有肥大突出的胸部和股部，臉上的肌肉像是放過酵粉，時常和我說着關於她的話。說得那麼不中聽，好像連一個公娼也不如。可是這些話我並沒有深信，我明白失去青春或是缺乏美貌的女人如何妬恨着年青漂亮的；而且我也明白，在這社會裏，對於在暗地裏說着別人，都感覺多麼大的興趣。

「您看呵，她不是又和一個野男人走了麼——」

像一個是那麼嘵舌，說了那麼多，已經佔去了我許多的時間，若是我不答應着她或是不順了她

的手看過去，好像她這一輩子也不能饒過我似的。

我無可奈何地懶懶抬起頭來望出去，看見了她那走着窈窕步子的背影，還有一個男人；可是我並不想從那上面推索出什麼來，我只盼望這不被歡迎的來客，知道我不違拗她的意見，發點慈悲，能早點離開我。於是我把眼睛望了她，用我的注視告訴她我已經做完了她所要我做的事。顯然地我又失敗了，她並不望着我，兩隻手仍然在忙着用一塊布擦糖醬罐子，癟了嘴，由鼻子的兩翼到嘴角就現出兩條深深的紋來。

充滿了蔑視與不屑的神氣，她哼出一口氣來，在繼續着她的話：

「一天也不知道有多少男人來找她，她的房門好像是一夜也不能關牢的。像這樣的人住在我們這裏可眞夠不好聽，先生，您說是麼？我聽別人說過她嫁過人的，她是在俄國嫁了丈夫，不知道什麼原因她偸偸跑了，這種人眞不懂羞恥！像我年青的時候，在男人眼前眞是像一匹小白鼠一樣，那能有這樣不顧臉。十七歲那年我爸爸還打了我一頓，因爲我哥哥的朋友領我去看戲，沒有把我送回來。可是您不要誤會——」

她立刻覺得她的話說得有點不洽當，臉居然也能發一點紅，有些氣促地接着說：

「那一次決沒有一點損害了我少女的名節，那個男人很體面也很漂亮，可是我不愛他。就是我愛他，也不會怎麼樣的。呵，您知道，她的丈夫的名字我還聽說過，是叫做——」

突然由於她的失手，那罐子掉在地上，清脆地響了一聲就碎了，於是她驚恐地張着手，跪下去，看了那破碎的磁片，嘴裏叨叨地說着。好像她說這罐子隨了她多少年。她還在叫着上帝，她加了多少長的短的嘆息；末了她在叫着她女兒的名字。

我的心中也在叫着上帝，因爲我感謝上帝的恩惠使她快點走出我的房子，我悠然地抽着烟斗，望了她和她那叫做莫麗娜的女兒。帶着沮喪的臉子，把破碎的磁片檢出去。在她們纔邁出門去的時節，我用我的脚大力地踢着關上了房門。

人經過一點事，除開那些只有狹小的心的女人們，對於喜和怨，都是淡淡的了。雖然有許多看不過去的事情，故意地把自己跳出了圈子，全然用冷靜的眼睛來看，就能心平氣和地找出最適宜的解答。這樣子，就可以把原諒大量地給一切不可原諒的人和事，實在是只有把自己變成那個人時，纔能知道那無可如何的苦衷。這社會麼，完全在這社會的意志之下討生活麼，該更感覺到做人難了吧！努努然在生活的圈子裏傾軋的人呵，沒有一個時候不是在擠來擠去的呢！

雖然叫做林莎的那女人，有不爲人敬重的輕浮行動，可是我在無意之中，從她那窗下走過，從深垂的窗幔隙間，望到她靜靜地立在牆角那裏。她不是在禱告，也不是嘆息，那房子裏有死一樣的沉靜。我很驚訝，我知道她那喧鬧的個性，於是我故意拉出一把椅子來坐在她的窗下。

我諦聽着，可是沒有聲音，沒有一點聲音。我在那裏坐了許久時候，房中仍是那麼寂寂的。漸漸地，

有極輕微的啜泣爲我聽到了，雖然聲音是那麼小，卻是那麼重地打在我的心上。我怕引起了自己的哀傷，就匆忙逃到樓上去。

從這一次之後，我也怕聽她那一串不斷的笑，我也不敢聽她那急促的高聲的歎叫。每次在我聽到的時候，我總像是看到了一溜晶亮的淚珠。

一個黃昏後的時分，在這城市裏正是家裏的人擁到大街上散步的良時，有許多私娼要打扮得很妖冶在人羣中像泥鰍一樣地鑽來鑽去，我卻一個人留在房子裏。近來是在一番變動之後，多少是有點更愛着淸靜的人了。明知道一個人這麼守着，會有多少事從記憶中蘇醒過來，使自己忍受着，可是也轉成一種癖性，如喜爲人鞭打着一樣。我是仰着躺在牀上，讓屋子黑黑的，只有在我抽着煙的時節，纔可以從那小小的火亮裏，望見我自己把握煙斗的手。

我是想靜靜地在那裏，什麼也不來想：可是過去的追憶又像是熟了的客人，輕悄悄地就來拜訪了。雖然稍稍對之有點厭煩，它卻是對我那麼深知的；所以我，我只好聽其自然。在這時候，有和了鋼琴的歌唱聲音起來：

「我想在眼前的歡快裏；
來忘記你忘記了你；
………………」

我聽得出來這是林莎的聲音，可是不知爲了什麼，我很覺得異樣。我霍然地坐起來，跑出門，下了樓，走到她的房門前敲着。鋼琴和歌唱戛然止了；她問過我是誰之後爲我開了門。她穿着黑色的長衣，頭髮披在兩肩上。

「我很對不起你，來打擾你，你能允許我到你的房裏來聽你的歌唱麼？」

我想那時節必是我的神情打動了她，她一點也沒有遲疑，就請我進去坐了。

我說着感謝的話。

我看到她把放在琴檯上杯子裏的流質喝了一口，我向她問：

「渥得加麼？」

她點着頭，忽然問我：

「你要麼？」

「我希望要一點，可是過分叨擾你了。」

「那有什麼，能相識不就是一件極痛快的事麼！」

她一面說着一面站起來到碗櫥裏取出一隻杯子來，爲我倒滿。她也拿起她的杯子，和我碰着杯緣，我們爲「相識者」自己而祝福。

我們各自喝了一口。

她重又坐到鋼琴的前面，於是那歌唱又起來了。

「我想在眼前的歡快裏，
來忘記你，忘記了你；
忘記你的眼睛和頭髮，
與野草樣的氣息。

「你那鐵一樣的身子，
蒼松一樣的手臂。
曾經抱過我的腰，
使我透不出一口氣。

「我想忘記你，忘記你，
只有你值得我的忘記，
但是，好人，告訴我一聲吧，
你在那兒呢，你在那兒呢？」

她唱過之後，轉過身來向着我。在她的眉宇間，好像還在問着她那歌唱中最末的一句話。可是她也像是明白這話得不着什麼回答。就頹然地獨自擎了杯子，又大大地喝一口。我在覺得自己已經浸在哀傷之中，擒着手絹來揩着眼睛的時候，我也淸晰地望到從她那眼角掛下來的淚珠。

我們默默地各自抹去了。

「我總覺得我太冒昧，我請你原諒我。」

「爲什麼要這樣說呢，事情都是可以原諒的麽？」

她這樣的話突然使我覺得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因爲我嚴重地感到自身的苦寞，便對她發生誠懇的同情。

「我願意你把我看成你的友人。」

「你不看不起我麽？」

她故意這樣問着。

「爲什麽我要看不起你呢？」

「不是這麽多人把我都看成下賤的女人。該從這高尙的人羣中驅逐出去的麽？」

「他們是他們，我是我自己呵！我要告訴你一句話，我也要你信我這句話，那就是我尊敬你，因爲

我自信比他們多懂得一點。」

「我慶幸得着你這樣異國的友人。」

她和我握手，她的手已經是那麼熱。

「我想你的酒可以少喝一點，爲了你的健康。」

「我的健康麼，我總想着我是快要死的人。我讓你多知道我一點好麼，你知道我已經結過了婚?」

「我像是聽人說起過，可是我記不大清楚。」

「我們的結合是完全靠在愛情的上面。」

「是你的丈夫死了麼?」

「他沒有死，可是現在呢，我怕——」她說到這裏，顯出黯然的樣子，她仍然說了下去：「我們分開三年了，我不知道他在那裏。」

「爲什麼要分離呢?」

「貧困呵，你不知道我們怎樣艱難地過着日子，他的家在革命前是那麼體面。——」

「你不能幫幫他麼?」

「他太妬忌，我不能離開他一步，就是說現身舞臺的事，那也是萬不能。」

「那你怎麼能分開呢?」

「我是偸偸地走的，他不知道我要離開他，我的心裏到現在還是愛着他，可是我知道只有我遠遠的走，纔能使他離開悲慘的境界。」

「精神上呢?」

「這我卻疏忽了，可是我自己得着好報酬，這三年中，我沒有一時是快樂的。爲了生活，我選了人所不齒的職業，我只要純潔的心，我什麼都不顧。我糟踏我的身子，我想把我的腦子像標本一樣地浸在酒精的裏面。」

「你不是可以去做職業的歌唱者麼?」

「但是我怕他知道了我在什麼地方，我已經改過名字，除開在夢裏，我不希望他來。」

「若是他尋到你?」

「那他會把一切憤怒發洩在我身上。」

「你怕麼?」

「我不，死在他的手中也該十分快樂。」

她微微地笑着，剎那間使我追想到我所看過的那天使的笑容；可是當我睜大了眼睛再看的時候她又灌下一杯酒去。她的臉又不是完全在正常的地位了。她的臉相雖然是那麼使我厭惡，可是我

對她卻發生了深厚的同情，好像我能知道一個人在她這情況之下，把酒精灌下去，該有什麽滋味。那絕不是享樂也絕不是早就有的癖好；但是也像有宏大之量，那苦痛大約只有身受者纔覺得到的吧！

我們又碰了一次杯子。

突然間她問到我了，這使我感到氣促，我的臉也紅起來。其實，像她那樣陌生的人，我很可以把一切事都隱藏起；可是我卻沒有那好本領，雖然是最無關，我也用不上一點點女人慣用的欺騙。於是我說了，我什麽都說出來，這告白使我感受着更大的苦痛。

「想不到女人也有這樣無情的！」

她感慨地說着。

「無情的女人像沙子一樣多。」

我憂傷地，長長地吐了一口氣。

「李先生，你應該打起點精神，你有好的將來。」

她像一個年長的姊姊在諄諄地囑咐我。

「是麽，是麽是這樣麽？」

「是的，上帝不會辜負你。」

她露了鐵一樣堅信的神態。

「那麽你呢，你爲什麽這樣頹唐呢？」

這句話我使她想起了些什麽，她的兩眼望着我，嘴唇微微地抖着。可是她一句話也沒有說，雖然看起來像是她有許多話要解釋的。我們都默默地，都自知在那一面是多麽柔弱多麽渺小。於是我站起身來告辭了，她送着我，仍然是沒有一句話。

這會見使我對她多明瞭一點，使我多知道些她那可憐的遭遇，就引起我更大的同情。其實，就是眼前有那麽一個稱爲萬惡不赦的人，誰又能挺了身子，睥睨一切呢？在這社會裏，哪裏有一個保有純潔的心和純潔的身子的人？可是，就是這一點點的自知之明也是沒有的呵。在說着旁人，在狠毒地指摘着和自己沒有關係的人，從也沒有想起過一點自己來。

過了些日子，有三兩天我沒有見到她，從她的房子裏也再沒有喧鬧的聲音出來。這寂靜又有點使我不慣了：可是多嘴婦人的話和那可鄙的臉子也都少下去，卻是一件可喜的事。有一次我曾經故意敲着她的房門，但是沒有回應。正在這時候，住在樓下開糖舖的費也度夫金太太走過來。她那肥胖的身軀已經成爲臃腫的樣子，很喫力地和我打着招呼。她把像饅頭一樣的手舉起來，又放回突出來的肚子上，嗓子裏擠出那麽細小那麽中聽的聲音和我道着早安。

「您知道林莎到那裏去了麽？」我問。

「林莎？」她把聲音轉成那麽嬌媚，就不得不粗壯地喘一口氣。

「她住到大石道街的醫院去了。」

「她病了麼?」

「那我可不知道，」她故意做出難聽的笑聲來，好像以爲我猜她生病了是最愚笨的事，然後悠悠地說：「也許上帝給她一點責任，要她把一個有靈魂也有肉體的小物件引到這世上來吧！」她說完了又笑着，她的笑襯合着地板爲她過重的身軀壓出的響聲，我卻呆呆地站在那裏，注視着她的背影，看看她自己有什麼優美的氣質存在。我只願意我的眼光是兩支長矛，刺透了她那肥大的軀體。

那一天下午沒有什麼事情佔去我的時間，我就乘着散步的時間尋到了那醫院，在街角，我還買了一束花。我走進去，在管理者那裏我問明她所住的房號，就依照了管理者所給我的簡單的指示，找到了一排遮在樹蔭下的房子。在我拉開門的時候，就有一個素衣看護來問我。

「您來看那一位?」

「林莎，——波那林莎。」

「她就住在頂前面的一間裏。」

當我和她說着道謝的話時，我覺到他用着一點驚訝的眼光注視着我和我手裏的花。我沒有再說什麼，我知道我也不需要說什麼。

輕輕地在門上敲了兩三下之後，我緩緩地推開門，點着脚尖走了進去。她是躺在那裏，臉燒得緋紅。她的眼還是閉着，並沒有被我的脚聲驚醒，我看了看貼在牆上的每日體温表，看到它是從四十一度的高點漸漸下降到三十九度半了。爲了轉側她纔覺察出我在她的房中，我就走到她的牀前去。我把那束花送給她，她笑着微微點頭。喃喃地說着道謝的話。我又把那束花細心地爲她插到案上的玻璃瓶裏去。

「這花眞美，我這幾天都沒有看見這麼好看的花，你看，頭髮上的已經乾成這樣子。」

她興奮了，可是她的聲音還是那麼細微，她用手取起落在枕旁的枯了的玫瑰。

「你要一朶插到頭髮上去麽？」

「我謝謝你！」

於是我就爲她摘下一朶來，送到她的手中，她一面插上花去，一面說着請我坐，謝謝我的好意到這裏來看望她。

「我今天早晨纔知道你病了，以前還以爲你到城外去。」

「那天晚上我獨自看星星，我想着那星輝，想着星輝所照着的一個人，我一夜沒有睡，於是我第二天發起大寒熱。」

「現在呢？」

「好起一點來了，可是身子還是那麼軟。」

「那倒沒有什麼擔心的，你在病中我想不見得如何寂寞吧？」

「爲什麼呢？」

「因爲你有那麼多的友人。」

突然她笑起來了，她的笑是那麼不自然，只是給我可怕的感覺。

「快止住吧，林莎，這樣子對你的病是不會有好影響的。」

她像很費力地收住了她的笑，她面向着我，手在指劃着。

「你以爲那些是我的友人麼？他們是只在我能唱歌，能陪他們跳舞，或是使他們得到一點滿足的時候纔到我這裏來的呢，當我病了的時節，他們决不會來；可是說實話，我也並不希望他們來。」

「那麼，寂寞之感很苦着你吧，」

她不再說什麼，她的眉毛緊緊地皺了。我自己，因爲特殊的怨憤，雖然是已經對她有深厚的同情，也還有想苦一苦她的心念。我就故意問：

「你也在懷念着一個人？」

她把眼抬起來望着我，然後慢慢地說：

「是的，我是在想一個人。在平日，當着我有好健康，我可以用一切的享樂佔去我的時間，我沒有

那精神也沒有那餘裕來懷想。我想忘記他，讓他的影子一點也不在我的腦中存在；可是當着我病了，寂寞是更濃重地打在我的心上，我閉起眼睛來，我就看到他，你不知道他對我如何的好——」

她說到這裏，停一停，喘了一口氣，然後又繼續說下去：

「那時候我也病過，他是成日成夜地在牀前伴我。他懂得如何使我灼熱的臉冷下去，他也明白如何使我乾了的嘴唇重復溼潤。那我只感覺到在病中是幸福的，所有的病痛是從愛情的溫柔求得適宜的補償。他爲我說無盡的故事，可是當我要求沉靜時，他又像連呼吸也停止着似的坐在那裏。爲了一束花，他有時就餓了一天肚子，因爲要省下錢來的緣故。在看着他的時節我像看到了整個的世界，一切的美好與神妙都展在我的眼前。

「我們是窮困的，這一點也不假，在物質的脅迫之下，我們卻有精神生活上的滿足。可是那時候我是太年青，我離開他了，讓一切的好日子都成爲過去的追想；可是眼前的苦痛卻隨了我，而神又在給我懲罰。我不該有一點埋怨，我只該忍受到留在這世界最後的一天。」

「若是有一天他能到你的身旁呢？」

「那我要跪在他的眼前請求他的寬恕，我要用無盡的眼淚洗去我的罪愆。我還能使他快活的，我還能像小鳥一樣地倚在他的懷中歌唱，……」

在說的時候，她的眼睛裏閃着異樣的光輝，她是迷惘於自己的意境中；可是當她定一定神，立刻

就露了失望的樣子，她就把臉埋在手掌裏低低地啜泣着。

對這樣的女人我有什麼話好說呢來造成這酸楚境況的，不也是她自己的事麼？到了精神全無寄托的時候纔記起追悔那一個被棄的男人，如何纔能度過這迢迢的日子？在最初怕她是一點也沒有想到吧！但是我卻知道她有那麼寂寞的心，而且肯說出來自己的過失，在女人中也是很少有的。所以我沒有說一句話，沒有鄙視也沒有同情。她把頭慢慢地又抬起來。

「很對不起你，我不該和你說這麼多話，謝謝你的好意來看我。」

我覺得我也該走了，我做出要走的樣子。

「你的病很快就要好起來，希望你不要多思想。」

「我也知道康健會回到我的身上來，可是我還有殘缺的心；我將繼續在這世界上受折磨。」

她悽然地朝了我笑着。

「再見吧，林莎，」

「再見，謝謝你！」

我走出去，黃昏已經伴了從樹後起來的炊煙爬到天上去。獨自用了迂緩的步子走着路，心中只是思索那個女人的事。若是肯稍稍減去些心裏對女人的憎恨，也許同情就能更多一點。漸漸看淡了自己的那點過去，把自己和女人放在遙遠的距離中，於是又以爲她是很可憐的人。

過了一個星期左右，在我住所的樓梯口那裏，我碰到她。她很高興，她請我到她房裏去談；可是我因爲要到一個友人的家中去，已經約好了時刻，就和她說着很抱歉的話。我還問了她什麼時候離開病院。

「四天前我就出來了，對不住，你沒有到你房裏去看你，我有一件很高興的事該告訴你——」她停了停，因爲把話說得太急促，揶出這點時候來好喘氣似的。我知道在她心中一定有了不得的喜悅，她是那麼興奮，總是在笑着，自從我和她相識從沒有過這樣子。

「我那心上的人今天晚間就要回來了。」

「你怎麼知道呢?」

「他有信來，他知道我住在這裏。」

「那你們一定很快活，你們該比從前更好。」

「我想也是的。」

她是那麼高興，卻引起我的一點疑雲來了，我呆呆地立在那裏，有什麼樣子的陰影在我的心上閃一閃，可是我又任它自然消滅下去，爲的是男女間的事極難預想的。爲了她我也笑着，我還說在他們重溫舊情之暇給我一個機會來認識她那個「好人。」她答應着，她用了小而美的步子跑了，像在微風中蹁飛的蝴蝶。

「愛情的力量有這麼大麼?」

我一面走一面在心裏想，好像是以爲一向知道很淸楚的，卻實實在在成爲最費解的了。

因爲晚間從友人那裏回來遲了，第二天早晨就沒有像平時一樣起身。可是當我纔從夢中醒來，在用自己的手揉着眼睛的時候，就有人來敲着我的門，順口我就說了「請進來」的三個字。

推開門就伸進來一個肥腫的腦袋，一眼我就看到了是我那最嘵舌的鄰居。她的臉堆了無數的笑，像有半罐子的話要告訴我似的。我極力想這位不被歡迎的客人可以因我沒有起身而退出去，事實上她像是想進來的意念比走出去的多上不知多少倍，一下子她就坐在近牀的椅上。她那肥壯的身軀使那不能說話的椅子軋軋地響了兩聲。

「呵，先生，我來告訴你——這是一件眞事，呵，上帝知道我是從來不說謊的——」

在說話的時節像是她的嘴一張開，所有的話都要鑽過了那狹小的聲帶，於是就使她更氣喘，更不能使一句話說得完整。

雖然我還沒有知道是怎麼一件事情，可是我知道在她一面至少是以爲極重要，這可從她那神氣上完全看出來。

「今天早晨，我看到從林莎的房子裏走出一個男人來——」

就是她不往下說下去，我也想得到這個男人是哪一個人，可是她卻沒有忘記接着說：

「我的天，眞是窮得連一件整齊的衣服也沒有，長了滿腮滿鬢的鬍子，眞怕人，眞醜！」

在她敍說的時節，就好像那麽一個人還站在她的面前，她臉上的肌肉牽動着，有的時候還像那個人要殺死她，她用了那麽驚恐的怪調子。她常常看着我，要我爲她所感動，有同樣的表情；可是我沒有，我自知我的臉還是那麽平靜，我用最低的「唔唔」來應着她。

到她已經把想說的話都說完，滿心以爲她是該走了；可是她還坐在那裏。她的嘴靜下去，她的眼睛卻忙碌起來。她像一個偵查者來到一個被偵查者的房中，我實在不能忍耐下去，就向她說請她出去一下，因爲我是要穿起衣服來。這時候她纔挪動起龐大的身軀，也沒有忘記說對不起和打攪我的話。到她走出了我的房門我纔覺得輕鬆下去一些，就點起煙來抽着。

雖然這客人的來臨是非常可厭，可是至少使我知道林涉所想念的人已經來到。是全然依照了鄰居的敍述，那我又很爲這男人就心；因爲沒有一個女人要那麽醜陋，那麽窮困的男人，就是說有好過去和好日子的往事只像吐出來的煙圈，最輕微的風也能把它吹得無蹤無影。

隔了兩天我在馬街的轉角一家花店裏遇到她，她還是很高興的樣子。爲了和我所想像的不同，我就故意停下脚來和她談一談。她是一個人，正在問詢插在瓶裏的花枝的價錢。我和她招呼，她就轉過身來向着我，她問我到什麽地方去，知道我也是要走回住所，她就說她也要回去，希望我稍稍等她一下。

她買了一束不知名的藍色的花，我們就開始順着基達伊斯基大街走去，她自己告訴我他已經回來了，他們這幾天過得很快樂，她還問我看到那個人沒有。我告訴她我沒有看見，於是她又說：

「現在你看見他，你只能以爲他是難看而粗暴的人，他又很窮；可是在我的眼睛裏，他仍然是好的，他到了這樣的地步，實在說一句，也都該我負責。」

這話深深地打到我的心上，我以爲只要這一句話就可使魔女成爲天人。我望着她的臉，是那麼誠懇與堅實，我被感動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那天晚上就有一件事發生了，很大的吵鬧聲音從他們的房中出來。那男人像是一匹野獸在怒吼，女人嚶嚶地哭着。因爲我是那麼疲困，就沒有精神起來探問；而且我也知道男女中間的爭執，是不大需要一個闖進者。當他們的聲音稍靜下去，我也就睡了。

早晨我很早就起來，預備過江去玩一天。我走下樓就看到她一個人坐在門前，像在想着什麼。我和她道了早安，她擡起頭來望到是我，強自露着笑容，也和我說着早安。她的眼圈是青的，睫毛上像是還掛着淚珠。

「夜來吵了你的安眠吧，眞對不起，都是我的不好。如果使一個心愛的男人使起性子來，不總是女人那一面的錯處麼？他還爲我喫過了許許多多的苦，我們又長久沒有相見，唉，都是我不好！」

她並不是在抱怨，她是從心中說出來的話，我驚訝着，我自己在心裏問着：「有這樣的女人麼？」

「你到什麼地方去？」

「我想過江去看一個朋友。」

「快不要去吧，你不知道麼江水已經很高了，航輪都停止行駛。要是搶護不好，這城市在一兩天之內就要淹沒的。呵，都要淹沒，什麼都在水裏，什麼也看不見，只有水，無邊無涯的水！」

「有這麼危險，我還不知道！」

「我倒很想看看大街上有了渡船的樣子。」

「那我就到江堤去看看水勢吧。」

我就走了，到晚上回來，聽到從她那房子裏有合唱的聲音出來。我想到他們又是欣忭的，我還想着他們是偎抱着，臉貼着臉。在自己永遠成爲孤獨了的時候，我只有眞心地祝福着他們。

那一夜他們沒有吵嘴，一直到我睡了的時候他們還是高興地唱着；可是第二天早晨那女人就橫在門前被人殺死了。

到水退落的時候，我經過舊居，看到許多工人正在粉刷那房子。我走進去看看這裏，看看那裏，我的耳朵只聽見工人們的笑謔。我到林莎住過的房間，工人們在把好看的顏色刷到牆壁上。但那水漬還是淸晰地看得出。在這裏我也再看不到什麼。當我出門的時候，我遇見了房東正在和新來的房客

商量價錢。他沒有看到我，我就急急地溜走了。

走在街上，我的耳朵裏彷彿還聽見林莎歌唱的聲音。

「我想在眼前的歡快裏，

來忘記你，忘記了你；

…………………………

…………………………

校長

校長先生是一個和善可親的老人。他長着圓圓的臉，皺紋在他的眼角，上額部密密地顯出來。雖然只有五十幾歲，可是他的頭髮在四年前就成爲斑白的了。他虔心地敬仰上帝，愛他的妻和所有的學生們，那些學生年齡上的差別很大，性情和志趣又難得相同；可是對於校長的敬愛，卻是說不出原因地一樣。

在早晨，校長走過來了，他總是那麼笑着，看着年紀小的學生紅了臉行過禮後閃到路旁去，舊的學生安然地朝了他說：「校長先生，早安。」初起的陽光，閃閃地映在他那白得像銀絲的髮上。

他一面走，一面微微地點着頭，到他把學校的路都走遍了，慢慢地纔回家去，上課的鐘聲，悠悠地響着了。

綠漆的木門，在輕輕一推之後就呀地開了，架在門上的小銅鈴，活潑地動着，就有清脆，細碎的聲音在空中震蕩着。這時候，掩了粉紅薄紗的窗門推開了，校長的妻含了笑在迎接他。

「親愛的，你回來了。」

她用了無限溫柔的語調向他說，左手扶在窗沿上，右手握了一束紫色和白色的鮮花。

這句話她每天都要說的，可是他一點也不覺得厭煩，每一次他總以爲是那麼新鮮，那麼有味。

「你又在操勞着了」

他已經緩緩地走上石階，關心地說着，微微搖了頭。他站到門前的棕墊上擦去了鞋上的灰泥，進了門，把外衣脫下來掛在近門的衣架上，纔走上兩步，她也出來了。他們輕輕地吻着，兩個身軀擁抱了一些時，就一同走進房裏去。

她是一個將近四十歲的女人，有黑黑的眼睛，是沈靜的，卻和他一樣有和善的面像。但是，她的健康是太不好了，一直是被心臟衰弱病擾着。一個眞心的信徒，在病痛使她苦着的時節，只以爲是上帝的懲罰，就忍了苦，也不使他知道，只是默默地祈禱着。她對於他們的愛不是人間的語言可以說出來的，她情願自己受苦難，怕他爲了她的病痛擔一點心。但是有的時候是再也不能忍下去，她就睡到牀上，這時節他就要露出來極度的驚訝與不安來了。

「怎麼樣了，親愛的？」

他急促地，不容自己喘過一口氣似地問着。

「沒有什麼，稍稍有一點不舒服。」

她強自裝成平靜的樣子，可是她的眉頭頻頻皺起來，汗也滲出來了，手和脚都是冰涼的，完全失去了知覺。

醫生立刻就被請來了，他的心卻是無論如何也不肯靜下去，坐在近牀的椅子上，只呆呆地望着她。到她的知覺漸漸恢復了，她的眼睛張開來，在他嘴邊纔能有一絲的笑容。

「是好一點了麼？」

她點一點頭，他就告訴她醫生的診斷說是不十分重要，只要有幾天的好休息就能痊愈的。

她在病中，他就一步也不離地守在那裏。寂寞了的時候，他爲她讀些詩，當着夜間她醒轉來，月光下看見他是穿了睡衣在窗下祈禱着。她的淚頓然充滿了眼睛。

恢復原有的健康之後，他像保姆一樣地諄諄囑咐着不要再操勞，如此的話是三番兩次地說着了。

「今天非常高興，就自己去園裏採下這些花來，你看好不好？」

她指了已經插到瓶裏的花，這樣說着。她還走過去，經意地整理了一下。

他如她的意望過去，微笑點着頭。

「我生怕你累着，你看你的手指上不是血流出來麼？」

「眞的呢，我自己還不知道。」

這時候她纔看見右手的食指上有小小的傷口，取出手絹來擦着。

「一定是樹梭上的刺碰傷了的。」

「你覺得痛麼？」

他拿了她的手，關心地望着。

「這有什麼痛呢，你今天累不累？」

「不，你看我這麼高興，眞就是累一點也不覺得。」

他笑了，在她的面前對於一切都是那麼滿足，他就適意地笑着。

「你看你的領帶都鬆下來。」

她說着用手爲他整理，他的頭微微仰起來。

在和暖的春天之中，他們過着像春天一樣的生活。

近來，誰都看得出校長有着什麼憂心的事了。他的臉上再也沒有笑容，他匆匆地來到學校，要是沒有什麼極重要的事，他立刻就走了，他的眼睛有些紅腫，好像夜間未能安睡。臉上也露了疲憊的樣子。

到了星期日的上午，他仍然到教堂去禮拜，可是他只是一個人了。他誠懇地向上帝禱告之後，又一個人默默地回去。

所有的變遷都是爲了她又在病中。

病還是一向有的，一天兩天，一星期兩星期，她仍然睡在牀上。從來也沒有這樣久的時候還不能復原，這一次，她自己也怕着了。不只是睡到牀上這許多天身體成爲異常虛弱；心臟有了反常的跳動，每五分鐘就要激烈地來一次。身體內的血液，一時間像都衝到頭上去，胸上像石板壓着。在這時候臥牀都要被震蕩得微微動着了。

她那漸就削瘦了的臉，露着極度的苦痛，眼睛閉起來，灰白的下唇夾在牙齒中間，一隻手緊緊握着坐在牀傍的他的手，哀哀的呻吟着了。

「親愛的，親愛的，你又痛了麼？……」

他的聲音是那麼抖顫，淚滴在白色的牀巾上，看見她在這樣的病痛之中，比自己身受還要難忍，他記着上帝，那萬能的上帝。他在心裏默默地做着最虔誠的禱告：

「感謝，感謝我們的天父，使我們能在主的面前做着虔敬的禱告，我們的生命是依了主的衛護而存在的。沒有主的光輝照在我們的四周，魔鬼就要來引誘我們，侵擾我們——」

他的頭低着，看着她漸漸把眼睜開了，好像一切的病痛都已消失。

「你好一點了麼？」

她微微地點着頭。

「給我一杯水喫好麽？」

他就站起身來，把放在桌上的蒸溜水倒滿一杯送過去。可是她又重復皺着眉，呻吟着。他立刻就把杯放下，手握了她的手，繼續着他的禱告：

「——現在，我的妻子，主的信徒，受着病魔的侵擾。求上帝救了她的罪惡，從魔鬼的手中把她救出來吧。我們用了無限的信心，我們所祈求和我們所感謝的是救主耶穌的榮耀，阿們！」

可是不論他用了多麽大的誠心，求着上帝的福佑，病魔卻已經使她臥在牀上有足足兩個月的日子。不要說臥病的人，就是他，憂愁牽着他的心，也露出尖削的下頦來了。自從她病了，他總是守在那裏，他不信任別人，就是以服侍病人爲業的看護他也不相信。他以爲只有自己知道她的一切，能使她一點也不覺得不適。他的心中常是想着上帝定然不會是那樣殘忍，把她領到另外的世界去，當着他自己的手沒有一刻不在緊緊地握着她的手的時候。

春早已盡了，初夏的日子也過去，五月天的太陽是驕炎炎地照着了。他已經有了兩個多月沒有到學校去，常常有他的學生和他的朋友來看他，帶着一束花和轉致祝福的殷情，他用了低的聲音說着感謝的話，再表示着很深的歉意，爲了他不能陪來客多談和送着他們到門外去的原因。

在一天清早，正因爲這些天的積勞而有稍稍晏起的習慣，他還在睡中的時候，就隱隱聽見了她的聲音：

「親愛的，還睡着麽？」

他一時分不出夢或是現實，把睡意還在糾纏着的眼睛睜開。模模糊糊地望到了她坐在牀上的姿態。這樣的情景，又使他疑惑自己是在夢中了。他用手揉揉眼，更清醒一些，纔知道她是眞的坐起身來。說不出的快活，突然間湧了起來，許久沒有笑容的臉，像一朵花似地蓓蕾了。

「呵，親愛的，你今天一定覺得很好了！」

「是呢，自己很想坐起來。」

聲音雖然還是低柔，可是比起以前來，顯然是有大的分別。他再仔細望着她，眼睛也像有一點光彩了。最容易看出的，是她的兩頰起着微微的紅暈。他高興得不知道說什麽纔好，披了睡衣走下牀來，到她的牀前去。

「我早就知道，上帝是不會使我們離開的。許多醫生不能治你的病，可是上帝顯出他的仁慈來，你我都得救了！」過度的興奮，他的聲音顫顫地抖着。「現在，親愛的，讓我們一同虔心地祈禱，謝主的恩惠罷！」他就在牀前跪下去，他們的頭都低着。

從窗帘露進來的陽光，正照在她蓬亂的頭髮上。

早餐，她喫了一大杯牛乳，連她自己也相信健康是在恢復的途徑中。她很想坐到窗前去望一望外面的景色。

「我要坐到窗子那裏去，可以麼，親愛的？」

「你自己有這樣的氣力？」

「我知道能坐到那裏去，興致也很高呢。」她的臉露着微笑。

「那麼我先告訴僕人把窗簾支好，怕太陽把你曬得太多！」

他撳着電鈴，把僕人叫來，告訴他要他做的事。然後他纔把沙發移近牀前，扶掖着使她坐在上面。

「怎樣，覺得舒服麼？」

「很爽快呢！」

他把鵝絨枕墊在她的背後，就慢慢把沙發推到窗前去。鋼的輪軸，轉動的時節發着吱吱的響聲。

對於妻今天特好的病況，認作一種漸漸就痊愈的朕兆，他是喜歡得連淚都在眼裏打轉了。斜望着她面部的側形，瘦得把顴骨很分明地看出來了。尤其是眼睛四周的青暈，像染了色似地，看出來她虛弱到極點的身體。可是仁慈的上帝，已經把她從死神的手中救出來了。她的病痛不像從前那樣頻數，而且是只要稍稍忍耐一下就可以過去了的。

「園子裏的花開得這樣好了！」她把右手緩緩擡起來指着窗外，臉微微向着他說。

「是呢，你看這玉蘭多麼可愛！」

「旁人的老早殘了，我們的還在開着。」

「這株樹有一點不同，是花和葉同時長出來的。」

「我眞想聞一聞花香，告訴他們折幾枝下來。」

「我想，親愛的，還是我自己去罷。」

「這麼高的樹，跌下來那還得了！」

「那裏會呢，爲你就是死了也情願。」他從心裏說出這樣的話來。

他走到外面，搬好一張木櫈，站在上面，手微顫着折下三朵大而白的花來。坐在窗裏的妻很柔弱地叫着：

「小心點呀，親愛的！」

他把花握在手裏，走進來仔細地插到盛滿了清水的花瓶裏面，捧到她的面前。黄的花蕊，包在一片一片如玉琢成的花瓣中間，香氣暗暗地飄過來。他坐在她的身旁，用手帕把額上滲出來的汗擦下去。

「呵，人生還是可愛慕的。」她輕輕嘆一口氣。

守門的男僕在這時走到房裏來，向着他說：

「醫生來了。」

「請進來罷！」

爲着要把上帝的能力顯給他這凡人看，他高興地立起身來到屋門那裏去迎接。一個瘦長的，有着短髭的醫生昂昂然地走進來了。

「早安，老先生！」他點着頭，把黑皮包放在近門的椅子上。

「早安醫生。」他也很客氣地。

忽然望見沙發裏的病人，他露了驚恐的樣子。

「怎麽能坐起來了麽？」

他走到她的身前去，拿起她的手腕，驗着她的脈搏。

「是呢，從今天早晨精神就很好。」他很露着得意的樣子。

爲了病人的急變醫生也覺得頗不可解。他仔細地診察着，漸漸地知道了這是不可挽回的結尾之預示，他的臉有點異樣了。

「醫生，你看，她是不是就要好起來了？她今天早晨還沒有像從前那樣劇烈的發作呢！她還吃了一大杯牛奶，這不是很好的現象麽？她的健康要幾時恢復，一星期，兩星期；最遲一個月總可以的了，是不是？」他急促地說着，爲了心中懷了狂喜。他的眼直直望着稍稍懷了不安的醫生的臉，頗殷切的在等着他的回答。

想起了半百的老人，爲着愛妻的病是如此擔心。而又被這病理中近危的反象所欺騙，陷在不可

比擬的快意中，醫生也覺着黯然了。他把頭微微低下去，答着：

「也許是的，不過還是睡到牀上去好一些。」

醫生說了告辭的話，就要走出去，他又在問着：

「今天爲什麼沒有藥方呢？」

這樣的話，有點使做醫生的人難於回答了，可是他仍然能很從容地說：

「這兩天不必吃藥，靜靜有一個好的休養。」

他說完，匆匆提了皮包出去了。

遵從醫生的吩咐，他又把她扶持到病牀上去。一個上午都是很平安地過去了。吃過一點粥之後，她竟能沈沈地睡着。從窗外吹進來的風，帶着熱意，他手裏拿了一本書，不知不覺地在沙發裏睡起來。好像妻的病已經大好了，正和他挽着手在夕陽裏的草地上散步。忽然不知爲了什麼，她大聲地叫着，他立刻驚得睜開眼向四周望過去，果然看到她正在牀上悲慘地呻吟。他急急站起來走到牀邊去，淚又在眼眶裏滿了。

「又難過了，天呵！」

他的手抖戰着撫到她的身上去，他看見她那白得像素紙的臉，呆滯的眼球。他掀着電鈴，僕人進來了。

「快，快，想法打電話把醫生請來。」他急急地說。

奉命的僕人，很快出去了，女僕悄悄地進來，等着有什麼事情做。像豆子大小的汗珠，在她的額上淌着。她的手也漸漸冷起來。

僕人回來了。說是醫生沒有在家。

「這樣笨的人，另外去請一位好了，隨便那一位都好，快點請來罷！」

他的性情也是這麼暴燥了。

十分鐘之後，一個醫生就來了。他看過病人的情況，就頻頻搖着頭。露出沒有一點法子可以想的樣子。

「醫生。我請求你，你要她在世上多活一些時罷。我知道她很愛這世界呢。你，你發一點慈悲罷！」

他的淚流滿了臉，誠心地求着。

「老先生，病已經不能醫了，眞要是想遲延片刻的生命，還可以注射強心針。」

「好罷，好罷，讓她再睜開眼來望一望我和這世界罷！」

醫生從皮包裏取出銀質的針來，把一種流質放進上面的玻璃管裏，就在她的胸前刺進去。淺色的液體，漸漸從細針尖流到皮膚裏去了。

施行之後，醫生走了。他一個人守在牀邊，看着她又緩緩地睜開眼。

「唉……。……」

「親愛的，」他把手放在她的臉上撫着，「我在這兒呢，你要看我麽？」

「我願意看你，我再也不能活下去了！」她的話說得很低，一個字一個字都好像是不連貫的。

「不要擔心，不會有那樣的事。」他想給她最後的安慰，纔這樣說。

「我知道，親愛的，我一點也不怕。無論多麽好的花，總是要殘的。」

他把眼望到那瓶花，穿過一層包在眼裏的淸淚，模模糊糊地看到生了一塊塊黃色斑痕的花瓣，有四五片已經落在桌上。兩顆大的眼淚，從他的眼角流下來。

終於，在晚飯後的時分，她悄悄地死去了。快要沈沒了的太陽，還灑着金色的光輝。

從此以後，他過着最孤獨，最悲傷的生活。他常是一個人守在房裏，眼睛像呆定了的，默默地坐着。因爲淚流得太多了，頰部發着油亮亮的光，就是平時眼睛也有一點模糊了。有時候他好像聽見她的脚步聲音，他再靜下心去聽，還是聽得見，他就急急地立起身來，拉開門到處去尋。所有的房子都走過了，他就跑到花園裏，地上都印滿了他的脚印，他纔又寂寞地，一個人低了頭緩緩地走回來。隨了他五六年的女僕，偷偷望着他，不知不覺地淚也滾下來了。

老朋友們都爲他擔憂，勸他有一個旅行，開始一個新的生活；可是他沒有聽從一句話。他想着只

有他自己知道他的悲哀的分量。

憑着意境的造成，眞就好像她還是在他的身傍，過着美滿而高興的日子。他說話，他笑，最後是他自己的眼淚滿了他自己的眼。

「你知道，」他對每一個來客這樣說，「她是多麼仁慈呢？她愛上帝，愛她的丈夫。她給我安慰，給我同情，你們是不會知道的呵！」停一些時，他長長的歎一口氣：「可是，她是死了，完了，死了呵！」

聽到這樣話的朋友們，沒有一個不是紅了眼睛和他告別。

爲了妻的死亡，懷了極度的悲慟，漸而至於對一切都憤恨；在心中對上帝也是疑惑着了。——天的賞罰就是這樣麼？上帝的威權是如此地施行了麼？沒有起過一絲邪念，沒有做過一點壞事的信徒也是匆匆地不容在人世上生存了！而且，她的死，對我是多麼大的一個損失呵，我再不能平定地活下去，我也就再不要來敬禮你了！

他想得這樣憤慨，好像下了決心似地，把緊握着的拳頭在空中揮着。

在他的生活中，只有受了夢幻的欺騙，纔能有片時的歡快。有的時候又好像聽見她用柔婉的聲音叫着：「親愛的，」有的時候又好像看見她倚在窗口站立，有的時候也覺得她那細膩的手在撫摸他的臉，嘴碰着他的嘴。只要記憶的路引着他，剎那的滿足是不會使他失望的。

漸漸地，雖然還是圓形的臉，可是削瘦的輪廓可以看出來了。背部也稍稍有點彎下去，只有幾個

月，好像十年的日子已經過去。

等着胸中悲傷的情感，不是像從前那樣洶湧着的時候，記起了對上帝所不應有的懷疑。——正因爲上帝是愛她的，纔把她領到天國裏去。他這樣想着。忽然他又想起自己曾對上帝表示過侮慢。很驚懼地，每天又起始做着贖罪的祈禱。

妻死後兩個月，他纔又到學校去。下過幾陣雨，秋意已經透出一點來了。早晨，他穿了一身灰呢的衣服，右手扶了一支笨大的橡木手杖，一步步走到學校去。學生們都露着詫異的眼光，向他行禮。他好像漠漠然，不大十分注意的樣子。

他四個多月沒有踏進學校的門了。他走進校長室去，校役趕着把門打開，房裏像荒蕪了似地蒙着一層灰塵。

本來想到學校裏辦一點公務，可是坐在椅子上，仍然覺得是空空的。聽着敲過上課鐘又敲下課鐘，一小時是輕輕地飄過去了。

代理校務的訓育先生敲過門走進來，坐在他的對面，約略地談了一些學校的事務。他只微微把頭點着。妻的陰影總像是在腦中盤旋，因之引起對於所有事物之淡然。爲了某種原因，選定教育爲終身致力的事業，近來，也頗心灰意懶。在妻纔死去的時候，也曾想立刻引退；但是沒有人知道他的心被堅決地挽留住了。妻死了想到去死的心思也有過，固然是漫長乏趣的生活使他打着寒戰，爲追念愛

妻，也不忍使她一個人躺在荒草枯林之中。至少，每天他要想着她，爲他自己和他而懺悔。可是責任又來逼着他，雖然沒有人到他眼前說一句：「校長先生，你應該到學校裏去了。」自己卻也意識得到。所以纔在這一向沒有如此高興的日子，到學校裏來他還是覺得索然無味。偶然想到從前，有妻守在家裏盼他歸來；現在呢，什麼也沒有，自己像是一個被遺棄了的。

坐在對面的人把話說完告辭，他也站起身來，取了手杖，戴上帽子走回家去。

一時的情感，雖然使他對上帝發過疑問，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又深深地懺悔過了，重又頌揚着上帝的光榮。

星期日的早晨，他穿了深色的衣裳，扶了手杖到禮拜堂去。轉了幾條街，看得見高聳的屋頂，就聽見那幽然，神聖的鐘聲。立刻他的心裏起了肅然的觀念，一步步走進鐵門，走上雲石的台階，穿過前廳，末了佔據了堂裏最後一排的一個座位。

人差不多已經滿了，年輕的，老的，男的，女的，孩子們都有。他們穿着最考究的衣服，臉上常是掛着笑容。

他自己低了頭坐着，等着牧師走到講臺上來，他纔隨了大家站立，表過敬意之後再坐下去。聖詩合唱也過了，祈禱也過了，牧師起始講道。他的頭仰起一點來，看那穿了黑色長袍，飄着很白鬍鬚的老牧師滔滔的說着：

「——只要你是誠心地敬奉上帝，上帝的愛就永遠圍繞着你。你曾經意或是不經意地犯了罪麼？你的靈魂已經是不潔了麼？人們再也不肯同情你了，卑視你，厭惡你。你的親族也不來理睬你，你的父親母親兒子女兒也都變了一向他們對你的態度；可是只要你能在上帝面前眞心祈禱，你立刻就能得到寬恕保佑你，幫助你得囘旁人對你的愛來。記着，上帝是仁慈的；信仰上帝的人死後是被帶進天堂去，一旦有你們親愛的人死了，不要悲傷，因爲他們是到另外一個美好國界裏去。那裏他們有更快樂更値得讚賞的生活。只要爲他們祈禱罷，你們的祈禱可以洗淨他們生前一切的罪惡。那麼，上帝遲早就會把他們帶到天國去……」

悲哀的情緒在他的心中起來了，他的眼裏包滿了淚，他不願意再聽下去。現實的苦痛緊緊握住他。

他緩緩站起來，向外面走出。他的脚步，和手杖觸到地上的聲音，是很朗然又很寂寞地一下一下響着。

第二編

父親

一直父親嚴厲和剛愎的個性，從小就記着，到現在仍然是很明晰地浮在腦中，雖然自己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和由愛戀而結婚的沉度着快樂的共同生活；可是有的時候想起來，仍然覺得凜然可畏的。

四歲的時候，說是隨在父親身傍便於管教一些，就離開故鄉到北京去。母親因爲要侍候老邁的祖母還留在家中。就是女兒身被父親責打也是常有的事。但是說起來總是因爲自己淘氣，非常湊巧地被父親遇到，於是就被叫到他的身前去了。想退縮也沒有法子，正像一隻小鼠遇見貓一樣的。

「芸兒，方纔到什麼地方去了？」父親嚴正的詢問，很沉重地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

「沒有到什麼地方去。」只能低低地回答着。

「胡說！」像一個雷在響了，「明明看見你又到井臺旁面去玩！」

推賴也不成了，不敢再說什麼話，頭低下去，小手指放在嘴裏含着。

「又把手指放到嘴裏去，總說也不改！」

常是越怕在父親眼前做錯事，偏是自己太過於疏忽。眼看着他拿起那個二寸寬的木板來了。

「爸，我不 ……下次再也不敢了！」知道是應該求情的時候了。

把自己的手背到身後去，可是父親早已抓住了，那時，我的眼睛裏充滿了淚。

「爸，饒了罷，再也不敢了！」

這樣的話已經不能收什麽功效，木板早就無情地在手心上一下，兩下，三下——打着了。立刻我嚎啕大哭，「媽呀~~~媽呀！」父親的腕力像是漸漸地減少了，終於放開我的手，就伏在牆上哭起來，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就一直哭聲不能停止，到力量盡了，也覺得疲乏，只還是抽噎着的時候；偷偷望見父親坐在椅上，手支着頭，靜靜地在想什麽事情，眼裏流出的兩大顆淚珠掛在顋上。

自己就跑到牀上睡去了，有時在夢裏會被無名的惡夢驚醒，哭着，喊着，那時覺得出一個粗大的手，在我的背上輕輕拍着，哼着不熟習而生硬的眠歌，使我再安靜地入睡。

醒了的時候，天已經晚了，纔睜開眼，就看見父親的臉在傍面，立刻想很快從牀上起來，但是父親的手早就按着我了。

「不要這樣快起來，再躺一會兒罷。」

聽從父親的話，就又躺下去。這時，我看見了不知什麽時候我的身上覆了一牀鵝絨被。父親的臉，更靠近一些了。

「芸兒，今天我責罰你對麽？」

「對的，爸，是我的錯處。」

「到井口去玩多麽危險呢，一不小心掉到裏面去就要淹死了。」

我默默地不說話了。

「下次記住不要再這樣做罷。」

「是，爸爸。」

父親的臉上也露着高興的樣子，我也覺得高興，他吻我的臉，硬鬍刺着我的臉，不得不叫出來：

「爸，痛呀！」

他立刻離開我微笑着。那天說不定就會把我領到菜館去，使我痛快地喫一頓。

父親那時只有三十多歲，說起來正是壯年，他的判斷力和自信心都是強的，而且很早就養成一種可貴的習慣，對於做任何事都是有系統，有步驟的。但是，似乎火性太烈了；性情就不免偏於暴躁，因爲事情的不如意對於什麽事都看不過去，我被責打的事，在那個時期中是最多的了。

也許因爲很小就離開母親，像捨哥兒似的，對於什麽都是漠漠然，而且也不肯用心。在被責打之後，父親的怒氣仍然沒有消下去，就不來理我了。一個人冷清清地一直睡到九點鐘，晚飯也不喫了，就由女僕服侍着鑽到被裏去。這樣，得不到像往日一樣的安慰，就分外感到傷心失望。但是在第二天早

晨，又是把什麽都忘記了，跑到父親的牀前問安。

五歲的時候，父親要我起始讀書。一天晚上，父親給我一本書，有圖也有字的。有一次讀到犬字，父親告訴我說：

「這是犬字，就是看家守夜的犬。」

當父親告訴我犬字的讀法時，我明明看見上面畫着一隻狗，就問父親：

「這是狗，不是犬。」

「犬就是狗，這是文言。」

「可是從來沒有一個人把狗叫做犬呢。」我像是得着十足的理由。

父親被我說得沒有法子，就告訴我只要記住這是犬字，不要想到旁的一些字。

再過半年，父親要我習字，他拿給我元書紙，一支毛筆，一個銅墨盒，一個銅鎮紙，還有兩張紅色的字影。先是父親坐在我的身後握着我的手寫，一月之後他就要我自己寫了，說是每月要看的，不用心就少不了要責打。

寫字的地方是父親指定的客廳裏，安放着適合我用的桌椅。每天上午八點鐘要去寫兩張，放在屜子裏，然後再出來。那是一間高大的廳，陽光都被兩窗遮掩了，房裏是陰森森的。自小聽來一些鬼怪故事，就認定那廳裏是鬼怪出沒之處。平時一個人都不敢跑進去，要我在那裏習字眞是不得了的事！

常是拉着一個女僕來伴我一直等我把字寫完和我出來。遇巧父親在家的時候，看到我要人陪伴，就嚴厲地說：

「這麽大，還怕什麽？總是少不了人作伴，眞豈有此理！」

雖然父親沒有一定說不許人來伴我，可是自己眞是沒有膽量絲毫違背父親的吩咐；就一個人靜悄悄地溜到客廳裏去，

纔到了客廳，恐怖的心立刻就起來了！又不能尋人相伴，只好自己忍着。好像客廳更廣大一些，更空洞一些，也更可怕些。放鎮紙的回音，會把我陷在大的驚擾之中。

因爲心是在疑神疑鬼之中，所以眞像身後立着一個精靈在偸看。心慌起來了，猛然地跳着，冷汗涔涔地從額間滲出來。手呢，不自主地就很快地揮寫起來，連頭也不敢回，好像要被鬼怪一口吞下去似的。趕忙把兩頁紙書完，

心立刻輕鬆許多了，如同完成最艱苦的工作。把雜物都收拾好了，就很快跑出來，砰的一聲把門關了，好像把精靈剩到房裏。天空的太陽正出神地照着。

可是到了每月父親判閱的時候，就擔着心，立在父親的眼前，看他一頁一頁地放過去，一直到都看完了，心纔能安靜。常是因爲不用心的地方被發見，責打就很難逃過了。

六歲的時候被送進初等小學堂去。我還記得一個大淸早，父親把我送到學校裏去。聽着父親說

學校是如何好玩，連一夜都沒有安睡，想着快些到學校裏，早晨，忽然微微地生出一些悔意了；可是，我不敢和父親說不去，只好由他把我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

父親先領我到校長室，依照父親昨晚的囑咐，我向那禿了頭戴着眼鏡的人鞠躬。隨後我又被領了去見一年級的主任，那是一個四十多歲有慈善的臉的女人。我也照樣向她行一個禮。父親向她說一些客套的話，最後一句話使我記得最清楚：

「小孩子非常笨，又淘氣；不肯好好讀書，儘管責打好了。」

我眞怕這句話，可是我一看見先生慈祥的臉，我的恐懼就消下去了。

在殷勤的拜託之後，父親走了。那時我的心裏立刻感到難過，好像被人丟到沙漠中的小動物一樣。什麼對我都是新的，甚至於說是有些可怕的。

上課鐘響了，主任領我到講堂去。一走進門，就看見了那麼多陌生的臉，我怕極了，深覺着不可再留的意味。他們像是對我都含着惡意，我哭起來了，我大聲地喊：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那個慈祥的主任哄我，勸我；可是我一點也不肯聽她。我哭喊着要回去，幾十個和我年歲相彷的孩子都笑我了，我還是一定要回家去。

主任耐性地勸我，告訴我下一點鐘就是遊戲；我總是什麼也不聽，她一點法子也想不出來了。

「你們先溫舊課，我停一些時就來。」她向其餘的學生說。

她把我從講堂領出去，我的淚還是流下來，落到塵土上，凝成小的圓點。她把我領到她自己的房裏去，要我在那裏等一些時，就派校役把我送回去。她拿出積木箱給我，還有一個花花綠綠的大布娃娃。她囑咐我到下課再來看我。

我就在她的房裏玩起來，因爲母親一向不在身傍，從來沒有人顧及我的玩物；所以覺得很有趣。我想着就是回到家裏，父親又要責打，說不定立刻送回來；故此到她下課來看我的時候，回去的意思一點也沒有了。

「現在你要是願意回去，我可以派校役送你回去。」她走進來就柔和地說。

「我不回去了。」我的臉露着笑容。

「怎麼又不想回去了呢？」她有一點驚奇。

「我不想回去了。」

她笑了，我知道她的心裏一定想我是被希奇的玩物吸引住，可是我自己卻是更怕見父親的臉。

雖然說是進了學校，家裏習字的功課仍然沒有間斷，每天放學之後還要受那活罪。

八歲那一年的一天，從學校回到家裏，忽然看見父親也從外面回來了。因爲他平日的尊嚴，就是我那自然的笑，也要強制地斂收。不過今天父親的臉上，卻露着高興的樣子。

「芸兒，你母親明天就要來了。」

「媽要來了，什麼時候來呢？」那時我高興得幾乎跳起來。

「坐通車來，明天早晨六點鐘到東站。」

「爸，明天我去車站接媽。」我懇求着。

「時候太早，大冷天，而且你要上學。」

「爸，不要緊，我不怕冷，上學也決不會誤。」

「還是不要去罷。」父親的口氣，已經露出一點允許的可能。

「爸，答應我去罷！」哀求着。

「好，明天和我一路去罷，今晚早點去睡。」

我高興極了，居然在父親眼前隨便起來了，連跑帶跳地出去，一直聽到父親在房裏喊：「不要跑，看摜交！」纔嚇得不敢那樣放肆，一步步裝着很安然的樣子回到自己房裏。

我是太高興了，連陪伴我的女僕都看出來了。我就告訴她明天媽來，今天晚間我要早一點睡。眞是那晚很早就鑽進棉被裏去，可是兩個眼總是很清醒地睜着。雖然母親的影子在腦裏早已有些模糊，可是提起母親來不知道爲什麼就會那樣快活。

連女僕都笑我了，她說把燈熄了也許能睡着。燈滅了，我要她在牀邊守着我，因爲我很怕在漆黑

的房裏，我還睡不成，我要女僕把燈開了替我講故事。

她就說起來了：

「東村裏有一家，有一個小妞，小妞的媽早死了，她爸娶一個塡房……」

「小妞是小姑娘麽？」我插嘴問她。

「是姑娘呵，挺俊呢還梳兩個紅小辮。」

「她幾歲啦？」

「十歲，她天天早晨太陽沒上來就起來，要不起來就挨打。她要打水，餧豬，放牛，推磨……一天也沒有閑着的時候。爸爸也不愛她啦，她天天哭……」

聽得入神，感到沒有母親的孩子的苦處，眼睛裏包着同情的淚，我卻睡着了。

彷彿是纔睡着的時候，就聽見女僕在耳邊叫：

「芸小姐，芸小姐，醒醒罷。老爺都起來了。」

我很不情願睜開眼，因爲那時溫柔的夢正把我弱小的心織在慈愛之中。終於當我稍稍淸醒了，知道母親還沒有來到我的身邊，立刻眼就張開了。

燈早已明起來了，猛然間覺得光亮非常刺目。定一定神，看見外面仍然是黑漆漆的隱約地可以聽到一兩聲晨雞的長鳴，尙未消盡的倦意，睡在牀上打了一個呵欠，

女僕把衣服在爐邊烘暖了，催促我快些起身。好像是太冷了，伸出半個身軀，又嚇得縮了進去。一想到車站去接母親，常在腦中縈繞着的母親，立刻什麼也不怕了。敏捷地從暖烘烘的被裏出來，穿好衣服。的確，天是太冷了，上下的牙齒不住相擊，心都像是抖動的。

什麼都整齊了，就跑過去見父親，父親卻像比平日溫和得多了。

「芸兒，不覺得冷麼？」

「不冷，一點也不冷！」我堅決地回答，生怕他會不帶我到車站去。

實在說起來，父親是管教有方的，可是缺少母親們特有的愛撫。也許因為男女的性情根本不同，以致如此。所以在那時的心裏或是有些怨意，現在追憶起來，覺得自己那樣想法是不應該的。

父親和我都穿了皮外衣，坐在一輛馬車裏，經過十幾里不平的街道到車站去。我仔細地看着父親，忽然覺得他是偉大的了。他的身材很高，肩部也是闊的，兩眼奕奕有神，而且他的皮膚總是露着健康的顏色。到我十幾歲的時候，更知道父親能耐苦，思想精密，有條理，果敢，沉毅，不過對於一切都太嚴厲了，因為自信心過分之發展，而陷於剛愎之一途。

馬車停了，父親領我到月臺去。那時距火車到站還有二十分鐘。天還沒有發亮的預示，風好像更尖削了，像一把鋒利的刀在臉上劃着。我的脚有些感到冷了，彷彿凍得有些麻木，我倚在父親的身傍。

車站上的鐘響過，脚夫路警和鐵路職員都分散站着。遠遠一個很亮的燈，閃閃地很慢向前推進。

「爸，你看那個燈多麼亮！」

「那就是火車上的。」

我立刻喜悅非常，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到那上面去。我想着那載着我的母親，我該如何酬謝它的盛情呢？我的心起始跳起來，想着就快要抱到母親的懷裏去了！

火車緩緩地停下來，正在距我們站立地方很近的一部車廂裏，走出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來，還有一個五六歲的男孩隨着她。父親就走過去，告訴車夫照顧行李，我只呆呆地望着。

「芸兒，還不給母親行禮！」父親指着那個婦人說。我立刻就依着他的吩咐做去。

「媽，好呀！」

一知道她就是我的母親，就好像覺得出她的心內是蘊有無限慈愛的。我的淚流出來了，撲到她的懷裏去。

「呵，寶寶！」母親的手輕輕拍着。真是，還沒有一個人這樣親愛地叫我呢，她吻我，用絲巾替我擦眼淚，六歲的小弟弟站在她的身旁，好像有點生氣了。

「媽，你愛她啦！」他非常憤然，很有點要哭的樣子。

「金兒，這是姊姊。」

小孩子的怒氣很快就消下去了，我拉着他的手，親他的臉。

母親一手領着我，一手領着弟弟，隨着父親走出車站了。在馬車裏，我倚在母親的懷裏，弟弟倚在父親的膝前。車穿過許許多多大小街道，馬蹄清脆地在石板路上響着。

我告訴母親許多事；告訴她辮子是自己編的。我又告訴弟弟我有一本頂好看的圖畫本。我還告訴學校裏有一隻很好看的狗，它會打滾，會拜客，不咬人，只把舌尖舐我們的手怪癢癢的。

車在家門停了，我領着母親的手走進去。天已經發出一些灰色了，朝陽不久就可以望到我們都在父親的房裏，父親和母親問一些家鄉情形，我只像小鳥樣依在母親的膝前。

被快樂佔據了整個的心，默默地，時間就溜過去了，時鐘正在敲八下。雖然已經到了平日去學校的時間，我眞捨不得離開母親；可是我也自知沒有力量和父親說不到學校去的話。

「芸兒——」父親的聲音起來了。

「我知道，我就收拾書包去。」我早知道父親要說的話，就戀戀地吻了母親的手，回到自己房裏，挾了書包上學校了。那天我還記得是心不在焉的坐在講堂裏，一直等到最後的下課鐘響了，我纔像一個遇赦的囚犯急忙地跑回家去。

有兩個月弱小的心浸在慈和的母愛中。我眞快活極了，臉上好像告訴人說：「你們知道麽，我的母親天天吻我呢！」就是被責打的事也比從前少了。有的時候父親被母親勸過去了；就是脫不掉的

時候，過後也有母親盡情的安慰。因爲是有了安慰，就更大聲哭起來了。

弟弟呢，是很好的孩子。他生着圓圓的臉，腮上總是掛着笑靨。他不像一般男孩那樣兇暴，我把我的畫本都送他了。

母親在住過兩月之後，說是又要轉回去。那對我眞是一個不幸的消息，我就跑到母親的面前去問：

「媽，是要走了麽？」我伏在母親的懷裏頭仰着。

「總是要回去，祖母也得要人照料。」母親的手撫着我的頭髮。

「我不要您走。媽，我不要您走！」淚已經滿了我的眼。

「寶，過半年我再來看你。弟弟都不回去呢，和你在一起玩，就不會像以前那樣沒有趣了。」

我哭了，我哭得很傷心，可是母親仍然是在一天晚上，預備搭夜車回去。

「芸兒過來，我告訴你話。」母親看見我一個人站在牆角那裏，就向我說。

我緩緩地走到她那裏，母親握着我的手，吻我的臉。

「芸兒，過半年我還來看你，自己要聽父親的話，不要淘氣，也就不會要父親生氣了。」

「媽，我聽您的吩咐。」我的淚早從眼眶裏流出來了。

「這麽大的姑娘不許再哭了，看旁人笑話。」

我更忍不住了，母親也哭了。

「媽，不要回去啦，不要回去啦！」我哭喊着。

什麽都不能阻止母親的南旋，父親一在眼前出現，我就忍着哭聲離開母親的懷。

母親走了，弟弟和我在北京，兩個人眞也不像從前那樣寂寞了。

在我十四歲那年的時候，有三件對我最要緊的事：我從小學畢業了；母親因爲祖母之喪，也就到北京來，和我們永遠同住下去；最後就是我的訂婚了。

關於我的訂婚，一直是茫然的。聽說對方是父親朋友的兒子，比我大兩歲，隨着家裏的教師讀一些五經四書。這完全是父親的主張，因爲父親平日到他家裏去領略過他文雅的談吐，和溫和的禮貌。

我記得那天家裏是很熱鬧，許多親友都來喫酒。母親也非常高興，給我穿了一件緞袍。母親告訴我，不要到前廳去，怕被人家看了去笑。我始終不明白爲什麽人家要看我，爲什麽看了我還要笑。

我從來沒有看見父親有那樣高興過，他在賀客中間周旋。他的臉上露着笑容，好像他的心也在笑了呢！

從小學畢業之後，我考入女子中學；因爲母親之北來，我的心得着一個附託；可是我的訂婚，卻是渺渺茫茫的。

因爲學校距家遠了些，就住到寄宿舍去。那時我只知道讀書，把我的腦力都放在尋求知識的途

上去三年是如此地過去了

中學最後一年，我纔知道一些事情。從同學的談話中，知道父親給我的訂婚是不宜的。——那像什麼事呢，把兩個陌生的男女牽到一處，絲毫感情也沒有的，就要說是夫妻了。這眞是一種恥辱，并不是待「人」的方法。而且父母們是用我們做禮物，以維持老人間的友誼。於是他們都高興了，滿足了，更好像做一件大功德的事一樣。可是這就要我終身來忍受了！而且到了那個時候，沒有法子再恢復自身的自由，將在愁苦中消磨我們的一生！對了！他們是愛我們的，他們應用他們父母的方法到我們的身上來；他們沒有想到，父母的滿足，不是子女們的滿足呀！

友人的雄談，深深印在我的腦裏了。想起了自己的訂婚，正是她們所說的情形。在深夜，當人們都睡了，我默默地想着：眞是一種恥辱，不可忍受的恥辱！好像一刻也不能再忍下去了，我那時眞想叫出來。但是我還是暫時忍下了，計劃好如何去和父親說，解除這種婚約。疲乏和憂慮使我陷在夢的境地中。

懷着計劃好的對答，在星期六的下午照例回到家裏去。母親依舊問長問短，她又說我瘦了。她又說一定是學校裏不舒服，我只隨便答她。我好像就要上陣的勇士，等待着戰鼓的聲音。

預備着拚了全身的力量謀一生的幸福，可是回到家裏的勇氣就不如在學校裏那樣強了。等到站在父親的書桌前面，就微微有些失措了。在嚴厲的口吻中，他問我在校的情況。我小心地回答，好像

我的聲音有些顫了。忽然，父親說了以下的話：

「芸，你的臉色很不好看，」他對我的臉望着。「你有什麼不舒服麼？」

「沒有什麼，爸，沒有什麼。」我囁嚅地回答像他那嚴銳而含有慈愛的眼已經洞穿了我的心，我感到冬日的寒意。

他握我的手，察我的脈搏。我想這是一個機會了，把我心內的苦悶告訴他罷。他一定會答應我的請求，我想說了，我想用力說出來；可是什麼也說不出了，我呆呆地立着。

「沒有什麼要緊，怕是睡得太少的緣故，早些到房裏去睡罷。」在異常溫柔的語調中說出來。

聽了他的吩咐，眼裏含滿了淚走回自己的臥室。

事後我追悔了。不知是自己的力量不足，還是父親的力量太大了？

從中學畢業之後，我考入××大學文科。那件大有關於我的終身的事，總是在心上繞着。我又認識了沉，由他妹妹的介紹。在學校裏我們是同級，因爲有文學上共同之嗜好，使我們的友誼更深一些。

那時，沉是二十歲。他的體格很雄偉，臉是紅紅的，帶有北方人的特色。他的心，他的性情，卻還存留着孩子的天真。他很直爽，說出心中想說的話，而且是不大十分顧忌的。他的喜怒是很容易從他的臉上看出來。於是使妬恨他的人更妬恨；而愛他的人，更愛他了。

從深厚友情之中，愛是漸漸地滋長起來了。我總認定他是有作爲的人，我總記着他所訴說的豪

志，我總記着他那肯做的精神。我眞有些傾倒於他了。她是在男人女人們的面前總是整個的顯露給人，他不會隱藏自己，他不會像一般男子那樣在女子眼前獻媚。

在相識後的第二年，我是爲熱病而住在醫院了。我一個人冷清地睡在病室中的牀上，候着時間像牛車一步步地從身邊挨過去。因爲空洞的寂寥，在心間湧起了一切的事。病者特有脆弱的心，竟使我常以淚洗面。父親每天總來看我，安慰我；我眞奇怪父親的性情來得溫和得多了。也許他知道病人的心情，強自抑制他的個性而來對他在危波中掙扎的女兒。

病中沉也不時來探望。我總是約他父親不會來的時候到病院來。和沉之愛雖然是一件正當的事，我也沒有力量立刻在父親的眼前表白出來。

母親是不常來的，因爲家事的紛亂，她自己也生着胃病。她來看我的時候，一定帶來平日最喜歡喫的食物，嘴裏還不斷地說：

「芸，還想喫什麼呢？告訴我就給你做來。」

有時由於母親之慫恿，就偷偷喫些不適宜的食物，使病狀又險惡了。

我還記得有一天晚間，我的胸中好像有一堆乾柴在燃燒。嘴一張開就像有火焰伸出來。我的臉也熱到極度，通身都像被火熔乾了似的。我的腦裏昏亂了，我的嘴裏沒有一滴口水，我失望，毫無氣力地叫着：

我渴呀，我渴呀！」

立刻我失去了知覺。當我醒了的時候，我看見圍在牀邊的醫生看護婦之中，父親是默默地，兩眼充滿了淚望着我。我像聽見他們爲我的蘇醒都大大吐了一口氣。父親走近牀來，臉上掛着淚珠低低地問着：

「芸，還有什麽難過麽？」

我搖了搖頭。告訴他現在沒有什麽不舒服。

聽見我的話，在他臉上顯然地露出輕鬆的樣子。他溫溫地吻一下我的前額。

從危境中逃出來，我仍然在病院中休養。於是一個大的事故發生：這就是一個下午，父親遇到沅了。我告訴父親這是我的同學，他很恭敬地向父親行禮。我知道我自己的聲音有些不自然，而且沅的臉，不知是什麽原因也漲紅了。只有很少的談話，沅就告辭了。一直到我離開病院，沅和父親相遇有四五次。

我知道父親在注意他了。對他的談話中我聽出有偵查的深意。在說話的時候，父親的臉常是變色。可是後來父親卻始終一句話沒有向我說起來，一直到我從病院裏出來。

整個的寒假是在病中過去，又在家裏休息一星期，纔到學校去。病後的身體卻漸漸比以前還要胖些，什麽都是很舒適的。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一個年輕的客人在家裏出現了。父親和他在客廳裏談話，隨後就由僕人傳信說父親請我到客廳去。我去了，父親替我們介紹，我忽然記起這就是父親的佳婿。他很瘦，臉上浮着油滑的笑，沒有一點血色。立刻在我的心上浮起無名的厭惡來了。要不是父親也在那裏，就要立時離開。我眞是做了半小時的傀儡，對答他那毫無意味而淺薄的話。我故意裝着很高興的樣子，父親像是被我騙過去了，他很得意，也許心裏想着：

——你看，我的選擇不差罷？這樣好的丈夫，那裏能尋得到呢！

我推說有些不爽，纔得早些離開那裏。我匆匆地回到自己房去，我感到一種恥辱。我竟嚶嚶哭起來了。

不歡的情緒中，在星期日的晚間又回到學校去。沉竟爲我的戚然而驚訝了。他問我是不是有什麼意外，我沒有力量回答他，含淚和他很快地分別了。

星期一的下午，家裏僕役送來父親的信。寫着從母親的嘴裏知道你竟不歡終日的。寫着不知道是否由於我之多事把你的未婚夫請來而發生你的不願？寫着只以品貌取人是只有失敗的。寫着像他的學識是在少年中很少有的，而且他又是非常老成持重。寫着從各處探詢都知道你在校品行不佳。寫着和那個狡滑的×君交友是不應該的。還寫着他是一個市井流氓，近乎騙子一類的人。寫着近來的社會是一天不如一天了，連女兒都不肯聽父親的話，寫着那裏有父親不爲自己女兒的終身着

想麼：寫着將來××若是不出人頭地情願戳瞎了自己的眼。寫着和×在一起不只連累自己的名譽而且破壞舊有的家風。寫着一定要聽我的囑咐和×斷絕。否則就是自絕於父，自絕於家！

父親的憤慨從行字間看出來。像他那嚴厲的臉立刻在眼前浮起來。一個字一個字都像是他的眼在望着我。我不自主地淚流下來了。可是，不知如何有一種力量從心裏起來，我想把什麼事都告訴他。我很快寫了回信，信的末尾寫着要我和××維持這樣無味的關係是不可能的。

信寄出去了，到星期六回家，我看見父親怒容滿面的臉。最後有半年的爭執，父親同意了和××解除了婚約，可是仍然以為沉不是可託終身的男子。

「現在什麼你都如願了，可是像×君那樣的人，實在不是好青年，我在社會中這麼多年，什麼人都能很正確地看出來。他是輕浮，不負責任。你一定要遵從我的話，立刻和他斷絕。再要是不聽我的話：我就不能饒你！」

要我和沉分開，那還眞不如死了好得多呢！不知為什麼父親總是固執着對於沉的荒謬批評。沉給我的愛，如他個性一樣忠實的。父親有什麼理由可以說他輕浮呢？

後來被父親知道了我完全沒有遵從他的囑咐，他就大大罵我了。他給我更嚴厲的警告，罵我不進長，目無尊長，我只能哭，知道分辯也沒有用的。父親的成見比什麼都堅固。我看見在他那充滿怒焰的眼中，含有兩顆晶瑩的淚。

想順從父親的意旨，使父親高興；可是將來沒有沉在身邊的生活是什麼呢？那將永遠是空虛，無意義。而且眞要是和沉離開了呢，他不會想到我是不忠於愛的麽？我知道他是不會這樣的，他已經很知道我，無論如何總是太忍心了！說不定會毀了他的一生，使他永遠在黯然的日子中過活。

那時我決定我的路，在從大學畢業的時候，我和沉結婚了。

婚後的第二天晚間，忽然父親到我們的寓所來了。沉仍然是很恭謹地向他致意，然後走出去。我請父親坐在沙發上，他一句話也不說。我望着他的臉，這是我這麽多年第一次仔細看着他的臉，十幾年辛苦的過程，都在他的臉上劃着痕跡了！眼角更露着清晰的皺紋。他默然地又站起來，從衣袋裏取出一個很小的綢包，放到我的手裏。我看着他的臉，看得出他那堅決而仍然含有命令式的心情，我不敢拒絕他的恩賜，我覺得出他的手微微顫動着。

他不再停留了，緩緩地走出去，始終一句話也沒有說。打開了他給我的綢包，裏面是一個存款簿。我忽然想哭了，淚很快湧出來。

男的憲兒和女的立兒之誕生，父親總是到醫院中來看我，隨他來的是一些經濟上的援助。可是他再也不說關於沉的話，就是其他一切話也說得很少。

現在他的鬢角上可以尋出白髮來了，鬍鬚也灰了，臉上的皺紋一天一天加多；但是他那特殊的個性，卻一點也不曾改變。

黑影

一

石，人事是難說的，你能想得到我這封信是從上海寄給你，或是你也能想得到我近日的遭遇麼？所以一直是緘默着，不給你信，也沒有到北平去：就是因爲我自己在友人的面前沒有擡起頭來不臉紅的資格了！說什麼呢，事情到了已經使呆子也看得淸的地步，告訴你，一陣子你也許覺得驚奇，這該算是我的罪過，自然你和她是不相識的，由於我的描畫你纔說過她是一個好女人；可是漸漸地你的情感會平復下去，一點也沒有什麼，像是風過去的水面，因爲她也是一個女人呀！女人是什麼，你是早就明白的，在我面前說是例外的，也可以烟消雲散的了。

想到上海來，是突然間的事，而我也就能來了。人是抱定了一種大決心，有死不回頭的志向。離開天津的時候，莖和弟弟們來送我。在憑弔自己的思想中，我的淚流出來了。這不是很可笑的麼，行人不也是佇立着看我抹淚？人眞是太弱，再加上弱的體格；我的苦就更加深重。

石，你知道我每次就道上海之欣悅的，可是這一次呢，心是沈重而悲傷的。我哭喪着臉，沈靜地一個人坐着，陷於淒苦的意境之中；偶然間望到窗外去，景物背馳着倒下去。眞的人生麼，不也是只在一

瞬的光采之後，立刻就黯淡下去麼？

上海是到了，不但不能給我一點甜美的印象，我只看到灰灰的天，灰灰的臉，灰灰的路，我自己也好像是老邁了許多歲。

想知道的事情呢，是知道得更多一些；說是不得已而爲社會扮演的一幕戲，也不盡然是可信的事。我自己是太無用了，我不能毅然決然地做出想做的事，只想在她一點點的恩惠之下偸生。我是急性的人，我是一氣起來就臉紅的人；可是我眞奇怪這一次自己何以能如此馴服，我記淸了荃臨行告訴我的話：「不要氣急呵，有什麼事情說出來吧，眞若是失敗了的話，也許就因爲你從前對她太嚴厲的關係呢！」所以我這次見了她，沒有直接地責備她，我好像很聽她的話，總是不反駁，也不說她的不是。在無可奈何之中，我珍留着卽將死去的舊情。

你從前不是說過麼：「對女人是不該坦白的，不該把所知道的和所想到的都說給她，隨時都應該注意着她的眼睛。」我不是和你說她是如何好，如何不和一般的女人相同；你於是也就不再說什麼。說到我，我自認是一個大笨人，我不懂得如何使一個女人高興，尤其是我不會使她高興。我不是不知道女人的心理，我能詳盡地分析着；可是碰到我自己，卻起了「她也許不是這樣的女人」的思想。我待她可以說是嚴峻的，我信她的話，就是她說來哄哄我的話我也信。有時她想求一點大城市女人所最喜歡的享樂也爲我拒絕，我說我禁止她這樣做，以後永遠也不許的，甚至於用我們的愛情來說；

可是她一次兩次地仍然不能遏制自己，雖然我還能申斥她，使她羞愧得自己哭起來，但是她的心呢，卻對我更不滿意了。如果我是有一點小聰明的，我就該知道她的心；可是那時候我一點也不知道，我本是一個笨人。

最後的結局就到了這個不堪設想的地步。許多友人已經爲我驚訝着了，甚至於許多在愛情中未曾得意或是已經失意的友人都覺得寬心；因爲他們看到了像我和她也有這樣的一天！

在這時候，我又記起來你的話「不要戀愛，爲求肉慾上的滿足儘可以去買或是就爽快地和一個女人結婚；戀愛是費精神費腦力的。而且說不定就有悲慘的結尾」。這事實我現在願意說，可以應用到每一個人。我自己不是例外，我想着也眞沒有例外的人。現代的女人知道些什麼，看到些什麼；假使能分析得清楚，就知道她們自然地可以陷男子於悲苦的境地。

這好春天；我記得在去年的這個時候，我還能高高興興地寫給你如何我們又到西湖去，如何她每天離開了家從早到晚地陪了我，我還有如何在城隍山的途中爲村媼誤認爲夫妻而莫可奈何忍受着她們的調侃；可是現在呀，是鬼也想不到的了！只酸楚地一個人，度着淒涼的日子，在黃昏後會想着「她也許和另外的人去了！」

說到我的健康麼，我只能告訴你是很不好的。在起程來的時候已經因爲過分的悲慟使自己失去了知覺；近來呢，又爲失眠所擾。而且我的心臟衰弱症想來又是在嚴重的情形之中，因爲我的手是

涼的又發着抖我的心跳得像是被搥打的鼓。我的食量減少得更爲驚人，可是那病態的紅紅的臉，仍然像是頗健康的樣子。我的循環系也是有些異樣，覺得出血是猛烈地衝到腦部去。在睡眠中突然地驚醒了，一夜三次五次地，則更是常有的事。不過，你不要擔心，我知道像我注定了乖苦命運的人，上帝還不能使我自自然然地永遠離開這個世界。

原諒我，我沒有那力量把一切事詳細地寫給你，我不能忍於一個字一個字再把使我最傷心的事重複地敍述着。我想將來你或者能知道。

我沒有再多的話說，我想或者我還有給你信的機會。

二

從你的來信中知道了你已經知道一切的事，那也好，尤其是她自己把前後事都告訴你。她之所以承認了一切的過失，是用以緩和你的感情，間接地就是來緩和我的。她知道你是我唯一的好友，想着你一定能告訴我她那信中的眞意。

二弟昨天來了，他全是爲了我，因爲她有電報給我的家。見了自己的弟弟，忍不住相抱而哭，近來成爲太軟弱了！弟弟看我不能眠，於是就守在牀邊，看着我眼含了淚漸漸地睡着。

雖然她口口聲聲地在說着對我的愛是到老死的那一天，而她的近友梅也說過私下裏她眞是

愛我的；可是從我自己的推想，這仍然是不可信。到現在，我不是也有自由的身子，而且她自己，不是也曾在這方面顯示過她的魄力；但是當我和她說：「走吧，到遠遠的地方去！」於是她默然了，終始和我吶吶地說：「我捨不開家。」說是捨不開家還不如說離不開好生活，離不開可以給她好生活的人妥當些。那個人呢，是我平時所想到的。從外國回來，對於怎樣能得着女人的歡心自然有極大的把握。他陪她去跳舞，去看回力球和養狗，而且買給她紙烟，任着她的性。他也懂得溫存，懂得在什麼時候纔可以用錢來幫幫自己能力上的忙。這個人，憑了好招牌，就有較好的位置；這些不都是很可以使女人傾心的麼？在她，就可以坦白地向我說：「我是愛他的，因為他值得人愛。」那我也就沒有再多的話說，若是我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呢，也許就能憑了一時的性，使她和這世界打着最後的照面；她偏偏想要給我空的安慰，好像這還是永久的，雖然明明知道了，也沒有那力量發出來，告訴她我時時都明白的話，這苦處，我想你能想得到。

就有那麼一天，細雨中別了她走回自己的住處。我有一種在雨中行走的特好，是為她所最不喜歡的，（說眞話，那她倒全是為我的健康着想。）我就一個人在路上淒迷地走着，懷了沈重的心情，玩味着從帽簷流下來的水點。回到了住所，僕人就和我說：

「有人打電話給你。」

「你問了他姓什麼？」

「姓陳從女子公寓來的。」

我的心跳起了，我不知道她有了什麼事，雖然她對我之無情已漸次地露骨，可是我對她的關心仍是一樣的。我就脫去雨衣，到電話前面撥着號碼，一些時之後，她就來了。

「是你麼？我方纔給你打電話你還沒有回來，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我沒有到另外的地方去，因爲一時叫不着車子。」我不能說我是貪圖了在雨中行走的快意，因而很晚纔到了自己的住處。

「依，我知道你的心中。今天是難過到極點了。」她的聲音放低些，「不要傷心，好好睡一夜，明天也許我就可以給你很好的消息。」

「是麼？好，我答應你，你還有什麼事？」我又像孩子一樣的陷於狂歡之中。

「把隨用的物件收拾收拾，在上海要辦的事快些結束，明天下午八點鐘到我這裏來。時候不早了。快些去睡罷！」

道了晚安之後，我就掛上聽筒，半瘋狂地和二弟緊緊握着手，我的眼睛充滿了爲喜悅而流出的淚，我嘆息着，我在心中說：「終於還有這麼一天！」

弟弟問我有了什麼事，於是我就把她和我說的話告訴他；可是他並不顯出如何的驚喜來。

「自然這是一個很好的事，可是哥哥還該忍耐一下，我不以爲女子能做出一點驚人的事情。」

二弟只冷冷地說，雖然在外形上收斂了過分的喜悅，可是我的心不能寧靜下去，我計畫着如何去清理一切的事，如何收拾我的物件，甚至於該取那一條行程也都想到。

到了那時候呢，她又只是握了我的手，不說一句話。最終又是把不能離開家的話告訴我，於是我笑了，我發狂地笑着，她甚至於哭着請求我止住，我也沒有聽她的話。老友，你該告訴我，女人是些什麼？

在那時候，我眞想把一切的話都傾吐出來，我要申斥她的不忠，我要說到她的無情，然後我捨了她不再在她的眼前乞憐；可是我爲什麼沒有力量呢，好像我只該通身微微地打着戰，終於流着更多的淚。有什麼法子呢，人眞是一點用也沒有了！

到現在我可以說稍稍知道一點戀愛在女人那面有多少重！値多少錢！不要誤會我，以爲我在失意之中纔說出這樣的話，這樣的見解是早就有了，不過是更能確定一下。

守在家中的弟弟們打來了「依獨不念弱息乎！」的電報，在我回去的時候看到，我哭了，我盡性地哭了一夜，這世上還有顧念我的人！

有一天，在飯館裏我和她吃飯，音樂起了，她的肩隨了節奏在聳動着。她的手指呢，正巧妙地夾了一支紙烟，白的烟圈，裊裊地在空中轉着。我的心中突然間起了一種厭惡來，我只覺得那是醜，襯上了她的好容貌是更醜！她得意地說着這是 Waltz 那是 Fox-Trot 有時她的嘴也在哼着奏演的調子。

我眞想不到那麼嫻靜樸實的人也變到這樣地步，我不願再在這罪惡的上海擡起頭來。

三

我告訴你，石，近日我自己卻是扮演着一幕戲。我不是大角色，我只配聽從旁人的指揮，要我哭我就該哭，要我笑我就該笑。我知道我自己是被支配着，我也知道支配我的人；可是我卻如何也跳不出支配者的手掌之外。暗中好像有一種力量牽住了我，我如春天裏的風箏，看起來是自由的，實在是被一條細而堅韌的線拉住。

先是我順了她的意和那個人顯着也友好的樣子，於是她就說我是好得多了，在這方面我的態度是再適合也沒有。她告訴我說：「明天不要來了，他想和我去 Little Club 的茶舞。」雖然我露出了難色，終於還是答應着。石，你是知道我的個性的，若是任了我的性，我就該憑了我的膀臂去幹一下。我的忍耐，說句眞話，不可以說是不驚人的了。這也像關在鐵欄裏的一隻虎，在訓練者走到裏面的時候，雖然可以一下撲食了他；可是看到放在外面的鮮肉，和他手裏握着的電棒，就不得不隨了他的意左右旋轉，憤怒只在喉間發出粗沙的聲音。

如果她肯和我去生活，我自己說出來我願意設法漸漸習於大都市近代的享樂。我不惜把自己變成被人稱爲「女人的男人」，我想學跳舞，我也要習於抽烟喝酒。因爲要順她的意，我願意棄掉我一向的孤傲，我要完全成爲社會裏的一個人。我可以對任何人都陪着笑臉，使所有的人都喜歡我，因

之我可以在事業上有較大的發展。爲了她我也答應着從此不再用我一點點的小才力，用我的手和筆描畫着社會，因爲她早就以爲這工作是不值得，沒有好「報酬」的。

就是這樣她也仍然不能痛痛快快地說：「好，我信你，我信你能給我好生活，那麼我們就走！」她只猶疑地說：「我自己不知道怎樣做了，我只能求決於我的父親。」

想想看，一個受過高深教育的人，也能把這樣的話說出來，不也可以使人想到中國的女子大學教育的存在是否必需麼？

在她父親的眼裏，我不早就是一個十足的浪子麼？說是爲了在她父親面前的解說，她曾費了很大的力量；所以我纔和弟弟一同到杭州去。

杭州我已經來過四次，其中一次是爲了她的病，一次是伴了她回家，同時消磨了一個好春假，這一次雖然也是爲了她，可到現在我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事。幾次來，有各自不同的心情；只有窈窕的保叔塔依然是孤立於北山上。

纔到的時候就下着急雨，住到××飯店，晚間就冒雨去拜訪她的家，於是處於被審問的與審問者的地位我和她父親談了許多時候。告別歸來，又是星月滿天了。我和二弟在清寂的道上走着，看着投射在湖面上的遠燈之影，曲曲彎彎的像金色的細蛇。和弟弟互倚着，踏着路上繁大的樹葉的影子，慢慢地走上了碎石的山徑，當我離開了二弟轉過身來的時候，我就又看到月光投射着的我自己的

影子。我就寫出了一首詩：

「在月光下緩步着，
我纔眞的知道了，
能終身伴我的，
只有我自己瘦長的影子。

「說是眞心愛着我的，
說是死也不相離的——
卻使我憂傷着，嘆息着；
惹着我像孩子樣地哭泣。

「而影子對我是忠實的，
在芒芒的太陽底下，
在月光的清輝之中，
在一支小小的素燭光裏。」

很久不寫詩了；不知不覺之中風格就換成一樣。在把詩寫出來之後，我的心胸好像闊達了，我望着發白的湖面，廣大而又暢快的，我又看着遠地的南高峯，一時間我覺得我還有大的前途，我該顯出我的力量來。可是偶然間又想到她，我就又歎下去，只要能有她，我願意成爲最渺小的。我又哭了，弟弟怕夜露傷了我的健康，就扶了我到房裏去。

早晨，很早就起身看着烟霧迷鎖的湖山，它是美好的，可是它善於變幻。她陪了我們在湖中消磨一天。我問他：

「父親對我說了些什麽？」

「他不說你壞了，我的嫂嫂說你長得漂亮。」她乘了二弟望着湖心亭的時候，她就放低了聲音和我說：「他說你弟弟是太浮滑了。」

我又笑起來，那不是善意的，我不知道何以我們弟兄給她那飽經世故的父親最初的印象都是如此不良？但是在弟弟面前我沒有說什麽話。

「不要以爲我漂亮就是好的，那完全不是能持久的；而且我自己也決不願以此炫耀人。有好面容的人未見得有好心腸，是不是？」

於是，她有點知道我話中的深意了，她露出了不大高興的樣子。我雖然還是多柔弱的，我已經打起來志願站在我自己的脚上。不是麽，我該爲我自己活着的，常是自己痛哭過甚的時候，猛然間站

起來；極力收斂胸中的傷感，想把臉上的淚珠都搖落下去，我的心居然也能平靜些，抹了淚就大步地走出了房。

從西湖回來的時候，那渺茫仍然和去的時候相差無幾；而她呢，就把一切的責任又轉移了一下。這轉移是可以笑煞人的，暫時我還不願意告訴你。從我的觀察中我看到了近代的中國女人，既不願保持着舊有的貞操與婦德，也不能勇敢地去愛一個人，結尾還是靠了最恐昧的方法，把終身取決於最無關的人。不要誤會我，我不是以爲貞操與婦德是該遵行的，我認爲最該消滅的一種陋俗仍然行於一般女人中甚至於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是可笑而又矛盾的。

四

上海對我好像是已經沒有什麼值得留戀的，於是我就走了，我走了六千里的行程，我到了哈爾濱。

關心我的朋友在我留在杭州的時候就覺着很不安了，他們怕她會在那裏給我什麼使我忍不下的刺激；到我安然地回到上海之後，把所經過的事說了一次，他們都說：「你應該放開些，她不見得是誠意的，怕是用手腕來平復你的情感。」這話不是錯的，我自己也不是沒想到過；可是總還迷信着「她也許是眞心的」的意念。眞要是這樣，她不是太卑鄙了麼？在朋友的眼前呢，我還是爲她申辯着，

我說她也許不是這樣。

這次事情的變化，不是已經使很多知道我們的朋友驚訝着了麼？他們看到我，給我深厚的同情，甚至於性急的人爲了這緣故想來狙擊他們。這也是太過了，變情的女人不儘是很多的麼？和她相近的友人也表着極度的憤慨，說是她若不知醒悟，想從此割斷她們間的友情。我想，像這樣的女人若能看重友情，也就能看重了愛情。一個較近的友人說：「走吧，到遠遠的地方去，要快刀斬亂麻地斷了對她的關係。來上海這麼多天，不是什麼都看清了麼？就是眞的能得着她，也不見得一定是你的幸福。」這話也是不錯的，而我自己如此地在上海住下去也成爲一個累贅。我決定走了，到遠遠的地方去。

在臨行之前又起了一番周折，又想着她能相送，又怕增重了傷心。因爲還是有着這種「藕斷絲連」的關係，就在行前的兩天把話和她說了。我告訴她還是不要相送吧，怕多加心中的傷感。（也許她不會覺到什麼）她眞就答應着也好，這反使我驚訝了。其實事情不已經是很明顯的麼，而我又變換了我的話，我說若是能送送也好，因爲我們怕永遠不得見了。於是她說出來這樣的話：「我不想去，我怕看你那難過的樣子，而且那時間對我辦公的時候也不適宜。」我還有什麼話說麼？從她所說出來的話的中間不是很可以看到她的心麼！

就行那天的大清早，突然間想到到她的寓所去。我把物件托付了友人，我就乘了兩小時的餘暇去和她相見。雖然她已經如此無情，我對她的依戀也是很重的。我知道我們的再見比什麼都難，而過

去三年間的痕跡，又都清晰地記在我的心中。我的淚流下來，緊握着她的手，她居然也流着淚。我貪婪地望着她，而今而後，只憑追憶來畫着她的形影了！

當我懷着傷感的情緒走到車站上，看到守候我的友人們，在心中含了無限的愧意。朋友問我爲什麽她沒有來，我就說是我阻止她，因爲她有一點頭痛。說過了這樣的話之後，我自己就覺得赧然了。

到了哈爾濱也有一個月多，在不斷的災難侵來之外，我就接到她自己寫給我已經決定和那個人終身偕老的信來。從漸疎的信件中，從友人來信中，從我自己的推想；這結尾是有着必然性的。雖然如此，看到了這樣的信手就又在抖戰着。我不知道如何，我自己在房裏往返地走着，終於又是只能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獨自垂淚。在她的信中附有她父親寫給她的信，所以要寄了來那意思是說父親的選擇如此。這她不是也有一點笨麽？如此的作態不也是太不自然？只要有眼睛的人就能看出來這責任該負在誰的肩上。其實在我沒有離上海的時候，我就知道她已有了如此的決定，可是當我和她說起來的時候，她總是說我過於不信她。我不是因爲過於信她纔有這變動麽？從前，大部她還是可信的，但是當一個女人已經和你斷了情義，那麽她就一步步地走上了虛僞之路。我沒有話說，我已經到了沒有話好說的情況中。

說我也能爲了她之無情而能忘懷她麽？一時間我也能答應着，說我能這樣做的。於是我就想到她如何陷我於悲慘的境況之中，如何背叛了一切的誓言。我還能想着她最醜惡的行動，和她那種種

不良的習慣但是過往好日子的追憶，總是如黑影一樣的障在我的心上，我想使它淡下去，或是消滅下去；可是我沒有能如願，它反能更清朗地出現，使我永遠感受着苦痛。在深夜裏我就流着淚，我好像看到她那圓圓的臉，和一雙閃動着的美好的眼睛。我們是離得很遠了，我們的心也有如此遙遠的距離。我每想到她從前對我的溫存，我的心就像被針似地刺着。我想要大聲地哭出來或是叫出來，可是我沒有能那樣做：而那黑影呢，像是成爲更龐大而濃厚地籠罩了我的全身，我不能逃出去，我只能連抽噎也忍着地哭泣着……

困與疚

惡運緊緊地包住他，不幸一件一件地發生：父親死了，母親也死了，妻又染了很重的病。終日悲傷着，煩惱着；可是在事實上一點用也沒有。讀書的問題，是陷在絕望之中，就是這一筆醫藥費也很使他為難了。妻常是眼含着淚向他說：

「不要這樣憂愁着吧，只有看天命是如何。要是不該死，不醫治也會好起來。」

妻說完了，淚是更多地流下來。眞要是把一點點的錢都用盡了，將來不也是要餓死麼？論年歲他是二十二，纔從初級中學畢業，沒有和社會接觸過。像這樣的資格，還能受社會的熱烈歡迎麼？在這樣情況之下，親友又都是拖了冰一樣的臉。他不敢追想從前父親在世，當他只有五六歲的樣子，家裏常常有親友長住，笑着鬧着像一家人。父親是不會弄錢的人。也不會交結權貴；所以卸任後就漸漸地陷入了窮迫，而到自己死的時候，不得不有一點羞愧的樣子。因爲沒有留給兒子多少錢。

起初，他不大肯聽從妻的話，可是醫生走了之後，她就要哭着，不許他到街上去買藥。一向是很深愛着的，他的心眞是不忍。有時候也想到將來怎樣活下去的問題，就答應了妻的請求。

想不到妻的病很快就好起來。像桃花來渲染春天一樣，她那蒼白的頰上，也湧起了一點點紅潤

來，這樣，他的心一半是輕鬆下來了。可是將來的生活，仍然在他的耳底嗡嗡地叫着，在等待他的回答。

出路在那裏呢？既沒有使人欽仰的資格，又沒有顯貴的親友，就憑自己的力量，每天總是垂了頭回到家裏來。愛妻殷殷的問詢，由羞愧而引起氣憤來。眞，是近來的性情不知如何是如此的暴躁了，看到妻含了淚的眼，他又在追悔着，只好去勸慰，一直到她像沒有事的樣子。

一天，他從街上回來，手裏拿了報紙。纔走進來就向着妻說：

「玲，這有一個機會了！」

正在縫着衣服的妻，聽了他的話，立刻把手裏的布料放下，走到他的身前去。

「什麼機會？你快點告訴我！」她露了迫不及待的樣子。

「這不是一條新聞麼，路局在招考車僮。」

「車僮是什麼呢？」妻不解地問。

「那就是——」他的臉紅起來，「我也不大淸楚，好像是在車上……怕不是十分高貴的職業吧！」他說過把頭低下去。

「只要是在道德上沒有缺陷就可以，」妻把報紙拿過去，用心地看着。「你看，這不也是限定了初中畢業的資格麼？」

「是呀，我也看見，不過，不過，總像很難爲情的。」

「把自己的勞力來出賣沒有什麼不光榮吧？」

「管他什麼呢，活下去是最緊要的事。」他露了堅決的樣子，略爲用手指撫了一兩下凌亂的頭髮。

經過了規定的考試，妻很關心地問長問短，在他呢，反而覺得淡然了。想着就是錄取了也不過二十二元的月薪，像僕役一樣地聽旅客的指揮。可是心裏還是有一點不安，一直到手裏拿了印着錄取者名單的報紙，心跳着，臉紅着，仔細地在尋着自己的名字。

妻也湊過來了，問着他：

「你在看什麼新聞，這樣用心的樣子？」

「路局發榜了，呵——呵有了，我取上了！」他過於興奮，稍稍帶了一點瘋狂的樣子。

妻的臉偎過來，嘴裏輕輕地叫着：

「君，我的心！」

「玲玲」他也低低地應着。

經過了報到，查詢，他又繳上去一張半身小照。在第二天的下午，他取來了車站的出入證。由車務處的指派，他是在二〇二次通車的二等車上工作，要在三天後起始。

這次車是要從天津開到浦口，停一天，然後再經過天津，開到遼寧。從遼寧再開回天津，他纔能得

着一次休息。這情形在他，以爲是很難忍受了。他還沒有和妻離開過一天，想起來那總該是很難過的，可是回到家裏，妻給他鼓勵，自己也就能伸直了身子說一句：「好，去就去！」

車是下午十點鐘開出的，在五點鐘的時候他就把應用的衣物放到車上去，那裏，他遇見了同伴，也是二十幾歲的人，臉色微黑，自己爲自己介紹過，知道那個同伴是一個單身漢子。他心裏頗有一點羨慕，可是想到妻子的一切，他又深自慶幸着。

「這車裏就是我們兩個人麽？」

「不是，還有津浦路的一個人，本來是沒有的，誰叫這次車要到浦口呢，就沒有法子辦。」同伴露了一點憤慨。

他的心裏又不知道這是什麽緣故了。說是多一個人，自然工作可以輕些，爲什麽還不高興呢？同伴好像很直爽，也有一股熱誠。

「請你喝杯茶。」同伴倒好了一杯茶送給他。

「不客氣，我就要下去，晚上再見！」他說完點着頭走下去。

「晚上見！」同伴還站到車門上向他招着手。

回到家裏，稍爲休息一下，晚飯就陳列上來了。兩個人都是異常沈默，不知道說什麽話是好的樣子，溫柔的生活，從此就被生活的鐵鍊絞斷了。犧牲了兩個人共同的幸福，各自憂愁，煩悶；換來物質的

滿足，維持着在不快的精神中活下去。要這樣地一直活下去，到老了，死了的地步。

最後是把保重的話，相互地重複吩咐着。妻故意做成能分能捨的樣子，他也只得用手帕擦乾了眼角的一顆淚珠，匆匆地走了。

街市仍然像是從前一樣明亮，喧鬧，絲毫也沒有走了一個人的悲哀。他的左手提了妻特意做好的一盒點心，低了頭，走上向車站去的電車。

正在行駛的車，風很強烈地吹進來，司機者高興地用脚踏着銅鈴，「噹噹……」地響着。

到了車站。他跳下來，向着列車走去。時候是八點鐘了，只有三等車裏已經有了乘客，頭二等裏面還是很冷清的。

「怎麼，這樣早就來了，再遲一會兒也可以。」同伴正躺在牀上立起身來說。

「你睡着吧，打攪你眞對不起。」

「不也快要到時候了，把衣服該穿起來。」

同伴從箱裏取出兩件衣服來，是白色鑲紅邊的長衫，把一件送給他。

他們都穿好了，他看見在左方的胸前繡了車僮兩個紅字，一種說不出忸怩的感覺又在心裏湧起來。

時候到九點鐘，就有人上來了。客人，脚夫，送客的人，在狹小的甬道中擠來擠去。他像其餘兩個人

一樣地關照旅客的牀位，安置箱篋，或是送去一杯淸茶。人是這麼多，好像中間的關係還沒有確定，所感受的難堪幷不如想像的那樣多。

在一聲尖銳笛聲之後，火車漸漸地移動了。他倚了車門，看着漸小的燈火，他是沒有一點目的地，也登上旅程了。

他由於同伴的指導，把臥具爲旅客鋪好，纔走到自己的牀上坐下，就聽見電鈴的聲音。他知道是五號，把機關撥好，就走過去。

「Boy，再去冲一點開水。」一個說着奉天話的旅客這樣吩咐。

這第一個字是多麼刺耳呵！他好像一點也不能忍耐。他想和那個旅客這樣說了：「客氣些好麼？我也是憑勞力來換錢的，我也不是在你的家裏做僕人！」可是他沒有敢如此說，他只好應着：「是，先生。」

可巧，水沒有沸起來，他不得已坐在自己的房裏去等。沒有幾分鐘那個旅客就不耐煩地叫起來：

「喂，Boy！水爲什麼還不拿來呀？」

「水還沒有開，請您稍等一下吧。」他急忙趕過去說。

「你們是幹什麼的，連開水都不預備！再說，就是沒有你也來告訴我一聲，省得要我來死等呵！」

旅客的手乂在壓上，很生氣地說。

「不是——」

「什麼不是，他媽的，——」旅客把袖子拉起來，像要打的樣子。

這時另外的同伴就趕了來解勸，他垂了頭走回去。

過一些時，一個同伴也來和他說：

「你怎麼和他吵起來？」

「什麼，還沒有等我說話就鬧。他要開水，水沒有開，就爲了這點事。眞是，一點理也不講。」

「有什麼法子，做了這樣的事，就是奴下奴。他說東就要隨了他東。人有了錢，脾氣也就特別壞。像我們，只有忍耐的一條路。」

他自己心裏想着，也是只有忍耐。

車開行了一小時之後，所有的事情也漸漸就緒。他是分配在第一次守夜，到夜半一點鐘。他打開車窗，一叢叢的樹影閃到後面去。月光把原野照得更沈寂了。他想起妻，這時一定也爲離愁所擾，就是睡到牀上，也不見得能睡着吧。每次月光不是灑在牀前麼？她想得到那月光也在照着我麼？她也許哭着，把枕頭也染溼了。她想不到我是在旁人都安睡了的時候，一個人守在這裏吧？

他正在呆呆地坐着，忽然一個旅客，從房裏伸出半個身子來，眼還沒有睜開，模模糊糊地問：

「德州到了沒有？」

「還沒有。」他站起身來應着。

「到了的時候不要忘記告訴我，我要買燒雞。」

「好，您放心吧。」

睡意時時來使他的眼閉攏起來，車輪和鐵軌磨擦的聲音又是那麼單調，他更覺得疲困了。可是到規定的時候，他能把衣服脫下去，睡到牀上；他反而覺得淸醒了。

在行駛中車身微微震蕩，胸中的心像是在水上飄浮着。他的心更焦躁了，想起不能入睡，就擔心着明天的工作。

失眠的時候使他想起一切過去的事，他忽然流出眼淚來了。

可是人事眞是難分析的，在半年之後，他已經是很熟練了，而且像以前那樣的感覺也不再存在。每次自己也頗疑惑，就是這疑惑也就一直任它存留着。每月有了百元左右的收入，生活也很安定了。

一天，車停在浦口，是預備在下午七點鐘開出的。本來這次車喞接着四時半到南京的滬寧車這樣，爲了從上海到北方的旅客的便利。可是到了五點半鐘，仍然看不見一羣旅客的蹤影。他問過路警纔知道因爲兵車的阻礙，旅客都是從下關碼頭過渡，所以要等到六點鐘的輪渡纔能過來。他正爲了穿上制服流了許多汗，聽到這話，就把衣服脫下去，揮着蒲扇，

果然到了六點鐘敲過的時候，許多脚夫和旅客走進來了。一個青年旅客走上他這輛車上來，是二十幾歲臉色微紅的人。他走過去。

「您貴姓？」

「我姓陸。」

「陸先生，您的鋪位是在旅行社訂的麼？」

「是的，」

「那在六號，您過來好了。」他自己在前面引導着。

「您是上鋪，有幾件行李？」

「就是兩件。」

「好，我替您安置吧。」他又向着脚夫說：「你放下來。」

那旅客付過了脚夫的錢，把帽子取下來。他纔要稍談幾句，又看見另外的旅客，他只好又走過去。現在他已經不像從前那樣煩躁了，處置着種種的事情處處可以看出他的經驗來。他很有條理地替旅客們安放行李，把和旅客們爲小費而無理爭吵的脚夫推到車下去。可是天太熱了，臉上的汗一直流下來，他不斷地把長衫的下襟拿起來擦着。到了車開行的時候，他纔有了閒空去洗洗臉。

開車的時候就是七點鐘，雖說是在夏天火紅的太陽也就要沒下去了。一站兩站地過去，夜也就

一步步地沈下來。這時他又該爲旅客們到餐車跑來跑去忙着了到九點鐘他纔能喫晚飯旅客們多半是安逸地睡在牀上，在閑談，在哼着歌曲。

旅客們都好像是沒有一點事，除去喫就是睡。單身的旅客又不善詞令的，在旅程中是寂寞得像在一個人的世界中。既不能一點事也沒有說得很動聽，所以只好沈默着。有時閉起眼來想着一切過去和未來的事情：或是把臉近了車窗，望看向後飛奔的景物。

他喫過飯，就看見那青年旅客一個人在甬道中站着。好像在那裏想着什麼，一個手指輕輕地敲着玻窗。他順步走過去。

「您是從什麼地方來？」乘着旅客望着他的時候說。

「從上海來。這次客人不多吧？」

「不多，空了好幾間。」

「那我麻煩你，請你替我換一間好麼？」旅客帶着笑和他說「我的房裏人太多了。」

「可以，可以！您住到一號去吧，那間還空着。」他也很高與地說。

「立刻就搬過去吧。」

他隨了那旅客走到六號去，把衣箱和零物一件件送到一號。事情都做完了，那旅客請他坐下。

「不，我不累。」他還拘泥着他的本職。

「不要客氣，就請坐下談談。」那旅客很誠懇地和他說；聽了這樣的話，他只好坐下來了。

「您是到北京去麼？」

「不，我到天津。」

「在上海住了多久？」

「三年了，我是在××大學讀書。」

「阿，您是在上海讀書！」他頗覺着一點淒然。

「你在這車上有幾年了？」旅客取出兩個蘋果來，把一個送給他。

「謝謝您！」他急忙站起來接過去「我只在車上半年。」

「怎麼，待遇還好吧？」

「月薪只有二十二元，可是說起來能有一百元的收入。」

「那也是很好了，家裏的人要是太多也是很難吧？」

「我的父母都不在了，家裏只有我的妻。」他把頭低下去。

「那一定很夠用了。」

「是的，可是我們也都是考進來的。」

「那麼你從前一定在學校裏讀過書？」

「天津××中學初中畢業。」

「爲什麽不讀下去呢？」

「陸先生，沒有錢的人，有什麽法子呀！」

看着那旅客，比自已也大不了兩三歲，可是別人有無限的前程，不論是在學業上或是在事業的成就上。這不同在那裏呢？他想尋出來，他仔細看着那旅客，可是什麽他也沒有尋得出來。

「現在就是從大學畢業的人，也不見得就能有多大的用處，其實經驗比學問還切用，在任何方面的努力，都可以走到成功的路上。」

說這話的時候，那旅客像是很誠懇；可是在他聽起來，就好像是故意用以來敷衍他的話。他并沒有從這話上得到安慰，他也不願意使旅客看透了他而感到失望，他立起身來告辭。

「再談一些不好麽？路上沒有什麽事。」

「時候不早了，我想您也該安歇。」

「呵，眞是，就要到十一點鐘。」那旅客把懷表取出來看過說，深深打着一個呵欠。

車的速度慢下來，爲了一月來的霪雨，只有半尺樣子，水就要沒了鐵軌。微風吹起波浪來，打着路基，拍拍地頗引人想起坐在船上的滋味。因爲避免意外的危險，列車也只得慢慢地推進着。過些時，車在一個小站停下來。

這裏只有一個路員拿了方旗在黯淡的燈光之下。還沒有受近代文明的小市鎮，在夜裏，油燈是那麼影綽綽地照着更容易使人追想到古代，或是死去了的事蹟。他常常高興在這樣的地方走下去，在這裏他記起了死去的父母，好像他們是住在這裏的。

車到了濟南，全程已經走過一大半了。正是黃昏的時候，一羣烏鴉叫着飛過去。天氣不知怎樣是異常地熱，汗在每一個人的臉上像水一樣地淌下來。

「北方也是這樣熱呀！」

他聽見這句話，回過頭去，就看見那青年旅客，站在離他很近的地方揮着扇子。

「您不知道，這兩天都到過一百度。」他接了旅客的話說。

「還是走起來好，能有點風。」

「可不是麼，已經停了十幾分鐘，再過十幾分就要開了。」

在他的心中，歡喜這旅客的爽快，沒有一般有了財勢的人，就看輕站在下一級的人的行動。說句眞話這還是第一次遇見這樣的人。在敬仰愛慕之外，他還想說一句：「先生，您願意麼，和我做一個朋友？」可是幾次他也沒有能說出口來。他不願意想着那旅客一定會聽過了他的話就冷笑，像貓頭鷹的嘴臉；他總想着是自己沒有這麼大的力量。遇見這樣的人，使他一點也不再感覺到職業本身的低賤。在旅客那面不過多把「謝謝」兩個字說着，可是他的心就那麼安適了。

車從濟南開出之後，同伴就和他討論着收小賞的事了。本來這是不需要的，就因爲加上了津浦路的工人所以他們每次總是預先暗地裏和旅客們說好，把小賞的一部分給他們兩個人。因爲這緣故，他們每次是分配好去聯絡這一輛車上的客人。

「住在一號的客人你去說吧，他好像和你很好的。」同伴向他說。

「好是很好，可是——」他覺得怕難出口似的，他的眼看着窗外。

「算了吧做這種事，講不得什麼難爲情，我們也不是來交朋友！」同伴像早已看透了他的心，笑着向他說「我們是爲什麼的？錢在他們的身上不大要緊，可是我們卻不能少。不是麼，一家人都在等着你養活呢！」那同伴頗明世故的樣子向他說

自己想想這話也不能算不對，眞若是只靠了每月二十二元的月薪能有什麼用呢？他終於答應着：

「就是照你的話去辦吧！」他輕輕地歎了一口氣。

「那我們就分頭去。」同伴立起身來。

「你先去，我稍爲歇一下就去。」

看着同伴走了出去，他就兩手捧着頭，呆呆地想着。他總以爲這是不大妥當，不大應該的事。在一個人拿自己當做了朋友看待，就不該再爲這些小事斤斤計較；雖然在另外一方面想也是頗有道理。

可是既然答應了的事，不去做也說不下去。他懶懶地站起來，走到一號的門前。他很快地在門前閃過去，好像是到另外的地方去。他看見了那青年旅客正躺在牀上，手裏端了一本書。

就是這樣地閃來閃去地也是好幾次了，也沒有能鼓起那麼大的力量來走進去。還是那旅客叫住了他，他纔很不自然地站住了。

「沒有什麼事吧，請進來談一談也很好呀！」躺着的旅客說着這樣的話，就坐起身來，把書放到一傍。

「沒有事情，您還沒有睡呵？」他的臉上強自帶了笑容。

「明天七點鐘一定可以到天津了吧？」

「差不多，誤了一點時刻已經追過去了。」

「你的體格也很好呢！」那青年旅客忽然這樣說。

「從前在學校的時候，很歡喜運動，到做了事，就沒有那種自由了。可是每次歇工的時候，總還是喜歡到體育場去打籃球。」

「這樣很好，強健的身體對於每個人都需要的。」

把這件事說完了的時候，卻又不知道說什麼是好了。他很想就着這機會把那件事說出來吧，可是自己又好像把從經驗上得來的如何把它委婉說出的技巧忘記，同時自己也想到實實在在是不

當說出來。他把眼偷偷地望着那旅客的臉，是那麼誠懇動人，他的心更堅決了，就一直任這沈默在他們中間繼續下去。

在這時，他又想起了臨行時妻如何告訴他設法拿一點錢來，月底是有不少帳要還的。同伴又曾經那麼殷殷地托付過，他不得不想法子說出來了。

「先生，我和您商量一點事。」他的聲音異常地低。

「什麼事情，儘管請你說吧。」

「那是——那是——說到您賞給我們錢的事。」他說了這樣的話，立刻覺得臉上是紅漲着。

「這條路我還是第一次走，不大熟習，普通每位給多少錢呢？」青年旅客仍很自然地說。

「大概總是三元吧。我是想請您把一部分的錢給我們，暗地裏不要給旁人知道，因爲普通都是大家均分的。」

「這也沒有什麼不可以，可是這錢怎樣分開呢？」

「我想您給我們一元五，再給公衆一元五。」不知道是什麼緣故，到這時候，他也能坦然地說出來了。

「我沒有零錢，再則給公衆一元五也難看。我想一元二元地分開吧，你說好不好？」

「好，好，沒有什麼。我謝謝您。」他說完了，就站起身來，頭也不敢仰起來走出去。

他好像犯了罪一樣地，呼吸也不平勻了，匆匆地走到自己的房裏去。雖然是把朋友所託的事情做得完善了，可是心上的負擔是更重了。他好像不能自由自在地喘一口氣。立刻他就追悔不該這樣做了，就是少得幾個錢也沒有什麼關係。他想這是多麼不體面的一件事，他想像着那旅客一定看不起他，甚至於比那些粗俗的人還要重些。他就爲這件事煩惱着，一直到了睡在牀上的時候，還是翻來覆去地睡不成。他想從牀上爬起來，到那旅客的眼前說：「先生，您不要聽我那話吧，我不過隨便說說而已。您千萬也不要記在心裏。」可是那旅客眞的就能把他所說的一切都忘記，像沒有那回事一樣麼？他知道說出去的話像散出去的種子，是不容易收回來而免去發芽和滋生的。

就爲這件事，一夜間煩惱着。

到了第二天早晨，雖然頭是沈重的，眼也有些發黑；他還是不得不強自支持着起來。這時候旅客們又都爲整理行具而忙亂着了。他又走到一號去，那靑年旅客早已收拾得差不多，上衣也穿起來。

「就要到了吧？」

「是，您還有什麼事要我做麼？」

「沒有了，這是我答應過給你的錢，你拿去吧。」那旅客把一張鈔票塞在他的手中。

立刻，他覺得這話在刺着他的心，他知道他應該帶了笑臉，可是他好像忘記了怎樣笑。他知道臉上在燒着，通身也像是燒着了。他的手微微顫着，頭低下去。他一面喃喃地說着「謝謝」兩個字，一面

慢慢地走了出去。

「怎麼樣，得手麼？」同伴從間壁的房裏走出來低低地向他說。

「可以，可以，……」他說着，惘然地把那張鈔票送給同伴「這是你應得的份。」

「你的呢？給了這麼多！」同伴驚訝的樣子。

「唔，唔，……我已經得着了。」說到這句話的時候。他纔感到移去一方壓在胸前石塊那樣的鬆適。

嫻君

一

嫻君幽靜得像一座墳墓。她的臉永遠是冷冰冰地，女人們特長的各式各樣的笑，早已從她的嘴角飛失了。有時候也看得到她的笑，那有着笑容的臉只像雕刻的面形，古板，呆笨，給人一種嚴冬的感覺。這樣的笑不只引不起人們的興趣，反而令人生出恐懼來。她保持着少女的尊嚴，她更卑視一切男子，她不甘心在任何方面屈伏在男人的腕下。她的頭髮雖然是剪短了的，可是總散漫地披着，不像女伴們梳得光光的，或是用人工造成美的形狀。她不塗粉，也不塗口紅，她情願露出微黃的臉帶有暗灰色的脣。她的眼原是很美，而且非常有神；可是她卻極力收藏，像是被旁人看到就對她有什麼不利似的。冬天也好，夏天也好，她總是穿着深暗色的衣服，肥而且大。她的身材比常人還要短些，走起路來低着頭。兩眼像是只看着地面。有時因爲走得太急促或是太費力了，她就停在路旁咳嗽起來，立刻她那病態的臉也漲紅了，眼裏也許迸出淚來。但是沒有多少時候，她仍然走着她的路，緩緩地如一個送喪者。

到××大學三年，她的健康是一天一天地不佳下去。因爲遺傳而有的肺病，使她的臉色更黃了。她還是那樣沉默，她那沉默的天性不知道是不是也因爲遺傳的關係。但是，她在課程上卻非常努力。

總是在上課之前，她就一個人擇好了一個離講台最近的座位，上課的鐘聲響了，同學們的嘈鬧靜下去，教授也推開門進來了。她的抄寫很快，幾乎教授所講的話，她完全記在那本藍皮紙本裏。有時，因爲教授講得太起興了，她也呆呆地聽得出神，就連抄寫也忘記了，把頭微仰着，靜靜地凝着眼，身心完全浸在教授的語言之中。她眞像一個年老守寡的女人，般般地望着她染有重病的獨子，一動也不動地守着。快要沒下的太陽，柔光從窗口偸偸爬進來，猥着她那沒有血色，處女的臉。她猛然記起來了，像從一個快意的夢裏醒了似的，用手裏握着的筆簡略地記下應記的筆記。

在上課的時間之外，她多半在圖書館裏。很喫力地從管理員那裏借出來七八本厚的參考書，兩手捧到座位上，小心地翻閱着，看到她所需要的就抄在那抄寫本裏面。男的女的同學從她身傍過來過去，她從來也不把頭抬起來。因爲覺着眼睛痛或是身體感到疲乏的時候，就兩手捧着腮，閉上眼，靜坐五分鐘，像一個出世的女修道者。總是等到鐘聲響了，閱覽室就要關閉了，她纔慢慢地站起來，把借來的書歸還，然後拿起她自己帶來的書物，孤單地走回她的宿舍去。

在宿舍裏她也不到同學的房裏去，就一直到自己的房裏，放好書，到洗臉室去洗手，淨面，然後就回到房裏躲在牀上，得着相當的休息，減少所感到的疲乏。

飯鐘響了，她就緩緩地從牀上起來，喫下桌上放着的藥水，這時，她的同房從運動場，或是從情人的會見回來了。看到她們，也只是微笑地一望，她自己走到飯廳，喫那少量的晚餐。

因爲她一向是看不起男人的，她纔在讀書上異常努力，同時她也看不起那沉醉於男子虛僞的愛情之中的女子，所以雖然冰然一向是她的好友，又和她同房，自從她沉入嫻君認爲不可拯救的漩渦之中，對她的信仰，對她的友情，顯然地下降了。

——你想把你那純潔的心給男人們，那眞是再愚蠢沒有的事！他們能在你的眼前奉承你，討你的歡喜，他們也口口聲聲說是愛，像傳奇裏勇士般地向你求愛；但是他們決不是眞心接受你純眞的情，在他們認爲寶貴的而使他們戀戀的，不是你的心，也不是你的眞容，是那塗了厚厚的脂粉，而穿着入時衣服的你！等着衰老偷去了你的柔膩皮膚，輕盈的身材；那時脂粉和衣裝是不能增加你的美麗，他們將無情地，對你生了厭惡，那時你就要像一隻老狗被人棄在路旁了！沒有一個人再跑到你的眼前低低說：「我愛你，」甚至也沒有一個人來憐惜你。所以，我，我一定要擺脫這些孽障，爲我自己努力。朋友，不要儘在熱情中鼓舞啊，多少想到一些那將來罷！

在熄燈之前，她看到冰然懷着被愛情充實了的心，從樓下會客室歡然地跑囘房裏，她就自己這樣想着。

「嫻君，你還沒有睡呵！」她高興地唱着情歌，又很敏捷地脫衣服。因爲看見嫻君是睜着眼睡在牀上，像是想着些什麼事的，就向她問。

「我纔睡到牀上。」她裝着疲倦極了的樣子，怕是冰然又要問她一些無味，對她又無關的事。

「你好像想什麼事情」她只穿着一件內衣了。

「沒有什麼，我想想明天該考的課。」她故意扯了一個謊。

「你看，這孩子睡得眞好看！」像是因爲受着嫺君冷冷的回答，而想另外去發洩她的熱情，就跑到睡着的梅音牀傍，吻了一下她嬌憨的臉。

梅音是她們三個之中年紀最輕，每天只是在運動上努力的一個少女。

冰然吻過梅音的臉，像是熱情消下一些去了，就緩緩走回自己的牀前，坐在牀沿上。

「嫺君，你近來的身體像是更不好了，讀書還是少用些力罷。」看到嫺君漸就衰弱的體格，她善意地勸着。

近來因爲對冰然的信仰是漸漸失了的，所以對她的觀解，也不放着誠意容納了。

——要像你這樣麼，受着男子的戲弄！

她不想去答，但是又不能不答，只好在喉間「唔唔，」地響着。

燈熄了，冰然燃起燭來在那搖曳的微光下，死命的讀明天要考的功課。嫺君的心裏，被得意充滿了，她靜靜地睡在牀上望着她那緊皺着的眉，感不到絲毫與趣地翻着書的樣子。

——這就是愛情的酬報了！

她的生活一向是如一潭靜水，沒有漪漣，也沒有波瀾。有的時候無名的煩惱也許握住了她，但是

她自己會尋出適當的解釋來，於是她又安然於她的生活，那煩怨就像一縷煙似的散了。

一個飄着雪片的冬晚因爲寒冷，嫻君和冰然都老早就圍着被坐在牀上了。嫻君卻是讀着一本教本，冰然卻是隨意翻着一本小說。窗外的風更大了，薄大的雪花在狂舞着，在黑暗中各自投向它們可依附的所在。

她們都靜靜地看着書，也許因爲疲乏的緣故，嫻君就把書放在身傍。看到冰然今晚也在房裏看書，覺得非常奇怪。就故意向她問：

「你今天眞閑在呀！」

許多日子她沒有和她閒談了，這樣，冰然微微感到驚奇。

「這樣的冷天，到什麼地方去呢！」冰然悠悠地答。

「有了愛人的人，就像有了火焰的人，還怕天冷麼？」她含着譏諷地說。

「那麼你也就應該去尋一個愛人了！」冰然反譏着。

「哼，我是不需要的！」她露着不屑的神氣。

「愛是人類的天性呵。」

「我愛父母，愛姊妹、兄弟，愛我的朋友，把愛給全人類，」她拿起教授講學的樣子。

「男女之愛也是應該有的。」

「我自誓一生不需要一個男人來愛我，我只覺得那是可笑的事情。」

「你無論如何不能制止天性的發展呵！」冰然有些忿怒。

「我多讀書，把講愛的時間來讀書書是我的愛人，我只把心交給書，它可以安慰我的寂寥，而且它不會欺騙我，在我的眼前使着手段。」

「你不承認愛的純潔性麽？」

「根本就不知道什麽是愛的純潔性，一個男人可以堂皇地說他愛你不知爲了什麽緣故，這在現在總是最時髦最流行的話了，」她說得很流利，「可是他仍然可以不知道爲了什麽緣故而愛上另外一個女子！」

「嫻君，你的話說得太偏了！」

「太偏了麽，一點也不是，因爲現在你只嘗到愛所有的甜蜜，還不知道那苦的滋味，所以你以爲我的話不正確，想替男人們袒護，男人們也是最會說謊話的。」

「何以男子是最會說謊話的呢？」

「明明的他愛上一個女子的容顏學識，或是性情；他卻總說是無條件的。就是眞像他所說，沒有絲毫條件，那麽×女士×女士他都可以任意地去愛了。」

「你眞是不近情！」

「你還不信我麼，將來總有一天你知道，在男人的擁抱之中感到滿足了，你能知道他的心是眞的愛着你麼？」

「無論如何說，我的××總不會像你所說的那樣。」

「你的××麼，他既然也是一個男子，就不會逃出我的公例。」

「我們完全在純潔的愛情上結合，我承認我們可以相愛到老死。」

「你還預備眞的將來和他結婚麼？」

「總是這樣罷，他卻是一個心地坦白，用全力愛着我的。」

「就是像你所說他是那樣坦白，那樣愛着你，也不是持久的。結婚之後，在愛上就是一步一步衰老了，家庭，是要依附對子女的愛而維持存在的。」

「愛就眞像你所說的麼？」

「男女的愛是暫時的，容易變的，冰然。今天因爲高興，和你說了這麼許多話，你不會氣惱我罷？等你有了經歷，你會痛哭走到你老友的身前，那時我仍然是你的好友。我還對你好的。」

她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幽靜的嫻君，想不到有這麼大的興致，也許因爲冰然眞是她的好友，以爲是她的責任引導她；也許借此發出她心內的積怨。

她們都不再說話，仍然把眼放到自己的書上，冰然的臉上顯然露着不快活的樣子。

春天來了，柳梢的嫩芽，在水面點着的魚尾，都告訴着春天是來了。人很快地就忘記了那尖厲的寒風，冬天的威嚴；臉上劃着笑，欣然地鼓舞着迎接這快樂的春天了。

在××大學的春天，更有顯然的變化。復活的草地上，看得見有許多人跑來跑去了。臉上消失了對於嚴寒之畏縮，在鄉間的村徑上，儘可以遇到不少戀着的少男少女們，互偎着緩緩地走着。此外，他們的心也活躍了。那些有缺陷的心，想求得一些彌補；那些已經滿足了的心，想永遠滿足着或是要更滿足一些。

幻想實現了的人，就歌頌春天，讚美春天；失望的呢，也就因爲心情的不快，而對於春深深地厭惡着了。

嫻君呢，還是過着她那規板的生活。經驗告訴她春天是最不好的，春間的心是易動的。可是她還信自己。她還沉得下心去讀着她的書，在圖書館裏，或是在自己的房裏。有時因爲疲乏，就把眼從窗口望出去，在那一行行的瘦竹之後，可以看到幾間低小的茅屋。屋前的水塘裏，正有幾隻白鴨泳浴着。

——呵，眞是一幅美景！她低低地讚賞。

幾次她的心是被這美的景物引誘，想到外面去散步；但是她立刻想起這是不應該的，不只白白丟掉有用的時間，怕更可以引起心的不寧。

春天的晚上，是更甜蜜一些。月亮像聖女的臉，從地面漸漸地升起，映着細的柳枝，疎疎的影子照

在地上。春風像是醇酒，不惜人們爲它沉醉地儘是吹着。

嫻君舒適地坐在窗前，翻讀一本文學史，柔風吹着她的臉，像許多溫膩的嘴唇，在她的臉上印着甜吻。她不自主地把眼向窗外望去，月光下儘有不少相攜緩步的伴侶，她忽然微微地笑了。

——這眞宜於「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的詞了。

她自己想着，也想到冰然一定也是這樣和她的愛人在走着了。

——在夢裏的人，永遠不會自己覺醒的。

那一叢叢的黑影，也許就是他們抱着的身形，醉在春風裏，醉在強健而溫暖的手臂裏，醉在甜的長吻裏；——嫻君只是孤獨地坐在房裏默想。

——這只是暫有的快樂，破滅的悲哀在等着他們。

——暫時麼，人生還不也是一個促旅？有誰能知道自己能淹留多少時，又有誰能知道自己的歸途？

她的心突然紛亂起來了。因爲她竟這樣自由自在地想了許多，她深深地後悔着不該生出這樣的感想來，她想着自己還是該保持她那安然平靜的生活。

——爲什麼要那樣想呢？只有自己纔眞的愛自己，也是最可信任的安靜的生活，不是對我很好麼？我一定不再想，我一定不能再想了！

忽然門開了，冰然走進來。她和往日大大地不同，低着頭，緩緩地走進來，坐到自己的牀沿上。笑容早已斂失了，眉尖緊緊鎖着，像是有什麼傷心的事。嫺君爲她異常的態度驚詑了，她忍不住問：

「冰然，你身上不舒服麼？」

她沒有回答，只搖着頭。嫺君想也許從家裏有什麼不幸的消息傳來，可是她又不能貿然地就去問詢。

「有了什麼事呢？」她終於很關心地說。

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冰然竟大聲地哭起來了！嫺君不知道怎麼樣纔好，趕緊跑到她的牀邊，就抱了傷痛着的身子。

「何必這樣呢？有什麼事不妨說呀。」

她還是不說話，只是哭泣。

「這樣哭，對於自己的身體多麼不好，有什麼事，還是告訴我罷。」

「我——我現在知道了。」夾在哭聲裏說出來。

「知道些什麼呀？」

「我知道，知道你的話是對的了。」她更哭得傷心了。

「眞是，何必這樣傷心呢？看開了些，都是不值得的。」嫺君悟到她傷心的原因了，想來盡情地給

她一些安慰。

「想不到他是這樣一個人！」

「本來因爲你對他的希望過高了，就很容易感到失望；把事情看得淡了，快活也好，傷心也好，就都不會過分。」

「他欺騙我，愚弄我，把我看做一個玩物；生了厭煩，便什麼也不顧了。」她還是嚶嚶地哭着。

「這樣哭，太不顧及你自己的身體了，哭壞了，有誰來管你呀！」嫺君替她拭着臉上的淚

「好了，我不再哭啦。」她強制地止住了哭聲。

「這樣纔好。」

「男人的話眞是絲毫不足信。」猛然的抽噎，使冰然伏在嫺君懷裏的身軀震動着。「完全像你所說的，他幷不是愛我。」

「現在你纔眞的醒悟了。」

停了一停，她又說：

「過去的事不要再多想了，像我，沒有愛，也不去求愛，生活卻是永遠這樣平靜。」

「嫺君，你可以說你不去求，可是你不能說你沒有愛。」冰然從她的懷裏擡起身子來，和她在牀沿並坐着。

「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我就知道有一個人，卻是非常的愛你呢。」

「有人來愛我？」她搖着頭，「這是絕不會有的事！」

「確實是眞的呢，愛你的這個人是愛你的純眞幽靜，和那未曾染惡了的本性。他說因爲過於愛你，所以不忍使你知道，情願自苦怕擾了你的心情。」

「還是不要說笑話，世上的男人，絕不會來愛我的。」她雖是這樣說着，可是她的心微微地動了。

「嫻君，我可以對你發誓，就是我也認爲這樣的男子少有呢。」

知道了冰然不是故意說笑話，心更有些動了。

「你今天這樣疲乏，還是早些睡了好。」她有意打開她的話。

「我還不累呢，睡也睡不成。」

「那麼就是睡到牀上也好。」

看着冰然睡到被裏去，她又把書展開來，預備讀下去。

微風從窗口進來，吹着她的短髮，拂到頰上，感到適意的微癢。用手掠過去，她仍舊低下頭，很用心地眼睛看在書上。她再也想不出是什麼原因來，心是無論如何也沉不下去了。匆匆看過去的書，竟是一些痕跡也沒有留下來。不時腦裏閃着一個男人的臉。

——能愛我這樣的人，怕總是眞情了。

她自己默默地想着，立刻眼前像是有一個身材適中的男人，臉上充分地可以看出純眞的情，一雙黑而大的眸子，流露出無限的柔意。

——這樣的愛，不容回拒了，像這樣的男子，確是少有的，不該使他失望，不該使他因爲失意改變了他的眞情。

——但是一向平靜的生活就這樣結束了麼？

她的心又不能定了。

——他愛着我，永遠地愛我，生活仍然是平靜的。這也許就是那能持久的愛了！

書是再也讀不下去，爽性把書關了，也睡到牀上去，但是她沒有絲毫的倦意，心中的紛亂更甚了。

燈熄了，她仍然是睜大眼睛睡在牀上。暗銀色的月光，照在她憂煩的臉上。那緊鎖着的眉，那被愁思絞着的心，無憑的對他的想念，像是更殷了。

——知道了男人我就厭惡他們，可是不把愛給一般女子，至少他不是淺薄的。

雖然她不知道這個人是誰，她卻生着無名的一點戀戀之情。

——把愛託付給這樣的男人，也并不是一件壞事呀！我不該再制止這自然的發展了。

她愈想愈多了，她想着，將來和他同居，過着最理想的日子。每天他們對坐讀書，有時偸偸地把眼

睛望着他；心感到非常得意。因爲疲困了，他也許像一隻小貓似的來引她高興了就抱着，吻着想到吻，她自己的臉就有些灼熱了，她還沒有嘗到抱在男子的懷裏被他們吻着的滋味，她不知道那時的心，是怕呢，還是高興。

纔睡着，就像有一個男人睡在她的身傍，她怕極了，想避開他；好像他是一個粗暴的人，她已經不能從他的臂間掙扎出來，她駭得大聲從夢裏叫起來。

夜是靜靜的，野地的青蛙嘈雜地叫着，月光照着房中，顯得十分莊穆。她通身浸着冷汗，心猛烈地跳着。

顯然地她的心是大大地被擾亂而呈着變動了。她不能像往常一樣地把心沉下去，而且她的臉常是不爲着什麽紅了起來，可是她還不知道愛她的人是誰。她不敢再向冰然問詢，所以爲着胸中深蘊的憂鬱，她常常失眠。有的時候一個人呆呆地在房裏坐着，下意識地就把鏡子放在面前。她看見自己像是有些瘦了，而且眼圈也發着青黑色。這時候冰然猛然從門外進來。

「呵，嫻君」她大聲地說：「你又照鏡子了！」

嫻君的臉頓時紅起來，她不敢把頭擡起來望她，怕是她銳利的眼可以看出她的心裏的隱衷。

「我近來瘦了，你看，不知道是不是生病？」嫻君很不自然地說，想來避開她的諷詞。

「你太用功了，還是應該有充分的休息。」冰然竟被她把話引過來。

聽到用功，她自己深深感到慚愧，讀書在近來是她很怕想起的一件事了！

「我也是這樣想，所以近來書是看得很少。」

「我們到外面去散散步好麼？」

「好罷。」她很爽快地答應了。

雖然她近來走起路來仍然是把頭低着，可是她常是偸偸地從眼角望着來來往往的人。

一向不到鄉間散步，感到莫大的意味。那油翠的竹叢，和塡滿空中微風吹捲着野草的香氣。

「到鄉間來散步，眞是一件很有味的事呢。」

「現在遠不如初春了。」

「爲什麼呢？」

「因爲春天是將殘了！」冰然悠悠地說。

「呵，春天是將殘了！」嫻君低低地說着，她的心深悟了，她追悔近來自己不應有的思想，更痛恨着爲有了這思想而做的一切事。

「冰然，我們回去罷。」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晚間，宿舍裏只留有一些家在異地，孤獨的人。平日稀有的寂靜，更使居留的人感到索然。

鋼琴清脆的聲音起了，聽得出是一個很熟練的手彈着。在琴聲裏，更可以尋出凄婉的歌詞。

「我願是一個夏夜的流螢，
深深地飛進愛我的心；
再不吝惜我的青春，我的生命，
爲着他是我的愛人，愛人！」

隨意睡在牀上的冰然，竟被這曼婉而充滿了傷心的歌聲引起來了。她好像看見在一個字一個字中間，都滴着歌者的血。她匆忙地跑到樓下琴室去，最使她驚訝的就是看見了嫻君正坐在琴的前面出神。

冰然驟然的出現，使嫻君很快地把頭轉過來。

「原來是你，眞把我駭得不淺！」嫻君用手輕輕地拍着胸部，

「嫻君，我眞想不到是你在彈着。」

她的臉又不自主地紅起來了，把頭低下去。

「眞是何必這樣呢？沒有一個人是沒有愛的。」——冰然把手輕輕放在她的肩上，很柔貼地對她說。

「可是我的心，我的愛，是和春一樣地已經荒蕪了，殘了！」她說得很慢很傷心地。

她頹然站起來，蓋了琴，眼裏閃着淚光，和冰然相依地緩緩走出去了。

姊姊

婚後的兩月，和辛從北京住到西山去。

夏天的北京熱得像一個蒸籠，辛的學校又放了假，就協議着去西山，沒有什麼錢的人，避暑是說不上的，住在山中只希望有些較清靜的日子，因之可以減少些難耐的煩熱。借了友人的房子，自己裝了一汽車的零物，就安頓在一所前面有游廊的小建築裏。房子是正在山腰，四周圍了高大的樹木，陽光是只在早晨和近晚纔透進來。主人因爲事忙，還沒有來，我們就儼然代替了他們的位置。隨來的女僕，守房子的男僕，幫助我們做些零事。

不知在什麼地方的瀑布，永遠是潺潺地響着，順着聲音和辛去尋，總也沒有尋到。早晨，偶然把窗子推開，雲氣就擁進來了。立刻，房裏什麼也看不見，辛笑着尋我，我也尋他，可是都故意躲來躲去。生活是在快意，清適，幽妙之中。

一天，辛一早晨就到城裏去，雖然山景是這樣美好，只要沒有他在我的身傍，是只有枯然之感的。他說着下午兩點鐘纔能回來，想着那時候該是多麼熱，可是我也不願意因此他就傍晚纔來，要有整整一天的相離。再說，他也決不甘心因爲炎熱就一個人過一天。所以告訴他在路上留心之外，什麼話也

不再說了。

他纔出去，無着落的空洞就襲上來，躺在廊下的籐椅上，翻讀着納蘭容若的飲水詞，山裏的晨風在涼爽之外還有些微寒的，就跑到房裏披上了一件薄絨衫。

好容易捱到下午，我知道他快要囘來了，就跑出去倚在山路傍的樹下望着。沒有樹影遮蔭的路上，極度的陽光照成白芒芒的，炎熱多少可以想像得出了。心裏追悔着不該答應他今天進城去，這麼熱的天，太苦着他了。爲了心中的焦急，望不見他來，就順了山路走下去些。漸漸地自己所住的房子也不可望了，果然看到了一個微小白色的人形從山脚上來。那樣子很像辛，步子也走得很快，只是明明記得他是穿着青色上衣的，所以我還是注視着山脚下，可是沒有多少時，把頭轉到山路上去，眞眞是辛囘來了。好遠他就高叫着：「瓔……………我來了！」

看見他，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就向着他跑過去。到近前纔看見他只穿了襯衣和長褲，上衣是用手指勾了背在身後。我一下就投到他的手臂裏。

「你看，告訴你也不聽，還是這樣快走路，滿臉都是汗，襯衣的後背也溼透了！」我裝着不高興的樣子。

「你呢，瓔？」他用手指放在我撅起的嘴上來，「你爲什麼也跑過來呢？」他笑着；我也忍不住笑了。

「我給你帶來好東西，你猜？」走在路上他向我說。

「是不是你把花間詞帶了來？」

「你眞猜不着，還是我告訴你吧，有你一封快信，從你家裏來的。」

「呵，是麽？」

我有點驚異了，父親一直一年多沒有給我寫過信，也沒有到北京來看過我們，雖然兩地相距很近。

他從衣袋中把信取出來給我，信面上的字跡一看就知道是父親寫來的。把信拿在手中呆呆地偎在辛的身傍走着，到了房中吩咐僕人打水，把他的內衣替他尋出來，預備他去洗浴。

——父親忽然有信給我，一定不是像從前那樣不高興我了。

想起和辛之結婚，被父親強烈的反對，說是絕世也不理我，居然今天有信來，心裏就不自主地在快活着了。有了辛的愛，固然已經是很好；再要是得了父親的愛，心該更滿足了。把信打開，只寫着寥寥的幾句話：

「瓔兒，汝大姊昨夜病亡津地，臨終頻呼汝名，望能返家一行。龍甥襁褓失母，情景悽極。父字。」

這刺激是太大了，我失神地坐着，像是一點什麽也不能想，卻總以爲自己是在夢中。

——也許是一個夢吧，人事會這麽奇突麽？我呆呆地想着。

我木然地坐着，也沒有哭，還是辛從浴室出來，看見我問着：

「瓔，有了什麼事？」他許是看到我的樣子變了，露了慌張的神氣。

看見他，好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見着母親一樣地，淚也忍不住了，撲到他的懷裏，哭出了聲。

「有什麼事這樣傷心？」辛失措地問我，緊緊抱着我的身軀。

「辛，姊姊死了！」

「是瑜姊麼？」

「是她，她死了！」

除開辛，姊姊是最愛我的人。她比我大了七歲，在我們兄弟姊妹之中，她是最長的。說是最長，到她死的時候也不過三十一歲。想起她，立刻一個有一點圓的臉閃出來了。她是不能被人說是好看或是不好看的，從她的臉上看得出她胸中一顆辭和，仁慈，懇切的心。在一個長姊的地位，她確是很和氣的人。她能耐煩地替代了病了的母親的責任。不只這樣，父親因爲事業上的忙碌不能分身，那啓蒙的功課，也都是她給我們的。在弟妹之中，她最愛我；可是我倔強的天性，除開姊姊誰都不大願意來理我。當我氣起了的時候，母親暗地裏常說：

「瓔姑倒像是一個哥兒呢！」

母親的意思是說我若是個哥兒就好了，沒有什麼不合宜了。偏偏一個女兒有這麼不好的性情，有時想着約束抑制，不要任性顯出來；可是一到了那時候，就很自然地又露出來。

做了錯事，被父親責打，最後一句話總是這樣：

「聽見了麼？」

我什麼也不說，父親又說：

「下次知道改麼？」

我還是好像沒有聽見，站在那裏。姊姊在一傍教唆我：

「快說吧，瓔妹，下次知道改過了。」

可是我死也不肯開口，父親的氣更大了，他還想教訓我，姊姊就把我護着走到另外的房裏去。因爲心中的憤愧，就大聲哭起來。

「不要哭吧，眼睛哭腫，媽看見又要問起來。」她從袋裏取出手絹來替我揩拭，「下次應該記住了，惹起父親的氣，要是沒有人在那裏，不是又該有一頓打了麼？」她把我抱在她的懷中。「不該做的事不要去做吧，做了之後被父親知道是少不了責罵的。要痛痛快快告訴父親知道改過，那麼下次謹愼一點，不就什麼事也沒有了麼？」

這時我的性情也不像方纔那樣了，在抽噎之中唔唔地應着。姊姊高興了，把嘴湊到耳邊低低地

說：

「不要哭了，回頭我給你燒冰糖芋艿喫。」

姊姊說故事，是最使我們高興的一件事。不知道她從什麼地方聽了來那麼許多希奇，有趣味的故事。在夏日的晚間，父親還沒有回來，母親因爲有肝氣病很早就睡到牀上，姊姊就坐天井裏的籐椅上，我們每人拿了竹凳坐在她的四周。

「今天說完了這故事，你們一定要去睡，要不我就不說。」

幾個人都答應着。

「從前有一個牛郎，是一個孤苦伶仃的孩子，沒有了父母，隨着哥哥住，哥哥娶了嫂子，對弟弟就不好了…………」

「爲什麼有了嫂子就對弟弟不好呢？」在我們那時的心中，覺得太奇突了，就向她問。

「我也不知道，也許都是這樣吧。——嫂嫂天天叫他到外面放牛，回到家裏還不給飽飯喫，誰想不到這隻牛是一個神仙……」

「牛還是神仙？」比我小兩歲的琪弟問。

「不許插嘴，牛神就是牛神！什麼事牛都告訴他，他嫂子想害他也不成，到後來分家了，他只要那隻牛。有那麼一天，仙女們正洗澡，那牛變了人領他去看，就告訴他抱了一身衣服就跑，一個漂亮的仙

女追了來，他要她做他的妻。他們生了一兒一女，仙女因爲遭了神怒就忍痛偸偸走了；牛郎就擔了兒女追。看看追上了，西天王母用手一劃就是一道天河，把兩個人生生隔開了。你們擡起頭來看，那不是一條白花花的河麽？」她仔細地指給我們，我們都仰起頭來，很感趣味地尋着。

「在什麽地方呢，我看不見！」

「那像雲氣似的就是了。那面的一顆星是仙女，這面的是牛郎，兩個小的就是兒女了。」

「那不是小孩子連奶都沒有喫了麽？」玲妹很擔心似地說。

「怕什麽，喫代乳粉就可以的。」瓊妹覺得很有理由似的。

姊姊笑，我們也都隨着姊姊笑。

「好，故事已經說完了，時候也不早啦，都該去睡了。」姊姊吩咐着。

我一向是和她睡在一張牀上的，我們都收了竹凳，走到房裏去。她看着每個都睡到牀上了，纔又走到我這裏來，把蚊帳放好，坐在我的牀邊，持着蒲扇，再給我說些短的故事，一直到我朦朧地睡着了。她呢，她要等父親回來，稍稍說一些家裏的事，纔躡手躡脚地到牀上來睡。父親常常說：「我們瑜姑兒眞是一個好孩子，待人接物都是比不上的，將來一定有一個好婆家呢！」父親說完笑着，姊姊聽見，臉紅紅地走出去。眞是，就是常到我們家裏來的親友的嘴裏，也說姊姊是一個能幹，忠厚，有福氣的姑娘。

在她十六歲的時候，她曾害了一場很重的病，後來聽母親說是傷寒。我還記得她一直在牀上睡了兩個月。在這樣長久的時間中，我是孤單單地一個人睡了。在最沉重的那幾天，我們都被禁止走到她的臥房裏去，就是在院裏也不許大聲吵鬧。那時我的心裏是又寂寞又怕；晚間溫習功課也沒有人來陪伴了。正在寫着字把頭枕在紙上睡着了的時候也有，常常流着淚，非常可笑地跑到家裏供着的佛像的前面兩手合十很虔心地禱告着，求佛保佑姊姊，把姊姊的災難給我吧的心願也許出來。母親的眼也是哭得紅腫了，因爲怕惦記的原因，住在×地的父親還沒有通知過。

一天晚間，母親走到祖父的房中去，很傷心的樣子，我好奇地偸偸隨進去。

「瑜姑兒怎麼樣了？依我看，六天都沒見效，還是另請一位吧。」年老的祖父很掛心地問着。

「眞也是沒有法子，總是說睡語，我想着給她父親寫封信去呢。」

「那不是白白使他牽記麼？」

「我不是這樣想，您知道瑜姑兒是他所最寵愛的，眞是有什麼好歹，他該把我們埋怨死了。」母親用了失望，悲戚的調子說。

站在一傍的我，忽然忍不住大大哭出了聲。他們都驚訝地望着我，在我的心中充滿了姊姊就要死去的悲傷。母親氣了，恨恨打了我一掌。

「這樣哭，姊姊聽了怎麼辦呢？眞是什麼也不懂。」

立刻母親的話提醒我！我知道我做了不應該的事，被母親責打之後，就極力地忍住，偎到母親的身前。

「媽，我不要姊姊死，我不要姊姊死！」我仰着頭，淚珠還掛在臉上，向母親祈求，好像她是有這樣大權威的人。

「不要緊，瓔兒，姊姊不會死的。」母親抱着我的身軀，有一滴淚正淌在我的臉上。

到了我們可以走進她臥病的房子的時候，她已經是從死的中間，掙扎出來了的。她的臉瘦得使人難以想出從前的豐滿，顏色蒼白，頭髮亂蓬蓬的，手臂和我差不多粗細了。她看見我微微的笑，我到她的牀前去，被感動得淚在眼裏流着了。

「姊姊，你好了麽？」我低低地問着她。

她把頭點了點，像很沒有氣力的。

「你要喫這個麽？」我從衣袋中把特意爲姊姊買來的蔔豆拿在手中。

「我不要我還不能喫，你自己去喫吧。」她的聲音很微弱，幾乎使我聽不見。

她漸漸地能從牀上坐起來，後來由別人扶持着也能在窗前的沙發上坐着了。秋日的太陽，懶懶地照在她的背上，她手裏翻讀着平日最喜歡讀的清照詞。病後，頭髮脫落了許多，她也很爲這件事擔心，不過後來仍然長得很好。我們從學校走回來，如果看見她的興致好，就合着唱一首歌給她聽。

姊姊的健康完全恢復之後，家中兩月來陰鬱的空氣纔眞的沒有了。母親還是要她在家裏好好養一下，於是她就停學一學期，到了下半年呢，因爲寒假開始不能插班，她又在家住了半年。到她從中學畢業的時候，已經是二十歲。

在中學畢業之後，姊姊被遣嫁了，對方的父親，也是父親很好的朋友，可是不知怎樣的關係，就把姊姊的婚姻定了。最使人想不到的事就是那個結合竟是想不到的圓滿，姊夫是一個很肯讀書又很肯耐苦的人。在安逸的生活中能有這樣的青年眞也是件不容易的事。

在出嫁的那一天，最傷心的怕就是我了。姊姊固然也垂淚，也許爲惜別或是本着社會上一向的形式；可是我卻忍不住號啕大哭。我拉住了她穿着新嫁娘的衣裳，死也不肯放手。還是母親哄着我說是晚間她囘來，父親在一傍申斥着，我纔不得不放了手，看着她坐在圍了紅緞的馬車中走了。

那時我把希望放在晚間姊姊還要囘來的事上。晚飯後一個人一個人都因連日疲勞早些睡去，我還是呆呆地坐在房裏守候。我想也許她來了，故意躱起來，我就跑到每間房裏去尋，我連影子也沒有看到！我的心慌張起來。我眼含着淚去問母親，母親只說要我睡去，說不定夜裏會囘來的。我知道這樣的話是不足信的。就拖着懶懶的脚步，走囘自己的房裏。

纔睡着的樣子，就看見姊姊眞的來了，我從牀上跳下來，牽着她的衣襟，說再也不許她走。好像我纔一疏忽，她就溜着跑了，我氣憤地跳着脚，哭着；猛然地從夢中驚醒。在牀上滾來滾去，幷沒有碰到另

外人的身體，我知道姊姊是不會來，我忍了氣忿，昏昏地又睡着。

到第三天，姊姊眞是回來了。隨她來的有許多男女僕人。她穿了一身很鮮豔的衣服，我立刻跑到她的身前去，好像在訴苦似地說：

「姊姊，你總也不來看我！」

姊姊撫着我的頭，母親卻過來把我牽走，說是怕弄髒姊姊的衣服。

她雖然囘來了，和從前沒有一點差別，可是在家人和她的中間，總像有了一種新的障礙。大家都很客氣似地像對來客一樣。當着我又遇了機會走到她身傍去問：「姊姊，這兩天想我不想？」我看見她的眼紅潤了，緊緊握着我的手。只有一些時的沉默，旁人的話就把她的注意引過去。

在姊姊嫁後一個月，我就能到她的家中去。我還記得第一次去是和琪弟玲妹三個人坐在一輛馬車裏。車停下來，心立刻就覺着不安，走進去，很不自然地，常常紅了臉。母親在來的時候吩咐不要太隨便，要被人家笑話的。我們見過所有的人，姊夫也見過，還有一個和玲妹年紀彷彿的男孩。姊姊是一聲不響地站在她婆母的身後，許多很好喫的食品放在建漆的果盒裏也陳列出來：可是我們都記着母親的話，裝着一點也不在意的樣子。有時看見琪弟很熱心地望着，我立刻做了一個眼色，他就把頭低下去。一直到她婆母說：「少奶奶，你領弟弟妹妹到你房裏去看看吧！」我們纔安嫻地隨了姊姊走向她的房裏去。

我覺得她的房子太好：什麼都是嶄新的，我們三個人都很高興，因爲姊姊說房裏沒有旁人，就不必太拘束了。

這一次到姊姊家裏，幷沒有什麼大的意味，到後來，我自己能到她的家中，我纔覺得滿足。常常在星期六到她的家中，星期日下午再回到家中來。她也常常回到家裏住上兩三天。

得了姊夫父母的允許，姊姊居然也能繼續讀大學，卻眞是一件很少有的事。她讀的是文科，和姊夫一樣，可是姊夫比她高了一年。

姊夫也是一個很溫和的人，對於哲學有深厚的喜愛。常常看見他一個人躲在房裏看上兩小時的書，然後再走出來和我們談天。到了他認爲該走的時候，他又悄悄地走了。

在姊姊婚後的第二年，麟兒降生了。因爲有了小孩，就不得不停止學業。第一次做了母親，許多地方是惹人笑的。每次到她家去，總是看見她很忙迫的樣子，好像帶一個嬰兒比服侍一個成年人還要麻煩得多。看見她蓬亂的頭髮，就忍不住笑了。姊姊就問着我：

「嬰，笑些什麼？」

「好像你太忙了，頭髮都未曾好好梳過。」

「唉，你還不知道，早晨給孩子洗澡，餧奶，還給他一點輔助消化的藥，又要趕着把他的單衣裳縫起來，不知不覺就忘了。」姊姊露着疲倦而高興的神氣。

正在說完話，孩子的哭聲傳出來了，她急急忙忙地跑到臥室去，手輕輕拍着正在轉動的嬰兒，嘴裏哼着不知名的眠歌。可是孩子的哭聲像是更洪大了，她嘴裏叫着寶寶，把孩子抱在手裏，就着痰盂撒了尿，哭聲纔止下去。

還沒有出滿月的時候，我很怕看他，因爲那時候他的皮膚，像褪了皮的羊羔。漸漸地成爲異常的白皙，柔柔的睜大了眼睛張望着人。當着姊姊把他送在我的懷抱中，他就像被捉在手指中的青蛙頻頻地向上躍着，想要跳出去的樣子。黏黏的口涎流到我的頰上，我深怕他會跌下去，立刻像求救似的向姊姊說：

「我不要抱了，你快些接過去吧。」

她笑着抱過去，雖然也不是十分熟練，可是比起我來卻好得多。

在這樣平和安順，圓滿的生活中，不只是姊姊自己，就連我們也爲她慶幸着。看見她常是帶了笑容的臉，麟兒長得又是那麼健壯，活潑，纔有三歲就懂了不少人事。在我雖然只是十六歲的少女，暗地裏也懷着無比的欽羨。

第一年進了大學，自己纔有十八歲。因爲政局的關係，家從北京搬到天津去。姊姊的家也因爲同一的原因住到天津。爲了學校的緣故，自己一個人孤單地留在北京。在我這來到世上十八年從來未曾離開過家的人，顯然是一件很使我傷心的事。住在冷清清的宿舍裏，到了星期六的下午，看着許多

人都回到自己的家裏去，淚就忍不住流下來起初的幾天，所有的日子都是在昏昏暗暗中過去，對於一切事都感不到趣味。在這樣的時候，最使我盼望的就是姊姊和家中的來信。我曾寫去過很長的信，當着我自己守在寂寞的房裏的時候，告訴他們我是如何難過，如何安不下心去。父親雖然是在家中息影，可是他給我的信并不多。就是他那永遠存在一種尊嚴，教訓的信，到以後我也不覺着是如何需要的了。姊姊卻常是有信來：在她的信中常常寫着她的近況，麟甥兒的事；她家和我家的情狀。此外就是談到讀書的話了，殷勤叮嚀保重的話幾乎每封信都有。

假期中總是急急地回到家中去，在沒有回家之先，一定有一封信寫給姊姊，告訴她是什麼時候回去。不是她住到我的家中等我，就是到了家的下午或晚間跑到她的家中去。麟甥兒老遠就會「姨姨，姨姨，」地叫着了。常是眼裏充滿了為快活而流出的淚；撫着他柔細的頭髮：

「媽媽呢？」

「媽在樓上啦。」他的頭仰起來望着我。

他雖然在年歲上增加，可是體格卻不像先前那樣健壯。我蹲下身去，想把他抱起來。

「姨姨，我不要抱！」他搖着頭，表示不願意的樣子。

「真的不要我抱麼？」我故意逗引他，他不說了，兩眼望着我，小手指放在嘴裏，慢慢地又說着：

「媽媽說，長大了就不許要人抱。」

「你願意我抱你麼?」

他笑了，點着頭。

「那麼見了媽媽說是我要抱你的就好了。」

他很高興，一隻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抱着他立起來。這時姊姊從涼臺上望下來，很快活地說：

「瓔妹，纔來麼?」

我點點頭，向她問好。這時抱在懷中的麟甥兒，看見了母親之後，兩眼只是殷殷地望着我，好像在催促我開口似的。姊姊纔叫了一聲：「麟兒——」我就立刻說：

「是我自己要抱一抱呢!」

我走上樓去和姊姊盡興談着，麟兒就坐在我的膝上。

有了這樣的快慰，每次離開的時候，總是費很大的力量。

現在還是讓我提一提辛和我的事吧。他也是讀着教育系，年級和我相同的。走進大學，最初認識的就是他了。他有高大的身材，微黑的膚色，對人是持着和藹可親的態度。偶然間在主任室中遇見了，主任因爲知道我們是同系的學生，就爲我們介紹相識。在自己也沒有抱了一定要愛他的初衷，雖然他誠摯的樣子已經給了我很深的印象，也不過如朋友一樣的過從而已。等着我自己驚訝地暗想着：

「呀，我們已經是愛着了！」的時候，那早就到了不可相離的情況之中。在我沒有一個可以把所有的話都直訴出來的朋友，父親的態度，從平日他的談話中就知道對於這樣事懷了莫明其妙的卑夷，只有姊姊是可以告白的人了。我在信中把所有的事就都寫去。那時候我們已經有兩年的過從，關於他，我所看到的和我所想到的都毫不掩飾地寫了去。姊姊的信中就有這樣的話來：

「看了你的信，知道你的心情，妹妹高興了，姊姊也是快活的呢！說什麼要我告訴我的批評麼？我覺得你是沒有什麼不是處，他呢，從你的信中看起來，確是一個可托終身的男子。說到父親麼，那倒眞是一件難辦的事，只好慢慢設法去疏通吧。在我的能力之中，要盡力地幫你們的忙！」

讀着這樣的信，心中不知是如何痛快了。可是自己想着她一定是希望着眞的能相見一次，於是纔可以把「從你的信中看起來」的詞句，改看「我的心中以爲」吧。

有一次假期回家去，辛也因爲有另外的事到天津，順便有了姊姊和他相見的機會。那時我立刻就看出了姊姊對他的滿意，因爲對他她用了平時對我一樣的態度。果然後來他就告訴我他對於她的想像的沒有一點不同。

在學校裏忽然有一天得着玲妹寫來的快信，寫着姊姊的麟兒突然間染了傳染病死了。說是只有一天半的病，就來不及醫治而死。瑜姊是在異常的悲傷之中。我大大地震驚了，我不信這是事實，茫然地拿了信坐在牀邊些時，淚就不自主地流下來。我想着姊姊不知要如何傷心，就決定立時到天津

去一次時間太倉促，來不及面告辛，就用信通知他。急急地坐了洋車到車站，搭了下午四時的火車。

車到了，天就要黑下來，一直坐了車子到她家去。踏進門院中是死樣的寂靜，我也沒有先去探望另外的人，立刻跑到她自己的房裏。她正坐在沙發上，頭枕着手臂，悽然地哭。琪弟也正坐在椅上，默默地低了頭。他看見我，露着驚奇，可是并沒有說什麼話，我就走到她的面前。

「姊姊，我來了！」我低低地說。

她把頭擡起來，默默地，紅腫了的眼睫毛上的淚，一閃一閃地像附着細草的露珠。

「不要傷心了，姊姊，自己的身體比什麼都要緊呢。」

我想用話來解勸她，可是說了這樣的話，看了姊姊的傷心，再想到那麼聰明可愛的麟甥兒，自己的眼也就溼潤起來。她的淚流得更多了，我跪下身去，把臉緊緊貼到她的臉上。

由於我極力的慫恿，姊姊在第二天早晨隨了我到北京來。她住了一個星期纔回去。在這幾天之中，我牢牢地記着了一點也不要提起關於麟兒的事。甚至於連孩子的事也躲避着。可是有的時候在公園裏，偶然遇見了和麟兒年紀彷彿的男孩，她一定要說：

「這個孩子多麼好呢，可是麟兒比他還好得多。」

這時她的眼又是淚汪汪的，我不敢去看她，低了頭說：

「我們到那邊去看看花吧。」

姊姊雖然在極度不佳的心情之中，可是仍然肯借了這個機會，靜下心去觀察辛。我們常常一路出去，在他們中間有了新的友誼當着姊姊走的時候，我一個人到車站去送她，她給我不少前途的指示：

「近來更看清了辛的爲人，眞是覺得再好也沒有了。父親母親從小撫育到成年，到了現在，另外的一種力量是更大。忍痛是一時的，屈伏忍受是無窮盡的日子。」

她所以把這樣的話說出來，就是因爲父親正在忙着爲我訂婚而徵求我的同意。說到徵求同意的話，父親只許我點頭答應的。曾經是三番兩次有了這樣的事，一一被我回拒了，到現在像是再要不同意就不能得到父親的寬恕似的。眞的我能隨隨便便就答應了麼？我還有我的辛呢。我很可以就着這個機會把我和辛的關係說給父親吧。可是我不敢，在我的腦子裏我能很眞確地想到這樣做的結果。我只能暫時地用最委婉的話把這件事拒絕了。就是這樣父親也是忿忿的呢；可是除了所以拒絕的原因是要完成我的學業，不需要這樣早就訂婚，也說不出什麼話來。

所有的事都用信告訴了姊姊，她對於我所取的態度是深深贊同着。

到了我將近畢業的那一學期，不知道父親何以知道了我和辛的戀愛，就用一封嚴厲的信來申斥我。因爲要重重的說我的不應該，就把辛也罵成一個不好的人了。我覺得非常痛心，可是我已經知道如何去選擇我的路。我就寫了長長的信去，告訴着辛是如何的人，請求父親不要再有如此嚴重的

誤解。並且說着如果父親願意的話，我還可以把他引着來見他。父親的來信仍然固執他的成見，把如果不和那個人斷絕就斷了父女的關係的話也寫了來。捧着這樣的信我哭了，我沒有再回信；父親的信也就從此不再來。

這樣的事，我依次地告訴姊姊，她并沒有說我的不是，在一封信裏，曾附來一張五十元的匯票，還寫着這樣的話：

「錢很少，只補足你一點零用，不足的時候，儘管開口來要吧。」

我不知道那時候我的心有什麼樣的感覺，不知道是想哭出來或是笑出來，我呆呆地立了些時，像嘆息似地隨了流出的眼淚低低地叫：

「呵，姊姊，深愛我的姊姊！」

從大學畢了業，由朋友介紹我們在××中學做教員，同時辛又在母校做助教。我們住在學校裏，過着極簡省的日子，把所餘下的錢全數存起來。可是我們都是很高興，也有適宜的娛樂。在十個月之後，我們已經有了結婚的能力，姊姊也說是應該了，她還說在婚期她一定趕了來。

在明媚的五月天，我和辛結婚了，取了簡單而嚴重的儀式。只有特意來的姊姊是我的親族，其餘就是些同事和朋友了。姊姊正在懷了七個月的身孕，她對我們的愛護，眞不知要怎樣感謝纔好。她給我三百元算是貼補結婚費，另外的五十元算是禮物。姊姊執意要這樣，我和辛計議着只好留下了。姊

姊私下裏曾和我說要如何忍耐；千萬不要使自己的個性發揚得太強；而且還告訴我該怎樣保持家庭間的幸福。她還告訴我這次的身孕，非常希望着是一個男孩子。

在婚期後的第三天她就回到天津去，在前兩星期她還寫來如何真的一個男孩子落生了，雖然不足月也是很健壯的。所有的人是如何高興，等着孩子長大一點一定帶了到北京去找姨姨呢。

離開她的我，想像得出她的快活。可是想不到有這樣的消息來了，我不知道我的悲慟是多麼深，我。想起她一向對我的愛，我不敢想起纔下生的嬰兒，也不敢想篤愛着姊姊的姊夫的悲哀，只是淚滿了臉，伏在辛的胸前痛哭着。

過分的悲哀之後，頭是昏昏沉沉的，辛為我大大不安了。

「孌，不要再傷心吧，怕把自己的身子也哭出病來。」他用極低的語調說。

我把頭擡起來，纔看見他的眼裏也蒙了一層清淚。

「我要睡，我要到牀上睡一些。」我帶着哭說。

他就把我抱到牀上去，他自己拉了一把椅子，在牀邊守着。

醒了的時候，天已經是傍晚時分了，辛還是坐在椅子上讀着一本雜誌。我的身軀微微在牀上動轉一下，他就望着我，看到我醒了，他把嘴俯下來吻着。

「辛，現在有幾點鐘了？」

「七點過十分。」

「呵，已經這樣晚！」

我有一點驚訝坐起身來。夕陽正在留戀着青葱的樹頂，金色的光柔和地照着，我走到立鏡的前面隨意把頭髮掠着。

「你還沒有吃飯吧？」

「沒有，你沒有起來。我告訴過老媽子等一等。」

「辛，晚飯我喫不下。」

「爲什麼呢？」

「一點也不覺得餓。」

「還要記着那件事麼？不要這樣吧，死去了的姊姊也決不願意她所愛的妹妹這樣子吧。快點喫些，少喫點也好，飯後我們去散步，今天是月半，天又晴，一定有很好的月亮看。」

姊姊的愛雖然一向是很深摯，因爲她的死去又把自己陷於大大的悲傷之中；可是我也要顧及辛，不要使他爲我擔心纔好。聽過他的解勸，就痛痛快快地說：

「好了，我們立刻就喫吧。」

晚飯後我們順了山路散步，辛看見空空的兩手，就向我說：

「還是帶了薄絨衫吧，一定會涼的。」

從來沒有忘記過的，今天竟忘記了。

一面偎在辛的身傍走着，一面在想着姊姊的事，天漸漸黑下來，圓而大的月亮銀花花地照着了。在深草裏穿來穿去閃着綠光的飛螢，左右上下地追逐着，看着山坡下的樹頂，月光像是灑了一層秋霜。

「明天我想到天津去。」走在路上我和他說。

「一個人去，還是我們一路去？」

「我想還是我自己去吧。」

「要什麼時候回來呢？」

「出了喪就不停留，你還是住在山裏好了。」

想起自從婚後未曾和他離開過一整天，頗覺着有點黯然；可是姊姊曾經是那樣愛過我，就是痛苦也要忍下去的。

「不過自己住着，什麼都要小心，尤其是寒熱上，多納涼總是不大相宜。」我竟像對着孩子一樣地諄諄囑咐着了。

他沒有話說，只是唔唔地答應，我們重復轉過身來，在灑滿樹影的山徑上走回去。

第二天下午，我是一個人倚在去天津的二等車箱裏。帶了旅行者沉重的心情，想着就是到了所要到的地方心也不會輕鬆下來的。記起辛含着淚的眼到車站來相送，就是如此的小別也都不能忍了呢。我呢，我的心不也是被不快的情緒壓住了麼？可是我還能忍，我不敢再有一點影響使他更傷心。我知道住在這幾天之中是不會有好興致的。可是我呢，除開離愁之外還有很多事情不敢使我多想，姊姊死了；再也不能相見，天津怕沒有一個能了解我的人。那麼我旅程的終點也不過如沙漠一樣的荒蕪而已。父親寫信要我回去，一定不是他的本心吧，也許爲了姊姊死前最後的話，他纔好像忍辱做了一件降低他的尊嚴的事來招我回去吧。好像被強迫一樣地，他會把眞心的諒解給我麼？父親不愛我了，母親也一定駡着我無情，只有眞的愛我和我同情的姊姊也死了！

在心中想了這麼多，覺得眼淚又是在眼裏湧出來，立刻把握在手中的日報舉在眼前。

火車到了，從月臺裏擁出來，就叫了洋車。只有隨身的手箱，也不覺得一點麻煩。車在街中走着，心中有着希有的感覺。到了洋車停在緊閉着的門前，付過車錢，舉起手來按着電鈴，心是很快地跳着。

我聽見很熟習的聲音應着，門開了之後接着就聽見僕人含了驚訝的口氣說：

「呀，二小姐回來了！您好呀？」他笑着把我的皮箱接過去。

「老爺在家麼？」

「在家。」他把門又關好，「正在會客呢。」

「太太也沒有出去吧？」

「沒出去，少爺和三小姐剛纔也回來了。」

我一直向着母親的房中走去，黃昏下的房裏，有些暗了。我立在門際叫着：「媽！」

睡在牀上的母親立刻坐起來。

「誰呀？」

「我回來了，媽！」

「瓔姑兒呀！」她露了一點驚惶而快慰的樣子穿了拖鞋，我就急急走到她的身前。沒有等她立起身來，就伏在她的懷中了。

母親先是快活得流出淚來，後來告訴我說是看見我又想起瑜姑來，就眞的在啜泣着。我也忍不住哭了。剛巧父親從客廳回來，琪弟玲妹也到母親的房中來，大家都相見了。在一時之間，我們都是默默地。母親走到廚房，特意關照我的晚飯；父親好像費了很大力量纔說出一句話：

「你在北京住得好麼？」

「很好，您這一向也好吧？」

「總算是好，你姊姊之死倒是非常出乎意料之外，臨死的時候，玲是住在那裏的，她只記掛你，口

口聲聲地叫着。交給了玲一把鑰匙，要轉交給你的。」父親把一把鑰匙從衣袋中取出來給我。「說是有些東西留給你的。」

私下裏觀察着父親的性情，好像比從前柔和了。灰白的頭髮，剖滿了皺紋的臉，老年已經來到他的身上。也許因爲姊姊之喪，他受了大的刺激，纔把一向對子女的態度改變。就是方纔提到姊姊之死，我曾看見他把頭低下去，用手絹在眼上擦過了，纔又擡起頭來。還是後來聽玲妹說到，父親自從我的事情發生之後，曾和她說過隨她將來自己的選擇吧，卻要得他的同意。

特意爲我做好的晚餐陳設上來了，母親坐在一傍殷殷地望着，常常問些瑣碎的事情；玲妹走去關照女僕替我安放牀位，父親站起身來走到另外的房裏去，琪弟在一傍坐着。我很覺得餓，可是我喫了一點，忽然想起了姊姊，又想起了我自己，忍不住淚淌下來了。母親帶着驚訝的口氣問着：

「怎麼，瓔姑兒，想起了什麼事？」

「沒有什麼，媽。」在哭聲之中我答應着，淚卻流得更多了。

「我有一點不舒服。」

「一定是疲乏了。早一點去睡也好。」母親這樣說了。

第二天早晨玲妹琪弟伴了我到姊姊的家中去。偶然想起從前在姊姊初嫁的時候也是我們三個人一路去；可是到現在，卻是去探望已死的人，心裏就又湧起酸楚。

走進門第一個看到的就是削瘦了的姊夫，他正在院裏散步，帶了生活在無目的的絕望之中的神態。他看見我們來了，露了使人酸鼻的苦笑，我低了頭和他敷衍兩句話，就匆匆離開，到了客廳就看見放在中間的漆棺，呵，就是在這裏面睡着愛我的姊姊，我一點也不能再忍了，像要嘔出心肝似地哭着。玲妹替我搬來一張籐椅，琪弟把電扇開了，我把頭伏在木棺的傍面，哀哀地哭着。她的家人都出來解勸我，可是我還是到哭得沒有一點力量纔昏昏地隨了他們進到裏面去。

姊夫送過來一個小黑皮箱，我纔記起來那是姊姊留給我的，我親自打開來，最初看到的就是她留給我的一封信，裏面很有秩序地放着她的信件和日記。我打開了她給我的這封信，裏面這樣寫着：

「我并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可是我知道總要有那麼一天的。在我死後，我要把我所有的罪過在我曾經深深地愛過的人的眼前顯露出來；所以我寫這樣的信，而把這封信放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為着這些原因，我每次都很當心的。一直到現在我可以說是我很愛你，這在你，是不會否認吧？可是你知道麼，我對你及你所最愛的人曾經起了如何不宜的思想？命運這樣支配我，追悔和避免都沒有用的。恨我吧，把我忘記罷，這樣我纔以為可以稍稍減去我的罪愆。我許你翻看我的日記，尤其是我知道了和認識了你的丈夫辛之後，這封信也許在寫後的一天你就可以看見，或者是三二十年以後的事；可是記住了，寫這封信的人，是真心愛過你的姊姊。」

看了這樣的信，我完全包在迷霧之中，不知在她那一面曾有什麼嚴重的事情發生過。好奇心領

着我，而且她也允許過，於是就把她那抄了絹細小楷的日記本翻着了。雖然是日記，一點也沒有冗煩的毛病，用了非常簡潔和美麗的句子記下來每天心情之變化，能抓得住事情之要點。最使我驚訝的就是我看到她和辛—相識那天的日記上，寫了這樣的話：

「到現在我遇到一個有力量，值得人愛的青年了。不要說瓔—就是我在初見也怕有陷入戀愛的可能呢！」

過些天，又這樣寫着：

「怎樣東—在我的眼中更可厭了呢？可是我都忍下，別人一點也看不出。連他自己我仍然裝了笑臉對他。也許他是太自私了，從來總是只顧到自己的興趣，終日埋在書堆中，一點也沒有我的存在呀！夢裏也有他的出現了，眞是難說，也許是害着單戀麼？想起瓔，我的心抖起來。天，給我力量！」

後來忽然有着：

「我太柔弱了，我應該立刻斷了對他的想念，我立誓用盡我的力量幫他們成功。我追悔從前的不是，對於丈夫的不貞卻沒有什麼，想掠去瓔—的愛，是在任何方面也說不下去的。當着東—來吻我的時候，我的身心都很伏伏貼貼地抱在他的懷中，想着還是眞心愛他到死罷。」

拿着書的手，微微顫動着了。我忍着像要潰崩的情感，翻到了她因麟—之喪住到北京後補起來的日記：

「愛兒之死亡，在能和他同遊幾天之後心情是完全恢復了。我幾乎完全沉在他的深情之中。偶然他把削好的蓮藕送到我的手裏，我的手觸了他的手指，就有說不出的快感來。我有一點忌妬她了，雖然我仍然很愛她。眞要是在愛戀之中，沒有什麽退讓的。可是他知道我愛他麽？他也能給我愛麽？她是不知道我的心，纔故意一個人到車站來送我。可是不知什麽力量驅使我，還是告訴她如何去努力前途的話。雖然私下裏愛他，夢想中要把他得爲己有，對於她我也是深愛着呢！」

我也再讀不下去，我再也不能忍，我猛然地伏在桌上哭了。

「呵，姊姊，你的愛是這樣呵！」

我忿恨，我好像受了恥辱，盡情的把胸中的怒意，傷慟發洩出來。陡然我覺得不該這樣了，我怕萬一旁人會知道內中的原因，我止住哭聲，向四周望了下，沒有看見一個人，纔低低地啜泣着。

姊夫悲傷的影子又在我腦裏閃出來，我忽然想到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他，不要他再如此悲傷，因爲她不是愛他的人。我還想着自己也不要爲她之死去而悲傷，把她整個地忘掉，一點也不要記起來。我用手把她的日記恣意地抓着，紙片輕輕地飄在地板上。

「你這賤——」

我纔這樣罵出口，不知什麽牽住了我，使我想起兒時姊姊對我的情況，我像又看見了她那一雙大的充滿了仁慈的光的眼睛，和她那有耐心的，無盡無休的每天故事，……還有就是有了不正當的

思念之後，對我也是保持着一向的愛，和把一切祕密在我眼前展開的心願，對她的原諒是油然地起來了。

我把所有的信件和日記放在壁爐裏，擦了一根火柴點着，看着熊熊跳躍的火焰。

我在心裏想着：

「讓生前的罪惡和她永遠地死去，讓愛她的人還是追念着她吧！」

兩條淚從我的眼角就直垂下來。

結束

不能丟開心上爲女人無情的傷痛，君的健康是一天一天地不佳，臉漸漸地削瘦了。女人對他之不忠；以及女人特有的根性，已經是很清晰地明瞭了。眞不知道是什麽緣故，還不能擺脫開。有時獨自坐着，兩手捧了頭，淚就不自主地淌下來。在缺陷中生活着的人，心是再也不能安靜下去。

深夜，他忍受着失眠的苦痛，那窗外嘈雜的蛙鳴，像一支一支的針，在他的心上刺着。他記得也是在這被蛙聲叫碎了的深夜，海風微微地從窗口吹進來，忍着爲得意而跳躍着的心，默默地把那無知，親誠，熱情的心遙遙寄給她。那時他想着她的純眞，正如她的容顏。這時候呢，什麽都看清楚了，知道自己眞情的流露是怎樣只換來她的冷笑；他在她的心中，只是一隻不知事的小羊。

——呵，毒了的玫瑰！

接受了朋友殷殷的勸告，一個新的刻苦的山居生活開始了。

同居的是懷了純樸的心的少男少女，君的靈魂像是被拯救了，一線的光在眼前閃着。

那雄偉的山峯，那帶着洪大聲音的澗流，那高大，耐寒耐苦的長松，那從石隙裏涓涓流出的細泉。還有朋友們熱心的同情；都給他無限的力量，去忘掉那一向苦着他的身心的女人。

曾爲一時的興奮，圍坐在高大的松下，把所有傷心的過去傾吐出來。月光照臨着慘然的臉色，在朋友們曲意的安慰之中，他嗚嗚地掩面哭了。料峭山風之侵入他打了一個寒噤。第二天的早晨，身體就感覺不舒適。

「君，你身上不舒服麼？」

被他的輾轉驚醒了同牀的玄，關心地問着。

「有一點發燒，沒有什麼要緊。」他懶懶地回答。

玄用手撫着他的前額，查看他的舌頭。

「頭很熱，舌苔也生了，怕是昨夜冷着。」

朋友的熱情，引起他心內的慚愧，病呢，也確是很猛烈地來了。當天就一點飲食也不能入口，乍涼乍燒，心中更生出難耐的煩燥。

到下午，熱度更高，病狀是如此嚴重，朋友們眞是想不出什麼適宜的方法來。山中的交通是不便的，也沒有地方去請醫生。玄和森一步也不離開他，屏着氣坐在他的牀傍，看着他那爲煩熱而燒乾了的脣，和他那跳動的血管。

過去的事一一在腦中顯映出來，他昏沈沈地睡着，有時發着含混的囈語。

「現在你覺得好一些了麼？」

玄看見他的眼微微張開，知道他在醒着。

「像是好點。」強自在臉上劃着笑，報答友人的盛意。

「君，我替你燒一點麵來喫好麼？」年幼的森張着兩眼，殷切地等着回答。

「你總是喫，喫壞了怎麼辦呢？還是餓一點好。」

玄早搶着代他拒絕了。

森被玄說得笑了。眞是，朋友們的殷勤，是更增加他的羞愧，玄還爲他讀了幾首他愛讀的小詩。

夜中，他又哭起來了，驚醒陪着他睡的玄，立刻點起蠟燭，坐到他的牀上，他還是緊緊地兩手掩面，傷慘地哭着。

「君，君，又哭了麼？想起來什麼事情呢？」

但是他那時，並沒有淸醒着，被玄叫醒之後，他自己不知道怎麼囘事。

「我沒有哭呀！」

「你怎麼會沒有哭呢，臉上還有淚。」

他果然覺出自己臉上的淚痕，想起夢中的情景，知道又是那不良的女人苦着夢中的他。偶然再憶起，又非常傷心了。

「不要再想了吧，把什麼事都丟開，大的自然能給你這力量，你知道有許多大的事等着你，你的

父母望着你，朋友們盼着你在記憶中死去那辛酸的過往，展開那新的，有力的生活。」

深心的感激，是由着含淚的眼表出了。

「還是睡吧，好好養病。」

玄像母親一樣地輕輕拍着他，在朋友的溫懷之中，他又睡去了。

病勢更是沈重了。由朋友們的計議，他就被送到城裏××醫院去。

那裏有柔輭的病牀，及一切適宜的設備，比起山中來，眞是好得太多了。玄還是成天地陪了他。

到了病院兩天，他的病勢就大大地減輕。因爲在病中，對她的想念更殷了。而且明知道她現在是在這城中，眞要是想見她用不了多大的時候就可以看見的，他也感到自身的情感太薄弱了，不能再忍着，就向守在牀邊的玄說：

「玄，我有一點事想和你說。」

「有什麼事？你想喫什麼東西麼？」玄熱心地答着。

「不是，我想請你找一下——」他的良心動了，他不敢再說下去，臉也紅漲了。

「找誰呀，快些告訴我。」

「我想找娜來。」他說完立刻把被蒙了頭。

他也知道再和朋友說着如此的話是非常慚愧的事。但是心中卻是想見她，在這枯悶的病中生

活，更想見她一次。

　爲着羞愧，他自己在被裏嚶嚶地哭起來。

友愛的安慰，隱約地聽見了。

「不要哭，自己的病要緊，回頭我替你找去。」

心中的慚愧更是深了，聽着玄如此的回答，他又不想見她了。

「玄，我不要見她了。」他把被又放下去，玄爲他拭着臉上狠藉的淚。

「爲什麼呢?」玄也覺得有些驚訝。

「我再也不想見他了。」他堅決地說。

「這樣也好，還是丟開吧。」玄抱着他那爲抽噎而震動着的身軀。

　君從山上下來，身心都在健全之中了。新的磨煉，偉大友情之感動，給他一種強力去忘掉過去，重復向着新的路上走去。他的皮膚被太陽曬成健康的微黑色，兩眼也有光采，對於娜的思念也全然淡然了。

　心中在不知如何地感激着朋友玄，眞是不聽從他的話，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今天。朋友們都到車站來送他到×埠去，這樣充滿了欣悅離開故地，卻是從前少有的。

「在×埠要自己珍重，不只是身體，也要顧到你的心」玄懇切地說。

「我知道，就是不顧自己也不能不想一想朋友們的殷望。」

棠只是在一傍抽着烟斗，森提來了一大包水果。

「君，這裏面都是你喜歡喫的。」有着孩子樣天眞的森高興地說。

「呵，眞謝謝你，這麼多怎樣拿呢？」

「喫不完丟在車上好了。」森憨然地笑了。

「你看森一天到晚總是喫。」玄說。

大家都笑着，只有汾在一傍靜靜地站立，她原是一個多感的少女，不知她又在想些什麼。

「你也不要忘記給我們寫信呀！」汾說了。

火車的汽笛尖銳地響起來，君就站到車板上去，向朋友們望着。

車動了，朋友們也都隨着緩緩行動的車，末了，說了再會之後，他們都站在月臺上搖動着白巾。

在健全的體內，懷着愉快的心，他就被火車帶倒小別兩月的×埠。

到了×埠，纔知道學校還沒有開課。帶有與夏天同樣炎熱的秋天，每天滴着悶雨。朋友們酬酢也完了，一天沒有什麼事做，在寓所裏深深地感到寂寞。

一個下午，在濛濛的細雨中，他披上雨衣出去了。走到街頭，纔想起來沒有什麼事情做，他呆呆地

站在那裏，汽車電車在馬路上奔馳着。忽然他看見了路旁染着彩色的影戲廣告，他決心去看××戲院的一張名片。他就跳上一路的公共汽車，因爲星期日的下午，車裏的人非常擁擠。

車纔過白渡橋的時候，他像是聽見有人喚着他。

「君，君！」一個柔媚女人的聲音。

他把向着車窗的身軀轉過來，纔望見車門那面立着輕盈的少女，他頓然憶起了他的女友蓮，本來是在×校同學，後來因爲某種的關係，更熟識了。在君的眼裏也就是極普通的一個友人；可是在她那一面，以爲是比朋友多一點什麼似的。

既然遇見了，就不能不向她招呼。在擁擠的乘客中，他們遇到一處了，欣然地握着手。

「這是我的女友蕙——這是×先生。」她爲他介紹和她同行的女子。

「君，你什麼時候到×埠來的？」

「有一個多星期了吧。」

「你也沒有到我的家裏去。」她含怨地說。

家是指了她和一個男人同居的寓所。

「因爲幾天連着下雨，還沒有得着功夫去拜訪，眞眞對不起。」他扯了一個謊。

「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呢？」

「因爲沒有事想去看看影戲。」

「到那一家呀？」

他看見她說話的態度，知道她說不定也到××戲院去，故意爲避免這麻煩，他告訴了另外一家。

「我到××路××影戲院去」君淡淡地然說。

「呵，眞巧，我也到那裏去！」

「那也好，我們可以在一路。」他苦笑着。

——眞是孽障！他在心裏這樣叫着。

因爲時候已經不早，戲院裏也是擁着一羣人。樓下已經沒有座位，就買了三張樓上的座劵。纔把票買好，就模糊地看見一個美妙的身形在眼前閃着，立刻他的心跳起來。那個女人有蓬鬆的短髮，塗着紅紅的嘴唇，有一雙黑大長着長睫毛的眼睛，她穿着銀色的旗袍，搖了一柄淺綠色的鵝毛扇。他知道這是娜了，她好像也看見他故意裝着沒有注意的樣子。他心中的憤恨，又湧上來了。

——爲什麼要生出憤恨來呢？這樣的女人是不值得愛也不值得恨的再生的憤恨，就是對她不能忘情；眞的兩月刻苦的生活，就這樣地丟掉了麼？

他這樣想着，就極力遏止自己的情感，也不向她招呼，也不再多看她一眼，就匆匆地和她們走到樓上去。

雖然他想着極力約束，但是心也就不能安靜下去，明明看到她和另外一個女人坐到最高貴的座位上去，一眼也沒有望他。那窈窕的身材，那輕盈的緩步，那曾使他迷醉的嬌小的身軀！

這樣，君知道已經有一種新而強的力量在他的胸中了。眞要是在兩月之前，如果有她在他的眼前出現，他定然要跑過去，不顧她無情的責罵，情願低聲下氣地做一個女人的男人。

心是興奮着，臉是被忿然之念漲得紅紅的了。他默默地坐着。

「君，你有什麼不舒服麼？」蓮茫然地問着。

「不是，不是。」他堅決地回答。

蓮聽着他的語調，知道一定是有什麼不高興的事，就不再問了。

——我還是要見她一次，也可以把從前的事結束呵。再說，我也可以給她看看強有力的我。

因爲是想見她一次，就想出自許的原因來。他離開座位，走到她那面去。

「娜娜！」立在她的座位的後面低低地叫着。

她正和同來的女友談得很高興，像是沒有聽見。

「娜——」聲音稍高了些。

她聽到了，先向左右顧着，最後纔把頭回過來，看見了立在她身後拉長了臉的君。

「呵，君，你到×埠有多麼久？」她立刻握了他的手，親切地問着。

「還沒有幾天。」他冷冷地回答。

「我眞還忘了，我忘記替你們介紹，」她指了和她同來的三十歲左右的妖冶女人，「這是×太太——我的 Cousin，　君。」

「我眞高興，想不到在這裏遇見了你。」他裝做很興奮的樣子，眞像對他還有和從前一樣的熱情。

「媽也來了，和我都住在××飯店三十三號。」她還是像從前似地急促地說着。

「你的母親也來了？你們來幾天？」他的心是更猛烈地跳躍，可是話卻靜靜地說出。

「有兩個星期，母親要回到湖南去——。學校還沒有開課？」

「還沒有。」

「你就坐到這裏好麼？」她指着身傍的空座位。

「對不起，我是和朋友一路來的。」

「那麼今天看過影戲之後，和我一路到××飯店去，我請你吃晚飯。」

她的虛僞，像她的聰明，像她的美麗，也像她的罪惡。

「不能奉陪，一位朋友早已約定了。」

「還是為我的緣故辭掉了吧，」她又低低地說：「我眞想你呢！」

像這樣的話，也曾使他興奮過，可是現在，什麼都很清晰地在腦中了。

「很難回拒呢，人家一副熱誠。」

電鈴響了，和諧的樂聲起來了，在起始演着一節雄壯的 Overture。

「那怎麼辦呢？」她像是很用心思索似地，「那你什麼時候可以完呢？」

「太難說了，總要在九點之後。」他木然地說。

「席散之後沒有什麼事就到我那裏去吧。」她緊緊地握着君—的手。

「好了，就這樣吧。」

—她怎麼到上海來了呢？住在××飯店，就不見得是很高尚的地方。

他心裏想着，一點也沒有心緒去欣賞影片，蓮—呢，像是已經看出了什麼，就一直只和她的女友談着笑着。

在第一次休息的時候，他看見娜—和她的女友翩翩地離座了。他的心像是更不能靜下去，但是娜—呢，一點也沒有望他就出去了。

影戲完了，觀客像潮水似地從高大的門裏擁出去，他匆匆和蓮—告別，自己一個人走着。纔走出幾步路，在一家冷飲店的門際，他看見娜—的女友正立在那裏留心地看來看去。娜—也坐在那裏向外望着街上的行人。他想着她一定是等了他，他有一點怕見她，他怕再擾亂了他那平靜的心，

就敏捷地轉到另外的一條路上走了。

從朋友的宴會散後出來的時候，正是九點鐘。也想爽約不到娜的住所去，後來還是不自主地跳上洋車。

因為路並不太遠，所以沒有多大的時候就在一所有着花園的洋房前停下來了。用電燈排成的××飯店幾個字正忽明忽暗地閃着，他就走進賬房去。

「對不起，×女士住在幾號？」

「×女士」一個乾瘦的人露着卑鄙的笑，「在三十三號樓上面。」

「謝謝你。」

在樓上狹的甬道裏，他尋到了三十三號，就輕輕地敲着門。

女僕緩緩地把門開了，像是裏面有什麼祕密似的。娜在裏面早已看見他了。就吩咐女僕請他進去。

「這樣晚你纔來！」她穿着黑紗的 Evening dress，正坐在牀邊穿着綴有假鑽石的黑緞舞鞋。房裏有四五個人，除去他認識的×太太，×女士之外，還有一個穿洋服，很油滑三十歲左右的一個男人。和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女人。雖然不相識，也都漠漠然打着招呼了。

「這是×先生，×女士—— Cousin，君。」娜介紹着他，只冷冷地把頭點一下。不知什麼原因，初

見他就非常討厭了。

娜已經把鞋穿好，走到他的身前，握着他的兩手，柔媚的眼望着，他的臉又漲紅了，把頭低下去。

「近來卻更瘦了，身體看起來卻是很好呢。」她嬌嬌地說。

他知道應該不動一點感情，這樣，纔是眞的忘情於她了。

「健康很好，謝謝。」他還是沈着臉。

「你的肝胃病呢？」她像很關心的樣子。

「那是一生也不能好的了！」

「在×城聽朋友說你生了一次很重的感冒，眞使我擔心得不得了。」

「哈哈，——」不知什麼緣故他狂笑起來，引起房裏的人對他們的注意。但是他知道這是不大應該的事，缺乏自然地又收住了。

娜的臉又紅了。

「君，你該寬恕我呵！」她低低地在他耳邊說。

他沒有回答，仍是木然地站在那裏。

「做錯的事，追悔也來不及了，旁人會冷然地望着我無知無識地做去，但是你該寬恕我，再引導我呀。」她說得非常委婉，在他早已知道得很清楚，這不過只是她嘴裏說說而已的事

「寬恕誰呢，連自己都不能寬恕了呵！」他又有些動情了。

「站着不是太累了麼？坐到那邊去吧。」她故意打開他的話，想請他坐到牀上去。

「這樣也沒有什麼，你今晚還出去麼？」

「×先生約定了去跳舞。」

「我很想和你談一次，你可以辭謝了麼？」

「很難爲情說出口呢。」

「我請求你這樣做，也許這就是我最後的請求了。」

「我不能這樣做，君，你該原諒我。明天我也許能在××戲院等你，好麼？」

「××戲院？」

「是呀，下午兩點鐘。」

「對不起，那豪富的生活早已擯棄了許多時候。」他故意刺着她的情感。

她的頭也低下去了。

「無論如何明天我想見你，隨便你說在什麼地方。」

「明天我有許多事情，怕不能奉陪。」

這時候他們已經走到室前的涼臺上面，她忽然偎在他的胸前。

「見了你的面就有些怕，君，為什麼我不去見你，為什麼在你的病中我不去服侍你，在你的眼前自己真是不敢擡起頭來。我沒有這樣的力量。君，你該寬恕我呵！」她像是哭了。

從前，她這樣可以大大地擾亂他的心情，但是現在呢，在一番刻苦的磨煉之後，已不能被這虛偽的情感打動了。而且好朋友們的眼，又像羣星似的在天際熱烈地望着他，就是稍稍興奮起的一點情感又被鎮靜下去。

「你該知道那一天，我是無論如何也不願意見你，而且我也不願意從我的嘴裏告訴你，想到你，自己就忍不住哭了。」還是她自己說着。

「我知道，——君總是能知道我的心，知道我的愛。」

——我知道什麼？你的心麼，你的心是虛偽造成的。你的愛麼，你的愛是給所有迷醉於你的容貌的人們。你的身形是神的傑作，可是忘記給你靈魂。你又說謊了；你，男人的吸血鬼！

他的心裏在這樣想着，可是他卻仍然默默地立在那裏。

「看見你的身體健壯了，自己也非常高興，真是自從離開了你，就沒有一天不牽記着。」

——你會為我的健康高興麼？怕你早願意我離開這世界，那樣，就沒有一個人知道你的一切了。

「一句話也不答，你總是對我不能諒解，真的連一點舊情也不眷戀麼？」

「舊情？」他低低地重複着，「舊情該是些什麼呢？」

「君，想不到你近來的性情大變了！」她嘆息着。

「變了？我卻是一點也不覺得。」可是他的心中卻加上了這麼一句話，「不再沈迷在你的媚惑裏，就算是性情變了麼？哈哈，你這魔鬼！」

「因爲沈靜而近於冷酷了。」

「人生原是要靜的，冷酷卻還不見得。」

「還不冷酷麼？你對我是多麼淡然！」

他又冷笑起來了，他不反駁她的話，他只是縱情地笑着。

「你們男人總是這樣的。」她忿然地說。

「眞的麼？」他裝了很認眞的樣子，「還是請你少說一些吧。」

對於這女人的特性，君是早已深知的了：倔強，驕縱，詐僞，放浪，善於揮霍。她可以用很巧妙的方法來欺騙一個男人，而那被騙的絲毫不知她的技術。她有美顏，流利的口才。而且也完完全全是現代社交中的一個少女。她對於愛的施與是普遍的，只要她能得着物質上的滿足。

現在呢，在君的眼裏是很清楚的了。他知道爲什麼在離別之後她就不再給他信，他也知道爲什麼她和那些不良的女人來往，他也知道所以訂婚的眞意。和一個人抱着的時候，就閉了眼想另外的對象，她利用着男人的弱點，就是訂過婚了也和這鬼頭鬼腦的×先生混。這是她活在這世界上的目

的；這是她所說過的遊戲人間呵！

也曾爲犯了難於彌補的罪，在她身傍嚶嚶地哭過；也曾爲漸漸地知道了她的不忠，害了強烈的失眠；也曾爲着擔心她的遭遇及憂憤自己的過去，使自己的健康一天一天地不佳下去；也曾爲要擺脫了那毒蛇擾着的心而到山中度過兩月的刻苦生活。一切的事在君的心中都是清晰的了，他已經有這力量不受心的誘惑，也不再狂亂自己的心情了。

所以這次相見連他自己也頗驚訝何以有這樣大的力量，雖然有時會被她動人的話微微打動；但是不久仍然可以平靜下去。好像他是在和另外一個人說話，在做一幕戲，他只是一個聰明的觀者而已。

有時候在她說着無止無休的話，偷眼看着房裏焦急的男子，他眞想笑出來。看着那不安的神情，自滿，驕傲，油滑，君又有些可憐他了。

——高興麼？哈哈，早晚你的聰明就是愚笨了。在你那得意的笑中早已隱了你傷心的哭泣。鬼，小心點吧！

忽然他記起了在×城朋友告訴他的話，是和她訂婚的人在一個茶會裏給他不恰當而含有惡意的批評。

「娜，我眞要謝謝你呢，你的×對我的批評眞是我在你們的眼中，就是那樣麼？」

她立刻離開他的懷，和他面對着，非常氣惱的樣子。

「爲什麽要和我說呢？×和我有什麽關係？我有什麽對不起你的地方儘管說吧！」她提高了聲音說。

在從前，他也許就趕緊請求她的原諒了；但是現在他決不會做這樣愚蠢的事。他想立刻離開這裏了，他以爲這房裏的空氣都是毒的。

他走進房裏，人們的眼睛驚訝地望着他，他從容地拿了帽子，走到房門再轉回身去。

「再見，再見。」

他看見娜在牆角低了頭像是哭着，但是他的心決不會被牽住，他開了門，走出去。

走出旅館的門，正有一輛洋車在那裏，他就跳上去。

在那光滑的柏油路上走得很平穩，風微微地吹着，他感到身心都輕鬆了。

「這是一個結束了」他自語着。

羣鴉

沈太太今天特別熱心地盼着沈先生可以早些回來喫晚飯，她時時望着鐘，她在心裏想着：

——還有一刻鐘他就可以從署裏囘來。

到了時鐘已經敲了五下，她又想着：

——好了，他該站起身來，拿了帽子，走出來，又該在電車站那裏等着。

於是她自己就計算着，到五點半鐘他定然可以囘來。

她更殷切地望着鐘，古怪的是鐘更不肯移動，雖然是焦急着，也是無可如何的一件事。

到了計算他該囘來的時候，她的注意轉到聽着門鈴的聲音。她聽到一次響着了，她也聽到開門的聲音，可是並沒有脚踏着樓梯的聲音。她覺着失望，尤其是在今天，她再看看鐘，一刻鐘已經溜過去了。

她疑惑着，不能給自己解答，這時候，她又聽到門鈴響的聲音。她的心起始在跳動了，竟然也聽見叩門的人走上樓來，她急於用手抿着鬢角，更大的敲門聲音起來了。

立刻，她的心又冷下去，她知道他囘來是決不會敲門的。

門開了走進來是穿制服的僕人。他來告訴沈先生因爲有聚宴，不能回來，請沈太太自己喫晚飯吧。

來人去了之後，她就吩咐着僕婦開飯；可是她自己卻是緊皺了眉，顯出頗不高興的樣子。

在喫飯的時候，她也不能靜下心去，不能說給人聽的「新聞」像小鳥一樣地飛着，頂撞着她的心。好像要她能找得着那麼一個人，能張開嘴來就像瀑布似地衝出去，那樣她的心纔能爽快，纔能恢復以前平靜的性情。

在這麼需要着一個人的時候，他偏偏有聚宴了，不能回來；自然沈太太是該氣惱的。

但是她想到了一個人，她想到了住在樓下的李太太。於是她像從黑暗中過來又看到光明一樣地，趕快喫完了飯。

她匆匆地跑到樓下去，就看見李太太李先生和一個女孩子還正在喫飯，他們起來讓着她，請她坐了，他們除去這一點同住的關係之外，李先生和沈先生還是同事。

「怎麼李先生沒有聚宴麼？」沈太太在問着。

「什麼，沈先生沒有回來麼？也許他們庶務處給主任送行。」

李先生回答着，爲表示友情的緣故，他帶着不可少的笑容，可是他看到了李太太的臉，頓時就收斂了喜悅的樣子。

這不是很不十分巧的事情麽，本來是想以李太太爲對象，把使她行立不安的這一點事情告訴告訴的，李先生又在這裏，總像不大好意思。她只好耐性地在那裏坐着，眼睛在望了繞着電燈的飛蛾．還算好，李先生很快地喫完了飯就到隔壁的房裏去，於是她纔得意地起始說：

「李太太，你知道麽，我，我是想來告訴你一件新鮮事的。」

在她這麽一句半吞半吐的話的中間，已經暗示着這件事是多麽有味，多麽值得聽。

「什麽事，沈太太，快點說出來吧。」

李太太也是很好奇的，暫時地停止了喫飯的工作，眞就起始熱心地聽着。

「可是有一樣，你知道了，不能說給別人！」沈太太這樣說着，也沒有來得及等李太太的回答，就接着又說下去。

「你知道在他們那裏辦公的有一位王女士麽？」

「是那位說獨身的王紫瑛女士麽？」

「是，就是她——」

「眞是年輕輕的人，不知道爲什麽有那怪癖氣！」

「快不要信那些吧，我今天看見她了，在中央大街，同一個長得很漂亮的男人在一起。」

「是麽？」李太太頗驚訝地，湊到沈太太坐處的前面，「聽說她連男同事都不大高興理的，而且

不擦粉也不染口紅。」

「就是這樣反常的人纔能做驚人的事呢！」──沈太太像是老於世故的，「那個男人的年歲和她差不多，很親密的樣子，提了大大小小的紙包。」

「那一定是陪她買東西了。」

「當然啦，你還記得她說過的：女人降低自己的身分，男人也就最會在這上面討好。可是她現在呢，不也是跳不出女人的圈子？」

「說說人總是容易的，到了自己也還是那麼一回事！」

她們同聲地嘆息着，搖着頭。

「我想她一定是看見我了，可是故意地轉過頭去──」

「一定是覺得難爲情吧！」

「我也那樣想，就想不多事，也沒有打招呼，就走過去。」

──沈太太把在心中認爲頗有味的新鮮事說過之後，纔覺得心中鬆快了。她有着擔負了重大工程的技師，看着在自己手中完成的工作的那樣欣悅，零零碎碎地再說些全然對自己沒有關係的話，她們有時候笑着，有時候聲音提高一點，常常又是湊近了耳朵低低地說。

實在是覺得想說的話都說完了，她纔又叮嚀一番不要把那件新鮮事說出去，站起來告辭，翩然

地又飛上樓去。

這時候，李太太纔有機會覺到飯還沒有喫好。她又坐到飯桌那裏，吩咐僕婦盛一碗熱飯來，繼續着喫下去。

李先生穿了拖鞋；用牙齒咬住了烟斗，頗鬆閒自在地從隔壁的房裏走出來。

「眞虧你，還沒有喫完！」

「人家不是陪了沈太太在談話麼？」李太太懶懶地把眼睛從飯碗上擡起頭來望着。

「總也沒有完，不知道成天在說些什麼！」

李先生悠然地吐出一口烟來，像一條濃霧似地衝到空氣中。

「當然是有要說的事情，也是值得說的新鮮事——」李太太翻起眼睛來，像在厭他多事，又像在想些什麼。實實在在的她是在想着他是不是也是一個「別人？」憑她的聰明，自然能很快就給出回答來，正在想着起始說，突然間起了由遠而近的哭聲，一直那哭着的孩子的頭伏到她的膝上。

「鐘，鐘什麼事儘着哭呵？」

她放下了飯碗，溫柔地撫慰着，可是哭着的孩子，是更有力地號叫。

「哈哈。這倒像美國的鬧鐘了！」他毫不關心地在說着。

六歲的孩子，也不知這話是善意或是惡意的，只有更強烈地哭鬧，身軀還在擺動着。這時候李太

太作好作歹地哄着孩子的哭聲纔靜下去。說出原因來，是一隻蝗蟲飛到身上來嚇哭了的。李太太皺了眉，嘆一口氣。

「時候也不早了，我也不喫了，去睡吧。」

李太太領了一行走一行抽噎着的孩子的手到臥室去。

夏天的夜間，蚊子嗡嗡地飛，到僕婦喫完了飯，替了她去守着睡到牀上的孩子，手臂和腿上已經叮了四五塊紅腫的地方。可是她還爲那新鮮事鼓着好興致，高高興興地跑到李先生一個人的起坐室去。他坐在那裏看着當天的日報，看過了正文，正在找着有趣味的廣告或是全然與他無關的那些「啓事，」「聲明。」

看見她進來，立刻就放下報紙，因爲他也是在很熱心地惦記着那件事。

「你知道在你們那裏的王女士麽？」

「是王筠石麽？」

「不是，不是那個抱獨身主義的。」李太太好像因爲他的愚笨，纔覺得一點氣急。

「呵呵，我知道了，王紫琰是不是？她今天告了假。」

想起這個名字來，他的心中覺着點酸溜溜的，他自然該很清楚地記着她。

「你也知道她爲什麽告假？」

「那不知道，總之女同事告假最容易，特意去問她們也不願意說。」

「我從你那裏知道了不少她看不起結婚的女人的話，她罵過我們是玩物，是家鴿；可是她自己，你能知道麼？」

「什麼事情呀？」

「隨了一個年青的男人，在中央大街上走着。」

「那有什麼關係呢？」

這句話是有理的，本來這不是很平常的一件事麼，於是她就加重了些，使這事情的本身更新鮮一點。

「有人看見他們好像是並着肩從××旅館出來的。」

李太太說完了還故意低下頭去，像含羞又不屑於提起的樣子。

「這話可信麼？」

「我和你說這些謊話有什麼用，沈太太特意來告訴我的。」

李太太擺出來嚴重的意味，間接地證明了事情的眞實。

「難以想得到的！」李先生用右手摸着下頦上冒出來的幾根二三分左右長的髭子，像老於世故的人搖着頭。

「你們不都推崇她是有作爲的女人麽？現在，她也就走向爲男人玩物的路了！她也不能避免這平凡的路，依照她的意思大約是可以說作下賤之路」李太太得意地，露了極度的鋒鋩在說着，「我就是不願意看這樣的人，把理想放得不近人情的高，到末了還要跌下來。你還記得她那次到我們家來的情形麽？」

「我倒沒有十分留心。」

「不是露了目空一切的樣子，看看鐘也皺皺眉，好像她很可憐我這麽一個愚昧的人。」

「那還是小事呢，同事中當面喫她虧的更不知道有多少。」

他說完了這句話，臉微微地紅起一點來，但是他立刻鎮靜下去，成爲一點也不在心的樣子。

「可是有一樣，這事情先不要說出去，沈太太告訴我的時候就加意的囑咐不要說給別人。」

「那一定，自然我不能提起來，究竟這事情還不是親眼看見的，就是親眼看見，嘴裏不也要留點神，免得出事。」

他滔滔地說着，表白着他自己完全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

第二天李先生仍舊到署裏去辦公，想留心一下王女士有什麽變遷沒有。他到的時候，恰巧是九點，他很快地就在考勤簿上簽了名他在先他而來的名字中尋找，可是並沒有看見她的名字，他的心中在想着，至少她又是遲到了。

但是，她始終沒有來。他一閉起眼來就好像看見她和一個年輕的男人快快活活地走着。在午飯的時候，他回家去，把這事情告訴了他的太太。

「怎麼樣，什麼都不假吧！裝着正經的人，一發洩出來更比別人沒有顧忌。」她很得意地，想藉了這好機會出盡胸中的鬱氣。

飯後，特意地早點回到署裏，已經有六七位同事在那裏談着閒天。談話的重心，就是在王女士兩天沒有到署的這件事。他們有的以爲她定然是害着重病，有的認爲是在女人們的那個時期之中因而告假休息。他知道他們所談的事反倒遠遠地離開去了。他坐到自己的位上，逍遙地顫動着大腿，抽着烟好像是並不注意的樣子，可是他在靜聽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

他暗地裏笑着他們缺乏事實的猜想，他也笑着他們對她盲目的崇拜。他想着只有自己是了然的，能看清她是如何的一個人。他想着男人們有着的怪性情，尊敬着高傲得不近人情的女人。到現在，只有他是超羣的。

他聽着他們有味的談話，個人確認自己是對的，像有一條蟲子似地在他的嗓子裏爬。他喫力地把它咽下去，可是很快地又上來了。有一種不知如何的不舒適使他難過。他翻着眼看着白花花的屋頂，又在看看地板；心中無論如何是不能寧貼下去。他以爲那全然是自然的力量，如同把鋅片放到硫酸裏，就該有輕氣冒上來一樣，他不該加以反自然的阻遏，他該任它發出來，他決定了，他站起來，湊到

他們那裏去。

於是由他那好天才的渲染把這件新鮮事散播了，他看見聽着了的人也在搖着頭，雖然是無關的事也好像惹他們很傷心。

他說完了的時候臉在紅漲着，像英雄一樣地站在那裏。但是頓然間他想起了太太吩咐過的話，他有一點狼狽，雖然微微有點心寒，也是很理直氣壯地站着。

——萬一這話傳到王女士那裏呢？

如此的思想掠過他的腦子，他的心情在一番黯淡之後又輝耀起來，因爲他想着：

——那有什麼呢，我又不是憑空說，我是有根據的！

他周密的思想，像一個能攻能守的勇士。

既然把這件新鮮事如此傳播着，那被討論到的人就不會不知道了，這話是由她的同鄉朋友輾轉聽來告訴他的，說是談論着的時候，他沒有在那裏，否則就可以代她說明。

她非常氣憤，她追想起來當她告了兩天假之後，爲着陪了從歐洲回來的弟弟觀光這城市，同事們用了如何惡毒的眼光在望着她。而那時候全未經意的話，想起來又是多麼有諷刺的意味。這侮辱是過於嚴重了，她眼睛裏竟包了淚。

她想着自己若是有那樣力量的人，就把說這不負責任的話的人在手掌裏捏碎了。

在星期日早晨九點鐘的時候，有人按着李家的門鈴。那時候李太太正在自己埋怨着女僕到菜市去得太晚，定然買不着新鮮的菜來；李先生還躺在牀上過星期日的好早晨，仰臥着唱小曲。聽見門鈴的聲音，李太太唧唧咕咕地走去開門，她以爲是女僕回來了，打開門站在那裏的是前兩天還談起來的王女士，帶着冬天一樣的臉色，後面還有一個男人。李太太想起自己是光了脚穿着拖鞋的，睡了一夜之後，短頭髮又都豎向上面去，而且她也想到那件事，她露了一點窘迫的樣子請他們進來。李太太雖然是露着笑容，對方仍然是凜若冰霜的樣子。

她把客人讓在客室裏，就急匆匆跑到臥室去告訴李先生。

「是麼，她這麼早來做什麼？」

他一面說一面敏捷地翻身下了牀，把兩隻脚伸到拖鞋裏，在立鏡前梳理一下頭髮，就披上了浴衣走出去。

最先使他看到的就是那冷冰冰的臉，他很快地猜到來意，他的全身也爲自心中發出來的寒冷繞行一遭。

「很對不起，星期日的早晨，有一點貪睡——」他自己哈哈地笑着，可是那嚴重的情形並沒有一點鬆弛下去。

「你們兩位倒是還早呢。」說了一陣，也笑了一陣，仍然引不起回應來。

「本來是不敢打攪的，可是——」王女士扳了臉說，着重在用意轉折的「可是」兩個字的上面。

他知道所猜想的是對了，他不安地用手搔着頭髮。

「我不是平白來攪擾，也可以說李先生自己要我來的，」王女士說着，窈窕地走了兩步，坐到椅上去，望了同來的人說：「陳先生，你也坐。」

「不錯，我是陪了一個男人走路，但是他是我的弟弟，纔從歐洲回來的，姊弟同行總不該有什麼非難吧？」她的頭得意地微微向左右擺動。

「從前他和陳先生同學，所以我請了陳先生同來。」好像看見了他那新懷疑的樣子就說了這句話，同時證明同來人的身分。

叫做陳先生的人，知道到了該有表示的時候，木然地點着頭。

「究竟我不知道這些話是從那裏說起來的！」王女士拖長了每一個字又沈重地說着。

「唔，這話我不是沒有根據，我也不故意造作，我可以找出來告訴我的人。」他慢慢地紅漲了臉說。

他到臥室去，把這件事說給正在給孩子洗臉的太太聽，她就成爲很負責很勇敢地答應着到樓上把沈太太請下來，

「若不是她來瞎說，我們怎麼能知道？把她找下來大家說一個明白也好。」

李太太失去平日的嫻雅，很快地跑到樓上去。

所有關係人都聚齊了，王女士正要起始說，李家的女僕轉回來，在忿恨中李太太沒有忘記申斥她，還大聲地吩咐快些泡茶。

「這話我也不必再說，我就請問是那一位親眼看見的？」

「我們沒有看見，我們是從沈太太那裏聽來。」

「什麼，誰告訴你們的，我只告訴李太太一個人。再說，我說在街上看到王女士和一個男人走，這事情我沒有說謊吧？」

沈太太說完了把臉朝了王女士，等着用嘴用眼睛或是用頭的回答。

「我這人說話是肯負責的，我不會無中生有，或是顛倒黑白。我最恨那種人，惹出是非來還要卸去責任」

沈太太在說着的時候揮着手臂，正巧女僕端了茶盤從她後面來，還沒有等李太太喊出來，茶水和碎磁片已經灑滿了地上。

李太太由一紅一白的臉，拉長着成為極不滿意的樣子，用酸酸的語調說：

「你說話也犯不着這樣呵！」

「不要緊，幾個茶杯囘頭送下來，算不了什麼！」沈太太也不減少一點勇氣。

「得了吧，這不是小事情，平日的關係不是過得太多了麼！」李先生扯着苦笑的臉慢慢地說。

「究竟我不知道是誰說的在××旅館裏看見我？」

「我也沒有那樣說，我告訴他的時候好像是從××旅館出來，從那裏面出來也不一定有不好的行爲，也許是去喫飯。」

「我也並沒有多說，我因爲聽見他們在議論，所以纔把我所知道的說出來。」李先生也自己表白着。

「李太太，可是我沒有告訴你王女士好像從××旅館出來吧？」沈太太得意地問着。

「我要是看見別人在街上走，我決不會當新鮮事說給別人聽。」李太太也頗有理由地反攻。

「我要是答應了人家，也決不會違背自己的話。」沈太太也不示弱。

「其實這事情我並不大注意，我早就知道人類是什麼東西，而且現社會的基礎是什麼我也明白。我自己想創造理想中的全人，於是就有人來中傷，就說一定有什麼作用，也不盡然，就是支配在一種天性之下，人類是不負責任地慣了。因爲想動人聽聞，就把一件極平常的事說得頗有聲有色。我來的目的，純然是想來勸告，說到我的時候自然一笑置之，關於別人的話，那會引出大的煩難來。」

王女士露了極不屑的樣子，說完了半仰着頭，就起身告辭。還沒等李先生把抱歉的話說完，來客

們已經走出門去。

沈太太一句話也沒有多說就跑到樓上去。

一個快活的星期日，爲這件事攪得黯淡了。過了不久沈先生和沈太太一同上街去。

近晚，又聽到他們囘來的聲音，一些時，樓上的女僕就拿了還沒有解開的包紮和一封信下來。那包紮裏是五個茶杯，信裏寫着：

「——因爲住在滿洲里的舍姊就要到這裏來，不得不請您在一星期之內遷居。茶杯是從秋林買來的，很對不起，找不着完全相同的花樣。」

李太太拿給李先生去看，他只是搖着頭，嘆息着，六月天的遷居，而且還要在照得白芒芒的街上去找適宜的出租房子。

李先生懶懶地出來說給樓上的女僕「知道了，」又囘到自己的房裏去。李太太也在那裏無精打彩地坐着，他們的孩子進來扯了她要她出去看看。

馱了晚霞的烏鴉，成羣地從東飛到西去，呀呀地煩躁地叫着。

「看這個有什麽好，怪吵人的。」

她摔開孩子的手，又跑進房裏去。

旋

「我不管，我不管！我什麼都不管；我愛他我就去愛他——」長了蘋果樣臉的榆帶了一點嚴重性，以致有些氣促，說着，把頭左右地旋動着像一個潑浪鼓。

她的臉，就更紅了。

「自然，我并不是想來管你！——」柳笑着說。

「柳說的對呀，我們不過想來問一問你怎樣來選擇你的愛人而已。」叫做椿的打斷了柳的話頭。

這空氣好像緩和一點下去了，榆不是像方纔急於要說話的樣子，她的頭低着，手指正在剝着一片蜜橘上的脈絡。

剝完了，巧妙地丟到嘴裏去，很有味地嚼着。

「我并不是說他不可愛，我是請你告訴我他可愛的地方在那裏。」爲着想使榆說出她的話來，柳纔用着方法引她。

「你們沒有眼睛麼，你們自然能看得出來呀！」榆悠悠然地，

「那當然他女人樣的臉：還有高的身材這就是很値得人愛的；可是除此之外他還有什麼値得你醉心的呢？」

「我愛他，因爲他比我的年紀輕。」

「可是他愛你，是不是因爲你的年紀比他大呢？」椿故意取笑着。

聽到這話，柳忍不住笑出了聲；可是她立刻輕輕把舌尖咬在自己的牙齒中間，裝做朝外望的樣子。

「說到年齡，我自然是比他大，他雖然幷不是爲這緣故愛我；可是也不會爲這緣故厭惡我。」榆露了很得意的樣子。

「也許，我說的話你們還不以爲然，最好我能找一個淺近的譬喻——」榆說着，用眼四面望，看看有什麼可以用來證明她的「戀愛哲學。」「就說這個吧，」她用手指了放在桌上的花瓶，「爲什麼要買這麼精細，這麼鮮豔的花樣呢？再說一句吧，爲什麼不買一個瓦瓶呢？」

說完了這話，榆的頭稍稍斜着，等着花瓶的主人的回答。

「瓦瓶還像樣子麼每天看看都該煩出病來。」柳說。

「是呀」榆像是正在期望着這樣的答話。「你想要是一個戀人連一點點漂亮的外貌都沒有，那該怎麼活下去呀！」

把這不易解的至理說通了，榆帶了幾分高興的樣子，像有一點挑戰性的，在等着一個回應。

柳和椿都沒有說話，她們仍然是想笑出來或是尋得什麼適當的話把她的興緻冷下一點去；可是一時間她們沒有想出來，只好是在沈默着。榆又接着說：

「說到年紀輕的人呢，是有着青春的力量的，是純潔的……」榆像在舞臺上一樣的，把眼睛微微閉起來，用了和諧，柔美的聲音說着。

「可是，榆，若是依照你方纔的譬喻，年代愈久的花瓶纔愈值錢呢」椿故意說着，笑起來。

柳也再忍不住，任性地笑出了聲。這對榆像是太難堪了，她的臉又紅漲着，嘴動着像是想說話，可是一時沒有說出來，終於在氣忿之中說：

「好呀，你們是想來取笑我，我這麼大的人還會不懂麼？」

榆一邊說着一邊向外走，連頭也不回。在她走出去之後，門砰然地響了一聲關上了，一個墨水瓶從壁架上滾下來。

歲月在榆的身上好像是停留住了，一直有三年，她都說自己是二十歲。實際上，她有特殊的本領，應用了 Make-up 的手段，把年歲減去了五的數目並不難。她的身軀稍稍是胖一點，她的臉是圓圓的，頭髮帶了最時髦的黃褐色，像長的龍鬚草一樣地披在肩上。她平日喜歡用直形圖案的衣服，用粉和胭脂掩去了臉上細細的皺紋，粗大的毛孔，和黑而小的粉刺。於是她的身材遠遠地看起來好像很

窈窕了，臉是又紅又白像一個蘋果。她還把眼圈染得黑黑的，像很熱情似的；眉毛拔成細長的，描成了長眉入鬢的樣子。還有一點頗重要頗值得說出的，對於女人們常常歡喜裝成小孩子一樣的撒嬌，她是異常地逼眞，慣用。

她已經是大學裏最高一級的學生，可是最近愛上的人呢，纔只有十八歲，在大學一年級。她自己雖然不是像那些能同時有幾個情人，圓滑地使每個情人都以爲是她的眞情人的女人們一樣；可是前仆後繼地她也曾有了五個談到愛的男人。這期間是一點衝突也沒有，很順利地一個來了一個走了。也許在一個還沒有完全了結之前，另外一個插了進來；像這樣的時期，是再短也沒有的了。她因爲一個空虛，緊緊地就接着一個充實；所以她一點也沒有感覺到能使宇宙都變成灰色的悲哀。她的體重反而更能增加些，臉更接近圓的形狀。而且，迥不相同的情話，在她的耳裏是像聽故事一樣地有趣。譬如最近纔在她心上消失的那個人來說呢，他是學哲學的，通身瘦得連骨頭也看得出來，平日還寫兩首詩，比她高一級，已經畢業了的一個憂鬱者。他所常說的是這樣的話：

「星星月亮在世界上有永恆的光，可是擒在我的心上，它卻不如你的眼睛那樣亮。我算做你永世的奴隸，服侍你，只要我還有一口氣。……」

在說話的時候，他的臉也許湊上來；可是他那瘦瘦的，粗糙的皮膚，每次她總是想法能避開。他好像知道了，就又說：

「我知道，我不配愛你；可是我不信我自己是比蘇格拉底還要醜。心美的人，外形就未見得是美的。檢，你說我的話對麼？」

那個年輕的，纔只有十八歲的小愛人呢，他的話是很不同了。

「哈哈，你知道我為什麼愛你麼？你的嘴脣比太妃糖還好喫，我一點也不騙你。你喜歡喫太妃糖麼？下次我給你買來好不好？——墨萊牌的比冠生園的好得多了。可是你一定要把這比太妃糖還好喫的東西再給我一次。」

他說着，就很迅速地親了一個嘴。

「這回比上回響得多了！」他還會頗饒興味地說。

先前的人是使她感到死板，沒有興味，可是因為某種方便又不得不做成了親熱的樣子；現在的人是生動的，有興趣的，同時使她稍稍覺得一點疲乏。但是這疲乏使她有快活的回味，一想起他那豐瘦適宜的體格，有孩子似的天眞一樣的甜的臉形，她就又自然而然地慶幸着，精神也就好起來。

鼓着兩個腮，就是走出了門，也不回頭看一下，一直回到自己的房裏，她依舊很粗暴地拉開了門，又很力地關上，把坐在椅子上捧着書睡着的莉，一下就驚醒了。書掉在地板上，莉也驚得站起來，左手輕輕拍着胸，嘴裏在嚷着：

「眞嚇死我了，眞嚇死我了！」

榆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什麼事你這樣驚天動地，把人的心都嚇掉了。」莉一面說着一面就跑過來做成想打她兩下的樣子。

「饒了我吧，莉，下次不這樣了。」榆也一面閃着，一面求饒。

「下次再這樣可就一定要打！」

「好，好。」榆也喘着坐到椅子上去。「呵，這是那裏來的一封信？」她忽然看見了放在桌子上的一個信封。

「老媽子拿進來的，正巧你沒有在房裏。」

榆沒有再說什麼，只是開了信，那上面這樣寫着：

榆：我來了。爲了給你一個意想外的驚喜，所以我預先沒有寫信告訴你。我還帶來了×城特產紅菱，來過一次，你沒有在；今天晚間我還囘來的。 羽。

「呵，想不到他現在囘來了！」榆把信紙放下，低低地說着。

「什麼事情你自己坐在那裏瞎想。」

突然間，門又被推開了，柳和椿一面笑着一面跑進來。榆想裝成生氣的樣子也來不及了。

「我就知道，榆不會眞的和我們生氣——」柳向了椿說。

「不要亂闖，羽又來過了。」

「他不是在×城的機關裏做事情麼？」椿像頗熟習地說。

「是呀，可是不知道他爲什麼在這個時候回來了。」榆做成不在意的樣子，可是又好像看得出有一點擔心。

「×城的鮮菱很出名，季候也對，我們一定有得喫了。」

「你想喫麼？你代我去見他好了。」

「爲什麼我管這些事呢？再說他會知道我是誰？」

「怎麼，榆，你不想見他麼？」莉也放下了絨線，加入她們的談話。

「我眞心勸你，這是不應當的事。就是你不認爲他是你的愛人，一個朋友那麼誠心來見你，也不該使他失望的。」

暫時地，榆沒有說什麼了，好像是這些話多少引起她再仔細地想一次。

「你們的話固然也是對的，」榆低低地說：「可是先要知道在戀愛上不是愛人就是仇敵。想維持朋友一樣的關係，我認爲是不可能。你們不知道我的情況，我不應該背了他去接見羽，他是那麼愛我，又是那麼喜歡忌妬的。」

「羽爲什麼被你棄掉了呢？」

「我沒有愛過他，不，我那時是不得不愛他，因爲我空虛得要死！」

「你知道麼，那個年輕的孩子也是不得不愛你，因爲他也許正在空虛的境況中，或是他想在你的身上試一試他的手腕。」莉的心中想把這樣的話說出來，可是實際上，她幷沒有說出口。

「你們沒有一個人能眞的諒解我，除非你們自己身歷其境。說句老實話，我現在是不需要什麼同情，有了固然是好，沒有也不在乎！」

「那意思是說你不要朋友了！」椿忿忿然地。

「不是，椿，你一定不要誤會我。我是說我的主見不會像一般人那樣弱。」

「別再說這些話吧，楡，你的文學史筆記抄過沒有？」柳問。

「她那裏有那些閒功夫，你要用，把這一本拿去吧。」莉從書架上取下了一本紅色的抄本，交給了柳。

「我要回去抄筆記了。」

「我也要走，習題還沒有做完。」椿也說。

她們走了，莉又把精神放到絨線上去，她就一個人默默地坐到自己的座位，她的腦子卻在混亂之中，事情是明明白白地放在這裏，可是她自己反像一根蘆葦浮在水波的上面，只是隨上隨下地，一點也抓不着實際。有時候看重了這一面，有時候又看重了那一面，最後呢，她還是走回自己的主見，在

心中重複着：

「我不管，我不管，我什麼都不管；我愛怎麼就是怎麼！」

秋之尾的景色，沒下去太陽的餘輝，照在楓林的上面，像一團燒着的野火。村徑上，有互偎着在蠕動的雙影。

晚餐的鐘聲，清亮而急促地響起來了。

纔從餐堂裏回來洗過臉，在端了一杯開水喫，女僕就推開門走進來。

「李先生，樓下有人來會你。」

「是馬先生麼？」

「不是，這位先生今天已經來過一次。」

「噢，我知道了，他眞是喫完飯就趕了來——」

女僕正要出去，就被喊住：

「喂，你就和他說我不在家。」

女僕好像對於一切都很明瞭地，點着頭出去了。正在這時候，柳一個人跑進來，帶了一點高興的樣子說：

「榆，我從樓下走過的時候，我看見羽了，他眞的帶來兩籃菱，你一定給我一籃纔可以。」

「假使我有就給你。」榆冷然地。

「好姊姊看在紅菱的面上，看在我的面上，你也該去見見他，那怕到了手立刻就跑上來呢——」

「那連人都不是了！」榆忽然又笑着。

柳也笑了，榆覺得她的笑很刺耳，像是有點譏諷的意味。榆微微帶了不高興的樣子，可是柳呢，很快又出去了。

女僕又走進來，手裏提了兩隻裝滿了紅菱的竹籃，還有一封信。她急急地拿到手中讀着：

榆：這一次我到上海來多半是爲你，可是你不知道什麼緣故不要見我，我知道你在宿舍裏，我望着你走進來。我還以爲我是幸福的，因爲我看見了你的背影。爲什麼不高興我呢？是我做了什麼不應該的事麼？你只要肯告訴我一聲，我是沒有不聽從你的。你不記得麼，我是完全屬於你的。我一點也不怨你，我知道一定是我的錯。我盼着你能爽直地把一切事都告訴我，我要合乎你的理想做去，我是急急地想見見你。　羽。

纔看見信的時候，以爲裏面一定寫了如何惡毒的話，尤其是他已經知道她是故意拒絕他。那時候她一定就可以把信撕成粉碎，心中一點也覺不到什麼。可是接到了信之後呢，事情倒有些兩樣了。他在信中是這樣溫柔，一點也不說她的過失，而且她好像看見他是如何殷殷地等着她的回話。她的心有一些不忍了，呆呆地兩手握着信紙，不知如何是好的樣子。雖然她有的是經驗，可是不把姤恨成

爲懊惱的他恐怕是唯一的人了。

她正想鋪一張紙，詳細地寫給他一封信，裏面要說明自己幷沒有愛過他，使他快些破了幻想，不要深苦着，女僕又走進來告訴她說是因─來看她。

「你告訴他，我就下去。」

立刻她的臉就被快活包住了，她把紙放回去，那封信揉成一個紙團丟在字紙簍裏。她又急急地解開竹籃，握了滿滿的紅菱，匆匆跑下去。

她跑到會客室，收住了腳步，一手推開了門，故意停住了，伸伸舌頭，臉上堆滿了蜜蜜的微笑，在沙發上坐着嘴裏嚼着糖的因─放下手裏握着的兩節甘蔗，立刻走攏來想拉了她的兩隻手。

「你看，我手裏拿了東西你也看不見，」

「那就放下好了，呵，那裏來的這麼多鮮菱？」

「朋友送來的，一個想不到的朋友送來的。」

「是熟識的麼？」因─露了一點急於想知道的樣子。

「不是，」她說着，自己以爲缺乏自然，就又加了一句：「絕不是的。」

「這兩節好麼？」他又把甘蔗拿起來給楡看，「我在後門水果店裏費了好大事纔買來。」

「怎麼呢？」

「他們不賣，因爲這是特意從兩整支上選出的。」

「那你怎麼又能買來？」

「哼，多給幾個錢不就可以了麼！我替你削皮吧。」

因拿起一節，又從衣袋裏摸出水果刀來。

「還是先喫菱吧，你試試好喫麼？」

「爲什麼不先喫甘蔗呢？」他帶了一點小孩子常有的爭勝心。

「你聽我告訴你呀，菱是鮮而淡的，甘蔗是甜的。先淡後甜是有味的，先甜後淡可就是苦的了。」

「我不！我一定要你先喫我的東西，不管是苦是甜。」他好像有一點命令式的，故意還把嘴撅起些來。

若是從前的人呢，她一定會不高興了，也許都不要就跑到樓上去；可是現在她自己覺得自己是輭弱了，一點什麼也說不出，也做不出，只好還是依着他的話。

她時時把眼望着他，看着他那美好的姿態，像不知事的孩子一樣地咬着，有時候遇到節子的地方，他就用了更大一點的力量，像一條小花狗咬住了一塊骨頭死也不肯放的樣子，終於他的目的達到了，他很高興地朝她笑了笑，她也就露着微笑。

她稍稍閉一下眼，想到方纔失望的走去了的那個人，她就知道自己的選擇是太差了。

可是在這時候，雖然是沒有愛情，對那個人也慷慨地起了一點憐憫。

忽然間，像夢一樣地，她看見那個人推開門走進來。

她覺得驚了一下，她知道他是眞眞一步步地走來。

每個人都在望着其餘兩個人的臉，像從那上面看出的一些變化來。羽不是像他的信那樣溫和，臉更拉得長長的，緊緊地絞着眉毛。因露了莫明其妙的樣子，羽的臉又紅起來了。

「你什麼時候回來的？」羽用鐵一樣沈重的語氣，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來。

「我，我？——呵，讓我先替你們兩位介紹吧，這是棄君——馬君。」

她說話不是像平常那樣流利，還吶吶地，聲音又有一點顫動。

他們懷着不同的心情打着招呼，在羽的含怒的臉上，露着不自然的笑。

羽看着散在地上的菱殼和桌上放着的紅菱，因爲過度的怒惱，他以爲自己是站在不貞的妻子的面前。

「我早就想得到這樣的一回事，我知道女人是什麼，我的推想永遠是不會錯的。——」羽憂鬱地緩緩地說。

在這時候因轉過身去，向着窗外望，手裏剝着一只紅菱。

楡的頭低了下去，手指在纏弄着一方手絹。

「你欺騙了我，你玩弄了我；對於我的損失還不十分大，你對於自己，是降低自己的人格。」

「我爲什麼算是欺騙你呢？痛痛快快告訴你吧！我是不願意見你！」她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急促地說出來；說過之後，她望着因她希望着他也能替她說兩句話，可是他正在把剝好的鮮菱送到嘴裏去。

「這我也知道，自然你應該不願意再來見我——」

羽說完，笑起來了，他的笑是那麼冷冷的，這像無數的毒箭飛到她的身上來。

「我請你不要這樣笑下去，好麼？」她不得不用了一點溫和的語氣向他說。

「如果我的笑是使你不舒服的，那麼我只可以向你說一聲對不起；可是我的自由還是我自己的。」他還是笑着。

「怎麼，你對於從前是一點也不顧及了！」

一時，她想起這話是不應該說的了，她看見因囘頭望一下。

「是呵。你還想來說我麼？你應該仔細想想你自己呵！」

「什麼事情也不用想，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她只好又顯出來她那堅強的意志。

「小姐，你那剛愎的個性該稍稍收起一點來了。」他像是很誠懇地給她一個忠告，同時用了憐惜的眼光望着她。

「你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請你告訴我。」

在她，也知道他的話是指些什麼，可是她還要向他問。爲的是什麼，她自己也不知道。

他不想再給詳細的解釋了，頭稍稍低下去，下唇咬在牙齒的中間，眼睛翻望着她

突然間，一直在靜默着的因說話了。

「我有一點事，我想先走。」他轉過身來，望了榆說。

「有什麼事？何必一定要這樣快就走呢？」她露了焦急的樣子說。

「坐坐吧，我想說的話就要完了。」羽也裝成頗友好的態度。

「因，我想和你出去走走。」榆終於說了出來。

「不，我要去加入一個紀念生日的舞會——」

「怎麼，你又要去跳舞了麼？」她的聲音幾乎像是哭了，她想到他從前的誓言，可是現在呢，他又要走回她最不喜歡的路了。

「是，我要去，很久沒有去，倒很想去玩玩。」因毫不在意地說過，就走出了會客室。

她的眼溼潤了，急自把頭低下去，可是她不願意在男人的眼前顯出她自己的懦弱來，尤其是在羽的面前。

「我也要走了，我希望着你有一個光輝的未來，」羽拉長了聲音，微微向前曲了上半身，就走出

門去。

她急急地跑到裏面去，在高跟鞋清脆地在樓梯上響着之外，有韻律的抽噎，和一滴滴的眼淚在她的悲苦中響着音節。

第三編

聖型

那一天晚間是出奇的黑，沒有星星也沒有月亮，若是在也沒有街燈的路上，把自己的手放在前面就能看不清楚手指。

我從友人家告別出來是已經聽到敲過一點，走出來，提起衣領，在哈爾濱，深秋的夜已經能有冬日的寒冷。

我穿過了沒有行人被燈光照得更寂寞的大街，就到了我那條湫隘的街上。那條街是沈在無盡的黑暗之中，像是沒有一個生物。因爲熟習了的緣故，我還能知道哪裏該邁一大步，或是哪裏該把脚步放慢，我很高興，我知道我立刻就到了我的寓所。當我在秋冬的晚間行路的時候，我常常有愛好從窗子透出來的燈光的心情。若是那燈光是穿過了淺紫色或是淺綠色的窗帘，則我的喜愛更加重。那是溫煖的房子，又有舒適的椅子；可是行路人是要銜了寒冷走着的。每次走近了自己所住的地方，就會自然而然地加快了脚步。這一次我又是這樣，我一向也知道我所住的地方前面是平坦的。可是當我正把手伸到褲袋裏取出鑰匙，突然我的脚觸到了一件柔軟的障礙。因爲在急行的原因，我幾乎跌下去，我伸出來兩隻手，我的手代替了我的頭觸到牆上。這時候我聽到了一個人唔唔着的聲音。我很

奇怪，那是一個女人。在哈爾濱，街旁到處都有醉酒的男人在臥着，可是，這卻是一個女人。我的鑰匙也失去了，我先劃了一支火柴在牆下尋找着。那大約費了我五分鐘的時候，纔把它從一堆亂葉中尋出來。我又走到臥着的人的前面，也劃了一支火柴，果然睡在那裏的是一個女人，而且是一個很年輕的。她還是睡在那裏，嘴裏流着口水。我看出來她一定是猶太女人，她的臉雖然塗滿了污泥，也還生得很好看。她穿了棕色的衣服，有幾處已經破了。頭髮上有幾片乾葉在附住着。我的住所距離這裏沒有五步。

我先去開了門，走到自己的房裏，溫煖的環境，立刻加重了我的睡意。不知道為什麼我對於那個女人發了憐憫的心，我點了一支煙，又重復走出來，我走到她臥着的地方，把她抱起來，又進到房裏，送在一向也沒有用過的廚房裏。我還把我房裏的一方小地氈替她鋪在下面，把我餘剩的棉被也替她蓋上一張。然後我關了門，我回到自己的房裏來。那時我很高與因為我想到我是在我的能力之中幫助了一個無依的女人。

這一夜，我在友人那裏談到過去的話太多了，我的心情過於興奮，我自動地服了安眠藥，我纔得着一夜的好睡眠。

第二天的早晨我醒得遲了，張開眼睛的時候看到了陽光已經從地板爬到我的牀上。可是沒有固定職業的人，這倒沒有什麼大關係。我躺在牀上懶懶地伸過腰，打着呵欠，自在地叫了一聲。這時候

她推開門走進來了，她的臉已經洗淨，頭髮也像是整理過，突然間我的記憶裏忘記了昨晚的那件事。我好像是做了一個夢，可是漸漸地我追想起來。

她向我問着早安。

我也和她說着很抱歉的話，我請她暫時走出去一下，我立刻就能穿起衣服來。

她遵從我的話，含笑地走出去。太陽照在她的頭髮上，很像那上面綴了一串光輝的珠子。

在她把門關上了之後，我就急急地起牀，我跳下來到浴室去洗臉，我把應穿的衣服也帶了去換好。到我再走回我的住室，她已經爲我理好牀，正在推開窗子。我把早晨送來的牛乳放在鍋裏用酒精爐來溫一溫，同時我把餅乾也取出一盤放在桌上。牛乳已經熱了，我盛了兩個杯子，請她和我用早餐。她說過謝謝之後就坐下去。

起初我是沈默的，可是有的時候用眼睛來望着她。她的臉色有一點黑，長得很端正，左嘴角上有一個小小的黑痣。她有二十幾歲的樣子，可是偶然間臉上也有着皺紋。這我知道，因爲我自己這麽一個二十幾歲的人早就有了皺紋。她的眼睛像總是在困頓之中，缺乏光彩。她好像很餓，一盤餅乾大半都被她喫去。於是我立起來，又裝了一盤。

「你還能記得一點怎麽到我這裏來的麽？」

她聽了我的話，稍稍頓一下，就接着說：

「我知道是你把我抱進來的。」
「那爲什麽不走回你的家呢?」
「我醉了，我走不動——再說我也沒有家。」
她說完了，像發狂似地笑起來，可是當她又把餅乾放到嘴裏去，她的笑就又停止。
「你的名字?」
「瑪麗安那，」
「瑪麗茵?」
「不，瑪麗安那。」她好像有一點不耐煩，可是她還是不會忘記把餅乾放到嘴裏。
「在哈爾濱幾年了?」
「不多，纔三年。從前我住在扎蘭諾爾。」
「爲什麽來到哈爾濱呢?」
「我不知道，我忘記了，好像我——我還是不知道。」
「你要是離開我這裏呢?」
「我就再長到街上去呀，我在街上已經住了一年。」她搖着頭，響着像一串鈴聲的笑。
我不再說什麽了，我向她說過要她原諒我的話，把一支煙點起來抽着。

「先生，你能把煙也給我一支麼？」

這奇異的請求，使我覺得一點愕然了，我用遲緩的手抽出一支來送給她。

「謝謝你。火柴呢？」

我又把火柴送給她，她很熟練地點起來抽着，那煙很平勻地從她的鼻子裏冒出來。說到我的抽煙，不是爲了某種原因，就是不感興趣也爲着追憶着一點點的過往，想在那裊裊的煙中來尋出些殘跡麼？可是那女人卻像異的有絕大的癖好，沒有一絲煙是無用地再從她的嘴裏吐出來。

這給我一點更大的追憶！我的心在打着抖，……

「你在看我麼？」

她說完了，把煙頭丟到窗外去。

「也許是，你以爲我失禮麼？」

「沒有那回事，禮貌是最無謂的，我很喜歡你。」

「什麼？」

「我很喜歡你，你要是需要我，我可以幫你管家。」

「那麼你替我燒飯吧。我每次都是在飯館喫飯的。」

「我想我能使你滿意。」

早餐後我出去了，我告訴她在午餐前我定然回來，我還和她說我盼望她能爲我清理一下我的房子。這好像我是太大意了，任一個陌生人在自己的房裏；可是那時候我記得我的箱子和抽屜都鎖着，而且雖然多少知道她是一個放蕩女子，看樣子也還不是一個不可信任的人。

到午餐前我又走回來的時候，我很驚訝我的房子變了一個樣，書架上的塵土沒有了，而且又整齊地排着，牆角的亂紙也沒有了，地板也擦得很乾淨，窗上的玻璃也脫去了塵蒙的衣裳。我很高興，我想着這倒眞是一個勤快的女人。

可是這房裏沒有她，走到廚房裏，雖然也很清爽了，也是沒有她的影子。我於是就叫起來。

「瑪麗安那，瑪麗安那……」

那答應的聲音是從浴室裏出來，她問我是不是有什麼要緊的事。她告訴我她在洗澡。

「沒有事情，我以爲你出去了。」

我在說過之後又走回自己的房裏去，我把纔從秋林買來的德國版英美近代詩選翻開讀着。

我等了許久她也沒有出來，我看看表已經是一點半了。這引起我的焦灼來，我餓了，我的胃在叫着。我跑去催着她快些出來。

「祇要五分鐘就好了，先生。」

我又祇得到我自己的房裏去等，果然在不大的時候之後她推開門進來了，她的衣服也是纔洗

邊，好像還沒有十分乾的樣子。那些破爛的地方，她也用針縫了起來。她的臉，煥然地有一點光采。

可是我看到她那身衣服，和那雙破鞋，我微微地搖着頭。

「很對不起你，要你等了這麼多時候。」

「我想我們該喫、飯了。」

「可是，——」

「我知道，還是到我平日去的飯館去喫吧。」

那天我走進飯館的時節，許多人都用奇異的眼光望着我，我裝了一點不在意的樣子，可是自然而然地我的脚步加速了，我的臉也有一點紅起來。我還是到我平日所坐最靠裏面的座位去。

我故意很安靜地請她在我對面坐了，我要了兩份午飯。

我是能喝、酒的，可是因爲最近受了醫生的警告，所以我沒有要。我看見她有時在貪婪地望着飲酒的人，她總像有些什麽話想和我說出來可是沒有能如願。當我走到老板那裏去拿當日的報紙，他低低地在我耳邊說：

「先生，那裏來的這麽一隻小鳥？」

「不要亂說，那是我所請來的女用人。」

「女用人？」他露了極端懷疑而笑着的臉容，「怕有點靠不住呢！」

他說完了輕輕地用他的肩碰着我的身軀。我氣了，我把拿在手裏的報紙丟到地下，我用提高一點的聲音說：

「她是一個可尊敬的女人！」

有許多人把臉朝這面望着，那老板立刻又說着抱歉的話，很喫力地俯下了肥胖的身軀把那張報紙爲我拾起來。

我默默地走回我自己的座位上。

喫過了飯我又領她回到我的住所，我因爲和友人的約會，我告訴她晚飯我不回來。我給了她點錢要她買一件布質的衣服，一雙鞋，和一雙線襪。我要她買廚房裏必需的器具。我把門上的鑰匙又交給她，因爲我想到她定然是比我早回來的。

在友人那裏喫過晚飯，九點鐘的時候我就回轉來，我怕她沒有一點事情做在等得太不耐煩。到我走進我的寓所的時候，我看到我的房子沒有燈光。進到裏面去，在我自己的門上敲着也沒有回應，用手轉着門，那也並沒有開。我繞到廚房那裏，我也沒有看到她，我的氣憤立刻起來了，我不能進到房裏去。我祇能坐在樓梯那裏等她。我很後悔不該這樣早回來，我眞想不到這女人飛到什麼地方去。

我祇好坐在那裏耐心地等着，我眞不知道爲什麼總是在喫着女人的苦。

我一直等到十二點鐘她纔回來，先是我聽到一輛馬車在我門前的聲音，接着有沈重的脚步走

上了石階」門開了，一個長滿鬍子的馬車夫背了她進來。她已經換上了一件草綠的衣服，黑漆皮鞋，淺灰色的絲襪。她又是醉得昏昏沈沈地嘴流着口水，還在哼着一隻歌。

「喂，瑪麗安那，鑰匙在那裏。」

我用大聲音說，手還在搖着她的肩。

她很費力地祇半睜了眼，說着我一點也不懂得的話。我在她的身邊找着，祇有一張衣服店的發單。馬車夫絮絮地在說着不耐煩的話。

「你的舊衣服呢？」

她還是沒有給我清楚的回答，可是車夫告訴我說好像看見她上車的時候挾了一個紙包的。我立刻跑出來，在馬車的座位上果然尋到了那麼一個紙包。我一面回來一面打開，我在那裏面找到那把鑰匙。

我開了門，車夫也隨我走進來。他望到那張牀，就把她放到牀上。我付過車錢，把外衣脫下來。現在我又看見她的頭髮上還簪了一朵膠質的紅玫瑰。她的嘴裏吐着惡劣的酒氣，她的臉在苦痛地扭着。可是她的身材那麼好，誰見了也不能想像得到昨晚的那副樣子。我把她抓起來，用力搖着，我的忿怒是濃重的。我看見她的頭可憐地在空中擺動，她仍然不能說出一句完整的話或是把眼睛清楚地睜開，那朵花也落到牀上，我祇好又放下她。

我想着就讓她穿了這麼新的衣服睡到廚房裏面去麼?不知怎樣我發生了一點憐惜之心，我把她的鞋脫下來，把身軀完全放到牀上，替她蓋好了被，我自己卻把一夜在廚房的地板上消磨了。

我知道她是很早就醒了，她把我叫起來，把我扶到牀上去，她自己又睡到廚房裏。那時候我聽見鐘正敲了四下。

又是一個早晨，我起身比她還早，這是因爲自從半夜睡到牀上我就不能睡，枕頭上的酒味使我作嘔。我把枕頭丟到地板上，這樣我的頭部一點也沒有比身子高，我更不能睡，所以很早很早我就起來了。

洗過臉之後，我就一個人到公園裏散步，我的頭在昏昏地漲着。秋日的公園也是顯然地呈了肅殺的景象，尤其是在近北的城市。可是我的腦子像是清醒一點了我又緩緩地踱回來。

我回到自己的房裏，那也有清新的空氣。窗子打開了，牀也收拾好，纔洗過的枕套在火爐前烤着。她知道我回來了，把和昨天一樣的早餐捧出來。

我們一句話也沒有說，默默地用過了我們的早餐。關於廚房用具，我知道她沒有買的原因，我也想得到已經用去了差不多的錢數。

她像有一點羞愧似的，總也沒有敢把頭仰起來望着我。

到她把盛牛乳的杯子洗淨之後，我就起始問着她：

「你是說來幫我忙的，可是反倒給我添了許多麻煩。」

她很馴服地站在那裏，好像對於自己的過錯都知道悔改似的。

「你又喝了酒，——」

我說過這話我嚴厲地望着她的臉，雖然我們認識也不過一天多，我責備她卻像是她的老友。

「你知道麼，你又喝醉了，你醉得不像人，活活像一隻豬！」

我用更狠毒的話罵她，可是猝然間她很快地說出來：

「不要我喝酒做什麼呢？你要我活在這現實的日子裏時時在忍着不可忍的苦麼？」

說完之後她頹然地伏到桌子上哭起來，一時間她像是想從眼裏流盡了深深刻在心中所有的苦辛。我祇木然地沒有話好說，我在房裏往返地走着。就是我所愛的人也用不着去勸，因爲從經驗上知道祇有這樣纔能使感情更快地平復下去。像她，我更該任她，我聽着她哭泣的聲音漸漸息止下去。

她把頭擡起來，用手掌抹去了掛在睫毛上的淚珠，在和我說着抱歉的話。

「先生，我眞不該那樣，你該原諒我。」

我告訴她我是不介意的，我早就知道她定然有傷心的事，可是我不願意問她正如同我自己不願意爲人所問起一樣。我想總有一天，自己就會把所有過去都傾吐出來的。

到午飯的時候她像更對不住我地隨了我到另外一家飯館去，穿了白衣服的侍者把我們誤認

作夫妻了。

這點事我們都不在意，總之各人的心中都有那麼一幅好人的影子，都是在閉起眼睛來想着那個影子纔覺到生活的意義。

那天晚上她忽然請求我和她去跳舞，這對我又是一件可怕的事。爲了一點原因我厭惡跳舞像厭惡毒蛇，甚至於在聽見了這兩個字的時候我都怕鑽到我的耳朵裏，毒了我的神經，我用手緊緊掩了。可是有一個時候我又那麼沈迷於這用較含蓄的形式以求性慾上小小滿足的娛樂。

「爲什麼想去跳舞呢？」

「我想去，我可說不出爲什麼來，我懇求你，先生，你和我去一次吧。」

她做了很可憐的臉相，我的心並沒有答應她的意思。

「先生，我自從生長到街上，我就再沒有能走進舞場一步，我祇能立在門口外聽着音樂的聲音，一點好的回想我都引不起來。」

說到這上面我卻可以給她同情，我答應她去了，她懷了孩子一樣的喜悅在親着我的手。

我換了一身深色的衣服和她到方達基舞場去。我們坐在近牆角的一張桌子，我吩咐侍者送兩杯檸檬茶來。

這時正在奏着狐步舞的曲子，她高興而粗野地動着她的肩。這使我記起了點什麼，我立刻告訴

她我不願意看她這樣子，她居然也聽了我的話。

我抽煙的時候，她也要去一支，可是這次她卻巧妙地把紙煙夾在食指和中指之間，吸進去的煙又都從嘴裏冒出了。

當我們的煙纔抽了一半的時節，一段華爾茲的音樂就起來了。我們就把煙丟到煙盤裏，來做第一次的合跳。本來我就不是一個好手，可是她好像還不如我，我們的脚常時相互地踏着，而且她在我的懷裏，像一方大磨石那樣沈重。她很高興，她還冒着一點汗，我卻祇爲無味的情緒佔據了我的心。當我想到了一個女人爲另外的男人如此地抱着，立刻我就感到無限的凄迷。她忽然和我說：

「路得維基跳得好的。」

「他是誰？」

「我從前的丈夫。」

「他死了麽？」

「沒有。」

「那是怎麽一回事呢？」

「他愛上了舞女，他丟了我。」

「那你是不是還在愛着他呢？」

她沒有囘答我，她的頭低下去，我自知是把話說錯了，我不該爲人翻起情感上的舊創來。

當她再把頭仰起來的時候，我看見在她眼睛裏的眼淚。可是她卻笑着，她出聲地笑着，她像想在這笑聲之中搖落了含在眼裏的淚。

到音樂停止的時候，我們囘到自己的座位上，我要侍者送兩杯渥得加。

她聽見我的吩咐，露了極高興的樣子，她的眼睛立刻就像有了光采。酒來了的時候，我們爲各人的健康擊着杯緣。我們呷了一口。

不知不覺之中我的眼淚也滿了。

「先生，你是落淚麼？」

「我沒有，我想是酒喫得太急了的緣故。」

我用話騙過了她。

那天晚上我們十二點纔從舞場囘來，她始終是高興的，她自己也很以爲自己的跳舞很好，她還告訴我若是路得維基現在遇到她，定然會再丟了那個舞女。她告訴我路得維基長得有多麼好，有漂亮的鬍子，會說拉丁文和法文。又告訴我他的家在革命之前是多麼有錢，就是後來到中國也憑了好學識，在扎蘭諾爾礦場上做工程師。她還告訴我他能唱什麼歌，她說她一閉起眼睛來的時候就好像聽着他在遙遙的地方唱着歌。她看到了牀頭上一個女人的照像，她就向我問着。

「這是你的太太麼？」

我搖搖頭。

「你的情人？」

我又搖搖頭。

「你的朋友？」

我還是搖搖頭。

「你的家屬？」

我仍然搖搖頭。

「那是你的什麼人呢？」

她爽性不想猜下去了，她向我直接地問着。

「這我很難和你說出一個適宜的名字來，她是我從前的愛人，可是現在成爲另外人的妻。」

「怎麼，也有這樣無情的女人麼？」

我笑起來了，在這笑聲裏顯着她狹隘的見解是不足信的。

「你以爲我們男人是無情的麼？」

「我是上了男人的當。」

「我可是喫了女人的苦！」

相對着我們沒有什麼話好說，她走去睡了，我也立刻就睡到牀上。這一夜，我沒有睡好，我的情感像大風雨中的海面，我又起了牀，吞下安眠藥，可是已經沒有什麼用，一直到黑暗的夜漸漸淡了，我纔能合上我的眼。

我醒來的時候是十點半鐘，可是那時候我就看不到她。我想她定然到街上去買些什麼。可是一直她就沒有囘來，我守到她十二點鐘的時候，她仍然沒有囘來。

其實這女人用不着我多想，自然地來了，任之自然地走去並沒有什麼。可是想着眞若是在深夜的時候囘來，沒有人給她開門，在這晚秋的夜裏，她又將在街上度過，爲這一點原因，我纔也懷了一點焦灼等她到十二點鐘。

她還沒囘來，我衹好睡了。過一天的早晨她也沒有囘來。午飯前我正在讀着當日的報紙，突然有人在敲着我的門。

「請進來！」

走進來的就是她，手裏還提着大大小小的包紮。沒有等我問她就說怎樣遇見了舊日的閨友，在那裏住了一夜，借來點錢把上次沒有買的用具備齊，還說今天就可以不必到飯館去。

我知道她在說謊，我能想得到她在那裏過了一夜，我也知道她從那裏得來的錢。可是雖然是淸

淸楚地知道了，我也用不着管她，我用眼睛望着她，她仍然是自若的樣子。來欺騙人原是女人最專長的藝術。

「可是菜蔬都沒有呢。」

「我已經買了來，這裏面都是。」

我點點頭，她走了。她敏捷地換了衣服，立刻起始預備午飯。其實，若是眞能幫我忙的人，她個人的私行對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不是她的丈夫，也不是她的愛人，我實實在在用不着生那些閒氣。至少我的屋子總能比先前整潔些，而且再也用不着我自己爲這些瑣細的事化上許多時間。

她燒菜的手藝並不如何高明，有時候竟把焦得像炭一樣的食物送到我眼前，可是我都能忍耐地喫了，雖然有的時候是要皺起眉頭來。

我們這樣同住的關係有了一個月，忽然一天早晨，我發現了在枕頭旁有一張紙條，那上面寫了：

「我很感謝你，先生，你收留了我一個月。可是現在我走了，我沒有能親自向你說出來，到什麼地方去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也許在一兩月之後，又要在你的寓所之前爲你檢起來吧？但是這些都是我所想不到的事情，也用不着我想的事情，在你這裏，你待我太好了，我眞是不配你待我那樣好的人。我相信你是世界上第一個好心眼的男人。我眞想不到一個女人也會丟開你！

「我還告訴你，當你起身的時候一定發覺你的袖釦金表不見了，你不要慌，那是我拿去了。

我要你相信我的人格，我拿去是暫時的，我要用它來維持一兩月的生計。我要設法歸還你的，在將來我或者能加重地歸還。

「最後，我希望你不要因爲總是惦記着一個女人而壞了你的健康！

瑪麗安那」

我檢點着，果然失去了紀念着祖父的一副金鈕釦和一個女人送我的手表，我的心突然氣急，因爲她單單拿去了這兩件。

可是漸漸地我笑了，我獨自傲然地笑着，我覺得這並不是一件希奇也並不該引以爲怪的事。

隕

潘葛洛夫的身軀，祇包在一件已經失去原有高貴氣質的外衣裏了。從式樣上，從外衣的材料上都可以看得出它的所有者的身分：就是鑲在裏面的皮葛，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有的，可是現在呢，正和它的主人有同一的命運，那高貴的氣質，消磨到祇有那不容易被人看到，也不和其他部分發生抵觸的兩腋下了。外衣的質料，是深褐色的細呢，有幾部分已經磨得光光的，似乎可以數得出縱橫的線跡。兩個衣袋，一個是已經扯破了的，散漫地垂下來；一個的邊沿也磨得精光了，附着很多手上的油垢。六個黑而大的鈕釦，四個是祇連着很少的線垂下來，一個已經不知到什麼地方去；祇有一個是端端正正擺在那裏。又闊又大的深褐色水獺衣領，也可以看得出裏面的白色了。通身染滿塵垢，在太陽下面，耀耀地閃着微細的，紅的，綠的，光之反映。陪襯着這外衣的，有露了膝部的長褲，笨大破舊的靴子，染成灰色的襯衣和頭頂上染滿了油泥的一頂巴黎最流行的小睡帽。

在這樣衣着中的軀體，是立在中俄雜處的H埠一條最熱鬧的街上，索索地抖着了。

他的體格仍然不失為碩大，甚至在經過很大的艱苦後，還是有一點肥胖的。他的臉，說是臃腫比肥胖還來得恰當些；把他那兩隻不十分大圓溜溜的眼越顯得渺小了。也許從前是被人稱讚過，現在

卻有些呆鈍得像死羊的眼。長時期沒有修薙的鬍鬚，像一叢黑細的亂草在嘴部附近堆着兩隻手被寒冷侵成了無數縱橫的紋，是緊緊地夾在兩臂下面，可是寒冷仍然使他抖戰，上下兩排牙齒格格地擊着。四五顆金質的牙，從唇縫露出來，微弱地反映着照射的陽光。

誰也不能不認爲更近北些的彼得堡比日埠要冷得多，可是當他在彼得堡住的時候，他從來沒有知道什麼叫做冷，他常是很高興帶了自己的妻子，和一羣皇家的親族們，在那雪白光滑的冰上飛馳着撬車。他們的臉，凍得有些紅，祇感覺着一種適意的。他沒有嘗過冷的滋味，沒有受過一點苦：但是現在他深深地知道了寒冷的威嚴，知道了在人生的那一面還有所謂苦的。

在他的血管裏流着斯拉夫族高貴的血液，而且在彼得堡一切貴族之中，他是一個很出色的。到現在他祇有三十五歲，在二十歲的時候就被送到巴黎去。他的父母一向和高貴的戚友們提起了就說：

「唉，我們的伊大（這是他的名字）在法國很知道勤勉呢。他想學陸軍，可是我總希望他學海軍；因爲我們的陸軍是不需要向旁人請教了。」

他們的臉上帶着笑容，在謙遜之中有不少驕傲的成分。不祇爲在戚友方面炫耀自己兒子的成就，而且把帝國將來在海軍上發展之重責也是毫不客氣地放在他們的伊大的身上了。可是當着那一年黑死症散遍了俄國的疆土，潘葛洛夫的父母就沒有得着機會來看他們的伊大對於祖國的供

獻，而含怨地永訣了他們親愛的，有作爲的兒子了。他因爲要承受一部大的遺產和高貴的爵位，就從那藝術中心的巴黎奔回遼遙的彼得堡。那時他祇有二十五歲，包在漂亮入時的服裝裏，就是他的臉，除去眼睛有些圓而小，其餘的部份還是很容易被一般青年人欽羡。他會跳最流行的舞，能說最好的法國話，又彈一手的好鋼琴。隨他同來的有一個嬌小玲瓏的法國太太，美麗，活潑，懷裏抱着一個纔滿過歲的嬰兒。

從異國歸來的潘洛葛夫對於雙親死亡的哀傷是被淸理成千累萬的遺產忽略了。眞就是有了閒空的時候，久別戚友們的宴會又佔去了他。他能使所有和他同席的人高興而絲毫不減少自己高貴的意味。他能講有趣的故事，使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笑容。尤其是那些夫人小姐們，對他更感到濃馥的趣味，因爲他的舞術是那麼高明，和拍，美觀，而且他更知道那些討女人們喜歡的地方。他從來不說過於爽直，容易傷人情感的話。雖然是一件在他認爲不滿意的事，總是委婉地說出，使旁人自己體會他的意思。但是這些是多半用以對付夫人小姐們和比他身分還要高的男子，至於那些比他低下的人，他總不會忘記放出他應有的尊嚴，使旁人在他面前感到凜然。

在政府裏他沒有什麼大責任，可是每年有一筆大的進款完全在舒適的生活中消磨歲月，十年的過程中，他的身軀是一天天地發胖了。

一直到那一天深夜裏，所有的農工都起來，嘴裏嚷着打倒的口號，他被他忠順的僕人叫醒了。

「大人，請快些起來罷，事情不好了！」雖然那男僕想極力鎮靜，不失去自己對高貴的主人應有的恭順禮貌，可是他卻抑制不住爲恐懼而發抖的聲音。

「什麼大驚小怪的，有了什麼事？」他還是很安嫻地睡在牀上，兩隻手揉着纔睡醒的眼。

「我說，我說亂黨已經在城裏騷動了！」

「騷動了麼？」他立刻從牀上坐起來，很快地披上那件新從法國定製的皮外衣。

「是的，大人，您不聽見外面的聲音麼？」男僕謹愼地回答。

立刻在他的耳朶裏聽見外面像是無數的野獸從深山裏跑到他的附近，驚天動地呼喊，尖銳的鎗聲，照得滿天發紅的火光。他知道這是眞的事情在眼前了，他擔心他的太太還在她自己朋友的宴會中。他不能再顧得這麼許多了，他匆忙地穿上了靴子，隨着他忠誠的僕人，從瘋狂的彼得堡中，慌慌張張逃出來了。

恐懼使他忘記了一切，求保全他的性命使他所有的事都屈就了。大的驚險，使他喪心破膽的事不知在途中遇見了多少，可是他們終於到達了中俄分界的滿洲里。

他的忠實的僕人在這裏和他分手了。

「大人，我就要回去了，因爲我還可以在俄國找得着麵包喫。」那男僕仍然是非常恭順地說着。

一路上的扶助，照應，他對於自己的僕人非常感激。他忽然抱着他。

耀的金幣。

「好，我們就分手了！」他的心酸極了，淌下兩顆大的淚珠。

「大人，這裏還有幾個錢，我知道您沒有帶出錢來，請您收着用罷。」在男僕的手裏拿着五個耀的金幣。

他想那裏有高貴的主人接受僕人的錢呢！這樣不是失去自己的身分麼？可是終於爲着他的誠意，和自己想得出將來急切的需要，羞得連頭也擡不起收下了。

「朋友，再見！」潘洛葛夫自己也很驚訝何以從自己的嘴裏會把自己的僕人叫成朋友了

等着他的金幣從他的袋裏消失了的時候，他孑然地立在H埠最熱鬧的一條街上了。馬車，汽車，高大的馬在掩滿冰雪的街道上印着蹄痕；往來地飛奔，水氣從人們獸們的嘴裏，鼻孔裏噴出來。從他身旁挨過去挨過來的有和他同種族的人，還有那在語言，服裝，面貌絲毫不同的中國人。

當被殺亡的恐懼從他的周圍消逝了，完全的意志又都恢復起來，他記起有一整天沒有食物近口了，他的肚子正像野牛似的叫，而且裏面像有烈火在燃燒。他又冷，冷得他不能安靜地立在那裏他想着何以太陽不會投到他的懷裏，給他所需要的溫暖。他孤獨地站在那裏，看着來往行人不同的臉，雖然在那上面很難找出相同的表情；可是好像在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顧及他。顧及他是在飢寒之中。

他餓，他冷，他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尊嚴。強自撐着身軀，岸然地站着。但是他那不整齊而近於可笑

的服裝，和他那陌生人所獨有的形狀；使站在街上的警察注意到了。潘葛洛夫看見一個很高大，穿着深靑色制服的警察向他的方向走來。從茸茸的皮領裏辨得出那一雙銳利的眼，他毫不驚訝，他想着一個警察是沒有資格向貴族開口的，而且自己也沒有做什麼犯法的事情，也沒有犯法的思想。他還是傲然地立在那裏。

「喂，朋友，張望些什麼呢？」粗大無禮的聲音響了，他不以爲這是對着他說的，所以他並沒有把注意力放上去。

「嘿，聾了麼，沒有腦子呀！」那用以指揮車馬的木棒已經觸在他的身上了，他纔想到這麼無禮的話是對他發的。這眞是一種大不敬了，他想不祇對於他自己，更侮辱了俄羅斯帝國的。祇要在一月前，他就能立刻把這樣無禮的人送到執行處打三百鞭子，使他小小地知道一點禮法。但是現在呢。他忽然想到了已經沒有這樣的權柄了。可是他的血裏還是蘊有貴族性的，他在有禮貌之中而不屈下他的身分。

「先生，你也該有一點禮貌呀！」像是很誠意似地向他的同胞進一忠告。

「什麼禮貌，我說你站在這裏幹麼？」指揮棒第二次觸在他的身上了。

他知道像這樣的人是不容人把他看做人的。他不再去說在他一生也沒有聽到過的話。

「在這裏隨便看看沒有什麼關係罷。」他悠然地回答。

「看呀看着機會不要錯過呀！」警察的臉上露着卑鄙的笑。

「啊，你這鬼，把我看做小偷了麽！」

立刻他的眼紅起來了，混身的血流都加速了，拳頭握得緊緊的，寒冷再不侵進他的身體，他的身體祇爲憤怒抖着。

「想做什麽呀，動打麽？也好，坐坐監比站在街上好。」強而大的手，已經握住了他胸間的衣服，他一點也不能反抗。在他是認爲不值得做的事，其實他眞也沒有力量再和人動武了。

因爲他的態度軟下來，那警察也放鬆握着他的手。潘葛洛夫低着頭，順街走下去。

「他們這些人不也都在街上麽？和我又有什麽分別呢？」他一面走一面想着。「在他們之中不見得有一個我這樣爵位的，可是爲什麽這奴才這樣待我呢？」

他自己感到一種恥辱，在他的腦裏印上了社會的新謎。初次接觸了他從沒有想到的社會，他的心裏就想起社會何以能一直從上古維持下來。

難耐的飢寒又襲上來了，他的力氣幾乎已經空竭；他曳着沈重的脚步沿着邊路走下去，笨重的足聲隨着他的步伐起伏。他折向一條偏僻的路走去，也有光采的陽光照着，他踽踽地獨行。

當着他偶然地把頭強自擡起來，看見在他的身旁有一個和他非常相似的人也望着他。甚至於連服裝也是相同的，眼裏露着無救失望的光。他的臉蒙着飢餓之色，而且從各部分看起來，他也和他

一樣，是從僕僕風塵中停留下來。他的臉上劃着同情的苦笑，使他驚訝的那個人也是和他一樣地笑着。從半清醒的神智中恢復了精神之後，他纔知道自己是立在一面擦得光光的大玻窗前面。他詫異自己會變到這樣子，幾乎連自己都認不出的樣子。他覺得非常難過，比感到飢寒的苦痛還要傷心。他認爲不祇給自己恥辱，也是使他高貴的家族減少光采。他想哭了，但是他連哭的力氣都沒有。他眞心的悲慟，從他的臉上很淸晰地表出來了。他用手在胸前畫着十字，兩手扶着銅的欄杆，雙膝跪在地上虔誠地禱告：

「我光榮的先祖，我已經知道我的不肖了。我給你們帶來了難洗的恥辱，掩沒了你們生前的光輝。我降下了高貴的家族，任你們的憤怒來懲罰我罷！」

重又站起身來，心裏像洗去一小部罪愆，覺得是輕鬆一些了。他想起警察對他的無禮，是有一部可諒的。

他默默地站着，一陣陣菜飯的香味，從鼻孔進去，使他腹中的飢餓更不可忍了。他把頭仰起來，看見玻璃上印着的「馬德爾里飯館」的金字。滿足而快意的客人們從門裏走出來，微溫的香味也隨着散佈出來了。

立刻他的眼裏露出少有的光采來，敏捷而又貪慾地等待着；但是他的理智立刻控制住他不應有的思想，他仍然安靜地立在那裏。

他把眼湊到窗幔沒有遮掩的一線地方去，他看清楚了裏面的情形。最使他觸目的就是那麼大，吐着熊熊火焰的壁爐在迎面發着無盡的熱來。隨後他看見了許多穿着整齊衣服的顧客們，有年輕的男女，也有大肚子的資本家。那些包在潔白制服中的侍役，像蝴蝶似的穿來穿去。他們有的手裏捧着熱騰騰的小牛肉，羊腿，肥雞，野鴨……有拿着裝着各色酒的瓶子。明亮的高脚玻璃杯是和他們擦得亮亮的銅鈕一樣地閃着反光。他看見那些顧客們歡笑，安閒地談話，喫酒。他看見他們丟在桌上的麵包皮和盤子裏剩下的菜着。他想着就是這些他就可以滿足了。他的口涎像泉水似地在嘴裏聚集。他的嘴不自主地咀嚼着。可是一切除去引起他腹中更難耐的飢餓之外，是什麼也沒有得到。

「喂，夥伴，」覺得出在他的肩部一隻手沉重地拍着。「我說你在這裏是什麼意思呀？」

他把頭回過來就看見一個瞎了一隻眼，有一條腿，另外扶着一根拐杖穿得很襤褸的人兇狠地站着。潘葛洛夫一看那個人就認得出和他是同種族同國際的，可是那個人的臉洗得比這個天氣還要冷，像是用刀子刻畫出來的。

潘葛洛夫是完全迷惑了，他不知道那個人無禮的問詢的目的是什麼。像這樣一個人，有什麼資格來和他說話，而且還是近於干涉性的。他眞鬧不清是怎麼一回事！

「對不起，我不十分明瞭您的意思。」由於上次的經驗，他對於這樣一個屬於低級的人也表出非常謙遜的態度來了。「我不過祇是站在這裏，也沒有一直向裏張望，也沒有別的事。」

他猶疑地，呑呑吐吐地說出了很有禮貌的話。他以爲站在對面的人說不定是一個化裝偵探，和那個警察對他起相同的疑慮。

「你向裏張望也不要緊，夥伴，要是我開的飯館請你白喫也行；我的意思是你不應該也站在這裏。」

因爲潘葛洛夫的話說得很和氣，所以對方的兇焰也下去一些了。但是掩不了他原有的身分。

「連站在這裏也不可以麼？您是說要我離開麼？」他簡直弄不淸是爲了什麼原因。

「是的，我請你走開。」

「我還不明白您的意思，什麼原因使您要我離開這裏呢？朋友，解說一下好麼？」他實在不願意說這麼許多話，可是他總以爲這件事是太奇特了，他不得不忍着苦悶。

「我不願意解說，」突然那個一條腿的人像一隻野獸在咆哮，每個字都說得很沈重，聲音是拉長了的。「我要你立刻離開！」

雖然他仍然不明瞭其中的原因，迫於威嚇之下，他不能再做任何詢問，他也不能再停留一時了。忽然，飯館的門開了，一對四十歲左右的夫婦走出來，那個人立刻變成很恭順容易引起旁人憐憫的樣子，追在他們的身後嘴裏說：

「先生，太太，給我一個錢罷，可憐可憐我罷！」

一個圓的，中間有一個小圓洞的銅錢翩然而淸脆地落在地上了。他趕快很喫力地從地上檢起來。現在潘葛洛夫完全明瞭那個人要他離開的意思了。他自己覺得非常可笑，同時他以爲那個人的腦筋也許過分發展着。

「你想我會像你一樣地沿街乞討麽？我寧肯凍死，餓死，也不會像你一樣做社會中最下級的人。」他一面走一面想着，但是飢餓使他的腹內像有許多乾柴燃燒似的，好像要把他焚焦了。他沿着街走下去。兩脚都凍得麻木了。他不能再向前走，他實在沒有力量了。他倚在牆下，失神的眼望着天空。天呢，天也是變了。太陽已經被濃雲掩起來，天空像是一具灰色的死屍撑着身軀。寒風像是從他每一個毛孔中吹進去。他的身體抖着，呻吟着，腹內的飢火還是燒得他難忍。

一個一個穿着整齊衣裝的人從他身前過去了。

他想，要是有一個錢就可以稍稍止住腹中的飢餓，否則他就要凍餓得什麽也不能做了。死的陰影又不時在他腦裏閃出來。他想不起一條方法來得着錢，他卻知道眞的慈善在世上是很難找到的。終於他想起了那最後的方法，就是他曾經在飯館門前看見那個漢子做的。他雖然不屑於那樣做，好像也賭過咒不做那樣低下的事；可是那是唯一的路了。用無盡的恭維換得一個錢就可以暫時維持下去了。他決意這樣做，他默許着在未來的事業中洗刷自己造成的一些恥辱。

他看見一個人走過來了，強自曳着沒有力量的身軀，在那個人的後面緊緊隨着，他的呼吸倉促

了，臉也漲紅了，可是從他的喉中一個字也沒有吐出來。

他傷心極了，兩手捧着垂下的頭，靜靜地又倚在牆下。

他守候着，總是在第一次失敗之後期望着第二次，可是每個第二次的結果總是和第一次差不多的。

夜來了，H埠完全是它的俘虜了。舞女們已經披上了很漂亮的外衣走到羅列在中國大街地窖裏的下等酒店去。高貴的人已經換下了日常的衣服，套在規矩的夜禮服中。跳舞場的音樂的聲音從門窗的縫裏鑽出來，散在空氣裏，新婚的夫婦在預備精美的晚餐和餐後相偎共坐的溫柔。但是風卻更大了，也更冷一些了；此外，大而薄的雪片，在黑暗的空中鼓舞着了。

潘葛洛夫頹然地坐在地上，把身軀緊緊蹤伏着。寒風卻是無情地吹他，雪是一片一片地落在他的身上，飢餓的感覺，更是無時不使他感到難受的痛苦。

他把無神的眼望着，看見許多窗口透出來的燈光，悠揚的音樂也是一絲一絲地從空中蕩過來。他的心裏想着溫暖的火爐，和柔輭可口的麵包。立刻他想着立在街上的路燈也許可以給他溫暖的。他勉強立起來，走到燈下去，把身軀倚着木杆。他依然是冷，依然是餓，他就坐下來了。他沒有力量再走動一步。他忽然想起了他的妻子，他不知道他們是不是還活在世上。他想也許就在那時被殺了也說不定。他傷心極了，他想他們一定不會逃出來，一定是死在無情的鎗彈下。

「我難過些什麼呢？眞要是他們已經死了是幸福的。像我受這樣的苦麽，他們那裏能忍得住呢！到現在想死都沒有法子了。自殺就是眞的有那樣勇氣，也一定有阻撓呢！」

他陷在絕對的失望之中，實在他並不願意很快離開這世界，雖然他已經受了許多折磨。就是這不能使他滿意的世界，他還是戀戀的。但是，他正踏在一條絕路之上了，誰來援助他，誰來給他眞的同情？風寒是不容情地使他戰慄，可是他不能說人們都是厭惡和懼怕它的攻擊的。他就記得他自己曾經擁着妻子，坐在舒適溫暖的房裏聽窗外的風聲而高興呢。

他追悔不該那樣倉惶地出來，以致身邊一個錢也沒有帶。現在，奢貴生活的想念是消失了，可是他殷殷地希冀着每個人應得的溫飽。

忽然他想起了一件使他高興的事，他認爲是和失了路途的航海者看見一座燈塔那樣雀躍或是久病的人遇到良醫一樣地可慶。這就是說，他記起了在他嘴裏的幾顆金質假牙。

「一顆金牙，至少總可以換來一次飽食罷？總可以的，那裏會不可以呢？」他像發狂似地低語，立刻，覺得身體也有力量了，重又站起來。

於是他起始把手指探到嘴裏去，先搖一顆。祇能活下去的引誘，他忍着難耐的疼痛。在實際上，還是一些也沒有動搖。

他詛咒從前施行手術的牙醫，不該安放得這樣堅固。他想莫如那時去請一個平常的醫生，現在

自己就可以很容易地取下來。

第二次又動搖那顆牙了，這次他用更大的力量；可是一股再也忍不住的苦痛，使他不敢再做下去。手從嘴裏拿出來的時候，染滿了口涎，在黯淡的燈光之下，他還看見深紅色的黏而腥的液體在用以搖動牙齒的手指上。

「啊，這是血，這是血！」

他像小孩子一樣地對於血生着無名的恐怖了。好像這是神之預示他一個大不幸的事要臨到他的頭上。他的眼角上掛着兩顆亮亮的淚珠，重又像先前一樣地坐下了。

一輛架着高大肥白的雙馬車，在這條街上出現了。從車上輝煌的燈光中，他看見一個包在白色皮領中嬌豔的臉，和緊緊坐在她身旁穿着夜禮服的年青紳士。

「女人，死，馬車，夜禮服，身分，金錢，冷，同情，餓……」他像不經心地喃喃數着。

馬車在街的轉角消失了，正像他剎那興起的希望，很快地到了結局一樣，他仍然是絕望地受着飢寒的迫害，殘留在黑暗包住的牆角下。

雪片打到他的臉上了，不經意地聯想到在巴黎曾被幾個女人在他的臉上印了許多冷冰冰的吻跡。可是因爲他還沒有完全失去知覺，他知道那時和現在是迴然不同的。

什麽都是更強烈地加在他的身上了，使他更難於忍受。在黑暗中像是閃着妻的眼，那麽一雙妖

冶而充滿誘惑性的眼！像是她在那裏和另外一些人調情，他心中對她是完全諒解的，他想着這一定是她用手腕從危險中逃出來。可是轉眼之間，好像她的眼不是剛纔那樣光亮的，全充着痛楚，悲傷，憤之光，像在受着那不顧人道的宰割，他也看見他兒子的臉，他驚訝地望着那圓潤的臉上現出初識痛苦與悲傷的樣子。在他的耳朵裏好像聽見了無力低緩的呼聲：

「爸，……救我呀，……痛呀！」

潘葛洛夫的心都在抖動了，他不能再忍下去。胸中有更猛烈的火在燃燒着了。他咬緊了牙齒，可是寒冷仍然不住地使它們上下相擊。他舉起了輭弱的拳頭：

「復仇……復仇呀！」

他想着喊出來，終於不過祇在他的喉中微微響了一下而已。風雪在巡行着，他不得已把身軀縮成一團，像一個被敵人傷害的刺蝟一樣。可是他的身軀還是爲飢餓而戰抖着。

在絕望之中他忽然想起來在宇宙之中是無所謂公理的。在人與人之間，固然因爲對生存之競爭，不免各憑自已的力量去做；就是自然，也是祇能把它的威嚴，在弱者，毫無抵抗者之面前盡量顯露出來。

想呼號也沒有力氣了！眞就是能聽得出來聲音，而這聲音也能傳達到那些溫飽者的耳朵裏去，他們會打開他們的屋門出來麼？他們說不定以爲這種聲音擾了他們的安樂，就把門窗更關得緊一

些了。一切的事情都比他的呼號更要緊的，他們要留心聽無線電放出芝加哥著名戲院的歌曲，要靜靜地坐在爐邊讀那文人意境造成的小說，或是說着無盡的情話，閒話，無聊的話……眞就算是他們都被他悲苦的聲音打動，從溫暖的房子裏出來，都聚集在他的身旁；但是能否有同情仍然還是一個疑問。看見他那可憐的樣子，也許很快地又散開了罷？說不定房主要干涉他不願他就死在他的房子旁面，因之給他全家一個可怕的印象。

幸好他沒有力量來做這樣的笨事，所以他還能一直在那陰森森的牆角下蹲伏着。他覺得全身的血管都結成冰了，腦子也凍得像巖石那樣硬，胃部是收縮到胃壁都相互抵觸着了。他想把手動一下的時候也不能如願了。什麼都是冰冷而又僵硬地，他想到他眞會死了。他的心裏不斷地想着：

「就要死了，唉！就要死了！」

好像他仍然住在彼得堡的爵第裏，那是一個飄着大片雪花的冬夜，他穿着一身黑色的夜禮服，在一間陳設得異常華美的客廳裏。屋頂上懸着由五彩玻璃綴成車輪一樣大的掛燈，已經是明着了。輝煌的光照着鑑人的木器。牆角上有兩座和人一樣高的義大利雲石雕像，一個是裸着的武士，一手拿了盾牌；另外的手握着長矛，英武地站着。他的頭微仰着，眼凝視着前面，肯定，勇敢的精神像是能驅走眼前一切的危難。另外是一個少女的雕像，一個披散着頭髮臉上被得意悲傷兩種不同情感佔住的女像。她好像是笑，也許是哭；在她的前面有一個玉盤，裏面放着一個男人的頭顱。壁上懸着他族內

光榮的祖先們的肖像，每個人的胸部都懸着許多勳章。壁爐的火熊熊地燒着，火焰如無數伸縮的血舌。他舒適地坐在綠絨的沙發裏，在等候着他高貴的朋友們降臨他星期六晚間的宴會。

僕人已經把餐檯陳列好了，就是那個對主人最恭順的僕人走過來說：

「大人，您看有什麼不合適的麼？」

他祇微微把眼擡起來，向客廳的四周掃了一下，因爲發現不出什麼不滿意的地方把頭就輕輕點着。垂手侍立的僕人很能了解他的意思，就立刻退出去。

這時，他正吸一支雪茄，他靜靜地望着白色的煙向上飛散，他的心裏正在想着：

「下星期一皇家跳舞會，星期二又是外交大人的生辰一定又有宴會；可是列米諾夫太太要我去教他鋼琴，究竟怎麼辦呢？」

列米諾夫太太是在彼得堡以美麗風騷出名的女人。

「管那麼許多做什麼呢？到時候再說呢。星期三下午，蘇娜請我和她去坐冰撬，晚上她又會把我纏到她家裏，要我教她讀法文，星期六又要自己的例會。」

「啊眞好，下星期居然能有兩天的閒空，那麼就可以痛痛快快到俱樂部去玩。」

他眞高興極了，他到俱樂部去是換一換口味的。他更想起了近來賭博順風的手氣，他就更高興了。藏着快活心情的身軀，是不自主地站起來在鋪有厚的波斯地氈上往返地踱着。

忽然他十一歲的兒子從樓上跑下來了。那是一個很好看的孩子，流着斯拉夫族和拉丁族的混血兒。他的頭髮是漆黑的，覆到前額來；兩個眼睛是異常明亮，鼻子像是由象牙雕成的放在臉的中央。嘴唇是紅的，裏面包着兩排整潔白皙的牙齒。他會說法國話，從五歲就開始受教育，他很伶俐，已經能背許多著名的詩篇。他的教育和看管的一切事，不是由他父親照料，也不是由他母親操心，因爲他們都是太忙了；是由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家庭教師負責。她不祇教他讀書，告訴他應該知道的禮貌；還照料他的飮食衣着。他的名字是彼得，好像他父親希望他將來能和彼得大帝一樣。潘葛洛夫是愛他的，但是他們平常不大見面。他今天穿了一身鑲金邊的軍裝，他一面跑着一面叫：

「爸爸……」

潘葛洛夫也迎過去，很敏捷地就把他抱起來了。

「彼得，親愛的，不要這樣跑，心跳得多麼厲害呢！」他親他的臉，又把頭放在他的胸前聽着他跳動的心。

「爸爸，我不難受，快放我下來罷，您看這件衣服好不好？」

「好，眞好，我的兒子不久就是全俄國最出色的人了！」他把他放下來，仔細地望着：

「立正！」他叫着口號，把小手放在頭部，學着行軍禮的樣子。

他祇知道愛自己兒子的最高點就是去吻他，所以他又這樣做了。

這時他的太太也盛裝從樓上下來了。她很巧妙地用衣服和脂粉掩住了漸就衰老的痕跡。可是當她仍然很活潑地跑東跑西，自己總覺到腰腿都有些發酸，眼也有些花。她雖然不是俄國人，到了俄國兩年之後，就講得很流利的俄國話了。在那時，潘葛洛夫尋出一條眞理：就是聰明人總是聰明的。

在十年之後，聰明人也是漸漸地笨了！

「親愛的，客人怎麼都還沒有來呢？」她用法國話問。

「總很快就要來了罷！」他冷冷地回答。

「阿依諾夫子爵今天要來麼？」

「爲什麼你總是提起他來呢？也許來也許不來！」他氣憤憤地說。雖然他自己已經不愛她，同時還深深忌妬和她親近的人。

在片刻的靜默之後，僕人已經起始在門際用響亮的聲音報告來客的姓名和爵位。雖然是不十分自然，可是他們的臉上都又浮着笑容。

過度的歡快把一切都掩藏過去。他們在與高貴的友人周旋之中忘記了自己。有頂好的酒喫，在悠揚的音樂中他們起舞了。他們喫頂考究的菜，有小牛肉，羊腿，肥雞，野鴨……而且桌上放着許多喫剩下來的麵包，美麗的檯布也染滿了酒漬。因爲嘴有了閒空他們就談天，他們談賭博，談騎術，談跳舞，談不十分切當的國事，甚至有些人談到世界的時事，有的把頭湊得很近用低的聲音說着的是關於

一些太太小姐們的隱事。甚至有一個人在一個人的耳邊輕輕地說：

「喂，你看，阿依諾夫子爵和潘葛洛夫太太談得起勁呢！」

隨後說者還把眼溜過去，指示給聽者那方向；於是在他們眼前分明看到在一個牆角下那個法國女人和那個以風流出名的俄國子爵在喁喁低語。可是不久他們又看見潘葛洛夫在另外一個地方對一個美貌，而聲名有些疑問的太太在談天。他們立刻感到平衡了，什麼事都像很巧妙地安排好。忽然有人說請主人唱一曲歌，大家像瘋了似的鼓掌歡迎。他不得不離開那個女人，謙遜地致敬，於是就請樂隊奏起夜宴之後的前引來。

歌詞是寫夜宴後悽涼的景況。那些因爲宴會有了新的恩情的人，獨自享着最高的溫柔。失意的呢，坐對着殘燈亂席發生無限的感慨。他的嗓音很好，唱得很能傳神。所以一曲完了，人們的鼓掌聲繼續他的歌聲起來。

這一次他們要求的不是他的歌曲了，要他和他的太太表演一節巴黎風行的合舞。他們極力推辭，卻被人當做一種謙遜了。他們已經離開法國許多年，就是舞術也顯然不應時了。可是一般人總以爲祇要到過巴黎就能成爲交際界的明星，而且這明星是一直會燦爛的。他們不得已還是把他們所知道的供獻出來，請他們高貴的朋友們欣賞。在步伐周旋之中他說她太生疏了，他還說她像一隻牛；她埋怨他抱得太緊，還罵他是不知事的鬼！可是他們的臉上仍然露着笑容，一切不中聽的話，是低低

地在朋友們聽不到的地方說。

朋友們的掌聲又是一度響了，隨後客人們也先後地散去。好像他因爲疲乏就在客廳裏的沙發上睡着了。從沒有關閉的窗口進來的寒氣，使他戰抖着醒了。

他醒了，他的眼都模糊了。太陽已經在天邊把金光散在地面上，可是他這可憐的動物更抖戰得厲害了，他的身體漸趨僵硬了。他愛這太陽。愛世上的一切，他決不願意就死去的；可是他沒有這力量了。他還是想叫出來，連一絲的聲音也沒有了；嘴脣都不能如意地動了。於是他什麼不再想，他知道是一步一步向另外一個世界走着。在最後的刹那他虔誠地把心依皈了上帝，求在那個世界中得到常人能有的幸福。

當着胸間尙存的微温漸漸地消失了，他是安然地，兩眼半開着，像一條老狗似地臥在地上了。

溺

當着水上俱樂部江北岸的碼頭因為游客過多而沈入水中的意外發生後的第二天，報紙上就有很詳細的記載了。說是工程本就不十分堅固，又加上星期日人比平時多上兩三倍；纔造成了這慘劇。落水的有一百幾十人，有三十多人是失蹤了，——這就是說這三十多人大約已經葬身魚腹。雖然是從死裏逃出來的人們在岸上叫着「主啊主啊」的，也有哭着的，為着那些還在水裏的相識者祈禱，畫着十字；可是靈魂已經失去了的軀殼還是一具一具的浮上來，有一個四十歲的猶太女人，兩隻手各抓了一個七八歲的兒子，孩子們也好像很怕的緊緊抱了她的手臂；但是都死了，漂起來的時候還是這樣。眼淚在每個人的眼裏轉着，有的跪下去。有一個老年男人，兩個耳朵和手指都沒有了，結了紫色領帶的，不像是一個富有者的屍身也發現了。在這一段記載文字之旁，就有一張女人的照片，是一個長着長睫毛，尖下頦的女人，有兩行娟秀的字跡寫着：「給我的彼得，你的琴娜。」

這個女人對我好像有點熟識；可是我不能說出來在什麼地方見過她，或是談過一句話。終於我想到這個照片我是看到過的，而那個男人我想到一定是巴沁・彼得諾維赤，一個街道歌唱求乞者。

他也在這慘劇中犧牲了生命。是我所未曾想得到的。

現在我告訴你我怎樣認識他，和我所知道的他這可憐人的遭遇。

在這件事情發生的前一個月，我纔到哈爾濱來，從住在這裏外國三道街的姊姊家喫過了晚飯出來，故意繞着走炮隊街，想在散步之後回到自己的住所去。纔轉過那條街，就看見街旁的樹下圍了一羣人，他們有的坐在低凳上，有的倚在牆下。在中間站了一個結着紫色領巾的人。我也向着那面走去，於是我看清楚了那個人。他的耳朵是沒有了。長着白而細的頭髮，他有五十歲左右，眼睛總像是在懇求着什麽，發着使人愉適的亮光。他的臉上帶着笑，可是看得出來並不是表現喜悅的笑，頗有莫可奈何的樣子。他那正在抱着三弦琴的兩隻手，每個手指上都缺去了一節。他的嘴有時在微微抽動着，

他是在那裏等候着，圍着他的一羣人大家商議着請他唱哪一曲歌。有的要他唱「磚窰」「古老的家鄉」「紅衣的小姑娘」，一個老太太要他唱「我的情郎」，於是大家都笑起來。忽然一個聲音叫着：

「彼得，還是唱你那個『頂好的』吧。」

一大陣鼓掌和歡叫的聲音起來，有一個上年紀的人低低說：「唉，何必又要彼得傷心呢！」可是他的話好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那麽，請你們靜下一點去吧。」他用了遲緩的語調說。

他先在調弄着琴弦，等到人聲平息之後，他就起始唱起來這樣的一隻歌：

「爲追尋你琴娜，我的鬍鬚花白了，
我是愛你，琴娜，從年青到年老；
我說我對你的心是永遠不變的，
我唱着使你厭倦了的舊調。

「明知道，我們就是再相見，
你仍然要說：『你的樣子不是那樣好。』
可是我的癡情是深厚的，在想着，
曾經使你愉快過，忘記過煩惱。

「就許沒有一個人肯來信我，若是我
告訴他們，琴娜，我是愛過你的，
你是花樣的嬌花，一樣的好；
而我也有過美好的青春的年少。

「過去像雲煙一樣的飄渺，
誰還記取丁香花開放的春宵！
可是，我對你是忠實的，石一樣的，
琴娜，你該知道，你眞該知道！」

他那蒼老的，微微顫動着的音調，淒迷而又悲傷地傳到每個人的心中。在最後的一句，他好像哭訴着。我看見他的眼睛裏眞包滿淚了，他的頭低着，所有的人也都靜默地發着呆。他擦擦額上的汗說聲再見，緩緩地順着路向前走；聚聽的人纔也漸漸散去。

我隨了他走，遇上機會我就說：

「喂，朋友！我能認識你麼？」我就把我的名字告訴他。

他好像有一點驚訝，立定了脚，看到我，我也聽到我的話，就囘答我：

「可以的！我的名字是巴沁·彼得諾維赤。」

他把他的手給我。握着，在起初我有一點怕，後來也就不在乎地和他握着手。

「你的嗓子還是很好。」

「很好麽？不如從前了，你該信我從前我的嗓子不知比現在好過多少。人老了，聲音也就不同。」

「倒是因爲蒼老之調是使人最喜歡的呢！」

我們一面走一面談着，我問到他的家在那裏。

「家麽，這裏都可以做我的家的。」他指着路旁地窖裏的小酒店。

「你一定是很能喝的了。」

「也幷不是能喝，酒醉了就可以忘卻許多苦痛是眞的。能全在醉中消磨殘年，不是省去一切的煩難麽！在我年青的時候，我的酒量在朋友中間是出名的，後來爲一點事，我一滴也不喫了。到再以後我又溺於酒；可是不如年靑時覺得酒是有滋味的。」

「很不巧，我和友人已經約會好，不然，我們可以去喝一次。」

「你也很能喝麽？」

「不能說是善飮，可是願意喝，願意在醉中過個無知無覺的生活。」

「年青的人，你年輕，你有好前途，你應該保重你自己的身體。」他善意地和我說着，還輕輕拍着我的肩部。

「哈哈——」我苦笑着，「保重它做什麽呢，我有注定了一生的孤另！」

他也許明白了我的意思，我們就默默地，一直到了七道街口，我們纔道着再見而分手。

「我在什麼地方可以看見你呢?」我又向他問。

「那祇好等機會，總之我是一個街頭人，我們不會遇不見的。」

他笑着，我也笑着；於是我們離開了。

我之所以離開相識者們幾千里之外，也是有莫奈何的苦心。每個年青人所禁受不起的失意重重地襲擊着我，接受了朋友的勸告，於是纔到這遙遠，富於異國風味的地方來。可是能就如朋友之意，把一切都忘懷了麼?這眞是難說。對她的思念反更殷切了。但是，我能找着新的境界——這就是說我新近常是沈溺於美酒的。雖然我知道這嗜好對我的健康是多麼不好，尤其是一個心臟衰弱的患者；但是若能自自然然地結束了這苦悶的生活不也是一件大幸事麼!同時，在沈醉中，我可以暫時地忘去了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上的人。我最喜歡喝的是放着兩片鮮檸檬的「渥得加」酸酸的，辣辣的，有着火熱的力量，至多我總是隔一天就要到地下室酒館去醉一下的。

在高加索酒館裏我第二次看到了他，那是在五天之後。

我喝酒並不認定一個地方，祇要對我方便任何酒館都可以鑽進去的。這個叫着高加索的，是在一條橫街的口上，看起來是很簡陋的。光線也異常地暗，一陣陣地發着霉氣。因爲是上午，沒有什麼客人，電燈也就閉着。肥胖的老板，正在把酒從大瓶倒在小瓶子裏。

進去的時候，那個老板就放下他的工作，到我眼前來，露出所有俄國酒館老板的常態，說出許多絮聒的無謂話。我沒有理他，衹吩咐來一大杯「渥得加」外切兩片鮮檸檬。

酒來了，於是我貪婪地呷一大口，不知什麼原因淚在眼裏滿起來。可是我放下決心，我又接着呷第二口。我用手絹擦去臉上的汗和眼睛裏的淚，一個手把着我的酒杯，一個手架在桌上支了我的下頦。我漸漸地看到了牆角的桌子上伏了一個正在酣睡的酒客。他的臉正是背着我，我祇能看到花白的頭髮。我又看到那三絃琴，堆在酒杯的一旁。我就想到這也許是巴沁·彼得諾維赤。我就問：

「喂，這是彼得麼？」

「誰？」那個老板正把裝好的酒舉到架上去，聽到我的話，很費力地把頭轉過來，他不自然地笑着，好像他的頸肉過多，取這樣的姿式是覺到氣悶的。

「在街上唱歌的彼得。」

「不是他還是誰」他把頸子又轉回去，所以他說話是暢快得多了。「纔一開門他就進來了，到現在睡得像一隻猪。你認識他麼？」

「是的。」

「也說過話？」

「是！我在五天前認識他，也談了些話。」

正在這時候，他轉動他的頭，他的嘴裏哼哼唧唧的。可是一不小心，把放在桌上的空杯翻到地上，這碎裂的聲音把他驚醒。

那老板的臉紅漲着跑到他那裏，申斥他，罵他，強自把他那正在揉着眼睛的手拉下來。

「不要緊，我替他賠你吧。」我也站起來走過去說。

老板的態度立刻變了，嘴裏說沒有一定要他賠償的意思；可是我知道他是聽到我的話他的心纔鬆下來的，順着送一個現成人情。

「啊，是你！」彼得站起來，一手扶了桌邊，蹌踉地走了兩三步，「我記得我們見過的。」

他握了我的手，猛烈地搖幾下，我們就在他的那方桌子坐下。

「把我的酒拿來，另外再倒一杯。」我吩咐着。我又向他說：「我們五天前遇到過的，在七道街分手。」

「是，是，我想起來，你說我的嗓子好，你說你也善於飲酒。」他的酒好像已經喝得不少，因為說話的時候我聽出來他的舌頭有些不如意。

酒來了，在各人的面前陳設着。

我們都舉起杯來，各自道了相互祝福的話。他的酒量比我大，一口就減少了近半杯。

他喝完了，用手抹着鬍鬚，眼睛望到了沾在紫色領巾上的酒漬，就從袋裏掏出一塊破舊的手絹，

很經意地擦乾。我就看到了他的項間懸了一個金質的心型，

「那是紀念你的母親的麽？」我向他問。

「這個麽？」他用手指着，「不是的，是紀念着我的琴娜。」他說到那女人的名字，稍稍有一點異樣的光采在他的眼睛裏閃着。

「她死了？」

「我不知道，我什麽也不知道，我說『我的』意思，是曾經有一個時候，她是我的。可是現在呢！我一點也不知道。」

他說完話，很傷心地，自己又喝了一口。低下頭去，稍停些時，他自己把那心型取下來，打開來看着。我看見他那微顫的雙手！我看見在他眼睛裏打轉的淚，我趕忙把頭低下去。

「年青的人，你可以看看我的琴娜。」他的聲音拉長着，又低又慢，像八九月的秋蟲的鳴聲。

我不得不擡起頭來，把那心型接到我的手中，我看到了一個年青女人的像。因為時日過久的關係，顏色從黑變到微黃。那女人的嘴長得頂好看，鼻子還襯合，眼睛也有神，長睫毛，祇是額部像是有一點過闊。全部說起來，也很可以算是漂亮的，下面就寫着：「給我的彼得，你的琴娜。」

「她就是你歌唱中那個琴娜麽？」

「是，可是她現在並不是我的。」他憂鬱地吐了一口氣。「但是我仍然愛她，一直到我呼吸世界

上最後的一口空氣。」

他說過就起始哼着一個調子，像是不經意的，並沒有唱明裏面的字句，可是我知道這就是那隻歌，他的眼淚又滿了。是對他的同情，是傷感我自己；我也茫然地眼睛溼潤起來。

他看到我這樣子，就和我說：

「年青人，我們先乾了這一杯酒，然後我願意告訴你我們的事。」

我們舉起杯來，輕輕地擊了一下，就都一飲而盡。他於是用了遲緩，斷斷續續的語句告訴我他的事。他的聲音是粗沙的，也許因爲在這時候他喝的酒過多。

「我遇見她，正是丁香開放的時節，我那時候二十一歲，她呢，大約祇有十九。我的家在依爾別茨村是第一家有錢的人，我們有廣大的田野，養着無數的馬，騾子和牛。就說獵狗和拖冰橇的狗就有六十多個。我的父親做過政府的官吏，雖然他的職位並不是十分高，可是從此就更受鄉人的敬仰。他是嚴厲的，但是很正派。現在想起來我追悔了，如果我能完全地聽他的話，就不會有這樣的一天。上帝，你保佑他的靈魂」

「春天裏的一天，父親帶了我和我的兩個哥哥到離家六俄里的灰熊林去打獵，我們一共有將近二十人。我是善騎的，我的馬也跑得最快。在一個岔路上我走錯了路，可是我並不知道，一直還是向前跑着。我的馬闖進了一個不知名的村莊，我就下了馬。同來的人一個也不見，我纔知道我是走錯了

路。我的馬需要點飲料，我自己也有一點疲乏。於是我牽了馬走進去。我看見一顆大丁香樹，那下面正有一個年青的姑娘在打水我漸漸地走過去，於是我看清楚了她那使人着迷的樣子。她是紮了紫頭巾的，赤着脚，穿淺黃布的衣裙，我好像呆了似地看着，她突然賣弄地擡起眼來，我覺得一點不自在，吶吶地說着請她給我一點水。

「她的年紀雖然青，可是比我還大方，她特意爲我打了半桶上來。我走過去，把水倒在石槽裏，說聲謝謝的話。她並沒有走，她走過來撫摸我這匹馬。我的馬是很漂亮的，在白色的毛上，長了梅花樣的黑斑。我站在一旁，總是在她不留意的時候，眼睛像要把她吞下似地望着她。終於我大膽地問了她的名字，她的住處，和她家裏的人。她告訴我她叫琴娜，母親已經死去，父親開了一家鐵店，他們就住在那裏。她也問過了我的，聽到我告訴她的話，就顯出了一種特別神態，高興而又殷勤的樣子。她又說她的家門前也有一顆丁香樹，從這裏走不遠就可以看到的。她問我喜歡丁香麼，我說喜歡的，她就爲我摘下一叢來，插在我的胸前。她微笑着，我呆定了似地不知如何是好。

「正在這時候我的父親，我的哥哥，和隨從的人們都跑進來了，看到我立刻停住了馬。父親說因爲不見了我大家多跑了許多路。我告訴他我的馬渴了，蒙這位姑娘的好意送我水，我就爲他們介紹着。父親露着不屑於理的樣子（他對於窮苦或是沒有身分的人永遠如此）我的大哥亞力賽點過頭之後，特意地看着我和她的臉，伊萬是沒有什麼的，他正在把一叢丁香簪在馬的頭上。我上了馬，說

過再見的話，我們就走了。

「我父親不認爲這件事是使他滿意的，他的理由是憑他的眼睛看出她不是一個好女人，而且她一定還是沒有錢的人。亞力賽暗地裏告訴我她是一個盡人皆知的壞女人，因爲她漂亮有很多年輕人和她纏過而且都上了她的當。（到後來我纔知道亞力賽就是上過她的當的一個人）可是這有什麼用呢她那嬌美的樣子已經深深印在我的心中，就是我知道她是魔鬼，我也情願死在她的懷中！

「我什麼也沒有顧，在閒暇的時候我就到她所住的村莊去。她也很能唱，我就替她彈琴，倚在水旁的柳樹下。她是愛丁香的；當丁香凋殘了的時候，她就送我一個丁香色的紫領巾。就是——就是仍然隨了我的。」

他停一停，把他的領巾指給我看，他用了那領巾擦乾在眼睛裏的淚珠。

「當我的父親知道了我和那個女人竟好起來，而且他也知道了她是一個鐵匠的女兒，又有極不好的名聲；就大大震怒了。他給我嚴厲的申斥，要我立刻和她斷絕關係。可是這如何可能呢，她的品行和一切事我也不是不知道的；但是自從我認識了她，我自已就以爲她不是這樣的女子。暗地裏也有人說她這次不是在遊戲着了。再說我對她的愛是深摯的，就是現在能遇到她，我仍然能原諒她的一切，也還是愛她的。我知道在父親的眼前分辯和懇求都沒有用的，在心中我自已已經決定了我所

應該走的路.

「什麼是我的路呢?就是和她約好了一定的時間共同逃亡。是在一個大清早,我偷了父親的兩千五百盧布,帶了我的三絃琴。騎了馬到我們第一次相見的井旁去。我的心是既耽憂又充滿了喜悅,遠遠地就看到她那樣模糊的影子。到了眼前,我就跳下去扶着她上馬,我也隨上去。

「『到那裏去?』我問她。

「『隨着你,永遠地!』她熱情地回答,輕巧地把她的嘴唇印在我的臉上。

「我任了我的馬奔馳,到了午飯的時候,就停在一家小飯館那裏。飯後我們仍然繼續我們的路程。這樣我們一直跑出了離家五十俄里的一個村莊。那裏有通彼得堡的鐵路,我賣了那匹馬,乘火車到了彼得堡。

「我們祇租了一間房子,因爲錢的緣故,她好像一點也不在意這些。她最喜歡的事是要我和她在街上走,或是去看跳舞,看戲。她也很願意買漂亮的衣飾。對於錢這一層,我們祇知道消耗,可是不知道如何使它增加,漸漸地就要到窘困之路。那時我們在彼得堡已經住了一年。

「我眞有點着慌了,我的家對我已經沒有一點音信,而我也沒有眞能幫我忙的朋友。我想起了我的三絃琴!我就自己走着去見戲園的主人。但是沒有人肯要我,甚至於很少人肯聽一聽我的藝術如何。同時我們的錢呢,眼看着就要一文無有,陷入絕境了。

「在一天的奔走之後，就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就是她悄悄地離我而去。天啊，那時候你想我是多麼難過！我看到了她留給我的短簡，我用打戰的手展開讀着。那上面寫着她離開我是爲了我的，因爲她以爲是她陷我於如此悲慘的境況。而且，她坦白地告訴我她不能過窮苦的日子。她是去找能給她舒適生活的人，可是她的心說是祇愛着我這一個人，祇記掛着我這一個人的。

「我的神經昏亂了，我跌在地板上。在醒來的時候，仍然是一個人，冷淸淸地。我知道我不能再回到我的家去，我祇有飄流之一途。

「於是我就成爲一個賣歌的人。我常時唱出了胸中的哀怨，我又成爲一個好喝酒的人。一個冬天，我在相近赤塔的地方迷了路，爲風雪所襲擊，就失去了知覺。一個好心人把我救到他的家中，那結果是——」

他把那沒有手指的手舉起來，像沒有枝葉的兩顆短樹在風中顫動着。

「我的手成了這個樣，我的耳朶就再也沒有耳輪！這是神給我的懲罰，我對她沒有一點怨恨。三十年的奔波，我沒有得着一點她的信息。但是我不灰心，這世界還能容我活下去的，就是和她相見之後立刻死去也是甘心的。就祇有一分鐘的時候也好，看看她的樣子，聽聽她的聲音；或是能有那機會把舊日的恩情再提起一點來，我就滿足了，就覺得這一生不是空空地過去。我們是快活過的，年青的人；可是現在呢，青春和歡快都飛逝了，我是一個人伴了愁苦，無着無落地……」

他的眼淚已經流出來，在他那劃着深刻皺紋的臉上，曲折地淌下來。

我又要了兩杯酒，我祝福他來日能達到他的希望。

「我謝謝你，我是太老了！」

「不，不，神不會使一個忠於愛情的人失望的。」

可是他卻在這次意外之中死了，他的希望仍然是一個希望。

在第二天的報紙上就寫了一位有錢的皮瓦西洛太太爲慈善的原因收葬了他的屍身，在南崗大直街旁的墓地中。

後來因爲順便到那裏面去看一次，守墓的人領我到新栽的丁香樹那下面的一座墓旁。我看到那裏還遺留着乾枯了的花圈，墓前還有一座雲石的短碑。

我恭敬地脫下帽子。隨後就看到那碑文是寫了這樣的字：

「巴沁·彼得諾維赤睡在這下面，他是一個最忠實的愛人。祇有他懂得愛，知道爲愛犧牲，爲愛而受苦。」

下面記着年月日，還有和那相片字跡相同的「琴娜」兩個字。

灰暈

我寂寞地坐在房裏，孤獨的幽思在使我自己的心成爲一片死灰；於是懶懶地拉開了抽屜，翻着幾年來的舊稿本。在一本有着淺綠色的封面的最後一頁上，我看到了這樣的對話：

「你坐在那邊生氣麼？」

「不。」

「臉也紅了，還想否認。」

「我不生氣。」

「總是騙我，有什麼事惱了你，不妨直說。」

「你駡我！」

「兒字到底配不配稱？」

「我兩人這幾天總是兒，一點也不使我痛快。」

「那麼你能不能使我願意你呢？」

「不要放下紅臉給我看！」

「對我應不應該這樣兒?」

「×，嘴這樣笑話」

「笑給我看×!」

這×是用以代表在這寫着的對話中間夾着的描畫着的心的輪廓。在這裏，是一種稱呼。

雖然我的筆跡和她的早就爲人認着相像，可是我自己仍然分辨得很清楚。在後面祇有她的話，我記着那時候我是用了點頭，搖頭和沈默代表了我的語言。我也記得那時我們一定是在圖書館裏，談話是所不許的纔寫到稿本的上面；但是想不到在我全然成爲一個人了的時候被發現。追想着過去的情景，清晰而遙遠的，傷痛如急流似地從心底衝出來，我的眼睛立刻蒙了一層淚。眼前的也都爍爛着，可是那是屬於別個的。我的悲傷更濃重了，我把臉埋在我自己的手裏。……

女人眞是莫測，在好着的時候爲一般所欽羡，也認爲是理想的，完美的；而終於還是走到女人們慣了的路上來。把我像大多數的男人一樣，陷在傷愁之中。

想去丟開，是像使影子消滅一樣的困難。

記得因爲是日子過得太平靜了，有時就有小小的風波。那原因每次都可以說是很渺小的，一直從前就沒有一點不忠顯出來，所以引起二人間的氣憤的，全然是可有可無生活上小小的不滿。

就說上面寫出來的一節對話吧，那我也分明記得是因爲她在一個休假日的下午隨了她的女

友去拜訪在××大學的女友，在晚間來遲了因而惹起我的氣惱，其實這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麼？我那時就以爲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忍在走之前她也要我到上海去看看朋友，省得一個人悶悶地在學校裏；可是我那時候祇着重在問她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五點半鐘吧。」

「我等着你喫晚飯。」

「若是過了六點鐘就一個人去喫好了。」

「我不，我要等你！」

那一天的下午我不是數着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麼？焦急着時間之遲緩，我從宿舍跑到田野中，儘是覺着已經消磨了頗長的時候，到回來看也不過二三十分鐘。像這樣地挨到了五點半鐘，也並沒有她的蹤影。胸中的忿恨，立刻濃厚地罩上來。

這也可以說是愛情上的一點點神祕，對於別人都無關的都可忍的，到了她的身上就成爲絕不能淡淡然地過去。

看到許多纔從家中回來的同學使這沈睡了一日的校舍重復活躍起來，夕陽在草地上投着黑長錯綜的影子，我是一個人地倚在圖書館的門前呆然地立着，在我眼前走過去的人用好奇的眼光望着我，相識的人和我打着招呼，可是我的情感沒有一點變動，祇深深地沈在寂寥中。

晚飯的鐘聲，三下一停地響着，

我仍然是站在那裏，我的心突然又被她在途中發生意外的事所攪亂。

從平日和她同行的經驗上看，她是太膽小而又最容易遇上危險。每次穿過一條路的時候，她總是拉牢我的手臂，已經是最安全了，她有時還要嚇得紅漲了臉。她純然不是能窈窕地安詳地在路中間也許踏着舞步的女人，雖然她的智慧不比任何女人低。但是這一次她們能像我那樣耐性地引她過去麼？萬一她自己走着的時候擂上了危險……

我的心不能寧靜了，我追悔着不該要她去，眞若是有了意外我該怎麼辦呢？

那時候對她的怨恨滅下去了，我祇盼望她能平安地回來。

看到她珊珊的身影在月光下朝了我佇立的地方走來的時候；我的臉漸漸地又爲憤恨的火燒得紅紅的。我故意把頭轉到另外的方向去，果然她柔和的聲音起來了。

「依，我回來了。」

可是我呢，故意裝做了冷然的樣子，沒有說什麼話，祇把眼睛望着二院樓上的校鐘，然後緩緩地向着她。

「我知道我晚了，你喫過飯沒有？」

「我還沒有。」我拖長着低低的聲音說。

「要不然也不會這樣晚，我們在那裏喫過飯纔回來的。」

「我早就知道你要喫過飯回來！」我在這句話中，充滿了深厚的抱怨。

她立刻偎到我的身傍。她的眼睛仍然含情地望了我。

「又是在氣着了，心，你喫過飯沒有？」

「還沒有！我是在等着你！」我提高了一點聲音說。

「快點去喫吧，餓壞了眞不是事。」

其實在這時候，不是可以很自自然然地結束了這件事？但是活在粉色的日子中，人是成爲有一點放肆的了，就是有時候從這上面引起些不快來，也覺得頗有意味的。於是我就負氣地說：

「我不要去喫。」

我的眼望了地，還是拉長了臉子。

「那爲什麼呢？」她仍是小心地問着。

「我不餓，我就不想去。」

「依，太不聽話了。餓出了毛病，就該後悔。」

「你不要管，自己死了都情願！」

「說這話麼，你不顧我麼？你早已是我的了，你不顧惜，我卻不要你這樣呢！」她的聲音稍稍提高

起來。

「你還惦記我?我要是有一點我的影子在你的心上,你就該早些回來!」

這話,的確是寃屈了她,在那時候她是眞愛我的,也時時惦念我的;可是我有孩子一樣的任性並沒有想到使她如何傷心,也順口說出了。

而她,也就顯出倔強個性來,她雖然沒有說什麼話,在臉上也顯出不好看的顏色來。

我默默地走進圖書館的門,到了樓上的閱覽室,她也隨着我,檢好了座位,把她要看的書給她,就坐在那裏一句話也不說。

可是我的心呢,是一刻都不能沈下去,我常常大大地吐着氣,或是看到窗外多星的天空。我覺得出我的臉一定還是紅着,在我面前放開的書,沒有一頁被翻過去。我知道她覺察了這情形,我也知道她有時偸偸地望着我;於是她就拿了筆在我的稿本的上面寫着嬌癡的話。

對於她的個性我也是很淸楚,她是死也不直接承認自己的错處,所以若是再任着我的性,也許就引起更大的不快來。

我順從她的話,勉強地笑給她。

「不,我不要這苦笑。」她低低地向我說。

我莫奈何地沈一沈,驅盡了心中的餘怒,纔自自然然地露着笑容。

她也微微地笑着低下頭去。

「到外面喫點東西去吧，心。」

我點着頭和她走出去。在校路上走着的時候，她是更溫柔地倚在我的身傍，我的右臂也緊緊地抱了她。

在那時候，我們是用着單純的心相愛，也不爲外物移動。有什麼想說的話，就爽直地說了；太平靜的生活，有小小的爭執來渲染。她不是很滿意麼，沒有染上城市女人的浮囂。她安詳，誠樸，我覺得使我感動最深的就是到學校來總能保持着纔來時的衣裝。對此我頗爲傲然，我的傲然不是因爲我愛上了像她那樣好看的女人，也不是因爲有了戀愛，純然以爲是我能幸福地遇上像她那樣少有的女人。

平時雖然還沒有爲金錢犯愁，總也是在那上面很謹愼，因爲不是把遇合看成一時的衝動，所以纔故意刻苦得準備着將來生活中的煩困。不是儘有許許多多少男少女，爲着難於忍受那上面的壓迫，造成單面或是雙面的悲劇？確定地說是不忠實也不盡然，總是金錢佔去了大的重要的部分。

我那時候若是在大衆的面前叫出來她是一個好女人，定然沒有一個人反對的。

在一個春天之中，我染了重性流行感冒。醫生診斷之後的下午就住到調養室去，那是一種傳染病，所以被隔絕在一間小小的病室裏，我的精神大不濟，常是昏昏地睡着，我並不能從睡眠上得到休息，我爲可怕的夢擾亂我的神經。我夢到在山谷裏突然遇見一隻大蟲，於是流了一身冷汗驚醒了。可

是我還是懶懶地沒有張開眼皮，而在我那燒得熱熱的頰上像是有一方涼潤的玉石，我也覺得出細微的呼吸，緩緩地睜開眼，就看到她俯着身把臉偎了我的，像小母親一樣地屏着氣息怕驚醒我。在這時候她也含羞地欲縮欲進的，紅漲着臉，她用手替代了臉來撫着我灼熱的皮膚。她輕輕問我：

「你好一些了麼？」

我點着頭，我問她何以能來看我。

「本來他們絕不許我進來，後來我說我是你的——」

「你是我的什麼呀？」

「我說我是你的 Fiancee」她說完了，趕快地低下頭去。

「怕羞了麼，湄？將來不是麼？」

她握了我的手，微微地急促地點着頭。

「把手放進去吧，省得再受了風寒。」

她把我的手送回被裏去，輕快地親了一下我的嘴，為我弄好被，告訴我什麼都不要想，先好好養病。

她除開了上課或是就寢的時候離開我；其餘的時候都是伴了我。我就用很簡單的食品代替了晚飯，一步也不肯多離開我。在病中，我的情感成為暴躁的又異常脆弱的，她也就低聲下氣地不和我爭

辯一句，有時候就笑着和她說：

「我眞願意永遠在病中。」

「你這人眞奇怪，生病多麼不舒服！」

「因爲你總是好性子的陪着我。」

「我將永遠成爲好性子的陪伴你的終身！」

聽到這樣的話，我的眼睛淡淡地蒙了一層清淚，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話好。我沒有看見過聖經裏的Angel，我也沒有夢見過天女，可是我的涓——那時候在我的心中，在我的眼裏，是無疵的好愛人。

但是這樣的人終於是死了，爲現代文明的毒質麻木了她的靈魂，漸漸地到了僵死的地步。雖然她的軀殼還是在這世界上存在，而她那有美好氣質的靈魂是死了已近一年。這時候若是遇見她，縱然她的面容還爲人所辨識，而她的個性已經成爲奢佚驕懶的。她習於近代城市中女人的俚語，她懂得一切Up-to-date的娛樂，她喜歡聽像魔鬼叫嘯的Jazz music，她的肩也能隨着節奏地搖動。就是她的臉也因爲睡眠不足，煙與酒的刺激，看得出一點點的憔悴與枯衰了。

她的沈落，是起始於她第一步踏進了社會的圈子。

最初她是感覺到在爲人驚訝看好容貌之外，也爲人笑着一向的樸實與嫻靜。圍着她的人呢，也是屬於年青的，有錢也有好身分的。而且他們都沒有辜負在外國幾年的時間，都懂得怎樣討女人的

喜歡。於是當我懷了跳着的心在休假日從學校裏出來去看她，就慢慢地看出一點來了。我耐性地等候了許久時候之後，看到她從辦公室出來，她已經不像從前親熱地叫着我或是說着話。就是那微笑也是很勉強的。尤其是她和我走下樓的時候，在她的同事之中，她成爲更不安的。她有時候告訴我要把衣服穿得整齊些，而且她也說着不大願意我到她辦公的地方去等候。我和她說着有時候給她電話，爲那裏面的人用着粗暴的語氣回拒了；她立刻就說那是我的誤會，她說他們都是紳士，不能做這些事，而我自己顯然地成爲沒有上進的小氣的一個人。

在她的寓所裏，無聊地消磨着日子。她不願意出去，怕夏天的炎熱也怕冬日的寒冷，春秋天的霧和雨又成爲她所最厭惡的。我們枯寂地默坐，趣味漸漸消失，像從前使我們最興奮的關於將來生活的話，也如毒質似地在她那面不能忍耐。她反復地說着我該想一想切身的職業，應該有好位置和大進款，她還着重地說着她不是太看重了錢，但是舒適的生活總該有。

「女人嫁了人就該求舒服的，一切空想都沒有用。戀愛是什麼，爲戀愛要去挨餓麼?」

初次聽到這樣的話，我的心在驚惕着，我也爲一個好女人起始中了社會的毒而惋惜着。那時候我好像清晰地記起來從前的話：

「到了一個錢也沒有的時候呢?」

「死也愛你的，依。」

我擡起眼睛看着她的臉，而夾在手指中的紙煙冒着一個圈一個圈的煙。

說到喫煙，不是一向爲我厭惡着的麽？雖然這習慣是在她家中養成了的，也沒有深癖，自然可以免去。而爲這嗜好她用了不同的手段，想取得我的允許，到末了是什麽也不願地起來了。這不還算是小的事情麽，她也不是沒有想把我引到近代的享樂之中；可是從這上面證明了我的愚笨，因爲她是被我爽直地回拒了。

當然這些事情都引起她的不滿，但是她不像從前肯告白的了，在一番爭論之中，她就蘊在心裏。這是在她狹隘的心中播種，任着去萌芽，任着去滋長而無由地對於這大城市的愛好也時常流露出來。她和我說過不祇一次：「我眞愛上海，我願意住在這裏」這不是大大地和我的志趣相反了麽；也許在女人的眼裏上海自有它的美好，在我是一點也不能明白的。

這時候能領略上海美好的男人說給她多一些美好的地方，使她神往，使她迷醉；於是在一個短短的時期中，她就到了和那麽一個男人想斷絕也不能的地步。所以能到了這情形的，也有着好機會；因爲我在那時到北方來。平時極信任的人，現在我有了經驗，倒是常常能做出來使人一點也沒有想到的事。

三月後的再見，一眼間我就看到了已經死去靈魂的軀殼。我的悲傷使我不能自持，我哀悼一個好女人的靈魂之死亡。

對於其他的留戀呢，我也不是沒有的，三年裏，一點點欣歡和一顆顆眼淚，不是都清晰地刻在腦子裏麽？但是在面對了的時候，仔細地想來追尋，那優美氣質的遺跡，已經不存在了。

我眞想不到在這麽短的時期，能有這樣完全的變化。若是新相識的人見了她，就絕不能想到從前是那麽好的。

許多人爲我的事懷着不平，可是無情的女人不是張眼就有麽？還有些友人，在戀愛上忍着苦痛或將受苦痛的，都用着我的遭遇把這些事看淡了。想想這社會，想想女人的本質；不是早就該躲在一傍，如與世無染的修士麽？

於是我默然地離開她，像看着死去的愛人最後的一瞬，爲着多遺留她一點美好的印象，我不願意再多聽她的饒舌與爭辯，事實已經像海一樣地在眼前展開。

我悽涼地上了一個人的旅程，憂傷使我的心成爲沈重的。我到遠遠的地方停下了我的脚，我不想牽念人也不願意爲人所牽念。像深秋裏落下來的葉子，祇有自己記得自己的苦辛。

在人前，我還是歡娛的，就是一個人的時候我也不多想，我總盼着我的記憶像水一樣，劃過去之後即刻消失，可是在夢中，意境邀着自由的步，它帶我到辛酸的地方去，它給我空的慰安，有時候在空虛之中也惹着我流淚。但是最傷心的是夢後醒來，在黑茫茫的夜的手臂裏，有一絲絲椎心的刺痛。那時候我哭了，我哀悼着我所愛的人已經成爲沒有靈魂的軀殼。在月光下我看着她一針一針刺在枕

面上的四句詩，從 Robert Burns 的，「一朵紅的，紅的玫瑰」裏選出來的。

偶然間把舊日的遺跡看到了，想立刻關起來也沒有那力量了。我爽性任着自己的情感去奔馳，隨着它如野馬似地帶我到任何地方去；到我覺到我的眼淚已經乾了，把沈重的頭從手裏擡起來，黃昏已經像青煙似地從四圍升起來。

我像枯衰的老人似地用着抖戰的手掩放了那舊稿本，我站到窗前望着外面灰色的天和灰色的暮景。

自從從旁人的口中聽到他近來在學校裏種種事情，心是像被鐵的手掌緊握着一樣地絞痛。十年的夫妻相依爲命的勞瘁所得到的結果竟是這樣了。幸福像重又在海面上消逝的浪花，不會再同樣地激起來了。雖然還沒有被自己親眼看見，可是蓉妹先來告訴了：說他怎樣和一個很妖冶的女學生常常在一路談天。後來又是他的弟弟告訴着從旁人那裏聽來在團體旅行中他是如何和那個女人親暱，超乎師生，也超乎朋友。聽着這樣的報告，自己是感到一絲絲抽着心的痛。可是她還要忍耐着，像在聽故事一樣地，做了毫不在意的樣子。祇要是剩了她一個人在房裏，她就嚶嚶地哭起來。

——哭，哭有什麼用！變了心的人抓也抓不回來的！這樣自己不保重，反更使他們高興了。

想到這裏，立刻用手絹把眼睛擦乾，呆呆地坐在椅子上。

可是從知道了這樣的事情之後，自己的性情一天一天地壞下去卻是事實。本來是對一切人都得過且過的，現在是什麼都覺得不順心，也一點不能忍耐，而且對於家事也不能像從前一樣整理得井井有條了。平素因活潑爲母親所喜的八歲的寶兒，也是在爲一點小小的過失，被她毫不容情地重重責打着。被打着的孩子張開嘴哭，她還是在一傍罵着：

「哭什麼，我連你還管不了麼？這樣小的年紀也敢不聽我的話，到你們李家十年，是來受你們大大小小的氣麼？你也該想一想呀！就是做了你們家的用人，也該有一點恩情，好了，現在就什麼都不顧了！」

孩子聽了這樣的話，莫明其妙地睜大了含着淚的眼望着，睫毛上閃着亮瑩瑩的淚珠。

氣忿中把這話說出來，胸中有一點平和了。想到他這時還是在學校裏，除去寶兒之外，這話就祇有看了母親生氣嚇得躲在立鏡旁六歲的鹿兒聽見，對於無辜的孩子們，心中起了無限的憐愛，深深追悔着自己的不是。

——孩子還都是小得一點事也不懂，爲什麼把忿怒的樣子給他們看呢？而且他們不是使我憂煩的啊！在心裏她這樣想着。

她走過去，可是他却退縮，像是怕她再責打。可是她說：

「寶寶不要怕吧，媽不打你了。」

她的心裏突然湧起來一種說不出的酸楚，淚在眼裏轉着，把他抱起來。看見母親這情形，孩子是茫然地又滴下兩大顆淚珠來。

雖然事情是千眞萬確地知道了，可是她還沒有明顯地問過他一句。有的時候他回來得很遲了，甚至於連晚飯也都在外面吃過；在他是說着如何就擱在朋友的家裏，她的心裏是明明白白地知道

一切。她極力地忍了傷心，臉上仍然帶着笑，和往常一樣地。就是不能忍耐的性情，除非在萬不得已的時候，也決不在他的面前露出來。她總想着眞就是逼着問他，而他也許就會說出：「是的，我有了女朋友，難道你不許麼？」或是他們已經深愛着了，他仍然可以說：「你說的一點不錯！我愛她。你問我爲什麼，我是說不出原因地愛她！」事情若是到了這樣地步，不是連挽回的方法都沒有麼？所以她在心裏想着，如何能使他回到自己這面來，還能保持着家庭間的幸福。

有的時候想到自己還是在中學，他還沒有到外國去，在星期六的下午他是多麼耐心地等上一個半個鐘頭，然後一齊到公園去談天或是去看影戲。現在呢，他是大學教授了，仍然有當年動人的風采，但是時光已經從她偷走了使他驚訝的容貌，身體也漸漸胖了起來，

他說是漂亮也帶着狡滑的神氣，就祇看他那躲在眼鏡後面的眼一閃一閃地動着，就能知道他是如何工於心計的一個人。他很能說話，是可以把沒有理由說成有理由的。他們結婚的時候，他還沒有從大學畢業，畢業之後他就一個人到法國去。在法國聽說也和一個法國女人同居過，也有久住法國的計劃；後來還是那個女人把他丟了，他纔怏怏地回到中國來。

對於這樣的事她也沒有起過一點煩惱，可是現在他竟是在她的眼前又來了。不祇是背叛了對於妻的恩情，若是一直任他下去，更使他忽略了對於愛兒的責任。爲這件事她憂心地想着，她的兩頰看出一點削瘦來了。

做丈夫的人呢，對於駕馭人是有特殊的手腕。就說他新結交的薇枝吧，是由師生的關係一步步上來的。擔任了××系的主任，風流自賞的他，常是把本系沒有漂亮的女學生半玩笑半認眞地引爲遺憾說着了。可是現在呢，有一個面容嬌好的女子，纔從鄉間出來，除去美貌之外就是她那天眞活潑的性格，和異於都市女子而有着節儉的好習慣，也很可以使他驚訝地嘆息着。可是他能用着像引誘小孩一樣的法子把她引到自己的手掌裏。而且更在春假杭州的旅行中，很大膽地把他們的情形絲毫不隱瞞地顯給隨去的學生們看。他們常常兩個人出去散步，在走着山路的時候，她是由他扶掖着。就是當着行程中，也有好事的學生偷偷地替他們拍照。這樣的事他知道之後不但一點也不忿，反而很恭敬地說着致謝的話，拍照的人就不得不送他一張了。可是在春假之後，關係他們的話就很普遍地在校中流行着。甚至於有的人把他將要和他的妻離婚的計劃也散佈着了。在他呢，仍然沒有什麼在意的樣子，雖然知道妻多少一定知道些。祇有在課堂中，因爲被坐在第一排薇枝的笑容所擾，而把話說錯了的時候，他纔露出一點不安來，眼睛眨動着，臉微微紅起來，同學們含着諷刺的笑顏高地響着。立刻他加以妥當的改正，再接着演講下去。

對於妻呢，爽性地在一天下午從學校裏回來的時候把夾在書裏的兩張照片給她看了。

「蓮，你看這兩張照片好不好？」他拿了照片，走到她坐着的椅前。

放下替鹿兒縫着的衣服，接過去看了。兩張照片的一張照了一男一女的背影，另外一張是年紀

輕輕的女子半身像。她的心怦然地動了，可是她裝了什麽也不知道的樣子。

「這是誰呢？」她故意問。

「你還不知道麽，這就是我的新朋友薇枝啊！」

「這個人長得眞好，又俊俏，又忠厚！」這是她眞心的批評。

「是呢，許多朋友都這樣說。」他稍稍有一點忘形，可是他立刻就知道，極力裝成鎮靜的樣子。

「這張是誰？」她指了兩個人的照片問。

「那就是我和她呀。這次春假裏照的。」

沒有一個妻看見了自己的丈夫和另外的女人留着這樣的痕跡不酸痛的，可是她極力容忍着，一點也不顯露出來，裝着毫不在意的樣子。

「她的家在上海麽？」

「沒有，她是江西人。」

「這樣年輕的女子，要到這麽遠來讀書，眞是怪可憐的。那麽她在放假的日子也不到親友家裏去麽？」

「那裏有什麽地方好去，她常是一個人在學校裏，街上都不十分高興去的。」

「可以在放假的日子請她到我們家裏來玩好不好？」

聽到這樣的話；他都覺着驚異了。像這樣的大量仁慈卻是少有的。他笑望着她的臉，可是她竟露了那麼誠懇的樣子，他的心微微地動着了。

「等着有機會再請她來吧。」

纔從學校裏回來的寶兒鹿兒，把書包掛在衣架上，跑過來喊着：

「媽，

「媽給我看！」

「小心點，不許弄壞了。」她很鄭重地囑咐着。

「這是誰，媽？」寶兒指着那個半身像問。

「那是爸爸的女朋友。」

「這個人是誰？」鹿兒指着另外一張上的男人問。

「那你還不知道，就是爸爸呀！」寶兒回答着。

「那一個一定是媽了。」鹿兒顯着頗聰明的樣子。

「你看媽的頭髮那裏是那個樣子？」

聽了孩子們的話，又頗覺着傷心。他們的心裏是祇有媽纔可以和爸在一起，可是現在呢，分明是另外一個女人在他的心上了。

「給我吧，再看就要弄髒了！」她把像片拿回來，很仔細地放到抽屜裏。

站在一傍的他苦笑着撫弄孩子們的頭頂。

到第二天那個半身像已經裝在她自己裝的鏡架裏懸在壁上了。

妻平日仁厚的性情，遇到了一般女人所不能容忍的事，也是這樣漠漠然地；倒覺得是少有的了。在他的腦中常是湧起兩個不同的影子來，妻的肥胖身軀，和那個窈窕適中的薇枝。妻是老了，結婚來的困苦生活使她更顯得老些，而且還生了兩個兒子。每次想起當年妻的風采來，就默認了是自己使她成爲今日的樣子。可是好像薇枝又向他眨着眼，她除去有值得讚賞的美麗之外，還有一點使他特別受感動的，這就是在記憶中和那個法國女人的一點相肖。最初，那個女人的力量像是大些；近來，爲了妻特殊的態度，不忍的心加重了這面的力量，就又保持了平衡的均勢。

在這樣的情形中生活，他覺得是再苦也沒有了。得不到一個結束，就是這樣不即不離地，而使他終日憂煩了。

星期六從學校裏回來的時候，他告訴妻：

「薇枝說是到我們家裏來了。」

「眞的嗎？」她露了很高興的樣子。

「當然，大約在上午十點鐘左右。」他說完了話，就從書架上取了一本經濟學的書來，坐到沙發上像是讀着。

第二天早晨她很早就起來了。她吩咐着女僕去買一點好菜蔬來，她自己坐了車子到街上買了一束黃玫瑰和新鮮的水果。回來的時候看見他還在睡着，她搖着他的身軀說：

「喂，還不起來呀！」

他立刻就醒了，揉着眼睛。

「有客人來還要這麼晏起來！」她柔和地，含了笑說。

他覺得一點難爲情，很快地披起衣服下了牀。

她的興致很高，把桌布窗帘也換上，新的瓶花也插好了，新的繡花椅墊也放在沙發上；孩子們也都換上平時不許穿的新衣服。

天也是頗好的，夏初的爽晴，也沒有風。帶了哨子的家鴿在空中飛，嗡嗡地響着。

什麼事情都沒有由他操勞，他自己洗過了臉，在對着鏡子修面。等到他走進房裏來，望着鮮明整齊的佈置，他的心在這樣想着：「妻也有她的可愛處！」

果然，在約定的時候她來了。穿了一件淺灰色的旗袍，質料是界乎絲織品和棉織品的。她的頭髮很長，是用了紫色的角質髮束束到後面去，嘴長得很小巧，像一個平放着的紅菱。眼睛異常地有神。在面形的通體上說，並不能算是胖的；可也並不是瘦得能看見隆起的顴骨。

一聽到電鈴響着的時候，他就親自走去，女僕已經把門打開了。

「啊，薇枝，你來了！」他急着走過去。「這地方難找麼？」

「一點也不，下電車走幾步不就是了麼。」她笑着，露出兩排白白的牙齒。

「快請進來坐吧。」

他在前面引着路，妻和孩子們已經站在房門那裏等着了。妻的臉上露着笑容，孩子們也是很高興地又想向前又想退縮的樣子。

「這位就是劉女士——我的太太」他介紹着。

「李太太您好呀，」她很恭敬地行過禮。

稍露了一點倉皇的妻，在急着答禮了。

「到房裏去坐吧，外面的太陽這樣厲害。」

妻這樣說着，大家走進房去。

看到本人之後，更覺得她不是近代澆薄妖媚的女人。妻的眼中所看到的是她的活潑，天眞。妻對她眞心的歡快，是很容易看得出了。孩子們也都「姑姑，姑姑」地叫着。她也是頗耐煩地哄着他們笑。

那天他們吃過午飯之後，大家就一齊到花園去。正是春盡夏初，游園是再好也沒有的。妻的意思是想到淸靜的地方坐一坐，兩個孩子卻牽了她的手急着要划船去，孩子們在生人面前有一點任性了。終於薇枝也說着就先去坐船。

坐了船是薇枝和他划着槳，妻覺着很抱歉，說是祇要他一個人就可以。可是她說住在鄉間常是一個人搖着船的，看樣子，眞的比他還來得熟習一些。

做丈夫的人也有高於平常人的聰明，他永遠不使談話祇關於兩個人的。就是學校的功課，也一句不談起。

到五點鐘，他們纔出來。就在門口，薇枝說過道謝的話，告別了一直回到學校去。

妻雖然知道自己和那個女人立在敵對的地位，可是身受的痛苦還不如想像的那樣厲害。本來是兩個人的，現在她卻加了進來？將來的變化，更是非常難於料到。看見那樣溫和，儉樸的人，心中眞也有無限的愛慕。坐在房裏空想的時候，想到眞要是死了之後，卻一定要他和她結婚的事。

——爲什麼想到死呢？她自己又想着。孩子們還要我照料成人；而且我自己不是對於生仍然是很感興趣的麼？

常常卻還催促着他請她到家裏來玩，天黑了，九點鐘的時候，叫了一部汽車把她送回學校去。學校是在離市二十里左右的鄉間，單身的女子是有不少不便的，他也請了妻和孩子們大家一路送她去。妻也常故意說懶去的話，或是推托說不舒適；最初他總是極力慫恿着，也有的時候就留她住在他們的家中。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就要一個人睡到另外的房裏去，妻和她睡在一張牀上。

到了已經就睡的時候，她還是和妻很高興地談着。她說着她在沒有下生之前父親就死去了，是

完全在母親的撫養中長大起來。長到十二歲，母親也死了。雖然有這樣不佳的遭遇，因爲還有一點財產留下來，她和一個十六歲的哥哥仍是很安然地生活着。到她十六歲的時候，嫂嫂來到他們的中間，於是平靜的日子就不再有了。她最大的主張就是要停止她求學，在哥哥面前說了不少挑撥是非的話。兄妹間的感情，就一天天壞下去。終於，把那一點資產分開，各人過各人的生活去。她就在十七歲那一年隻身到上海來讀書。

「——一直六年了，我沒有回過家去！」她黯然地說。「不，我是沒有家的。我的父親母親死了，哥哥還不如路人；我那裏還有什麼家呢，最初，也是頗不能耐的，常常自己流下淚來。可是這樣的生活無時無刻不在磨煉我，把從前脆弱的情感也沒有了。不過有的時候自己是一個人，自然會惹起心中的憂傷。可是，已經六年了！」她的眼有一點紅潤起來。「在這六年之中沒有一個人眞的來憐愛我。不知什麼機緣能遇到你們，得到你們的愛護，心中不知要如何感激了。」

聽着別人敍述自己飄零身世，妻也頗被感動，這樣，妻說着安慰的話，使她那激起的心情再平復下去。

從前妻自已常想到的是加進一個陌生女人來生活該是如何不安，可是事實並不是那樣可怕。從大致上看起來，她所應有的幸福絲毫也沒有受剝奪。可是一想起他那樣的人，若是不在自己眼前，也是這樣麽？在學校中，他們的親暱不知是如何？憂鬱又像火焰樣在胸中伸吐。有時候也想到祇有死

去是最好的方法。想到孩子們不還是需要着她麽？在這情形中死了，不過給他們許多便利。死之獰惡淒慘的影子使她怕起來，於是想活着的意志又堅決了。

一天還沒有到吃午飯的時候，他忽然匆匆地回到家裏來。夏日的炎熱，汗在他的臉上淌下來。

「怎麽這時候回來了？」她懷了驚訝的語氣。

「薇枝病了！」他氣促地回答，從衣袋裏掏出手巾來擦汗；可是因爲不能寧靜的原因，擦過之後汗還是流下來。

「她病了！」妻也露了不安的樣子。「你怎麽會知道呢？」

「啊，——啊，她在課堂上昏過去。」

「她還在學校裏麽？」

「不，送到寶隆去了。」

「她是什麽病呢？」

「我還不知道，我想——」

「我到醫院去看一下罷，你呢？」

「我要回到學校去，下午還有課。」他的心不是那樣緊張了，暗暗地感激着好心的妻。

妻已經把衣服換好，把女僕叫來吩咐幾句，就一直到醫院去。

洋車在掩了一扇鐵門的建築前停下來，她付過車錢，走到裏面去。先到問詢處，辦事員告訴她×女士住在二等病房十六號。

由一個僕役把她引到二等病房去，纔拉開門，一個穿了素裳的看護婦就向她問：

「您來看誰呀？」

「我看十六號的劉女士。」她用手巾擦着鼻尖上的汗。

「啊，就是剛纔搬進來的？」

「是。」

「醫生說過了，病人的神智纔恢復一點，還不許見客人。」

「那怎麼行呢！」她露了焦急的樣子。

「醫生這樣說過！我們也沒有法子！」看護婦的臉上露着她們共有的凛然。

「你知道我是她的——她的姊姊，纔聽見她在學校裏生病就趕得來的，無論如何千萬請你通融一下罷。」

「您知道，這並不是我們的事，我看您還是稍爲等一下再來。」

「這麼遠從××路來，再回去一趟，那麼貴院又該多一位病人了。」她也有點忿然，雖然明明知道自己沒有正當的理由。

「請您在這兒候一會兒也好，說不定醫生再來一次，就能允許探視。」

看護婦說完，翩然地走了。她自己祇好走到客廳裏去，坐到一張橡木的搖椅中。

在這客廳裏，除去她還有四個人，一個是病足的人，坐在自旋車上，在報架旁翻看本日的報紙。還有坐在沙發上的一位老太太，很愁苦的樣子，低着頭，嘴裏喃喃地像是在唸經。她身後站着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好奇地望來望去。再有就是一個學生樣的年輕人，露着焦燥的神氣踱來踱去。

一刻鐘之後，另外的一個看護婦來向她問：

「您是來探望十六號的病人麼？」

「是的，」她站起來。

「現在可以去了，不過最好請病人少說話。」

「知道了，謝謝你。」

她走到病房的門前，輕輕扣了兩下，走進去，看見薇枝正仰臥在牀上。她的臉是蒼白的，眼睛很無神。她在心裏低低地叫着：「可憐的孩子！」

「薇枝，好一些了麼？」她問着。

睡在牀上的病人，辨出是她的聲音了，把頭微微轉過來。

「您來了，這麼熱天，累您跑這樣遠！」

在病中的人，看見熟人來探望，被感動得兩顆淚掛在眼角下。薇枝談話的聲音也是異常柔弱

「醫生說是什麼病呢？」

「因爲平時身體不大好，腦子又衰弱，再由於不佳的氣候；所以引出這病象來。眞討厭，學校的大考就要來了！」

「既然病了，當然要安下心去養病，好了補考也不遲。」她說着安慰的話。「你要吃開水麼？」

「我不要，謝謝！」

「不要說謝罷，我把你看做自己的妹妹了。」說這樣的話，心在微顫着。她告訴着怎樣進到病房來的時候是用了姊妹關係，而且自己又是怎樣想着能有一個像她這樣的妹妹。

「啊，我的親姊姊！」薇枝用着微沙的聲音叫着，臉上露着從心底浮起的喜悅。

在她的病中，妻一直很耐心地伏侍着。從病院中出來，又住到他們的家裏。病人固然是消瘦了，妻也看得出比從前清癯些。但是她們中間的感情卻一天天更融洽了。他們叫着枝妹，一切眞就像自己的妹妹一樣。

一天的下午，吃過了晚飯，薇枝還坐在院裏藤椅上和孩子們講故事，夕陽戀戀地照在屋頂上。妻正站在那裏從窗紗中望出去，忽然在沙發上看書的他走到她身後，把她緊緊抱住。

「你看，枝妹已經大好了！」他低低地說。

像這樣熱情的擁抱是許多時沒有了，她的臉不自主地紅了起來。

「你這人，孩子們看見還成樣麼！」

她笑着，露了侷促而滿足的樣子。

從温煖的房子出來，把臉掩在皮的衣領之中，輕快地踏着積雪，用嘴唇噓着最流行的調子，匆匆地低了頭走着，聽到凄楚的哀吟從道旁那些跪着的或是踡伏着的仍然穿了不完整的衣服抖戰着的求乞者的嘴裏哼出來；他微微地感到一點不爽快了。這使他覺得不舒服，也不盡然是同情，還感到冬夜的街景爲他們所黯淡的不快。但是商店裏 Show Case 中射出來的燈光，被白的雪反映成更強烈的，像是把他們的臉顯得更蒼白。也有着像從地獄裏纔爬出來汚穢的臉相；可是同樣地在他們的眼睛中射出該憐憫的光來。他們有的沒有眼睛，沒有手或是沒有脚，有的是還在有錢的人所特有的孩童的黃金時代之中。他們在哭，他們在號叫，他們沒有一個人能確定自己可以活到什麼時候，這些情況當他稍稍觀察到之後，他的心在打着一個冷戰，也停止了噓着的快活的調子，他呆然地站在那裏。

他在想着這也不是盡然和自己沒有關係的事。

在思量着的時候，就成爲在街上走着的人的障礙了。文雅的是走過去回頭來望望，有的竟然衝到他的身軀；可是他仍然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

寒冷的空氣中，也從女人的身上飄出香的氣味來，她們用着窈窕好看的姿式偎在啣了雪茄煙的紳士懷中或是獨自走着，飛馳過去的雪橇上遺留下細碎的笑聲。一個枯瘦的孩子正在哀痛地「媽啊媽啊」地哭着，——馬迭爾舞場的門正巧爲一個人拉開，那狂歡的，淫逸的音樂就鑽出來。去從裹在厚的皮衣之內的人尋找眞心在笑着的，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他把手在衣袋內摸着，但是他找不到零碎的錢；於是他也莫可奈何地走着，心中稍稍輕鬆些。

——出來零錢不該不有的，這次我忘記了，要是給他們這些呢？……

他的手觸到十分和二十分的紙票。

——我不是沒有錢的，這多麽？爲什麽呢？去給舞場的侍役，去化在無謂的消耗上，這不都算是一個小數目？

他走着向回的路，他給了每個求乞者一張。他的心更能平靜些下去，他纔又繼續着他的路。好與致已經消下去了，他默默地走着，縈繞在他腦中的，是那些可憐人的臉。

他想着那些孩子們，生下來就在街頭上，過着夏天和冬天，在狂雨和雪裏睡覺，有的就不知道他們的父母，就是一點飽暖的欲望，最容易滿足的也不能得着。看到了和自己年歲彷彿的穿了毛絨的衣裳，心中的羨慕祇能在睡着的時候織着好夢；是無辜，是最該憐憫的。那老年人，在年輕的時候是憑了力氣來維持生活的，到人生不可免的衰老襲來，也就流在街上，用着可憐的聲音，求着好心人的施

與。就是壯年人，雖然有的有惡根性，惡嗜好，不也多半是因爲沒有他們的機緣，社會不容納他們呢？這也是能引起他的同情。祇有他看到了那些抽着紙煙的，儘是如何可憐相也引不起他的憐憫來。惡嗜好是可以暫時抵禦一點飢寒的，而吸煙的舉動，他以爲只是無謂消耗。

對於最後的這一種求乞者他甚至於有些恨着了。

旁的人把他這主張認爲偏見的時候，他就能說出他的原因來，他以爲像這樣求人施與的人該從這世界上消滅下去

說到他自己，他也將成爲時代中的沒落者。他雖然還年輕，可是並不爲年輕的人所喜，也不爲年老的人所讚賞。他有着不爲人喜的直性子，全然地依照自己的方式活着。他已經是沒有人牽念，也不記掛着旁人，他寞然地在這遙遠的城市中獨自生存。受雇於一個學校裏化用着憑自己小小的一點能力所得來的報酬。

長到廿六歲的人，值得悲傷的事也儘有多多少少，他習於先前所厭恨的跳舞，喝酒，一點也不吝惜地把錢送給這世上最要錢的人；用眼前病態的歡愉，使自己沒有空閑的時候。

但是當着回到自己所住的地方，夜是靜靜地……

他走到近九道街的時候，就聽到那大的播音器仍然在叫着，儘是出類柔靡的獨奏，也失去它的特色了，以愛好音樂而出名的俄國人，還是如常地排在街旁諦聽着。他們坐在長椅上，或是倚着店前

的欄杆。他走近的時候，音樂已經停止，有着粗濁的聲音報告着氣候的變化，還在介紹着秦家崗的×
×舞場晚間十時起始的新節目。

「那麼去去不也好麼？」他向着自己說。

看看腕上的表，也不過是八點三刻，他就跳上了街上跑着的營業汽車，一時間，像爲追求着新的快樂而欣悅着。

在軍官街的路口，他付過車錢下去，在樓頂上用着 Neon Light 排好舞場的字，含了重大的誘惑性像在向他眨着眼。他匆匆地走上滑的石階，拉開沉重的門，雜和着銅樂與肉的氣息撲到他的臉上來。

這時候，是笑着的穿了制服的侍役的臉，迎了他。他站着，他把衣帽交給他，獨自像幽靈一樣的踏着熟識的路到舞廳去。

他完完全全地浸沉在新的環境之中了。他喝着墨斯卡甜酒，他抱了舞女飛一樣地打着旋，他常是把她們轉得昏天黑地的由他扶着她們到座位上去。有時候就不去管，任着她們半撒嬌地堆到地板上，然後他纔扶起來，全不管她們如何咒着他，或是那含情的抱怨。他也能說着笑話，於是他那半瘋狂的笑，和那亮光光的大喇叭口裏出來的聲音相呼應。他有時心中想着，除去仍然是窮漢子，其他已經走上「現代」的路了。

突然間他又成爲旁觀者，在四次音樂的起落中他祗坐在那裏，呆呆地不知爲那一種思想佔據住了的樣子。混血種的蘇菲——娜，悄悄地從他身後蒙了他的眼睛。他很容易就覺出來這是女人的手。他在問着：

「誰呀？」

「猜猜看吧！」

「娜妮——特，不是麼？瑪索亞——？也不是？」他自語着。「那麼是麗——，大那個小妖精？」

「還不是？我眞不知道你該是那一個鬼！」

「我駡你就不高興了，爲什麼你來捉弄我呢？告訴我一個字吧！」

「我是蘇——」

「我知道了，是蘇達——？」

她眞的有點氣了，廢然地坐在他對面的椅子上，而他因爲驟然間，還不能看淸楚了是誰。

「啊，蘇菲——娜，我沒有想到是你。」他含了歉意地，向着微微把嘴脣翹起一點來的女人說着。

「我知道你的心裏沒有我！」

「啊啊，那裏的話，小乖乖，喝點酒吧，外面很涼，是不是？」

他說着，把酒倒滿杯子，送過去。

「喝吧，我的小寶貝，我的女王！」

她一面喝着酒，一面還是喃喃地抱怨着。

「來吧，跳一回 Waltz 吧，你知道麼，因爲等待你，我四次都沒有跳。」

蘇菲娜笑了，她很快地站起來，投在他的懷中。他的心中想着：女人總該是要哄哄的。

在悠曼的音樂聲音之中，她問着他何以前些天沒有來，她說很想他，她還問他爲什麼不到她的住處去，她又把住址告訴他一次——國慶街八十七號，房子三號。

他回答的時候是裝成了誠意的說這幾天沒有閑暇，還騙說着到她的住處去過一次，因爲記錯了號數又回來。這一次麼，有時間定然去看她。但是他的心中卻如此想着：「不到這裏來自然是沒有錢，還能有什麼另外的理由麼？不是因爲窮，纔失去了心中所愛的女人，而使自己深深地感到悲傷麼？像你們這樣的女人，沒有錢該更不成了！可是——」他的心中轉念着：「還是這樣的女人容易對付，因爲她們說是要錢的，像其他的，裝成忸怩的樣子，使男人摸不清她們，用好聽的名詞說出她們的心願，稍有一點呆笨的人，就不能明瞭她們，這不就該使傻男人陷在一個人扮演的悲劇之中麼？」

「啊呀，李，你的脚剛剛落在我的脚上！」她像小白鼠尖而小地叫着。

「眞對不起你，蘇菲娜！還在痛麼？」他很溫存似地安慰着。

「不十分重，沒有什麼，可是你像在想着什麼？」她把眼睛擡起來說。

「我沒有什麽事情想。」他把頭微微低下來朝她望着。

「你的眼睛纔看下來的，你在哄着我——」

「那裏，到這裏來吧！」

他敏捷地把她帶到方柱的後面，靈巧地親一下她的嘴。這時候音樂已經停了。她像微微含羞地和他並着走到座位上去，偶然間他看見她那塗滿了鉛粉的臉，引他想起來那些哭號着的，在冰雪中街上的；他突然地感到心上的責罰，急劇地站起來，一句話也沒有說，就匆匆地走出去。

他纔把外衣從侍役的手中接過來，——蘇菲娜就氣喘着跑到他的眼前。

「你就去了麽？」她半傷情地問着。

「我想回去。」他說着，已經把大衣穿好。

「縱然不再多和我談一些時，也不和我說再見。」

「那那我太對不起你，我忘記了。」他付過了侍役的賞錢，纔把錢放進衣袋裏去，就又想到她，重又抓出兩張十元的鈔票，塞到她的手裏去。

在他意想之外的，是她搖着頭氣憤地把錢丟在地板上，還和他說：

「我不是爲了錢纔追出你來的，認淸了吧，公然的侮辱我可受不了！」

她說完了就跑回去，可是他呢，一點也不驚訝，把侍役已經爲他拾起來的鈔票放回去，就悠然地走出門。

天上的寒星，凍得像要掉下來似的。他仍然是用皮領掩了臉，向着大直街獨自彳亍着。

驟然地他又聽見那悽慘的聲音，從一個黑暗的牆角下發出來他走過去看到了在抖動着的一堆乾草。

「裏面有人麼？」他停下來問着。

「是啊，老爺我實在沒有店錢，祇能在這兒挨一夜，您高高手讓我吧！」

無疑的這是衰老者的聲音，把他錯認爲是來干涉他的。

「我是過路人，我問問你，這裏也能睡得着？」

「唉，到底風還小一點，有什麼法子呢！」

牙齒擊打着雜在呻吟嘆氣之中。在草裏露出來的臉，祇能看出來是有白鬍鬚的。

一個人，到了如此的情形，過着這樣的日子……

他的心深深地包在同情的憂傷之中，他掏出一張鈔票來，送過去說：

「拿去，吧這就可以使你得着溫煖的住所，天這麼冷，喝點白酒也好的。」

「謝謝，您老爺！」從草裏伸出一隻乾枯的手來，把那張鈔票接過去。

「我扶你起來吧！」

「那太不敢當，老爺！」

老人像風裏的一片葉子站起來了，發着抖。

「你到那裏去呢？」

「那個街角就是一個小店。」

他站在那裏，望着他緩緩地走，到那短小的背影已經盡然消失在黑暗之中，他纔轉過身來，懷着一點得意的心情，繼續着他自己的路。

在他的嘴角浮上來快慰的笑，他戲弄着女人，給她所最不願的難堪；他更沾沾於肯眞的在實實上扶助衰老而貧窮的人。

——有什麼該自喜的，幫助無告的人不是分內的事麼？有這麼一點小小的施與就要這樣記在心裏，不成爲「小人之量」了麼？像這樣是全然成爲一種恥辱的啊！

於是他的心又平靜下去了，沒有喜悅也沒有憤怒，他的嘴在哼着：

「——落寞人的心啊，

秋雨裏的葉子！」

回到住所去，將近十二點了。他轉着門鈴，隔了一二分鐘，纔聽見門裏面有漸近的脚步聲音。是那個猶太籍的使女爲他開了門，嘴裏絮絮地不知在說些什麼。看樣子她是纔從睡夢中起來，自然是很不高興的。

「給你吧，費妮，留着買點口紅。」

他玩笑地掏出一張一元的鈔票來，送給她。

她立刻笑了，她問他外面冷不冷，她還問他用不用開水，她說她自己特意爲他留起來的。

他謝着她的好意，逕直地走進他的臥室。

脫去了外衣和帽子，他像是緊緊地爲疲乏包住，他把自己的身子投在沙發裏，閉攏了眼；可是睡意又遠遠地飛去。不經意地把眼睛又望到牆上懸着的素淡的女人的肖像，立刻引起他的憂傷和一點點的煩惱，他沒有力量就把眼睛離開去，心裏在默許着：「祇再看一分鐘吧。」

但是，怎樣去隔絕像磁鐵一樣的吸引呢？突然間，感到了驚惕地想到錢，他把塞在衣袋裏的鈔票都掏出來。

他查點着，記得放在一處被女人丟到地板上的兩張十元的，是祇有一張了。另外的湊起來，算起來又不足本月的用度。

黃金色「錢」的光輝，刺着他低過頭，獨自走開；而現在又起始顯露它的威嚴了。但是在這一層

上，他已經認識它，他像是曾經到過北極的人，對於吹吹風雪是沒有什麼畏懼的。

——不是還能活到明天麼？就到明天再說吧！

他的心中如此想着，就輕鬆下去。他看看時候，知道應該去睡了！就是沒有睡意。也要躺到牀上去。他解去了領帶正在解着 Waistcoat 的第二個紐扣，猛然想起來那失迷的紙幣定然是給了那個貧窮老人。爲這件事他有一點懊悔，恨着爲什麼那時如此粗心。

以爲是太多了麼？維持着一個人的生活，最多也就是一個月而已。旣然是付與了，就是那個老人還在他的面前，也不能再要回來的。若是那樣做，「好心」立刻可以煙消在老人的心中不止沒有感激，甚至可以懷恨着，雖然他能毫不吝惜地給一張一元的。

於是他的心又平靜下去，做過的事情就任之去吧！

偶然在睡到牀上去的時候，重看到她的畫像，他的心又起了紛擾。抱了大決心似地自己想着：

「不再去看她，也不再去想她！」

他很快地熄了燈，那美好的女人的臉，頓時沒有了，那祇是不辨一物的黑暗。

他舒適地仰臥在牀上喘了一口氣，精神反覺得更爲煥然了。漸漸地那個女人的臉形又顯出來，在他一個人的心境上，相肖而又生動地。她那圓圓的眼角上有一顆痣的，長着黃毛的臉像是殷切地望了他，有着愁苦的神態，

——爲什麼呢，你？你該有好幸福的，你該是愉快的；你該不知道在這世界上有憂愁。你不是已經得到好生活了麼，你不是把好生活看成比生命還要重大？你成功了，你該笑，你該大聲地笑，大聲地嚷着，「我是得到幸福的人！」

——你是看到我纔裝成了這樣子麼？那很可以不必的，像這樣的同情還是不需要。留着你的精力去在那個人的眼前撒嬌去吧，我是一無所有的，我將成爲一個窮，窮得什麼都沒有的人！

——你是來訴說你的生活不好麼？但是比起我這苦日子來總好得太多了！在我的境況之下，我知道任何一個女人都不能安之的。女人所企望的我都缺乏，你能毅然地離開我對你正是好的。去吧，不要再使我的心動搖着。

——不要來吧，我一點不想念你，我從來不會想念過你！

衹是在心中思忖着，到後來竟然地大聲叫出來了。他的眼睛裝滿了淚，癢癢地順着眼角流到枕上去。而他也像聽到了哀苦的哭泣，是想從好心人那裏得到施與的。於是那窮苦的臉又淸晰地顯出來，他們是想從同情心上得一點錢。

——雖然我窮，我不能供給我所愛的女人；但是你們的需要，我還能給你們滿足，你們不是祇求一日的溫飽麼？在我個人的分上我可以不費力地拿出來。說吧，要多少就說吧！

他與奮着，他的腦子像被早潮激蕩着。他意識到孤然地立在這社會之上，沒有可信賴的，也沒有

能了解他的，淪落成爲街頭人並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到那時候，社會就更可以堅定了對他早有的印象在人們嘴間說着，批評着該成爲累贅一樣的附於這現社會了。要他全然自己說出來：「我是敗北了」麼？他還願意拿生命去做最後的搏鬭。

他的悲哀是祇能蘊在心中，沒有可告白的，更不能像求乞者大聲地哭號。

女人的眼睛呢，是比黃金更有光輝地在他眼前閃耀。

他獨自笑起來了，好像世界上的人都展列在他的面前，他把這無止無休的冷笑給他們所有的人看（也許他的嘴角又向左拉動着，做出爲一個女人所最不喜的樣子。）

立刻，他丟開一切在他腦子裏打着轉的，側過身去就把心成爲止水一樣沈靜。

「明天再來吧，無論是使我喜悅或是使我憂傷的，都明天再來吧！」

他把這許許多多紛雜的事，放到邁着大步的「明天」的肩上。

冷靜靜的夜中，壁鐘孤獨而淒然地響了沒有回音的一下。

教授

總於從那溼膩膩充滿了水氣的寒空中傳來下午五時退課的鐘聲，立刻他像一匹在長途奔馳之後卸了鞍轡的馬。他的心輕鬆了，眼睛又恢復了原有的光輝，可是一連三小時的講授，不是在一點小小的興奮之中可以忘卻了的酸痛的腰，額際的汗……。學生們都無精打采地站起來，靜靜走出去，好像沉下心去聽過他一小時的講授之後，那熱烈的求知慾，沒有得到一點滿足似的。他站在講臺上，臉不自然地笑着，用力拍下去落在身上的粉屑，然後一手從衣袋裏取出一方手絹去擦着汗，一手理清堆在講臺上的筆記，參考書，塞到那破舊的皮包去。在這個時候兩三個懷着疑難的學生走過來了。那個戴着闊邊眼鏡，瘦長長的，常是把許多難於解答的問題提出來的學生又來了，他打了一個寒戰，心不自主地怦怦跳着，他不能說不許他們來問，他祇能把那笑容做成更不自然，像是很歡迎他們來談談，實質卻是請他們發一點慈悲。

「先生，對於今天的課程有點不大十分明白。」

他聽得出來這是那個人的調子，幾乎每次課後總是他，在疑問中懷了不少譏諷的態度。

「有什麼不明瞭的地方，我很願意和諸位討論」他一手扶在皮包的上面，很謙遜地說，特意把

「討論」兩個字着重地說着。

問題是分明就要擺到眼前了，遇到那個機警的人十分鐘二十分鐘也許不能弄完，從這離市二十多里的學校回到家去，就是有公共汽車也要幾十分鐘吧。想起太太昨晚告訴的話，說是今天六點鐘等他在家裏吃晚飯，心裏有些慌了。對太太一向的忠實順從，怕因爲這意外的枝節而破了她的信心。立刻，一絲絲的憂鬱從他臉上不安的樣子看出來了。

「就是今天講到的法國重商主義——」

「唔，唔重商主義麼？」

「是的。」

「他們最主要的主張就是要本國的國際貿易在出超的地位呢，而且因爲這樣的關係，所以對於入口貨徵收很重的關稅，禁金出口……這就是所謂的拜金主義。」

「關於這些，先生已經講過了，我是很想知道這種學說的時代背景，更想仔細考察一下。」

「這個麼，唔，我可以告訴你——」

他又把皮包打開來，取出筆記；可是在他腦裏記得對於重商主義的認識不過就是這樣而已。

「這樣的主義現在完全是不能應用了，因爲出超不一定是一個好現象……」他說着無關緊要的話，一頁一頁把紙本翻來翻去。他也知道不會尋出什麼材料來，背上好像滲出汗來了，癢癢地像

一隻隻針尖輕刺着。

「是啊，一個主義總要有相當背景的，重商主義的是什麼呢？」他自己想着。

他很可以隨便說一下，可是以往的經驗警告他，知道這是一個危險的事，怕日後學生們的反駁，另外的經驗又引着他說這樣的話：

「這一次材料不大齊全，等下次詳細參考一下，再告訴諸位吧。還有什麼問題呢？」

他把眼擡起來，順序地望着三個人的臉，他們的不滿，鄙視，是很顯然地看出來了。他們也都把眼擡起來望着他，沒有一個人說話，目光卻不容情地刺着他，他覺得慚愧，追悔自己不該沒有充分的準備。他們都走了，他重又收好皮包，走出課堂，在細雨中匆匆地走着。

他像中國大部分的教授一樣，是曾經到過外國的。自然，到過外國的人就可以算是非凡的人，在各方面是都可操勝算的。他也像其他的人一樣，在外國住了六年之後，懷了對祖國深切的思念回來。熱烈的情緒，是在第一步踏到祖國國土之後漸漸地降低了。這絕不是在異土夢中祖國的江山，那樣柔美雍穆的景地，不祇在他希冀中未曾如願地更好起來，反而更呈了不可收拾的樣子。所有的事都是腐舊陳敗，個人方面和政府方面是一樣的，由不滿而生出的憤慨，在胸中震蕩着；可是最後他祇能嘆息了，這嘆息像秋天裏一片枯了的葉子落下來，是不會被人注意或是有什麼影響的末了呢，因爲對於特異環境的順從，要說的話沒有了，歎息沒有了，默默地做一個平平常常的人。

無論如何，生活的不快總是顯然的。教授在一般人的眼中是高貴的，可是祇有做教授的人纔能知道眞正的苦味。像他，每次走上講臺就像一個罪犯走上法庭去受公衆裁判一樣。許許多多的眼睛在釘着他，都想從他身上尋出可攻擊可質問的地方。追悔眞也來不及了，沒有肯死下心去求得特長的學識，祇有臉成了灰白色，嘴唇微微發顫，像一個沒有知覺的木偶人。

可是在一切不快意之中的最快意的一件事，就是他有了一位漂亮活潑的太太。他自己是三十開外的人了，身材是比平常人還要短些，臉不大，瘦瘦的，黃黃的，還襯着一付八角形的眼鏡。太太呢，是祇有二十歲的女人，嬌小，輕盈，會說一切使男人興奮而快活的話。用一般人的眼光來推測他們結合的原因，是不會尋出什麽的；事實上他們維持着夫妻的關係已經兩年，而且曾經爲和他結婚，她丟去了一個男子，和她很相愛過的。雖然是意外的收穫，他也很知道自己對她殷切的需要。在無味，使人疲倦的工作之後，祇有她能給他連內心也舒適的安慰。每次從學校回來，女僕把門開了，他就站在小天井裏，頭仰着叫一聲："Darling！"雖然他的聲音因爲幾小時講授之後有些失潤，或是從電車站走回家來，未免太快一些，呼吸不大十分平勻；可是在這聲音之中，可以聽得出他是用了所有餘剩的力量與溫存，身體是疲困了，心也厭倦了，像一個餓極了的孩子跑到母親的眼前叫一聲：「媽！我要喫東西！」那時候就該有一個像小花貓那樣嬌嫩的聲音叫着："Dearie……"隨着從窗口就望得見黑短髮，紅嘴唇，桃色雙頰的臉，淺笑和腮上的深渦像小老鼠似的從心裏冒上來在臉上打滾。他的精神立刻

振作起來，所有的疲倦一半已經消失了，很快跑進房裏，三步兩步跨上樓梯。

從電車上下來，雨更大了。柏油路的面上，像灑了一層油，屋頂上的雨水，從馬口鐵的方筒灌下來，橫過邊路，再流到地溝去。也有清越的聲音，像住在山中聽到巖石中流出的細泉。因為有雨淋着，他的脚步更大更快了，像是做了一天苦工的牲口，到晚間又被人牽到馬房中去的歡悅。

走進仙逸坊，在懸着七號門牌的前面停下了。輕輕地在黃銅門環上扣了幾下，等着女僕來開門。一些時，門沒有開，也沒有聲響，他就用力地在門上搥着，纔聽見女僕模模糊糊的聲音：

「外面是誰呀？」

「還問什麼，不知道是我回來了麼！」他氣忿忿地說。

「唉，先生回來了，我還以為是誰呢。」門隨着她的話打開了。

他看出來女僕是纔睡醒的樣子，心中不大高興，太太一向不會治家，是很使他憂慮的事。像每天一樣地叫着：“Darling！”使他驚異的是沒有她的回應。雨水落到臉上，有一兩點還落到嘴裏，鹹絲絲的。女僕站在一傍，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祇怔怔地望着。

——也許她睡着了，他自己想。又把聲音提高叫：

“Dar～～ling～～！”

還是沒有聲息，想起平時就是睡着了一定也會驚醒的，他不想再叫，就問着女僕：

「太太在家麼？」

「啊，太太出去了，臨走的時候告訴我等您回來的時候說一聲，我倒給忘了。」女僕因爲出神，沒有想到他的問詢，纔露出一點點的張惶。

「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不知道。」

他的心好像一片沒有着落的葉子，倦乏更猛烈地襲擊他的身心，懶懶地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走上樓去。

臥室呈了異常混亂的樣子，內衣絲襪就横七豎八丟在牀上，地板上放着一隻拖鞋，粉撲在桌脚下，口紅，粉盒也沒有蓋好。用過的手絹就浸在臉盆裏，一件平日穿的皮袍堆在椅子上，處處都看得出臨行時的匆忙。

他覺得非常難耐，走到另外的那間房裏去，把皮包放在書桌上，走到扶梯口就大聲地叫着：

「楊媽！」

女僕聽了這樣粗暴的聲，一面應着一面就跑上來了。

「先生有什麼事？」

「你看看房裏還像樣子麼？沒有人告訴你，你也不上來看一看！」

女僕看出他生氣的樣子，青筋都暴起來，一點也不敢爭辯，悄悄到房裏去收拾。

陰雨的冬天，很容易就黑下來，他把燈明了，從懷裏掏出紙烟，點着了吸着。坐在沙發裏，舒適地吐出一口氣來。沒有她在家，家就成爲一個空虛，無意義的所在。

——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要出去呢？他想着。難道不知道我就要回來了麼？

本來一天的勞困，一天對她殷切的思念，是需要她溫柔的話，或是一個吻纔能彌補的；現在呢，她是出去了，所期望着得到的事一點也沒有。天落着雨，已經是黯然了，自己的心就更黯然了。

他也知道近兩月來太太對自己不像從前那樣，她總是嚷着寂寞無聊。一個人天天守在房裏自然就覺得無味，設法替她找一個位置也不合她的性情。她不願意受任何人的管束，可是給她找幾本書看吧，她也是沉不下心去，他倒是很爲這件事憂愁着了。

「這又該怎麼辦呢，看你這樣不高與自己的心裏也很難過的。」說着這樣的話，絕沒有虛僞的意義，他的心確是不能寧靜下去。

也難怪，太太是又年青又漂亮，和一切的女人沒有什麼特別。最厭煩的是讀書，工作，有了絕對的安適之後，又覺着太無味。倔強的個性，平常不如意的時候就會和他吵鬧。因爲想到她是能給他安慰的，所以他祇有忍耐，忍耐了一切還要向她賠着笑臉祇要能逗引出她的笑來，從心中出來的一聲笑，無論用那種方法是不顧惜的。

近來，一連幾天總是到外面去，說是從南京來了一個舊同學，就不得不去探視。偶然間會想到另外一個男人，知道是發奮到了外國，遠遠的在千萬里之外，心就安下去。明明在今天早晨，親口告訴他：「今天不出去了，你也不要再在學校裏多躭擱時候，燒幾樣好菜，等你一同喫吧。」事實呢，她是不在家。因爲千眞萬確以爲她是在家守候着，所以遇不到的時候，心裏的失望就更重一些。

自己坐在房裏沉思，想到一切都是不可忍耐，把喫剩的紙煙丟在煙碟裏，背着手在地板上走來走去。他的眉皺着，牙齒咬着下唇，臉色是更難看了。窗外的雨好像已經停止，風卻緊緊地吹着，時鐘敲着七下了。

「先生，晚飯已經預備好，現在開麼？」女僕來向他問。

時候確是每天喫晚飯的時候，可是太太仍然沒有回來。心中還是以爲她不久就會回來的，就告訴女僕稍稍等一下。

失望，傷心，怨恨；最終成的忿怒；像春草在胸中滋長了，他想着自己就不該和這樣女子結婚，錯認了她是能給他安慰的人。

——女人有什麼用呢？她們不能受工作的苦，又不能安於淡然的生活之中，祇有近代式的都市享樂纔能使她們興奮；妻可以忘了她的丈夫，母親可以忘了她的兒女！他站在書桌的前面自己想着。蘊在胸中的怒氣，像地殼下流質火巖突然間從山口噴了出來，把拳頭猛然地擊到桌面上去，立刻他

感到不可耐的疼痛，臉是更哭喪着了，用另外一隻手輕輕地撫着傷了的一隻。手背上擦破了，紅血球白血球油似地滲出來。

在一次痛創之後，他的心能稍稍靜下去。忽然想起今天在學校受學生們的窘困；好像那些兒利的眼睛還在直直地望着他，含有輕視的冷笑又在耳邊響起來。眼看着明天又是一步步逼近來，他想祇能早些準備，纔能使他從容地站在學生前面。

在書架上堆滿了的洋裝與線裝書因爲時日的關係，書背上的金字已經成爲烏黑，他很費神地檢下兩本來。緊張中的心，漸漸有一點鬆弛了；好像已經把學生們的問題毫不在意地回答了一樣的輕快。重又坐在沙發上，像一隻獵狗爲主人追蹤野兎那樣謹愼，認眞。搜取關於重商主義詳細的資料，不知什麼原因，雖然書是一頁一頁地翻過去，在腦子裏很難留些痕跡，正像夏日中飄過去的一片雲。

門環響了兩三下，他聽見門開了的聲音，他也聽到她的語音：

「先生回來了麼？」

他的心立刻狂跳起來，所有的血都像衝到頭頂上。

「早就回來啦，還等着您喫飯呢。」

他沒有把頭從窗口望下去，故意裝做不知道的神氣，他想也許她會像每天他那樣喊他吧？他放下決心一定要發一發氣，不是一聲兩聲親密的稱呼可以了事的。他等着，像一個等着前進口號而衝

鋒的兵士。

他聽見鞋底走在天井的地上，像驢子在山道中石板上的響聲。那由緩而急的樓梯聲，他想着也許她是爲了急於要見他的。碎亂的若走若跑的聲音之後，她已經嬌喘着在他的眼前了。

“Dear!”

一個這樣温和，使他全身像通了輕微電流的聲音，他也就茫茫地叫了一聲“Darling!”

一方面是聽到了由緩而急上扶梯的聲音，使他的心由忿然漸漸變成平和；一方面是她那樣叫了，他就自然地應該像回音似地這樣叫着。因爲知道自己的過失，所以她笑着，這笑容是希有的和順，服從，左手把遮到臉上的頭髮掠了過去之後，就像一隻紫燕似地飛到他的身邊了。

「又害你怪寂寞的在家裏守着了，是不是?」

她把嘴遞過去，給他一個又甜又快的吻。

受了特殊的恩惠之後，八是不大能說得出話的。他的臉微微紅着，怒氣已經消散，祇喃喃地說：

「也還好，也還好，沒有什麼。」

在他的眼裏今晚太太的風姿是更綽約。適體的旗袍，正托襯出來窈窕的身材，眼睛像兩顆黑而亮的珠子，潤潤的含了無限的深情。

「眞沒有法子，遠地的朋友來了，就不得不招待，重生，我渴極了，給我倒一杯茶好麼?」

他知道這是一句不需要回答的問話，就站起來，從水瓶倒好一杯，她接過去就喝了一小口。

「——我下午正在家裏，她就隨着丈夫來拜訪了，一定要我去陪他們看影戲。我沒有忘記今天答應過你一同喫晚飯，可是鬧的一點法子也沒有！」她輕輕嘆一口氣「你不會生我的氣吧？」

「我沒有生氣，我一點也沒有生氣。」雖然說這樣的話是違反着自己的心情，可是他知道這卻是最適合的。

「我知道你一定不會氣我的」她賣弄着風情，很得意的樣子。

「不要再談下去，快些喫飯吧。」

「我已經喫過，看好了影戲就去喫的。」

「啊，你已經喫過了！」

在他那拉長的語調中，聽得出他那失望與抱怨的心情。可是眼前就有她，從她的眼裏好像告訴着他：「我是在這兒，我是你一個人的，」不快就像燕子掠過水面上的微波，立刻就蕩得無形無蹤了。

假使自己是一個未婚的人，還沒有一個女人可以把自己的情感約束，變遷；過着一個人的生活，立也好，坐也好；喫飯也好，睡覺也好；是不會使他覺得什麼的；現在呢，他是一個有了妻的人，而且是完成一天的苦工需要她給他種種撫慰的人；仍然一個人孤另另地喫着晚飯，心是被一種更淒然的情緒掩住了。到了這個時候，對於食物之需要忽然間被另外一種需要減低，他把頭擡起來望着，像是抱

在陌生人手臂裏的嬰兒尋找他的母親一樣，他的眼睛像是叫着：「媽，媽，快來抱我一抱！」

她不是在那兒麼？她不是坐在沙發上呆呆地想着麼？忽然她望見他在注視着，正在緊閉着的小嘴向兩腮拉長，露出一排白晰的牙齒來。這是一個笑，這是可以拯救他身心上苦痛的笑，冰冰的臉在這樣像初春的微風之下溶解了，胸中的空虛尋到適宜的彌補，高興在他的腮上畫着記號——像急流所激起的漩渦。

在這樣相對的微笑之後，他又完全被輕快佔據了，一個人繼續地喫自己的晚飯。

「重生，我還忘記告訴你呢，旋之說過今天晚間到我們這裏來！」

旋之就是從南京來的朋友的名字。在太太的心中，以爲雖不是一個大驚人的消息，至少他該有一點表示歡迎的態度，可是他祇冷冷地說：

「來做些什麼呢？」

「說是來拜訪我們，和她的丈夫一路來。」

在他，早就以爲友朋間的拜訪是最無意義，最缺乏興趣的。看看太太說話時的興致，好像認爲一種榮幸似的，他就不再把這件事討論下去。

飯喫完了，女僕把食具搬出去，太太立刻成爲希有的活潑。一面招呼着女僕收拾，一面自己也在動手整理着。新的桌布也放上了，汚了的椅墊翻一個身，亂紙放到字紙簍裏去，檯燈上的塵土也拂拭

得很清爽。書架上七出八進的書，也都站在一條線上了。

他又坐在沙發上，抽出一支煙吸，爲女人奇異的心理和個性苦笑着。

「這些書你還要看麼？」她從桌上拿起來他纔找出來的參考書。

「停一會還要看的，就放在那裏吧。」他隨意地答着，微微揚着頭。

「先放回書架不好麼？省得人家看見要說雜亂無章的。」她笑着說。

「那也好，」他又笑着，在笑容中看出他無可奈何的樣子。

差五分鐘就到八點的時候，客人們翩然地降臨了。太太很能幹地替他們介紹，說到：「這是我的丈夫——重生。」不自覺地臉上也有一點紅了。他和那女人點着頭，和那男人握過手，很謙遜地請他們坐下來。

那女人是一個矮胖的，有圓圓的臉，圓圓的眼，和一個小肉錘似的鼻子。每個肥而圓的手背上，現着四個深深的圓渦。男人可以說是漂亮的，只有那鼻子鉤下來，很像一個陰險人物。

「這一次到上海來，蒙×太太這樣招待，心中眞是過意不去——」那男人說了一半，端起茶杯來喫一口，「老早就應該來拜望的，總是怕沒有閒暇的時候，倒要打攪。」

「我也應該去招待，可是事情忙，脫不開身，也很對不住。」

沒有一定的事情，在談話上更沒有一準的目標，四個人中間流來流去的祇是些無聊而淺浮的

話。在這裏，談話最多的是太太；談到高興的時候曾把眼望着他問他一聲：「對不對？」那女人呆呆地像一個木雞，那男人漸漸地現出了忘形的樣子。他感不到一點興趣，默默地只想着明天的課程。話也說盡了，人也微微感到一點疲倦，靜默纔又來在他們的中間。桌上地板上散着喫剩的果殼，他懶懶地望了四周淩亂的樣子，伸開兩臂打了一個呵欠。像一種急性流行症似地，客人們也都打着呵欠了。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客人們不得不告辭了。

「眞對不起，打攪了許多時候。」那個男人說着站起來，「明天早晨就要回南京去，這就算是最後一次的造訪吧。」

「忙什麼呢，再談一會不好麼？」他用嘴這樣回答，可是急忙站起來預備送客的神氣。

那男人已經從衣架上取下外衣和帽子來。

「謝謝你，這次到上海來蒙你招待，麻煩你不少。」那女人少氣無力地說。

客人們告別之後，他們兩個人走上樓來。

「啊！眞不得了，已經十一點半啦！」她很驚異地說，好像是在這愉快的談話之間，不知不覺地時間就過了。

「可不是麼，已經快到十二點鐘。」他帶着很平常的意味說。

「你累了麼？」

「不十分累，」他又打了一個呵欠，「像這樣的客人也少有，眞就能坐談三小時。」

「我知道你一定是很疲乏，還是快些睡了吧。」太太把話的方向換過去。

本來是並肩站着的，忽然她身子轉過來，投在他的懷裏，把嘴湊上來，給他一個長吻。他們緊緊地抱着，她的眼慢慢閉了，微細的笑容在臉上露出來，在滿足中浮沉的身心，他把臉貼在她的臉上。

「我們去睡吧，Dear」。

「不，Darling。我要看一點書，否則明天——」

「你要我一個人冷冷清清地睡去麼？」太太把小嘴撅起來，敏捷地從他的懷裏溜出去。

「我坐在牀邊不好麼，我可以守着你。」

「我討厭睡的時候有燈光！」她仍然有點生氣的樣子。

「不要緊呀，把檯燈放在我的前面，燈光向着我一面。」

在無可奈何之中太太走到臥室去，換了睡衣，躺到牀上。他把書和檯燈放到牀邊的圓桌上。

夜深了，十二點鐘已經敲過，他偎在圈椅裏左手托着頭，右手端了書。太太不成寐的反側，很清晰地聽到。有時把眼擡起來望過去，就看見那一雙含情微怨的眼睛閃着。

天又是這麼冷，寒風像鬼似地號着，難耐的疲倦又不時來襲擊。心仍然是被雜亂的思想佔據着，一時也不肯寧靜下去。可是周周圍圍又像有無數譏諷惡意的眼睛逼視着。眼前就躺着心中不快自

已所深愛的女人。使她忍受，而自己也在忍受着，那些眼睛再兇狠一些有什麽用呢他把書放下站起來，很敏捷地換了衣服，熄了燈，挨到牀上去。太太就很快地像一隻小綿羊偎到他的懷裏。

早晨六點半鐘就醒轉來，一夜之後，身上的疲困像是更重了。望着睡在身旁的太太，頭髮散亂地披在白色的枕布上，像浮在海中的水草似的。仍然很香甜地熟睡。

他把手伸出來，寒意更甚了。他記起今天的功課，不得不起身，時候已經是七點了。

女僕悄手悄脚地上樓來，伏侍他洗過臉，再把早餐送上來。太太還是在睡着，臨走的時候，又走到牀旁，俯下身去，吻着她睡着的臉。

太陽升起來了，水門汀路上鋪滿隔夜的寒霜，他一個人提着皮包走着，瘦長的影子寂寞地投在地上。

凋之曇

「什麼，你說要我靜靜麼？天啊，除非我是死了，我決也靜不下去的。我知道我快要死了。是不是你不用像安慰其他要死的人一樣地來欺騙我吧，你還要不承認麼？你太不行了，年青的大夫，你不覺得發燒麼？你的臉都紅了呢！我今天的病況稍好些，這就是我就要和死神見面的預兆，怎麼，你還會不明白這些麼，不要裝着吧，說出來不說出來都沒有關係，我什麼事情都知道。

「年青的大夫，你願意替我做些事麼？不必推托了，我知道你看過我的病，你上午的工作就算是完了。你皺起眉毛來做什麼呢？我不煩你做太多的事，祇要你在這裏替我寫下來我說的話就好了。唉，假使我能走到牀下去的話，我一定不來麻煩你。可也難說，我從來是懶動筆的，總有人代我寫，寫什麼他們都願意。我不是白白來打擾你的，我也給你酬報，我答應你親我的嘴。這好麼？你要知道多少人想着來親我的嘴，我都沒有給過他們。祇有我真心愛過一陣子的人我纔答應呢。我就承認你是我最後的愛人吧，你高興麼？也許我在病中，不是從前那樣好看，也許你怕我的病菌會傳染了你。你有什麼怕的呢？你不是可以任意用消毒劑的麼？像這樣的請求，真是從來也沒有的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怕她們看着你難堪麼，說不定她們的裏面有一個是你的愛人，所以你纔裝成呆子一樣。怕什麼呢，請她們

暫時出去一下吧。女士們，請你們出去一下好麼？請你們接受一個將死的人懇求，暫時出去一下好麼？

「你眞沒有用，壓得我一口氣也喘不過來。好了，請你靜靜地坐下替我寫吧。紙有多少張？我最不願意說一半要等的。墨水足麼？都好了，那麼我說吧。

「我不是在寫死前的懺悔，我始終不承認我做了些什麼不應當的事，我是要你把我活在這世上二十五年——二十五歲就要死不可惜麼？可是還有活不到這年歲的。再說，我不信任何一個能活到二十五歲的人，能有我這麼多可歌可頌的事情。

「我父親，啊，我咒他多在地獄受些罪！他是去年纔死的，他活到了六十八歲。在前清，他是一個武將，他四十歲那一年，他從福州的堂子裏把我母親贖出來，做了他的第四個姨太太。做官的時候，聽說他沒有少得錢，可是他不知道怎樣用，到後來就漸漸地窮了。我母親呢，是曾經紅過一時的姑娘。她嫁了他的時候，纔祇有十九歲。我下生的時候我的母親是二十一歲。你知道，我父親那時是盼着一個男孩子，不湊巧偏偏我是一個女兒。因爲他是沒有兒女的，所以他并沒有顯出厭惡來。到現在，我告訴你吧，我也是沒有兄弟姊妹的，聽母親告訴過我說我從小就不肯聽旁人的話，我總是要哭，哭得連自己的母親都覺得可厭了。這眞可以算是我的天性了，隨着自己的意我一直過了二十五年，可是現在呀，這是我的末日到了！……

「喂，年青的大夫，你會這麼容易就被打動了，你倒是一個很有趣的呆子！快拿手絹擦擦眼吧，省

得淚就要滴到紙上了。握起筆來，聽我說下去。你知道麼，我從小就打扮得像一個哥兒，到十三歲纔留起頭髮來。我的好動性並不在男孩子們之下，可是祇要惹起了我父親的怒氣，你猜他要怎麼？他就用那馬鞭來打我，有時候他就一脚把我踢了一個觔斗，我會頑皮地滾了起來。可是我看到他的氣平下去的時候，我就知道我的機會來了，我大聲地哭，我拉了他去見母親，我一定要他自己把臉給母親響響地打上三下。那時候，他祇是嘻嘻地笑。

「後來我聽到別人說起，我的父親原來沒有生育子女的能力，那是他在年紀輕的時候得了一種病。可是我何以能到這世上來呢？有許多人都說到父親從前最親信的隨從叫王福的那個人，因爲某事被執行死刑了的，還說母親所以能活下來都因爲她那特殊迷人的容貌。

「這些事對我都沒有什麼大關係，總之，我是生到這世界了，隨着天或是鬼——也許都不是，是隨了自己的意志活下去。有一點事我要特意告訴你的，就是我是一個早熟的。在十二歲的時候，我就被一個男僕親過嘴，好像我不但沒有拒絕過他，反而覺得很有一點興趣。他總是伴着我騎了馬到城外的涼山去，他祇比我大五歲的樣子，到了竹林邊，他就把我抱下來；有一次，湊巧我們的嘴碰上了，他很怕，可是我一點也沒有怪他，到後來，每次他總是故意來一次，甚至於坐到青石墩上他也敢摟了我。其實那時候我祇要說一句，他就不敢了；可是我不是說過麼，我也覺得很有趣味的這事情，不知怎樣會被父親知道了，那僕人挨了一頓打攆出去，我也就不能像從前那樣自由自在了。

「得了罷，像這樣瑣細的事不要再多說了，我說着你寫着都覺得麻煩，是不是？還是從我的第一次戀愛說起吧。

「你猜猜看，第一次和男人說到愛，我那時有多少歲？哼，我知道你是死也想不到的，那時候我在中學二年級，家從×埠搬到×城，正當我十三歲的那一年。他好像是比我大兩歲，一說話臉就會紅漲了的孩子。他的家住在我家的間壁，他的母親和我的母親感情也好，在她們的談話中有時就這樣說：

「炎哥兒和蓮姐眞是一對呢！」

「聽到這樣的話，他的臉立刻就紅起來了，溜着牆邊走出來。我的年紀雖然少，可是我知道的事情比他多。我不是聽了這樣話祇會臉紅起來的，我什麼都明白。看到他出來了，我也走出來。

「炎哥呢，倒也是一個很清秀的孩子。他的臉紅紅白白像一個蘋果。他是旗人，可是一直是在×城住下來的。我走出來就輕輕地叫着他，但是他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尋來尋去到了花園，我看見他一個人蹲在井臺那裏向下面望。我提着脚步走過去到了他的背後突然叫出來：

『炎哥哥！』

「叫過之後，我立刻張開手去抱他，他在猛然的驚訝之中回過頭來。他把我抱着他的手拿開。

「啊，天啊，那時候我在盼着些什麼呢？我就盼着他的手不要拿開去，永遠握着我的，因爲我已經強烈地感到了男人的溫熱。我自已故意動也不動地，可是他自己的手卻縮回去了。

「我恨他了，我心中在想着他是多麽無用呀！像他這樣的男人在我的一生中很遇見了幾個。那時候呢，也沒有和我說話，仍然把臉朝了井裏面望。我又在問他：

『你在看些什麽呢？』

『我什麽也不看，這樣我覺得怪有趣的』他望望我，我很以爲他是一個神奧莫測的孩子。

「我不知道我的性情那時何以會和順得那樣，我也故意望下去，不說一句話，漸漸地把我的臉湊到他的旁面，我的鬢髮刺着他的面頰，我偷偷地看到他那緋紅的臉，我覺到他的窘促，他的臉一點一點地避着。末了，我拉了他坐在井臺旁的竹凳上。我問他：

『你聽見她們的話沒有？』

『聽見了。』

『你是不願意麽？』他是那麽好羞的孩子，像這樣的話，就祇得由我說出來了。

『你怎麽這樣說呢？』他倏然地把頭擡起來望着我，露了喜悅的光，可是他立刻又把紅起來的臉低下去。

『我看見你走出去了，好像是不耐煩聽的。』

「他搖着頭，你知道我那時候是想着什麽呢？我想着他能來抱我，能來輕輕地咬我的嘴唇。我在等着，可是他卻像呆子樣。那祇好還是由我發動了。我坐到他的膝上去，把嘴唇貼上去。還好，他也聰明

一點了，他就用兩隻手緊緊地像衣帶樣繞在我的腰間。我的心好像浮在溫溫的水面我一點什麼也不想，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是我的心中印得最深的事。可是驚擾的聲音來了，一條狗追着一隻邏飛帶跑的白鵝。我不得不急急張開了半閉着的眼，我們站起來，牽了手跑着，把狗引到前院去。

「這初戀的結束說起來倒是有些可笑了，因為他的母親和我的母親有了一點不洽，於是各人就被母親囑咐着，從此不許再到一處去。此後真就見了面也不打招呼，甚至於也懷了怨怒的意思。不久，他的全家都搬走了。

「在我十四歲那一年，我就和一個富家兒訂婚了。我不是告訴過你麼，我的家境是一年不如一年，過慣了的生活，又不能一時半時簡單下去。這唯一的路，就不得不向故舊借債了。那時候父親的一個同僚，不知怎樣漸漸成為一個很有錢的人；而他對我家經濟上的輔助，比任何友人都慷慨，數量上比任何人也多。為這原因，父親像是為報答他的恩惠，又在擴張將來的路，就把我和那個人的兒子訂婚了，同時，那個人的妻又是非常喜歡我的聰明、和我那好容貌，這事情就更快地成全了。想到這裏我的心有一點酸了，我告訴你，我們始終沒有結婚，而且他從我身上所得到的還不如一般人那樣多。出乎意外的，他是一個很知道用功的人，他的性情也溫和，雖然在那時我說過他是有一些蠢。果然我的父親的計劃是成功了，一大半的用度和我在大學畢業，到外國住了三年的錢，是他家供給的。在我快要離開人世的時候，我願意表示出我最深厚的感謝。

「我怎麼會說他蠢呢？這我也應該解釋一下。有一個時候我們一起在×市讀書的時候，差不多每天有相見的機會。那個時候，我已經不是一個處女了。在我感到一種強烈的需要，而給他一種明顯的暗示，不是他不能了解我的意思；就是他的腦子被一種莫明其妙的道德觀念所佔據。這使我失望了，使我對他發生了一點厭煩。『天呵，這樣的男人活在世上是做些什麼的呀！』我曾經自己這樣低低地喊過。還有呢，他爲我辛辛苦苦地在美國住了五年——雖然我是和他一路去的，可是我和他同處沒有一年，就藉故到法國去了——懷了滿腔的希望，回到中國來想和我結婚——這是說想實現那理想中的生活，可是我那時正是沉在詩人的愛中，一點也沒有顧及他的傷心，就把他拒絕了。

「回來，聽說他就起始了一種不規則的生活，沒有向上的勇氣，做一個很平庸的人。在這件事上，我承認我的罪過，我不該把這樣一個老實人，放在這樣不近情理和悲慘的境地中。

「在我個性方面，我的高傲是值得說說的。我從來沒有看得起一個人。譬如我遇見了一個在社會上很有聲望的人，或者他是一個成功的人；我立刻就存了他不過是像小孩子一樣的幼稚淺薄，祇要是我看出他一點賣弄的地方來。我就立刻存心要使他在我的願望下低着頭。於是我就應用了，我從經驗上得來的手段，漸漸地使這個人失去了他自己的力量，像我所寵愛的一隻小貓似的，聽我的吩咐，像我自己的手或脚一樣。到這時候我就能故意把頭仰得高高的，不祇要把他們的尊嚴都磨下去而且還要他們做平日最不願意的事。這很可以放心，他們再也不能斷然地和我離開，就如同一隻

貓放不下一條啣在嘴裏的魚一樣，可是我卻絕不是被啣着的魚，不祇我自己是自如，並且是他們的主宰。這樣說，你也許太模糊，還是說一兩件事實吧。我曾經使一個六十歲以上有身分的老人，尤其是那麼熱心的一個禮教維持者，親自一個人坐了汽車替我買一件內衣來。再說提起過的那個詩人吧——神保佑他，聽說他自殺了！——他和我同居過五個月的，我不許他寫詩，雖然我從前說過我是多麼喜歡他的作品。他替我洗襪子，若是在宴會中我的鞋尖稍稍有點塵土，他就立刻知道用手絹給我擦得乾乾淨淨。這都是經過我的訓練，雖然起初做起來好像不大自然，後來卻很熟練也很高興的樣子。

「你會以爲我是太殘忍麼？你要知道在我的情況下不得不這樣，因爲這樣我纔覺得快活，再說，你若是平日看到他們驕慢的神氣，你也就會同情我了。

「再有，——天啊，我又想起了些什麼話呢？眞怪，想到嘴邊又忘了。也好，你的手一定也酸了，休息休息吧。本來我的記憶力就不大好，病中更不濟了。這有什麼法子呢？我以爲一個人若是活着沒有樂趣，就不如痛痛快快死去。

「啊，我想起來了，我是要告訴你我自小的『西方熱』不知怎樣我喜歡外國人，我喜歡看他們那海一樣的眼睛，金子一樣的頭髮。還有他們那高大的身材，他們那舒適的生活。我告訴你，從十六歲起就有一個法國公使館參贊每月給我六十元，他的要求是要我在每個星期日到他家去一小時。他已

經有五十歲了，人不大高，能說幾句中國話。我到他家裏去做什麼呢？這一點我想你一定有一點疑惑。可是你不必過慮，他就是和我談談話，不過在臨行的時候，他要輕輕地吻我一下，像父親對女兒似的。這事情，我的父母起初不知道，後來他忽然向我提到婚姻的事；我的心中雖然不大反對，可是我不能不拒絕他，因爲我深知我父母的意思。那時候我們的關係已經有三年了。他雖說是沒有如願，可是他對我還是和先前一樣，這使我的心大大地震動了。在他快要歸國之前，中夏時節，他邀我到北戴河去，我答應了。我們住了六天——這六天他當然是滿意了，可是另外一個和我頗好的×君，和我的家，都在極度的混亂之中，事前我自然是祕密的，他們不知道我到什麼地方去；在驚恐不安之中，我又悄然地回來了。我沒有欺騙那些想知道這件事的人，我就說明一切，可是我把那個法國人的品質提得那麼高，我說我們始終祇有朋友的關係。雖在我知道在說話的時候聲音有些不自然，我極力鎭靜着，不使他們看出了一點什麼來，末了還是都被我說過去了。

「我在法國的時候，曾經結識了一個年青畫家，你看過拜輪的像麼？假使你若是看過我就可以說他的臉是拜輪型的。你知道，留學生有許多是喜歡交結些藝術家的，尤其是自己多少也喜歡一點藝術這一類的東西。這並不是沒有用的，到囘國來的時候比文憑還值錢。和別人說說在劇場裏我遇見過蕭伯納，在街上看見了曼殊菲兒，或是聽過了哇羅萊的演講……眞是夠多麽動聽！再若是有一點筆蹟，一張照片，那就更不用說了。我呢，我的情形不是這樣，我認識的這個人還不出名。我能認識他

也是很巧的事，在一個星期日的早晨，到病院去看一個朋友；——這個人那時候已經不能說是朋友了，在旁人的眼裏，我們算是戀愛着——從他那裏出來，遇見×君。他請我去看一個畫展。我本來沒有什麽事，就答應去了。走到裏面去，就被一幅題名自畫像的畫把我的精神引住了。不是我說那筆法有那麽好，或是結構上，色彩上有什麽特長；我先告訴你，關於繪畫我是外行的，可是引住我的，卻是那美麗清瘦，含了一點頹喪的臉。凌亂的頭髮對襯着凌亂的領結，在長而黑的眉毛下，有着那一雙熱情動人的眼睛。我一時都呆了。×君走過去很遠纔又走回來提醒我，他還說：『何必看這畫呢，人不是在那裏了麽？』我聽了他的話，把眼望過去，果然看見牆角那裏站了一個年青的人，正在低着頭。我的心跳了，怎麽會有這樣漂亮的人呢？我的眼總不離開他，看見他擡起眼來，我微笑，他也會意地笑了一笑，於是他就用了弱而美的脚步，向我走過來。他自己介紹了自己，就約我到咖啡店去談談。我和×君說過對不住的話，就和他去了。我們的談話有一小時，他先談了些繪畫上的話，我雖然不懂，可也裝着懂的樣子。我總是這樣，我不願意別人知道我不明白的事，所以我自己總裝成什麽都明白。他還問了我到法國來了幾年，在那裏讀書，……末了我告訴他我的寓所的地名，我也問了他的。我們分別之後第二天他就來了，可是我在學校，他沒有會着。他留了紙條，他告訴我什麽時候再來。那時候雖然我還有一課，可是我也情願犧牲了。我們這次到盧森堡公園整整談了三小時。

「把事情說短了吧！我們的情感一直向上增加到同居的地步。那時候就引起不可遏的非難，可

是我怕什麽呢？祇要我自己願意做的事情我就做。

「他的境遇實在是不大好，他的進款完全靠了他的兩隻手。我不是也說過麽，他是不大出名的；所以他得不着好的代價，於是生活時時陷在危險之中。這些苦處，我爲了愛他的緣故，也忍受下了。可是所謂藝術家古怪的個性，卻使我難以忍下了。在他沒有興致的時候，他就垂頭喪氣地一個人坐着，或是睡在牀上；高興起來呢，就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到繪畫上去。飯不喫也好，覺不睡也好。可是我呢，我所追求的幸福的生活呢？什麽也沒有了，什麽都使我失望了！而且，他使我欽佩崇拜的地方，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強有力了。這原因是如同每天對了一朵玫瑰，漸漸地就要生出厭惡來。在這情況之下我們不得不分手了，雖然在要分別的時候他又顯出了極端需要我的樣子；可是我的心已經定了，什麽都不能再來打動，什麽也不能來改變了。

「你以爲我在這事情之後會寂寞麽？那是從來也沒有的。那些一度靜下一點心去的人又活躍起來，在我案頭的花瓶裏永遠有各樣的鮮花。我在他們的中間周旋，不使每一個人感到痛苦。你還記得那個病倒在異國病院的×君，已經一大半爲了我的緣故回到中國去，用了憤懣，傷感的句子寫成一封封的信來。我也就有了這餘暇給他信，織成粉色的夢，給他空幻的安慰。果然，更熱情的信就隨着來了。我怎麽能得着這些人的眞情呢？自然這中間總有一點點的奧妙。我欺騙人，我說着謊話；我一點也不紅臉。我理直氣壯表明我的態度，於是對方的疑慮就會消下去了。我能異常地鎮靜，我還要對方

的人說告饒的話，雖然像這樣的事遲早是被發覺的，可是到那時候呢，我早已不需要他了，那，那還會有什麼用呢？有時候明明對方知道我是說着不可信的話，終於會被我所感動，伏伏貼貼地下去。這樣他們纔能覺出我的偉大來，纔能來敬仰我，像敬仰着天神一樣。

「我的家呢！我家中的境況是一天天地窘下去。有時在我父親的來信中還望着我的補助。你想想，我所以到了受一部分人的非難是不是我的家也負了相當的責任？所謂非難呢，自然對我有不了什麼大關係。我向來活着有我自己活着的方式，我求愉快，求舒適；祇要我自己認爲是對的就做下去。我不知道也不顧及旁人，你認爲這是聰明的法子麽？

「再回到中國的時候我有了不少關於修飾，跳舞，社交……的知識。此外呢，此外可以說是什麼也沒有了。這沒有什麼，祇要從國外歸來就可以得着國人的尊敬，何況我那時正和駐×國公使楊君火熱熱地戀着，隨著他一同回到祖國來呢！那時候我認識了那麼多有名氣的人，有因爲看見過哈代於是就成爲詩人的×君，有爲了沒有在政界中得着位置而像野狗似地叫着的×君，有說是努力於慈善事業六十歲以上被所有人尊敬着的×老先生，有終日像鬼一樣地混在社交場中的一個住過美國學校的陸軍少將，……這些人都先後地戀着我。最有趣的是那老人，他先說是願意我做他的女兒——這就是說他祇是像父親一樣地愛我，可是漸漸地，他改變了，他也像一切年青人一樣每次來看我的時候手裏捧了一束淺粉色的 Carnation，還每天早晨親自爲我掉換瓶花。我早就看出他是

怎樣的人，所以不立刻拒絕他呢，是因爲他常時能給我買來許多高貴的物品；而且祇要我肯說，他也情願給我錢，一點也不吝惜。終於，他在一天和我，誠懇地說出來他對我的愛，淚珠在他那滿了皺紋的眼角上流着。我用手輕輕地拉着他那灰白的鬍鬚，好像不注意他的話，還故意爸爸爸爸地叫着。雖然我是羨慕着他的資產，可是他那紛雜的家庭，他那就將死去了的老年，都使我厭惡，何況那個詩人正在緊緊地追着我，每天給我一首小詩，有時候說是用他自己的血蘸了筆寫的。他已經是一個很成名的，爲一般青年人羨慕着，而在寫作界中也佈滿關於我們種種的話。可是我知道他的妻也是從前他熱烈地愛過的人，也留了不少關於他們相愛的佳話；我就要他永遠地離開那個女人。這在我是故意想試他，看看他是祇憑衝動還是有眞的情感。他聽從我的話，立刻就離開了。固然爲他肯照了我的話做去而喜悅，同時也在想着他是如此薄情而寒心。我記住了他，我要在他的身上爲女人復仇。

「我們並沒有結婚，雖然他堅持地主張着；可是卻過着同居的生活。我漸漸地知道了有幾許女子爲他碎心，直接地或是間接地，隨了他，我認識不少在文學界有點名氣的人，他們當面或是暗地裏讚揚我。這是我最喜歡的事了。在這時候，父母爲我們選擇的他從國外回來了。我們很久沒有通過信，正巧一晚在一家戲院裏遇見了。我看見他那氣得紅漲了的臉，我仍然很安嫻地爲他們介紹，他們都驚訝着，不知道身邊的男人對我是有什麼樣關係。乘便我低低地告訴他明天還是在這裏來等我，他的氣一時間好像平下去了。可是第二天我並沒有去，因爲什麼呢，好像是爲了我一時的不高興吧。唉，

也眞費心計，就說在兩人中間所說的話都要很用思索。後來，他找到我的住所來了，我接見他，我用着柔和的語調和他談話。他呢，他像什麼也不能忍下去的樣子，用極粗暴的，極不文明的話來罵我。我能忍受麼？就是我自己的父母我也不能如此順從啊！我也就和他嚷着，把他一個錢也不值的話也罵出口。在這一次不幸的遇合之後，我們就沒有再遇見過，而我們的關係，從此也就一點沒有了。

「爲了醫生給我的勸告，說他是三期的肺病患者，要我離開他纔好，我和詩人的關係也就完了。他一個人住到近西湖的醫院去，在他的心中，我知道是盼着我能去伴他。可是我呢，我珍貴我自己的生命，我沒有如他的意。就是病着他也常常寄來新成的詩句，我就心那上面附有可怕的病菌，就連拆也不拆，用火把它燒掉。這事情我想你們做醫生的一定很清楚，我是不是應該？許多人都說我過於薄情，你也以爲這話對麼？

「後來，我告訴你，我就和一們政治學者有了親密的過從。我能認識他，原是由於詩人的介紹。本來是很潦倒的，因爲特殊的言論爲人民所驚異而爲當政者所深恨。就因爲這環境他眞的就能有了優厚的位置。有了錢的人，生活舒適了，目的達到了，於是就像喫飽了的狗，懶懶睡着，一聲也不叫。他長得很醜陋，一點也不配我，有許多人都爲我可惜。可是眞也難說，我並不覺得他是像一般人以爲的那樣難看。在二分厚玻璃眼鏡的後面，他的眼睛是更顯得小了。爲了它那渺小，我纔驚奇着能看透了一件其他人所看不到的。於是他那薄薄的嘴唇就能把他想說的話說出來，或是用手精巧地寫出來。再

說，自小就願意背了旁人的意旨，該說『是』的，我一定要說『不是』那麼，我愛上了他——或是說我一時間把自己獻給了他，就不會成爲一個太可驚訝的事了吧？

「大致地說，這是在我這一生之中最後的戀愛了。可是我，我知道一定有許多是忘記了的，何況我是在病中，在死前，記憶力更是減低了。我所有的遭遇，自然不能算是過於値得驚奇的，可是想一想一個祇在世上停留二十五年的女人，在淺粉色人生戀之一段的裏面，也算是可以說說寫寫的吧！

「我知道我的敍述太平淡了，——想想我和死是如何地貼近，你就能原諒我，——一切小的周折和引人趣味的瑣事，我盼望別人自己去想知道了我是怎樣一個女人，我能說你們的想像就不會失望。

「年青的大夫，你一定是疲乏了，我還看得出你的筆在微微地顫動着呢。不過，你是有着活着的力量，你能恢復起來，能有美好的將來；可是有一句話我要告訴你，不要把男女間的事看得過於嚴重了，爲的是使你可以少喫一點苦。那麼你纔可以得到活着的趣味，和人生的意義；我呢，我是就要死去的人了！」

賣笑

那高大的建築，在南京路口像蹲伏着的一匹原始時代的野獸，面對了浮在水面秋葉似地一排排吐着濃黑色煙的軍艦商船。江水的面上，漂着腐敗的果皮，雜草，細碎的煤屑，和閃着彩色的油質；在一條船過來之後，水在拍拍地打着兩岸像喘着一口氣似地，白色的水氣從那黑管裏冒出來，響着刺得破天的聲音。街車汽車在光滑的柏油路上更迅速地溜着，祇有那洋車夫還是照樣流滿了汗，上氣不接下氣的跑。這嘈雜好像能使一個人的神經沸騰起來，可是那建築因爲自身的龐大，就很莊嚴地在那裏矗立。

這建築是有十四層樓的，最高的是金字塔式的屋頂。在這裏面有許許多多不同的組織，關於政治的，商業的；最下面的一層是有店面的 Retail Stores，爭奇地佈置着窗架。這樣高的樓的交通，除去了水門汀的樓梯之外還有兩個上上下下的電梯，電梯像垃圾箱一樣地把乘客們拾進來又丟出去。

魯陽從十二層樓的電梯口鑽進來的時候是海關的鐘敲過十二下後的三分鐘。本來他一聽見敲着第一下的時候，心裏動起來了。急急地整理結束還沒有完畢的文件；到了十二下敲過之後他就拿了帽子走到門口，這時候纔想到不該沒有收拾好就跑出來。他回過頭去，看到同事們都還沒有立

起來，他祇好懶懶地回去，自言自語地把一切都弄好，纔又慌慌張張朝了電梯口跑來。可是已經站滿了人的電梯，也沒有等他的招呼，一直開下去了。

——還是自己跑下去罷！他心裏這樣想着。常是等得不耐煩了，情願使自己的腿多受一點苦。每次走在中途，就看見那電梯翩然地上去又下來，總是比他還要快些。所以，這次他不願意爭這口氣了，他知道妻是怎樣等他快些回來，等他回來一同喫過飯到車站去接她的父母。他決定等下一次的電梯了。

看看人又是多起來，好在他還能保持着優越的地位。等到電梯又在他站的地方張開嘴來，他好像一點力量也沒有用就被擁到裏面去。心都像是沒有着落了，那電梯一直把他們送到下層，大家纔又從裏面爬出來匆匆地走向街上去。中午的太陽，正直直地照着。

這時候，正是一個個懷了輕快的心緒從辦公室裏鑽出來。爲公事佔了身子的人，到星期六的下午就該像纔從主人手掌裏飛出來的花鴿一樣欣忭。覺得是該散一散心了，該痛痛快快玩一下了，若是可能就立刻把所有煩勞，不快的事都忘去也好；雖然到星期一的早晨又該自願地像翺翔後的鴿子因疲倦飢餓而飛回主人的手掌似的跑回使人頭痛的辦公室裏去。

汽車，也失去了特有的速度，祇有叫着，任憑那駕駛的人是如何心急和不耐煩。本來是麼，那許多有職業的人，都在這一個時候湧到街上來；又都是急急地想快些回到自己的家裏去。電車呢，擠得滿

滿的，熱烘烘的背互偎着，汗透了每個人的衣服。最享福的還是在街上走着的人，因爲近江，身上吹着涼爽的風。可是誰也不能這樣，祇要想一想這樣大的一個城市，從商業區到居住區該走多少時候。

炙人的陽光，路上一塊塊地潤着黑色的流質。那是瀝青，攙和着一點賤價換來勞力的汗珠。在印度巡捕的臉上，也是光油油的，熟練地指揮着往來的車馬。就是在這樣忙亂之中，有的汽車就在這路口的一家大飯店前停下了，下來的人，走到涼爽適宜的廳裏去，揀了近街的窗前坐了，安嫻地露了一點得意，舒服的笑來，嘴裏嚼着 Fruit Salad，安詳地看着外面慌亂的情形。

纔走到街上來，他就被有一點熟習的聲音叫住了。

「喂，魯陽，到那裏去？」

他停住脚回過頭來，看見一個和他年歲彷彿的男子，正從一輛嶄新的雪佛蘭車裏走出來。

這人他一看就記起來是中學裏的同學，而且也很好過一陣的均平。早就聽說均平得了碩士回到中國了，現在××銀行擔任副經理的職務。偶然間地在路上也遇到過，因爲均平總是坐在汽車裏，又因爲魯陽常是設法躲避，所以一直還沒有交談過。

「啊，均平，是你呀！」他也祇得打起精神來走過去和那個人握手。

「眞是好久不見了！」均平露着很親熱的神氣。

心裏明明知道很清楚在成就上懸殊的地位，所以就存了自慚形穢的意念，處處覺到自己缺乏

自然更深一步，就是對方的友情，也以爲有點驕矜的惡意了。

「你怎麼會在這裏停下來？」

「忽然間汽車出了毛病。」均平說着，從衣袋裏掏出一方手帕來，抹着臉上的汗，「你現在那裏？」

「就是這裏面的一個貿易公司。」他指着在他們旁邊巍然的建築。

「很得意罷？」

「有什麼，勉強能活下去就算。」魯陽的嘴角上浮着苦笑。「你什麼時候回到中國——？」

「我麼？——」均平用右手數着左手的指頭算着，「差不多五個月了。」

和朋友說着話，他竟會把急着要回家去的這一件事忘記了。看着在身邊匆忙地走過來走過去的人，他立刻又記起來。

「我想！我就要走了。」

「沒有什麼事，我們一路去喫一回飯好麼？」

「那，——那不必了，你住在那裏？」

「××路八十七號，你呢？」

「我，你在辦公時間打一三七五二的電話找我好了。」

「那末，再會！」

「再會」

告別了後就急忙地走向電車站，正有一路的電車停在那裏。他索性跑起來了，等到他跑到，那車已經開駛了。

他還隨着車跑了幾步，想賣票人把車門打開，可是沒有一點用，賣票人肯定地搖着頭。他祇好悻悻地回到停站的地方。

他的心充滿了不安，想着能快些回去，反到事事都不順利。七路、六路、二路、一路這麼多時候也沒有。這麼多人，都停在這裏，一定都是要乘一路的。啊，來了，這機會他沒錯過，車纔停下來，他就扁了身子擠進去。

喘定了一口氣，就又把均平想起來。那是多麼風采煥發的一個青年，穿了入時的衣服，還有一根手杖。眞是在好運中活着的人倒是應該像那樣。自己呢，由中學出來，父親就因爲營業上的失敗，破產之後，人也憂憤着死去了。留下他在寵愛中養起來的獨子，也不得不依附了妻的家裏。由妻的父親供給着在大學畢業，還爲他在上海找了一個職業，又把小小的家庭在上海安置好。受了旁人的恩惠，心中自然有一種感激；可是賜與的人常希望着在嘴角上掛了千謝萬謝，尤其是她的母親更叨叨地要他成爲一個伏在他們身下的馴羊。妻本來和他是很好的，現在也有一點變樣了。她每次看到那些能給妻許多錢的丈夫，就羨慕，結果是埋怨他不該沒有大的進展。爲這些事，他眞覺得頭痛了。妻的母親

又常是兩星期三星期從杭州到上海來一次，總是把憂煩不快帶來。妻爲着顯出對於自己父母的孝順，就逼迫着他一句使老人家不高興的話也不能說。而且，還不許他露了哭喪的樣子——這就是說要他常是笑着。天啊，這怎麼受得住呢？可是眞要是不受這壓迫，他就能立刻孑然地成爲一個單身漢子。妻的容貌不仍然使他很熱烈地愛着麼？而且她在他的心中永遠也是可愛的。爲了一場重病她的母親有三個月沒有來上海了。因爲病後，所以她的父親也伴了來。在他這是極不情願的一件事，可是妻的吩咐是很明晰地記在腦中。

——這是什麼生活呀！他幾乎叫了出來。

眞也是，把不情願一定成爲情願的，是使一個人的心該怎樣痛苦呢！妻在性子好的時候這樣說：「有什麼法子呢，親愛的，老人的話總不好直接駁倒的。使你受了委屈我的心裏也是不高興，祇要你想着是爲我忍受着就好了。」說這話，也許還給他一些溫柔。若是在她也不耐煩的時候，這樣的話就不容情地說出來：「不能養活自己的妻子能算是一個人麼？一家老的小的對你是怎樣，你自己不想一想。說你這一點話就不高興了，好，有勇氣什麼地方都好去！」在這時候就是他眞的去自殺，她也不會去勸阻的。

車過了靶子路的時候，乘客就漸漸地少了。他走到一個空的座位上坐下。迎面就坐了一對年輕的男女，很親密地說話，把從公司裏買囘來物件翻來覆去地看着，他深深地羨慕他們中間的柔情和

像初苞的花一樣的青春。同時自己也追憶着初婚時和妻的感情。現在是不容人的歲月和生活磨煉得很像上了年紀的人了，什麼都覺得一點厭煩疲倦，一閉起眼來，就湧起了死板板的數目字和千張一樣的提單。就是有時自己打起高興來，碰巧妻又拖了冰冰的臉。

「你看，你總是這樣的神氣！」他仍然裝成從前做慣了的臉，故意像小孩子一樣地把嘴撅起來。

「什麼神氣？」妻把要放在箱子裏的衣服一下就丟在沙發上，回過臉來，仍然沒有一點笑容，兩眼筆直地望着他。在等着他滿意的解釋。

「我是說——我是說你總像不大快活，而且，而且對我也是太冷淡了。」他也把纔從朋友那裏借來的法朗士傳放下，滿臉堆了笑，稍爲露了一點不安。

「什麼，我冷淡了你？要我怎樣纔算是不冷淡了你？」不知她那裏來的怒氣，一步步地在向他發洩了。

他知道當她說了如此的話，最好是不要和她爭辯，等她把所有要說的說完，氣也消了，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他把頭低下去，望着地板。果然她又接着說：

「又怎麼樣算快活呢？我們也都不算小了，還要做出那種膩膩的樣子，不怕孩子們看見要笑死麼！再說，你也是做父親的人了。還要裝了小孩子的臉，也不怕自己難爲情！——」

「容你對於孩子們想到的太多了！」他忽然忍不住插了一句說，

「什麼，孩子是我一個人的麼？他們不也是『爸爸爸爸』地喊着你麼？你以為是要我一個人負責麼？那可就是你的妄想了。就說你在自己所做的事業上一點也不知道進展，天天看這些文學書會有什麼用！」她的氣好像更大了，聲音提高些，把他身邊的書拿起來丟到地上。

這是誰縱任她使她這樣地凶暴呢？他一點也不知道；可是自己會變成這樣懦弱，一句話也不敢說，眞是想也想不到的事情了！

默默地把書拾起來，他再把手帕掏出來拂下去附着的灰塵，故意做成了沒有事的樣子。可是妻呢，不但氣沒消，反是更大了的樣子，也坐到沙發上去。孩子們叫她也不應了，要不就是把一些喪氣的話說出來。

「不要叫我，祇當我死了？」

於是孩子們也就哭起來，女僕走上樓來，哄着孩子們到樓下去玩，樓上祇剩了他們兩個。都不說一句話，可是空氣並沒有緩和一點下來。他就要在最適宜的時候，到她的眼前，說不少賠罪的話；同時她更有些對他的限制，要他一一答應了，她纔稍爲露了一點笑來，說着：「你這人眞把人氣死！」

聽見了這樣的話，事情的嚴重性已經沒有了，他就把那本書包好，立刻要在第二天送還給朋友。

什麼事情都完了，他纔能跑到沒有一個人聽見的地方，大大地嘆一口氣。

車到了××路口，他又跳下來，匆匆地向××里走去。走到自己的家門，輕輕地敲了兩下，女僕就把門打開。抱在女僕手臂裏的露兒，迎着他叫着「爸爸，爸爸！」

「媽媽呢？」他也裝了孩子的樣子問。

孩子的手舉起來，意思是說在樓上，還把小嘴撅起來。

「媽媽生氣了？露寶寶眞乖——」

他正在用手指劃着孩子的面頰，突然間妻的聲音響起來了。

「囘來這樣晚，還不快些走上來！」她是從樓上的窗口探出半身來氣冲冲地說。

他沒有囘答，也沒有敢朝上面望；就急急地跑上樓去。

「要你早一點來，反比平日更晚了！」

「你不知過，實在是在路上遇見一個老朋友，又等好半天的電車——」他一面說着把帽子取下來，上衣也脫去。

「又把衣服和帽子放在椅子上，孩子們弄壞了，你又該窮叫！」妻忿忿地把衣帽替他掛好。

妻已經把衣服穿得很齊整，好像就等他囘來喫過飯到車站上去的。

「火車要兩點十分纔到呢。」他好像自語地說。

「你看看現在幾點鐘了？」妻指了懸着的壁鐘。

這時候兩個針正都指在一點的上面。他的心裏想着，妻爲焦急而生出的氣忿，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了。

女僕走上來請他們到樓下去喫飯，五歲的林兒也跑上來牽了他的手，他們一齊走下去。在不十分歡快的情緒中喫過了一頓飯。

妻祇喫了一淺碗飯就跑到樓上去，等到他站起來的時候她已經洗過臉塗好脂粉走下來了。雖然是二十七歲了，裝扮起來仍是很動人。稍有一點黃的臉色，已經用人力描抹得紅紅白白的了。就是生過兩個孩子，身軀也還是很窈窕。她又特意把新做的紗衣穿上，在一些些風的吹動之下，眞像一個天女了。

林兒還正在飯桌上任意地喫着，看見母親打扮着下來了，從椅子上下來，跑到她的眼前，一下子撲到她的懷裏。

「媽，你到那裏去？」用了含寃的聲音說。

「這麼油油的手，都弄到我身上來了！」她立刻想把身子退回去，她叫着女僕「楊媽，你快領了小少爺去洗洗臉！」

被女僕捉了手的孩子，死也不肯走地抵拒着。嘴裏嚷着：「我也要去。」

「林兒，不要鬧就要回來的。」他在一旁哄着。

「我也就要回來的，你們是看戲去！」林兒張開大嘴哭起來了。

「不要哭，我們去接外公外婆的，他們帶來好多好喫的東西呢。」看着孩子那樣傷心，他又說着。

可是他的話沒有一點效力，孩子仍是哭着，甚至於坐到地板上。

「好，林兒這樣不聽話，是要討一頓打了。」她恨恨地指點着抹了一臉淚的孩子。「不要管他我們走吧！」

從家裏出來，心中總有一種說不出不安的味道，隱隱地還聽見孩子漸漸微弱的哭聲。

走出里口。看看錶，時候已經是一點三刻了。祇有二十五分鐘，一點時候也不能再就誤了。

「車子若是誤了班就都是你的錯——」在車站前，下了洋車，走進去，她還在埋怨着。

他買好了月臺票，走到等候從杭州開來的車的月臺上，正響着火車進站的鐘聲。

他沒有談什麼話，祇是稍稍露出了得意的樣子，朝她望了一眼。

機車喘着氣，把列車緩緩地拖進站裏來了；然後它高高地叫了一聲，纔靜止下來。

他們很留意地望了火車的窗口向前面走着。在還離有三四丈的頭等車窗裏探出一個近五十歲男人的上半身來，向他們招着手。

「在那裏了，」妻立刻加快了脚步，向着前面走。

「什麼地方？」由於短視的原因他茫茫然地問着

「隨我走好了，眼鏡也不帶出來！」她也不望他儘管邊說邊走着。

在妻的身後走上車去，從草帽邊的鬢髮上癢癢地流下一條汗水來。

「媽，您好了啊！」妻向了她的母親叫着，露出笑容來。

他也向他們問好，裝成了滿心快活的樣子。

妻的父親仍然是那樣高，那樣胖；還是留了很像一位軍官的鬍鬚。她的母親卻是顯然地看出比從前瘦了許多，因爲外皮寬弛了，所以臉上橫橫豎豎地加了不少皺紋。從前，他一看見妻的母親的臉，就覺得可怕，不快，總說是她臉上生着橫肉；現在肉是沒有了，可怕的樣子，仍然十足地露出來。

「爸爸過夏也好，一點沒有瘦，」妻說着，被贊揚的人用手摸着脫了頭髮光亮亮的腦袋，很高興的神氣。

「您一共有幾件行李？」這是他問了。

「沒有什麼，天太熱不大好帶東西，祇有五件。」她的母親緩緩地說，就這樣也聽得出一點氣促來。

「有五件！」他有些喫驚。

「沒有什麼笨重的，上面不是有兩件，這桌上還堆着二件。」妻的父親用手指點着。

上面兩件是兩尺長的藤籃，桌上有一件小皮箱，一個蒲包，還有一束帶有汚泥的鮮藕。

看見這些東西，他皺着眉頭指揮了脚夫搬下去，他們也一齊走下車來。

在藤籃裏也是裝滿了喫的東西。他眞有一點發愁，他們來一次，林兒大小總要喫出一回病來。

「我總想看您去，因爲家裏沒有人照料，離不開身，——」妻傍在她母親的身邊，一面走一面說着。

「唉，我眞是二世爲人了！」妻的母親很傷感地說：「你近來也瘦了。」

每一次，她的母親總要說她是瘦了。

「紫容眞也會打扮，像一個十八九的姑娘似地！」她的父親像在告訴她的母親，然後很粗壯地笑着。

「可不是麽！」妻的母親也在附和着，帶着像春風一樣的笑。

被說着的妻稍稍露了一點窘，臉也微微紅着，低低地說：

「媽，爸總是取笑人！」

祇有他是一個人，手裏提了那小皮包，關照着揹了物件的脚夫。

「孩子們怎麽沒有來呢？」走到車站的門口，妻的母親好像想起了一件大事似地朝妻問。

「在家裏呢，大熱的天，帶出來怪麻煩的。」

「怎樣，瘦了是胖了？」

「那——那倒不能說，天天看見怎麼說得出不過，卻很好，沒有一個生病。」

「你們眞是不好，孩子也不知道關心。」本來是兩個人的談話，現在是把他也加進去了。他故意加急了兩步，到車行去叫了一部車。

到了家裏，林兒仍然是懷了滿腔怨憤，撅起小嘴來。妻的母親這時正在把抱在懷中的露兒的臉拚命地親着，像是想咬下一口肉來纔快意。像這樣表示對於嬰兒的愛，他是不大高興的，可是他又不敢說出來，祇是背了身子看着窗外的天。她的父親這時正舒適地翻着當日報紙，坐在沙發的上面。

「媽，您不累麼，先睡一下去罷！」

「可不是麼，有一點累，坐坐好了，我一看見外孫就不知怎樣高興起來了。」她的母親這樣說，坐到椅子上，左手搖搖拍着胸部，「林寶寶怎樣的了，快到我這裏來。」

這時纔留意到躲在桌子後面的林兒，被注意到的孩子，反倒退縮着，不肯動一動的樣子。

「去吧，外婆叫你就去吧。」他轉過身子來說。

像要洩盡胸中的積鬱似地哇一聲哭出來撲到妻的母親的懷裏。

「寶寶，有什麼話告訴我。」半命令半安慰地說着。

「媽媽不帶我去接你。」林兒帶哭帶說着。

「眞是媽媽太不對了，怎麽不要孩子出去呢！」裝成了替孩了出氣的口吻說。「你們看，這次來林兒眞的瘦了好多。」

「一天就知道胡吵亂喫東西，那能不瘦呢！」妻這樣說。

「孩子這樣小，他自己知道些什麽，一定要你們好好地管啊！」妻的父親幽閑地擡起眼來說。

「不要氣了，寶寶，等一會把帶的東西給你喫。」這是她的母親低低地向着林兒說。

果然，聽到了這麽好的消息，林兒露了一點高興的樣子了。在這時候她說：

「林兒，大熱的天，不要儘靠在外婆那裏，隨我去洗臉罷。」

孩子眞的就乖乖地隨了母親去，把抹得滿臉泥汗的臉洗乾淨。

能說妻的母親對他們是不好的麽？或是說她是一個沒有好心腸的女人？這一點也不應該，她實在不是這樣，她很愛她的女兒，也就愛他們所生的兒女們。在她的愛中，一點也沒有虛僞的存在，甚至於可以說是完全純潔的；而且好像她的愛是在過度的進展之中。因爲過於愛了，所以她總希望着嫁出的女兒在夫家能享有一切精神與物質的滿足，祇要看到或是聽到一點缺陷，她是比身受還要苦痛的。爲這樣的緣故，她是比任何人都更殷殷地盼着魯陽在事業上能立刻有極大的發展，像他父親那樣的家勢再在他的手中重造起來，焦急促成的氣憤，爲魯陽的沒有顯明的進展她是常常不客氣

地說着了。雖然她自己有這力量，把錢什麼的多多給他們一些；可是這總覺得有一點不舒服。她並不是吝惜她像想着受施與者的難堪，和那在心中應該堆得像山一樣高的謝意，該眞像山一樣地壓着他，使他一口氣也喘不過來。想想在家裏自己的女兒如何是在嬌養中長起來，現在呢，常常看見她要和僕人一樣地做事情。在冬天的時候，女兒的手不也是凍得一條條的裂紋，滲出血來了麼？爲這些事她的心總是不安，因之對於在這樣的生活中的女兒更該加以異常的愛護；一方面對於她認爲無能爲的魯陽，更把刺耳的話說出來。

若說他呢，也不是一個懶惰，不圖長進的人。把讀書是看得和喫飯一樣要緊，也沒有養成一個偏僻者的習氣。他喜歡讀一切的書，而且對於裏面的意旨也頗能領略。在從前，也有過讀一生書的志願，那時妻和妻的父母也頻頻稱讚着。到後來，環境逼了他自己抓破自己的夢，走入一般人的漩渦裏。他並不是把任何一件公事不能做完善的人，可是他不知道怎樣使一個經理拍着他的肩，說一句誇獎的話。就是這樣，他已經覺得是很勉強的了，因爲有的時候他自己的情感還不能完全在自己的意志支配之下發洩。看見身傍的人笑了，他也不得不笑；可是在他的心裏就有一種隱痛。在他以爲很能還就着周遭一切的人了，旁人仍然要把他看成一個不應該在現代社會中生存的人。有的時候他也忿忿地想過：「算了罷，何必這在世界裏整天地裝哭裝笑呢！」可是怎麼樣纔能逃開這世界呢？他一想到在這世界上還有他戀戀的，他就祇有認定還是忍耐下去吧的方法。

因爲把從杭州帶來的食品一部加到晚餐中去，所以比平日要晚了半小時纔喫到嘴。大家都很高興，妻更是在異常的興奮之中，絮絮地說着這樣菜許久沒有喫着，那樣菜味好的話。祇是一口口把菜飯木木然地喫下去，反覺得不如平時那樣有味。有時妻的父親誠意地請他喫一點，他也以爲有些譏諷的意味。雖然沒有喫一滴酒，可是比喫着酒的妻的父親的臉還要紅一些。

喫過晚飯一些時，妻的母親就去睡了。像往常一樣地睡到他們的牀上，他和妻的父親到夜裏就該歇到樓下客堂的帆布牀上面。鬱熱的天氣，到晚來纔有一點風；可是這風是祇在樓上的人纔能覺到，屋頂的涼臺，妻怕脚步的聲音會打擾她的母親的安睡；樓上呢，又爲睡覺的人佔了去，更是不許有一點聲音；他們祇好都聚在樓下，有着如日間一樣的熱氣。到這時候，蚊子又嗡嗡地飛出來，在人們不經意之下，它們可以飽飽地喫一口血去。

妻把露兒安置去睡了，女僕在廚房裏洗碗筷，林兒是坐在他的腿上，聽着外公講梁山的故事。爲了免去更多的蚊子，燈並沒有明起來，可是在外公吸着雪茄煙的時候，就有一點小小的光明，在這光明之中隱約地看出了軍人型的面容。坐在父親身上的林兒，暗地裏數着這光亮的次數，終於模模糊糊地入睡了。

正在這時候，妻從樓上下來了。

「林兒睡了，怎麼辦呢？」

「放到樓上去吧，他的牀我已經預備好了。」

在妻的回答之中，好像有一點「連這樣小的事情也不知道做」的含意。

他站起來，把睡着的孩子，抱在手臂上，一步步走上扶梯。到樓上，沒有一星燈光，他慢慢地探着腳步走，很幸運地沒有弄出一點聲音來，把林兒已經安然放在小牀上把紗帳也放下來，他纔像走進來一樣地提了腳步出去。

可是，也許因爲他不是像方纔那樣沉心靜氣，一腳正把痰盂打翻。正想緊一步走出去，妻的母親已經坐起來問着：

「是誰呀。」

「我，我，」他像是做了大不應該的事，吞吞吐吐地說着。

「魯陽，你小心一點不好麼？這麼大的人，難道說連幾步路也走不好！」

本來是有許多話想說出來，可是想一想，還是不要爭辯吧，他匆匆地又下樓去。

住了八天之後他們纔又回到杭州去，像重又放回水中一條魚，他立刻感到說不出的自如來。自從他們來，他就伴了妻的父親睡到樓下去，夜間常是爲成隊的蚊子擾着了，雖然妻的父親也和他一

樣忍受這苦；可是他每天是要到一定的時候走到辦公室去，強自睜着疲倦的眼。到晚間呢，遇巧他的母親興致好，就要不知所云地談到半夜之後，就是沒有一句話說的他，也必須在那裏陪伴着。他祇有感到更疲乏，生活更無味。仍然是像被審判一樣地被盤問着在辦公室裏的情形，知道他還是沒有什麼大的變動，就大大地嘆一口氣，像是對他的將來已經到了失望的地步。因爲知道這是必然的事，反而不覺得什麼，祇把頭低下去。在其他方面，妻和孩子們的衣服又有新的增加，室內的用具也有許多新的替代了舊的，看到了這些，除開如一般人所有的小小欣悅之外還覺得像呑下一隻針那樣刺心他爲這些就要裝成啞子一樣地不說一句話，呆子一樣地憨憨笑着，任憑人家用如何毒惡的話來宰割他的靈魂，他也不能哼一句。

他們走了之後，妻的性情也看出好一點來了，一天他說：

「容，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每次你的父親母親來我總覺得不像平日那樣舒服，自然。」

「我也看得出來，老年人總是過於喜歡說話。」她說着走到衣櫥的前面，「魯陽，你看這件衣服好麼？」她取出一件衣服來向他問。

「什麼時候做的？」

「就是上次隨了母親在先施買的料子。」她很得意的樣子。

「唔唔，……」他點點頭，知道再沒有抱怨的地步，嘴角扯出淒然的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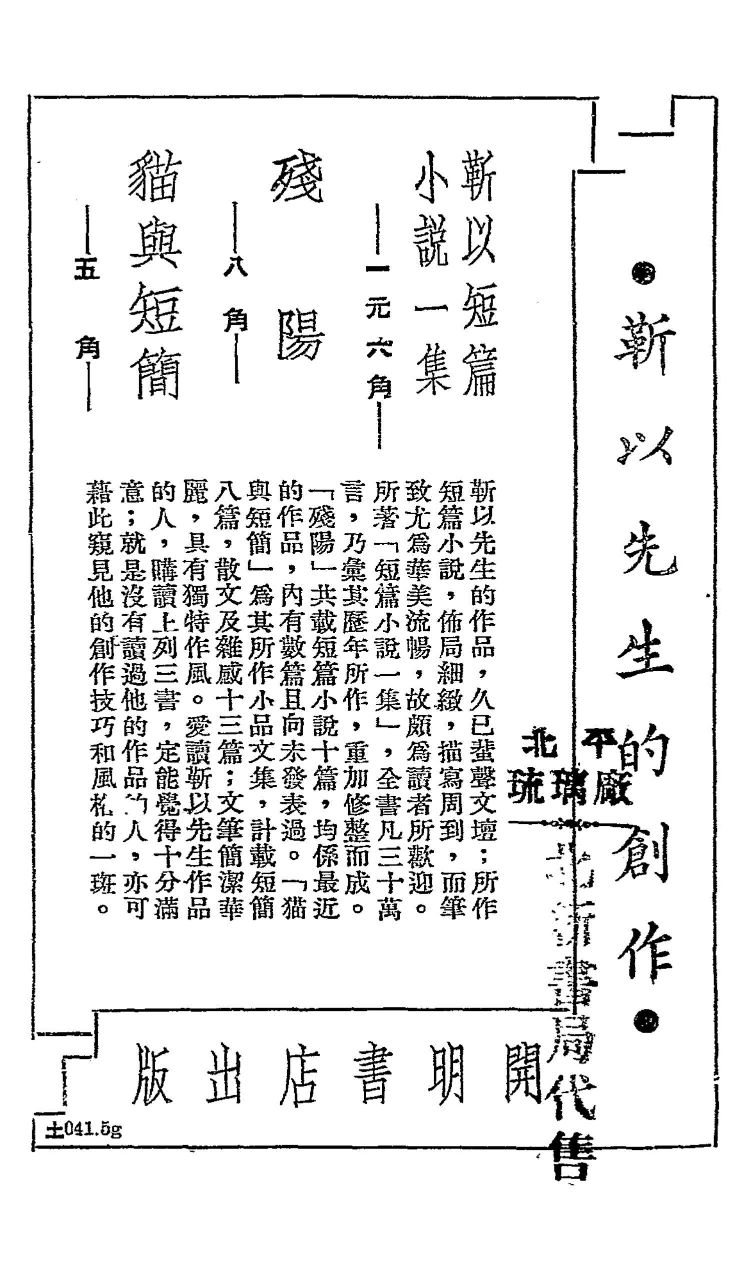
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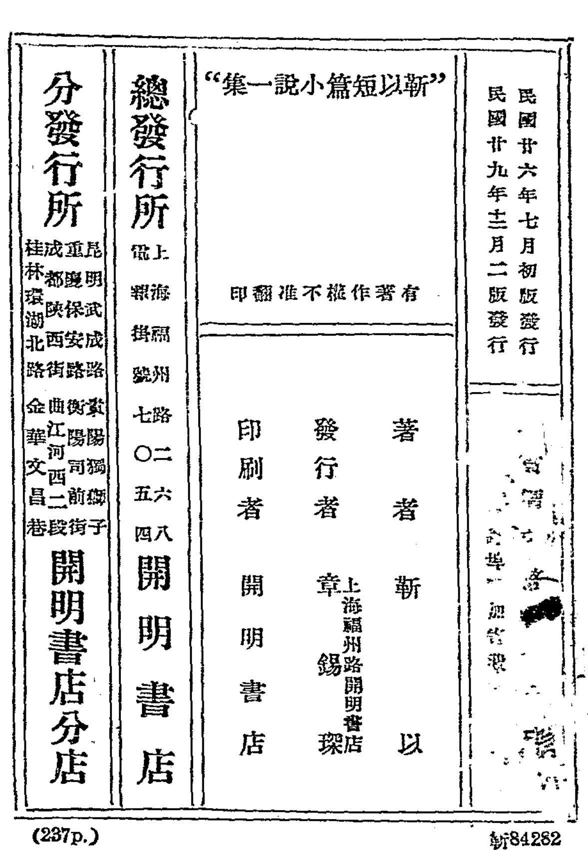
這是我最初的三個短篇小說集，印出都是幾年前的事。有的書店早已倒閉了，原書和紙版都成爲資產一樣傳到債權人的手裏，到了不知堆到哪一個汚濁的角落裏；有的從印出就沒有人知道，就是想看也見不到；有的雖然再版了，卻淪到只有退沒有銷的地步。這都使那個一筆一筆寫了出來的作者感到極大的悲哀，好或是不好，原都是作者化了一番心血的，相同一個父親，看到自己子女的死亡或殘傷，忘記了子女的不肖與劣敗，只是由衷地悲痛着。

懷了以上的心情，就把聖型，鴉青的花印成這本小說一集了。在付印之先，我仔細地讀過，除去改正印刷的錯誤，還加了一些適宜的删改。

這些過往的脚印并不一定是端正的，卻願意留在這裏，——因爲是自己走的，多少總揉和着一點小小的褊愛。

靳　以　二十六年六月


●靳以先生的創作●
北平琉璃廠
書局代售
靳以短篇小說一集
—一元六角—
殘陽
—八角—
貓與短簡
—五角—
靳以先生的作品，久已蜚聲文壇；所作短篇小說，佈局細緻，描寫周到，而筆致尤爲華美流暢，故頗爲讀者所歡迎。所著「短篇小說一集」，全書凡三十萬言，乃彙其歷年所作，重加修整而成。「殘陽」共載短篇小說十篇，均係最近的作品，內有數篇且向未發表過。「貓與短簡」爲其所作小品文集，計載短簡八篇，散文及雜感十三篇；文筆簡潔華麗，具有獨特作風。愛讀靳以先生作品的人，購讀上列三書，定能覺得十分滿意；就是沒有讀過他的作品的人，亦可藉此窺見他的創作技巧和風格的一斑。
開明書店出版
土041.5g



民國廿六年七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九年十二月二版發行

“靳以短篇小說一集”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著者 靳以

發行者 章錫琛（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六八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武成路 重慶保安路 成都陝西街 桂林環湖北路 貴陽獨獅子 衡陽司前街 曲江河西二段 金華文昌巷 開明書店分店

(237p.) 靳84282

